

亞歷山大 新傳

(原名：亞歷山大帝的將道)

富勒將軍著 · 鈕先鍾譯



軍事譯粹出版社

第一章 背景

城市國家的崩潰

照大家所猜想的，當歷史上號稱爲希臘人的印度歐羅巴 (Indo-European) 種族的部落們，透過巴爾幹的山地，移入其較肥沃的谷地時，他們就構成了許多農業社會的「口袋」，彼此間切斷了關係。最初，每個部落的村落是成羣的集結在其領袖的設防據點的附近。這種據點就叫作「衛城」(Acropolis)；但是後來，爲了加強保護起見，這些村落也被包括在城牆之內，與其衛城共同構成一個要塞化的城鎮。這就是「城市國家」(City-state or polis) 的起源，每一個都是一個小型的「民族國家」(Nation)——在克里特島上就有五十多個這樣的小型城市國家。在這些國家中，其公民權的共同基礎即爲原有征服者的子孫：公民享有一切的財產，行使一切的政治權利，和擔負一切的軍事義務。在這個「史詩時代」(Heroic Age) 中的社會組織核心即爲「部落」(Tribe) 與「氏族」(Clan)。尼斯托 (Nestor) 對艾加門隆 (Agamemnon) 說：「用部落和氏族來區分人類，部落與氏族之間可以互助。」

每個城市爲一個具有主權的權力，有其自己的國王、法律、軍隊和神祇，每個公民僅向其自己的城市效忠。只有四個區域對於這個通律構成了例外，每一個都大致構成一個地理單位。斯巴達 (Sparta) 和阿爾哥斯 (Argos) 兩個王國，它們聯合起來佔了伯羅奔尼撒 (Peloponnes) 的相當部份；由雅典人 (Athens) 所統治的阿提克 (Attic) 半島，還有波提亞 (Boeotia)，那裡的城市國家雖尚未被吞併，但却已接受提貝斯 (Thebes) 的領導。

荷馬時代的政治制度是國王雖爲其部落的領袖，但却要受到其族長 (Chiefs) 會議的指導，而他的決定

也要經過市民大會的批准。國王是主祭者、大法官、和最高軍事統帥；他自稱爲神的後代，並有親兵的保護。

希臘城市的政治生活不是無盡長的城市間戰爭，就是城牆之內的内亂。伯拉圖 (Plato) 曾經指明出來，這些城市之間的戰爭大部份都是由於人口過多而引起的，有時移民也可以使局勢緩和一下。這是一種永無休止的野心，個人的妬嫉，黨派的紛爭，和牲畜的劫奪所構成的生活。在海洋上，由於商業的競爭，也是經常在戰爭狀態之中。公元前七世紀，詩人阿爾齊羅恰斯 (Archilochus) 對於海上自由船的生活曾有下述的描寫：「我的長矛中有肉有酒，當我飲食時，就臥在我的長矛上。」

因爲公民是以戰爭爲生活的，所以他們沒有時間去兼顧和平的職業，那就只好交給農奴、奴隸、和異國人去擔負。公民軍人 (Citizen-soldier) 與農業勞動者的劃分，形成了兩個主要的階級，貴族與農民，他們之間的鬭爭也就變成了城市政治中的決定性問題了。在公元前八世紀之後，當共和國代替了正在沒落中的部落王國時，從這種階級鬭爭中也就產生了一種雙君主政以外，其他的希臘城市就沒有一個能够發展一種穩定的政府形式。

在城市之間，除了共同的語言，和偉大的體育比賽以外，即更無其他的連繫，後者是在宗教儀式之下舉行的，所有的希臘人都有資格參加。其中最著名者爲奧林匹克大會 (Olympic Game)，創始於公元前八世紀中，每四年舉行一次，以祭獻奧林匹亞宙士 (Olympian Zeus) 爲目的。此外還有派提亞大會 (Pythian Games)，以祭獻「德爾費的亞婆羅」(Apollo of Delphi) 爲目的，早在公元前六世紀中，由安費克托尼克會議 (Amphiclyonic Council) 來管理。僅僅當克爾克斯 (Xerxes 公元前四八五年——四六五年) 所指揮的波斯大軍逼境時，才使所有的城市國家都感到極大的威脅。這個威脅雖在公元前四八〇年和四七九年的

沙拉米斯 (Salamis) 和普拉提亞 (Plataea) 兩戰中宣告解除，但却多少使希臘人產生了一種共同的愛國心，並促成雅典帝國的興起，連同其伯里克里斯 (Pericles) 的統一夢想也在內。在伯羅奔尼撒戰爭 (公元前四三一年到四〇四年) 中，這個帝國被擊毀了，其統一政策也隨之而失敗。因為誠如巴克爾爵士 (Sir Ernest Barker) 所指明出來的，雅典和它的同盟國，都是同樣的受到城市國家思想的束縛，而不能把許多民族聯合成爲一個偉大的國家，使其具有共同的公民資格。因爲雅典公民資格的意義是必須要土生土長，並充份的參加雅典的局部生活方式才能算是合格。同樣的，其他城市也是那樣重視其公民資格。他又說，希臘人對於其城市的崇拜已經變成了一種宗教。這種宗教造成了雅典帝國的崩潰。反之亞歷山大的大帝國也是以宗教爲基礎的，那却是所有各城市共同崇拜一個神意的統治者。

伯羅奔尼撒戰爭，幾乎把所有的城市國家都包括在內，對於希臘政治體系是一個極大的災難。由於毀滅了雅典帝國，也就推翻了希臘與波斯之間的權力平衡。公元前三八六年，斯巴達與波斯的同盟簽訂了可恥的「國王和約」(King's Peace)，又稱爲「安塔西達斯和約」(Peace of Antalcidas)，由阿爾塔克斯爾斯二世 (Artaxerxes II 公元前四〇四年——三五八年) 強迫希臘各國接受。根據這個條約，亞洲的希臘城市和塞浦路斯島都放棄給與波斯。而斯巴達在希臘境內的領導權則也被承認，任何國家若不接受這個和約，則波斯就會用武力來強制。所以波斯的大王 (Great King) 變成了希臘的仲裁者，具有永遠干涉的權利。

同樣重要的，這個希臘時代的「三十年戰爭」也在城市之內洒播了崩潰的種子。它不僅毀滅了阿提卡的農業，使千萬的農民變成了失業者，而且由於連年征戰的結果，作爲城市制度的背脊的古老民兵制也隨之而崩潰了，經常的服役使軍人變得益趨於職業化。雖然早在波斯人侵入之前，冒險成性的希臘軍人和水手就已經接受外國君主的僱用，而早年的希臘暴君也已經用傭兵來當作其親信的衛士，但是直到伯羅奔尼撒戰爭時，他們才有大規模就業的機會。到了公元前四世紀開始時，一般的希臘公民式的民兵，就完全爲職業性傭兵所

壓倒了，後者變成了希臘戰爭中的一種典型現象。這又有兩種結果：(一)傭兵是並不效忠於任何城市國家，誰的價錢出得最高，他們就幫誰賣命。所以有了這種工具，民主即可以為暴力所推翻。(二)因為大家都競用傭兵，所以到了公元前四世紀時，波斯陸軍中的多數步兵都已經是由希臘傭兵所組成了。公元前四〇一年，為了征伐其兄長阿爾塔克斯爾克斯二世，小居魯士 (Cyrus the Younger) 招募了一萬三千餘名希臘傭兵，其中有半數以上是為饑饉所迫的。在居魯士失敗之後，這支軍隊的殘部由色羅奉 (Xenophon) 率領着，退回到托德 (Troad)，變成了職業軍人。塔恩爵士說：從他們起，在希臘歷史上產生了一個與城市國家分離的新世界，一個傭兵的世界了。

屠賽地德斯 (Thucydides) 告訴我們，當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時，雅典的公民是準備為了雅典的光榮，而來冒險犯難，和忍受痛苦的。但是等到後來，逐漸要依賴傭兵以來保衛這些城市時，一般的公民就開始感到軍事服役是一種擔負；他變得愛好和平，和專心於其工業和專門職業——換言之，為了賺錢。誠如巴克爾爵士 (Sir Ernest Barker) 所說，「城市已經不再是一種高貴生活的結合，而變成了一種商業性的組織。」

哲學家的改革

城市國家精神的崩潰，與城市間連年戰爭的破壞結果，結合在一起，也就搖動了希臘人的意識，使一些哲學家紛紛發言。他們也像十八世紀的福爾泰，盧騷，康德等人一樣，開啓了一個啓明時代，但是這却不特不能使城市國家的體系復興，反而却更增快了其殘餘部份的朽壞。這些自命為改革家的人們中最傑出的為蘇格拉底 (公元前四六九——三九九年)，伯拉圖 (公元前四二九——三四七年) 和亞里斯多德 (公元前三八四——三二三三年)。

這些哲學家所不能了解的，是問題並非依照一種理想的城市制度，以來改革各城市國家的憲法，而是要擴大國家的範圍，把所有的希臘小國都合併成爲一個整體。蘇格拉底爲三大賢中最早的一個，因爲他本人不會留下任何的著作，所以我們對於他的一切都是從伯拉圖、色羅奉、和亞里斯托費尼斯 (Aristophanes) 的記錄中得來的。他自以爲是奉有天命以來教育世人的，色羅奉告訴我們，他是像「聖女貞德」一樣，受到神意的指示。他的那樣冗長問答語錄是足以混亂聽衆的心靈。假使伯拉圖的著作是足以正確的代表其觀點，那麼保守性的雅典人認爲他是妖言惑衆，毒害青年的看法也就似乎是不無理由。

假使我們翻閱伯拉圖的「共和國」和「法律」等著作，即可以明瞭這個道理，那上面曾經說明蘇格拉底的城市國家理想憲法的草案，那也是一切改革所指向的天意典型。這些書中所作的建議，可以說它是克爾文 (Calvin)、羅比斯皮里 (Robespierre)、馬克思、和列寧等人思想的混合物，就全體而言，也可以稱之爲一種「超級的布爾雪維克主義」，在公元前四五世紀中的雅典民主人士反對這種思想，正與今天西方民主人士反對馬克思布爾雪維克主義是恰好類似的。

在這種理想的自保、自足、和自制的城市國家中，公民是分爲兩個階級——統治者和受統治者。前者叫作「保衛者」(Guardians)，是哲學家兼軍人，而且男女俱有。後者則爲普羅階級，包括一般的農工商等勞動者都在內。因爲他們必須把全部的時間都用在公義方面，所以保衛者是不准有私產，生活在一起，在公共食堂中用膳，也沒有金錢，並受普羅階級的供養。他們的妻子也是共有的，婚姻受着管制，兒童都不知他的父母是誰。這樣才能使國家變成一個大家庭。

對於一般的平民，也絲毫不准有個性的表現；他們的婚姻，被定爲男子在三十到三十五歲之間，女子在十六歲到二十歲之間，必須結合，但却受到控制以便使人口可以維持不變的水準。國內設有公安委員會，並實行秘密警察制度，其任務即爲捕捉異端。到處都是特務，一切的錯誤行動都會受到檢舉。

所有四十歲以下的公民絕對禁止出國，四十歲以上的人也必須要經過批准，而且在回國之後還要向他的後輩們講說外國的制度是如何的，不如他們的本國。苟合的行爲和飲酒都受到禁止，任何未經警察檢查的詩句，也不准詩人將其傳誦。不准借債，國內貨幣也不准輸出。任何公民也不准有私目的信仰，否則殺無赦。

伯拉圖的目的是無情的——它要使所有的人都善良，而且不准有非善良的思想。只問目的而不擇手段，目的就是至高無上的主權；國家的存在就是爲了要把每個城市變成一個神聖的蟻穴。

伯拉圖僅在談到野蠻民族時，才承認有一個希臘國家所組成的共同社會之存在。他說，當希臘人與野蠻人戰爭時，他們彼此是一家人。

亞里斯多德比較溫和。他雖然對城市國家所代表的希臘生活也是一個堅定的信仰者，但他所主張的却是改革而非革命。他雖然認爲伯拉圖的共產主義是不合實際的，但他却也認爲任何「公民」都不應准其從事於勞動，因爲他們必須要有空閒的時間，以來執行其對於國家的義務——勞動耕種都應由奴隸負責。他也像伯拉圖一樣，認爲野蠻人是天然的奴隸，並且認爲希臘人是應該統治野蠻人的。

伯拉圖和亞里斯多德都不具在天下下一家的理想，只有雅典的依索格拉底 (Isocrates 公元前四三六——三三八年)，曾經指出了一條比城市國家要較好的政治路線。在公元前三八〇年，也許就是伯拉圖寫作他的「共和國」的後幾年，依索格拉底發表了他的高見，認爲希臘世界應不根據血統而根據共同的心靈以來尋求統一。他勸雅典和斯巴達應捐棄舊嫌，而共同對抗波斯。可是他的忠告却完全被拒絕，因爲他主張對抗波斯鬭爭的領導權應屬於雅典，那是斯巴達所絕對不能同意的。

馬其頓的菲立普二世

一旦當「國王的和約」已經使斯巴達能够擺脫了亞洲方面的糾纏之後，它就開始回到其統一希臘的政策

。在公元前三七八年，這種政策遂使斯巴達與提貝斯開戰，在這次戰爭中雅典是支持斯巴達的，戰爭一直拖延到公元前三七一一年為止，双方才同意開始和談。但是因為斯巴達人拒絕承認提貝斯有權代表整個的波提亞。於是提貝斯人又決定獨力的再打下去，若非他們的指揮官，艾派米隆達斯(Epaninondas)，智勇無敵，則他們毫無疑問的是會戰敗的。

他是一個天才戰術家，也是歷史上的第一位希臘將軍，能够了解對敵軍正面上某一個選定點上集中優勢兵力的重要。他深知斯巴達人是太保守，不會改變其傳統的戰術，這種戰術的成功就完全要靠平行序列的前進，其方陣(Phalanx)中的全部長矛都同時打擊在敵軍的正面上，所以他發明一套新的戰術，不讓敵人長矛能同時達到其正面上，並使其方陣發生混亂。這實在是一種極簡單的觀念，他不把部隊擺成與斯巴達軍平行的橫線，而將其作成斜行序列(Oblique order)，左端向前而右端向後縮回。在左翼方面他集中一個縱深極大的縱隊，以使用超級的衝力來對抗敵人的衝力，並且還能有足够的預備兵力以來繞過敵軍的右翼，和將其向中央壓迫。公元前三七一年七月間，他使用此種新戰術，在波提亞的南部，魯克特拉(Laetia)地方，澈底的擊敗了斯巴達軍，並殺了他們的領袖、國王克隆布羅塔斯(Cleombrotus)。這一戰使斯巴達的威望掃地，並結束了其短命的統一夢想。

到公元前三六二年為止，提貝斯已經有機會做到雅典和斯巴達所不會做到的事情：把希臘的城市國家結合起來成爲一個聯邦。它建造了一個艦隊，減弱了雅典在海上的勢力，在艾派米隆達斯和皮羅皮達斯(Pelopidas)的領導下，它獲得了希臘的領導地位。但是它的優勢却是寄托在一個人的生命上——艾派米隆達斯。在公元前三六二年的夏季中，在阿卡地亞(Arcadia)的曼提尼亞(Mantineia)，他又用同樣的戰術擊敗斯巴達人。但是這一次的勝利對於提貝斯的優勢也是一個致死的打擊，因為到了會戰結束時，艾派米隆達斯也被殺害了。於是指導提貝斯的光線熄滅了，其陸上和海上的權力也就隨之而崩潰。所以希臘的三大城市

國家，雅典、斯巴達、和提貝斯，都不會能够建立一個希臘大聯邦，於是他們就只好等候外來的征服了。這個征服者即為馬其頓的菲立普 (Philip of Macedon)。

馬其頓尼亞 (Macedonia) 的本部由沿着提爾美克灣 (Thermaic Gulf) 夾在哈萊克蒙 (Haliacmon) 和艾卡斯 (Axius) 兩條河流之間的海岸平原所組成。依照希羅多塔斯 (Herodotus) 的記載，一個叫作馬其德尼 (Macedni) 的多里安 (Dorian) 部落佔領了這個地區，與原先住在那裡的依里芮亞 (Illyrian) 和戴內斯 (Thracian) 部落混血，於是從希臘人的眼中看來，他們變成了野蠻人，而不再是純正的希臘人了。他們是由一個原始化和世襲的王室所統治者，國內有地主式的貴族和自由的農民。雖然他們並不知道城市國家的限制，但是他們的制度却大致與史詩時代中的希臘相似。他們是一種不安好戰的民族，他們的國王死在床上是一種例外。

公元前三六四年，皮爾地卡斯三世 (Perdiccas III) 承繼了馬其頓的王位，公元前三五九年，他在一次經常發生的邊境戰爭中，為依里芮亞人所擊敗和殺害。因為他的兒子，阿明塔斯 (Amyntas)，還是一個嬰兒，皮爾地卡斯的兄弟，菲立普 (出生於公元前三八二年) 被指定為攝政王。皮爾地卡斯的死亡使馬其頓發生了紛亂，當時有五個可能的承繼人，而野蠻的昂尼亞人 (Paeonians) 和依里芮亞人都同時起來侵襲馬其頓的邊疆。菲立普奮發有為，力撐危局，當菲立普做了攝政王不久之後，馬其頓陸軍即開始廢除阿明塔斯，並宣佈擁立菲立普為王。

當菲立普十五歲的時候，他曾經被送往提貝斯作為人質，根據地阿多拉斯 (Diodorus) 的記載，他在艾派米隆達斯的宮庭中，接受一位畢塔哥拉斯學派 (Pythagorean) 學者的教育，學會了欣賞希臘文化。更重要的，是他在留居提貝斯的三年當中，由於與艾派米隆達斯和皮羅皮達斯交往之故，也學會了提貝斯的戰爭藝術。

菲立普是一個傑出的人才，講究實際，有遠見，和不猶豫。他是一個高明的外交家，和冷靜的投機者，認為只要能成功，即可以不擇手段。他是英勇過人（他曾經受過多次的傷，瞎了一隻眼睛，碎了頸骨，和割去了一手一足），但是他却並不像許多的勇將是有勇無謀的。只要賄賂或虛偽的友誼能够比較更便於達到其目的時，則他會立即放棄武力的使用。他具有相當的天才，能够測知敵人的心思，當他在戰場上被擊敗時，他會接受失敗而來準備勝利。在其一生中，他從來不曾放鬆他的目標——使希臘的全境受到他的統治。誠如何加爾斯（Hogarth）所說的，他的帝國原理是「陰謀走在實力的前面，但是實力却是最後的。」在他死後，他的偉大對手，狄摩西先尼斯（Demosthenes）曾經說過：

「第一點，他對他的部下是至高無上的指揮官，在戰爭中這是一切利益中的最重要者。第二點，他們手中是經常握着他們的兵器。此外，他也有極多的金錢，可以揮霍無度，他可以爲所欲爲，不必經過公開的宣佈，公衆的辯論，也不害怕任何的反對。他不向任何人負責，他是絕對的專制帝王，指揮官和一切人物的主人。而作爲是其選定對手的我，又是誰的主人呢？根本上誰都說不上！」。

雖然我們不知道在公元前三五九年，菲立普心中所想的是什麼。但是我們對於他的一生事業作了一番回顧之後，即可以明顯的認清，從一開始起，他的意圖就是想做巴爾幹半島的主人，並同時將希臘的文化輸入馬其頓尼亞，以使其故鄉可以配得上他的帝國。誠如歷史所表現出來的，他知道他的實力雖然很單薄，但是因爲受了政治性的限制，那些希臘城市國家却並無聯合起來對抗他的可能性。他同時也知道他的人民是討厭希臘人的，決不會自動的採取希臘人的生活方式。反之，他也不能把希臘人，像對戴內斯人和依里芮亞人一樣的併入其帝國之中。所以他採取了一種新的合併公式，一方面可以救住城市國家的面子，另一方面又可以保障其對於他們的優勢。因爲這是與公元前三八六年的國王和約的內容相違背的，所以也就必然的會與波斯衝突，因此他也就想到應由馬其頓領導，把所有的希臘國家聯合起來組成一支對抗波斯的十字軍。他認爲這

樣可以激起民族的愛國心，並將希臘人團結起來。爲了使馬其頓文明化——從希臘人眼中看來，它還是一個野蠻國家——並使它成爲這個同盟中爲人所敬佩的領袖，他禮聘了許多希臘人到他的宮殿中去做客卿，並強迫他的庭臣和貴族說雅典話。有兩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一)雅典在希臘還是最強大的海權國家，若是雅典與波斯合作，則他的統一計劃即不可能實現。所以必須要使它中和化。(二)同時，他也必須要爭取雅典的好感，因爲它是希臘文化的中心，他希望利用它的文化以來將其帝國的碎片，凝結成爲一個整體。雅典是他的整個問題中的核心。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和以後的時代中，傭兵的數量日益增多，這樣也就破壞了城市國家的基礎，它們的公民都喪失了尚武精神，其安全是掌握在一羣對城市並不效忠的人們手中。經常戰爭的另一個結果是創出了兩個對立的階級——貧民與豪門——這樣也破壞了一個城市國家中的內在團結。在雅典，這些變化的效果，加上其民主政府，從伯拉圖所說的話中即可以使我們獲得其梗概。

「在這個城市中，即令你有統治能力，也還是無統治之必要。又或者是你若不願意，即可以不接受統治。全城主張和平，你也可以戰爭，反之亦然。假使法律禁止你做一個行政官或司法官，但是只要你有決心，你也還是可以達到你的目標。」

伯拉圖對於民主成性的雅典人有下述的描寫：

「他們天天是以享樂爲生活，飽食終日，遊手好閒，空談哲學。他們也常常歡喜談論政治，頓足高呼說出他們的意見。他們是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毫無任何的顧忌。」

狄摩西尼斯的評論也是同樣的深刻。他說：

「在過去雅典的人民是有行動和戰鬥的勇氣，他們控制着政客。現在反過來，政客控制着錢袋並管理一切，而你們這些人民，被剝奪了神經與肌肉，財富與同盟，降低到了走狗和乞丐的地位。每當政客們給你們

一點小惠，你們就會搖尾乞憐，高呼萬歲了。」

雅典本來應該領導希臘人以來對抗馬其頓，可是由於雅典政治的不穩定，再加上非立普的軍事天才，於是非立普才能貫徹他的政策和達到他的目標。民主為專制所打倒了，因為像九頭蛇 (Hydra) 一樣，民主是頭太多了。

安費波里斯與第一次神聖戰爭

非立普在公元前三五九年到三五七年之間的外交成就，足以證明從執政之日開始，他就是一直在利用雅典內部的政治不和。他最初是在四面夾攻之中，於是決定首先對付那些在其伸手可及距離之內的王位爭奪者，他用重賄收買派昂尼亞 (Paeonians) 人，接着就去攻自立為王的阿爾高斯 (Argaeus)，後者獲有雅典強大艦隊的支援。在擊敗了阿爾高斯之後，為了安撫雅典人並使其放鬆戒備起見，他又不索贖金就把雅典籍的俘虜都釋放了，同時也放棄其對安費波里斯 (Amphipolis) 的主權要求，這個城是由其兄長皮爾地卡斯所佔據的。(註：安費波里斯在公元前四三七年即已為雅典的殖民地。但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却又為斯巴達布拉西達斯 (Brasidas) 人所奪去。此後，雖然雅典始終不會放棄其主權要求，但事實上，它却已經變成了一個獨立城。) 於是他着手改組馬其頓的陸軍，招募人員使兵力擴充達騎兵六百、步兵一萬的標準。他想藉這支兵力鞏固了其北疆與南疆，在兩個迅速的戰役中，把派昂尼亞人和依里芮亞人逐出了馬其頓尼亞，並暫時使他們降服。

當非立普用放棄安費波里斯的主權要求為手段以來安撫雅典人的同時，他也與他們簽訂了一個秘密條約：假使他們同意他攻佔皮德拉 (Pydna) ——這是一個自由城而不在雅典人掌握中的——則他將為雅典人征服安費波里斯。愚蠢的雅典人竟鑽入了他的圈套。他無意永遠放棄安費波里斯，因為它保衛着潘高斯山



第一圖 希臘

(Mount Pangaeus) 的金礦，而那裡的金條也就是推行其計劃時的必要財源。所以當他解決了派昂尼亞人和依里芮亞人之後，他就再度向安費波里斯進兵，因為在他撤退皮爾地卡斯的駐兵時，早已在該城中小心的佈置一個親馬其頓的勢力——第五縱隊——所以儘管安費波里斯人曾作英勇的抵抗，但他們還是將這個要塞出賣給他了。他接着又攻佔了皮德拉和波提達 (Potidaea)，爲了引誘阿林提亞人 (Olynthians) 不向雅典人求援起見，他又將波提達交給他們接管。所以在這一連串的運用之下，他確保了那個金礦，使他每年經常獲得一千「臺金」(Talent) 的收入，他也獲得了潘高斯山地上的森林，那可以供給建造艦隊的木材，並且更孤立了阿林沙斯 (Olynthus)，這是他準備留待後來再解決的——於是除了梅松 (Methone) 以外，雅典人在提爾美克灣的海岸上就更無其他的立足點了。同時在公元前三五七年，爲了安撫艾皮拉斯的尼阿普托里馬斯 (Neoptolemus of Epiras) 並鞏固馬其頓的西南側面起見，他又與他的女兒，阿林皮亞斯 (Olympias) 結婚，公元前三三六年，她爲他生了一個兒子，這就是亞歷山大 (Alexander)。

在其簡短的強盛期中，提貝斯人曾經控制着安費克托尼 (Amphictyony) 會議 (這本是住在提爾莫皮萊 (Thermopylae) 周圍的十二個古代希臘部落所組織的同盟)。因爲在魯克特拉戰役中，弗西亞人 (Phocians) 曾經幫助斯巴達人，他們遂透過這個會議向弗西亞人提出威脅說，由於弗西亞人曾經耕種德爾費 (Delphi) 附近的土地，這是一種對阿婆羅神 (Apollo) 的大不敬行爲，所以必須交納大量的罰金，否則就要向他們宣戰。在非羅米拉斯 (Philomelus) 領導之下的弗西亞人表示拒絕，於是在公元前三五五年，提貝斯人遂以這個同盟的名義同弗西亞人宣戰。提貝斯的同盟中包括着波提亞，羅克萊斯 (Locris) 和提沙里 (Thessaly) 等國家，非羅米拉斯則獲有雅典、斯巴達、阿恰亞 (Achaea) 的支援。他佔領了德爾費，奪取儲存在那裡的財物，並用它建立了一支傭兵部隊。這樣就展開了公元前四世紀中的第一次神聖戰爭，菲立普就決定利用這次機會以來贏得希臘境內的權力平衡。

菲羅米拉斯擊敗了提沙里人，但又却為波提亞人和阿羅馬巧斯 (Onomarchus) 所擊敗。菲立普是並未空閒着，他把一隻眼睛看在提沙里的身上，想利用混亂的機會，以來加強提沙里人的內部分化。提沙里的暴君，賴可弗隆 (Lycophon)，向阿羅馬巧斯求援，他派他的兄弟費拉斯 (Phayllus) 率領一支軍隊去幫助他。當菲立普擊敗了費拉斯之後，阿羅馬巧斯遂親自率領其全部大軍去支援賴可弗隆，並在兩次會戰中擊敗了菲立普。菲立普於是退回馬其頓，他說這不過是養精蓄銳，以圖再舉而已。當菲立普退出之後，阿羅馬巧斯在公元前三五二年的春季中遂侵入了波提亞，但不久又被召回到提沙里以來對抗菲立普，後者已經乘機說服了提沙里人，要他們捐棄其本身間的互相敵意，以來共同對付搶劫神廟的強盜，接着在一戰之中，阿羅馬巧斯被擊敗並喪失了生命。菲立普遂佔領了費拉 (Pherae)，並控制了提沙里。但是在公元前三五二年的夏季中，他向提爾莫皮萊進軍，以圖奪佔進入希臘中部的門戶時，他發現雅典人是終於已經奮起了，並派了一支遠征軍去據守該地。菲立普不願意直接與雅典人衝突，遂又回到馬其頓。在秋季中他又前往戴內斯海岸上，接着就害了病。

就是在這次戰爭中，菲立普的偉大對手，狄摩西尼斯 (公元前三八四——三二二年)，首次出現於政治舞臺之上。他是一個雄辯滔滔的演說家，一個狡猾的政客善於歪曲事實以來適應他的目的。他用種種刻薄的語言，把對方罵得體無完膚，但他本人却又還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他對於雅典有無比的信心，認為它應為自由的盟主，他把馬其頓當作一個野蠻國家來看待。他提倡人民的自治以來對抗菲立普的專利暴政，雖然他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紀中的雅典，但他的言行却好像還是在伯里克里斯 (Pericles) 的時代中一樣。

在他與菲立普之間的連續決鬥中，他的目的就是喚起雅典人正視當前的危險，並力勸他們建立一支常備陸軍，以便隨時均能應戰。他向他們大聲疾呼，因為他既不願意在戰爭中去冒生命的危險，而又不肯打開錢袋以來僱用傭兵來替他們打仗。在公元前三三五年，他用下述的話來痛斥其國人，希望他們知恥振作：

「當你們聽到菲立普在齊爾松尼斯 (Chersonese)，就投票派一支兵力前往該地，假使聽到他在提爾莫皮萊，你們又投票派一支兵力前往那裡；假使到了其他地方，你們又還是一步一趨的跟着走。你們是聽候他發出行軍命令；你們從來不會爲自己擬定任何的戰役計劃。你們從來不預知任何事情，都是事後跟着敵人後面趕。……我們現有的制度是如此的惡劣，以至於每一位將領在其一生中，都要在你們的法庭中受到兩三次審判，但卻沒有一個人敢於在戰鬪中慷慨捐軀。……我們的工作不是要猜想將來所可能發生的一切，而是可以確定的說，除非你們正視事實，並同意負起你們的責任，否則浩劫即將無可避免。」

當此之時，神聖戰爭仍繼續打下去。公元前三五〇年，提貝斯人因爲財政困難，遂向波斯的阿爾塔克斯爾克斯三世（公元前三五八——三三八年）求援，後者很高興的送給他們三百「豪倫」。於是在次年中，阿林提亞人雖然本已同意不與雅典人締結同盟，現在却背棄了菲立普，向雅典求援，並勸雅典人直接攻擊菲立普。結果雅典人同意與阿林提亞人締結同盟，並派了一支不充足的兵力去援助他們。接着，顯然的是菲立普的陰謀所使然，雅典人又在歐波亞 (Euboea) 被捲入戰爭漩渦。當他們正在糾纏着不能脫身時，菲立普却直趨阿林沙斯，公元前三四八年的夏季中，菲立普預先埋伏在城內的第五縱隊把這個城獻給他了。此後，爲了先加緊其在戴內斯的控制，然後再躍入希臘中部起見，他又宣傳其和平的願望，和表示其對於雅典人的好感，於是雅典的人民大會對他這種態度頗表歡迎，遂與他開談判，公元前三四六年，在費羅格拉底 (Philocrates) 的動議下，雅典派了一個使節團前往皮拉 (Pella)，在那裡受到菲立普的熱烈款待。根據費羅格拉底和約的條件，雅典人同意菲立普可以保留安費波里斯，但他却不應干涉齊爾松尼斯，不過作爲是馬其頓同盟國的卡地亞 (Cardia) 却爲例外，雖然雅典的使臣是極想救住弗西亞，但菲立普却胸有成竹，將其置之不理。於是使節團回到雅典，這些條件被提到其人民大會中等候批准。他們若不接受條件就得繼續戰爭，所以雅典人與他們的同盟國就只好宣誓接受和平，於是使節團遂又返回皮拉，接受菲立普和其同盟國的宣誓，等到完成

了手續之後，他們就打道回國。但當他們尚未達到雅典之前，消息即已經傳來，說菲立普已經到了提爾莫皮萊。雅典人還不感到驚慌，他們對於菲立普表示感謝，並要求弗西亞人把亞婆羅的神廟交還給安費克托尼會議，和放下他們的武器。這個通牒還只剛剛發出，驚人的消息又再度傳來了，在提爾莫皮萊指揮弗西亞兵力的法萊卡斯 (Phalaecus)，已經向菲立普投降，獻出了這個隘路。這個消息使雅典人大為驚恐，於是其使節團第三次趕往皮拉，設法用一切手段去安撫菲立普。法萊卡斯似乎是錢用完了，所以無法使其傭兵守住其自己的崗位，又或者更可能是菲立普把他收買過來了。

弗西亞人的命運由安費克托尼會議來決定。他們的城市被折毀，他們奉命分年償還其所奪去的神廟財產，而他們在安費克托尼會議中的投票權，也轉讓給菲立普，爲了表彰他起見，更指定他充任下一屆派提亞運動大會的主席。

依索格拉底的泛希臘計劃

因爲城市國家中是派系紛紜，其外交政策是由感情用事的人民大會來決定，而菲立普却是一個人同時指揮戰爭和運用外交政策，所以遂能使馬其頓由一個野蠻的小國，一躍而爲希臘的領袖國家。他的成就就是那樣的偉大，所以在其凱旋之日，那個已經九十三歲的老學者，依索格拉底，又向他上書，重申其在公元前三〇〇年的主張，請菲立普推行一種泛希臘計劃 (Panhellenic Programme)。

他說：「我們是經常爲了極小的問題而彼此苦鬪不休。」他認爲除非有一個領袖國家，決心平息希臘內部的鬪爭，而率領全體國家向亞洲進行戰爭，否則希臘人決不可能過着和平的生活。所以他忠告菲立普說：「我希望你能負起領導之責，一方面調和希臘人，另一方面遠征野蠻人（即波斯人）。前者使用說服的手段，後者則使用武力。」（註：依索格拉底並不主張把希臘統一起來，共戴菲立普爲君主。他所主張的團結是各

國的「協和」(Homonia)，即消除彼此間的仇恨。)

他又勸菲立普不必理會那些演說家，那些人是只顧私利，而不重視公益的。他認為只要菲立普肯振作有為，則可以使希臘人信服，野蠻人畏懼。他說只要阿爾哥斯、斯巴達、提貝斯和雅典四個大國能够合作，則其他小國也就會被迫附和了。

他認為波斯是外強中乾，不堪一擊的。他又告訴菲立普可以不必憂愁兵力的來源，希臘到處都是遊民，是很易於組成一支大軍的。

他又利用菲立普的種族虛榮心來取悅他，他說希拉克里斯(Heracles)並非專門以力服人的，他是具有驚人的智慧，光榮的雄心和正義感。他認為菲立普不用到外國去尋找榜樣，只要效法其祖先即可。

他向菲立普建議，爲了征服波斯起見，他應首先使那些屈服於波斯人統治之下的依洪里克(Ionic)城市獲得自由，並把這種諾言向亞洲傳播，即足以使波斯帝國自動崩潰。在勝利之後，就應將整個波斯國毀滅掉，或儘量征服其領土，並在征服地區建立城市，把現在希臘各處流浪的人民移植到那裡去。因爲這些人若沒有安身立命之所，則對於希臘人和野蠻人都是一個莫大的威脅，讓他們定居下來，也使他們對於希臘構成了一道邊牆。

他又勸菲立普應該把整個的希臘當作祖國。並應行仁政，爭取不朽的名譽。

拜占庭與第二次神聖戰爭

當雅典人擺脫了戰爭的威脅之後，國內的不滿意情緒也就立即高漲；費羅格拉底被指控爲賣國賊，狄摩西尼斯也痛詆菲立普的腐化。以後，當他說到這個階段中的往事時，狄摩西尼斯指控菲立普是在煽動各黨派彼此互鬥，但是他却不會了解他自己和那些其他的政客們，對於國內的不和，也正應負其主責。到了此時，

政治的不安已經使每個城市都岌岌可危，誠如巴爾克 (H. W. Parke) 在「希臘傭兵制」一書中所說的話，因為有傭兵的出現，和他們隨時都準備出賣自己的事實，遂使各種形式的革命都很便於發生。非立普在對他具有敵意的城市中，設法建立親馬其頓的黨派，這種辦法使他獲得了很多的幫助。當時有一位叫作塔克提卡 (Aeneas Tacticus) 的作家，曾經寫了一本軍事教範，其中有一半以上的篇幅都是用來研討如何防範陰謀，和撲滅革命的，從今天的觀點上來看，它也許可以稱之為一本反冷戰的教科書。

當雅典的政客還在互相攻訐，你爭我奪之際，非立普却利用這三年的和平時間，以來征服其邊疆上的部落，以便一旦有機會時，即可以集中其全力來執行其大計劃。不過其最大的成功還是在提沙里。公元前三四四年，他獲得了提沙里人的擁護，被推戴為他們的終身統治者 (Tyrant)。這使他獲得了希臘的最優秀騎兵。

一旦提沙里屬於他以後，他遂又將注意力轉向戴內斯的內地，雅典人立即看出來了這是以威脅他們的運糧路線 (Hellespontine corn route)。狄摩西尼斯說：「他對雅典擬定了一個第二種攻擊計劃，因為知道我們對於谷物的消費量多於任何國家，所以他準備控制谷物的運輸」爲了要確保這條運輸路線，公元前三四三年，雅典就派送移民前往齊爾松尼斯；但是當他們到達不久之後，就與卡爾地亞的人民發生了衝突，這是一個親馬其頓的城市。公元前三四一年，對於這次衝突應負主責的狄摩西尼斯，在第三次對非立普的演說 (Third Philippic) 中，對非立普發動了一個極猛烈的口頭十字軍；比較更有效的是他訪問了拜占庭，並贏得了其公民的擁護。

非立普看到這種敵意的表現也就立即起而應付，他要求皮林沙斯 (Perinthus) 和拜占庭 (Byzantium) 都是其名義上的同盟國——援助他，當受到他們拒絕時，非立普遂圍攻皮林沙斯。因爲這對於波斯普拉斯 (Bosporus) 海峽與小亞細亞都是一種威脅，所以波斯國王阿爾塔克斯爾克斯遂命令希里斯朋亭、弗里吉

亞 (Hellepontine-Phrygia) 的總督 (Satrap) 阿爾希提斯 (Arsites) 去支援皮林沙斯人，並由雅典人亞婆羅多拉斯 (Apollodorus) 率領了一支強大的傭兵部隊去援救他們：於是波斯遂公開的與非立普為敵，當他發現皮林沙斯是一顆太堅硬的乾果，一下夾不碎，於是非立普就突然的抽回他的兵力，而改行圍攻拜占庭；但因爲雅典已經派了兩個支隊的海軍去援助它，使他無法包圍海上的這一邊，經過了長期圍攻之後，他還是被迫放棄了他的企圖。爲了挽回他的面子起見，他遂對於在多布魯達 (Dobrudja) 的賽提亞部落進行了一番膺懲性的遠征，然後於公元前三三九年初返回馬其頓。

非立普在這次失敗後，不要很久的時間就獲得了一個翻本的機會，因爲在他返國的途中，另一次神聖戰爭又爆發了。這一次是安費沙的羅克里亞人 (Locrians of Amphissa) 被指控爲耕種了亞婆羅的聖地。最初安費克托尼會議向提貝斯和雅典兩國提出申訴，但未能獲得他們的支援，於是遂轉而請求非立普去懲罰羅克里亞人。這是一個上帝送來的好機會，所以有許多歷史家疑惑是非立普本人發動這種邀請的。非立普立即接受了這個邀請，但他却不向安費沙 (Amphissa) 前進，而去佔領已經毀壞了的艾拉提亞 (Elatea) 要塞，那是足以控制進入西波提亞的大道，從那裡他又派了使臣去勸說提貝斯人一同侵入阿提卡。

當非立普佔領艾拉提亞的消息傳到雅典之後，它的公民遂大爲震驚，在狄摩西尼斯的建議下，他們派遣了一個代表團前往提貝斯，要求共組軍事同盟以來對抗非立普。這個使命成功了，於是在卡里斯 (Chares) 率領之下，一支雅典的傭兵趕往增援正在據守從波提亞進入弗西斯 (Phocis) 的隘道的提貝斯部隊。非立普先不作任何認真的努力，一直到公元前三三八年夏季中，才向安費沙發動一個閃擊戰，擊敗了卡里斯，並攻佔了在柯林士灣 (The Gulf of Corinth) 上的勞巴克塔斯 (Naupactus)——即李班多 (Lepanto)。因爲這個前進威脅了聯軍的南側面，所以後者遂自動撤出了隘路，而集中在恰倫尼亞 (Chaeronea)。非立普於是返回艾拉提亞，通過在其南面七哩遠的巴拉波塔米 (Parapotamii) 隘路，大致是在八月二日或九月一日，

進逼他的敵人。他一共有三萬步兵和二千騎兵，聯軍的實力則不可考。

在聯軍方面，是提貝斯人在右，小國的聯軍居中，而雅典人在左。在馬其頓方面，菲立普指揮其右翼，而讓他的十八歲的兒子，亞歷山大，指揮左翼。關於這次會戰的記錄很不完全，但至少從觀念上，菲立普的戰術似乎是與魯克特拉會戰中所使用者相似。據我們所知道的，是菲立普首先故意後退，以來引誘雅典人進入到聯軍中央的前方，這個行動是很巧妙，立即使雅典人的主將命令其部下向菲立普的這一翼追擊。（註：菲立普能够作這樣的運動，即足以證明其部隊的紀律與訓練是如何的優良，在當時的戰鬪中，最困難的事情就莫過於在敵前撤退，然後再作迂迴的進攻。）同時，亞歷山大也就向提貝斯人發動了猛烈的攻擊，經過了一番苦鬪之後，他終於衝散了他們的陣線。於是菲立普也前進，突破了雅典部隊，於是父子二人分別向中央夾擊，將聯軍中央部份殲滅殆盡。聯軍驚懼潰散，狄摩西尼斯也落荒而逃。

恰倫尼亞會戰是具有決定性的，在這個現在尚存在着馬其頓人墳墓的古戰場上，也就為獨立的城市國家制度敲響了它們的喪鐘。當逃兵潰卒帶回了聯軍大敗的消息之後，雅典人是大大感驚慌，以為大禍即將臨頭了，可是這種恐懼却是多餘的，因為菲立普正在計劃對波斯進行戰爭，要求有雅典的善意，尤其是其艦隊的支援。菲立普是很寬厚的，姑不說是慷慨大方。他的條件為他保證不侵入阿提卡，並讓雅典人保有其愛琴海中的各島嶼；但却要求雅典割讓齊爾松尼斯，為了補償起見，他又願以一個叫做阿羅普斯(Oropus)的波提亞城市來當作交換。雅典同盟應即解散，雅典也變成了馬其頓的同盟國。此外，為了安撫雅典人起見，菲立普又無條件的釋放雅典的俘虜而不勒索贖金。並派了一個代表團前往雅典，由亞歷山大和巴米尼安(Darmenion)率領着，把在恰倫尼亞戰死的雅典軍人骨灰送回其本國去。這樣的寬大使雅典人感到大出意料之外，為了表示感謝起見，他們把阿提卡的公民資格贈與菲立普和他的兒子，並且在他們的廣場(Agora)中建立了一個菲立普的塑像。但是對於提貝斯，菲立普却是一點都不客氣：它的反馬其頓領袖們不是被處決就是被放逐，其

被俘的軍人都被出賣爲奴，其對於波提亞的霸權被取消，而其本國的衛城 (Cadmea) 也由馬其頓的駐軍來加以佔領。

柯林士大會

二十年來，菲立普的主要目標就是想在希臘境內擴張其權力，但是和許多其他的征服者不同，他是够聰明的，知道若不能贏得被征服人民的好感，則其帝國就不過是一場春夢而已。爲了達到這個次要的目標，他就要在其自己的政策與依索格拉底的泛希臘計劃之間，設法獲得一個折中路線。爲了使其權力加上一件合法的外衣，他要求所有的希臘國家派代表到柯林士來，與他共商新秩序的建立問題，除了斯巴達以外，其他各國均同意派遣代表出席。(註：當依索格拉底已經活到了九十八歲就快要死的時候，他還會對菲立普作了最後一次的上書。勸他趕緊發動對波斯的戰爭，並強迫現在號稱「大王」的人聽從他的指揮。若能如此，則菲立普也就可以像其祖先，希拉克里斯，一樣的成爲人類崇拜的神話英雄了。最後他說他能活得這樣的久，眼看着他青年時期的夢想由於菲立普的努力是已經接近實現，真是非常的愉快，死可瞑目矣。)

公元前三三八年年底，柯林士大會 (The Congress of Corinth) 開幕，這也是菲立普在政治方面的最大成就。其重要性是的確非常巨大，因爲其決定也就構成了亞歷山大對希臘關係的基礎。當會議進行時，菲立普提出了他的建議，但其形式却不是命令式的，而是採取共同討論的基礎。因爲他極希望贏得希臘人的同情，所以才採取這種微妙的手段，這個建議的要點是有如下述：

希臘諸國與馬其頓之間應締結一個永久性的攻守同盟。前者應合組一個希臘聯盟 (Hellenic League)，代表這個聯盟的爲理事會 (Synhedrion)，每個國家均有權派代表出席，其代表人數依照其軍事力量的大小來決定。理事會集會的地點或爲柯林士，或在偉大的泛希臘性節日大會舉行的同時舉行之。理事會的日常性

任務又是委托給五個常任理事去執行，因為馬其頓並不是聯盟中的會員國，所以非立普並不參加這一部份的工作。他的地位是聯盟兵力的大元帥，換言之，也是被選舉為終身的盟主。所有聯盟中的會員國都可以受到聯軍的保護。各國現有的憲法不受到擾亂，也不用有財力上的貢獻。理事會具有最高法庭的權威，可以對違約國家採取任何適當的行動。一旦宣戰時，盟主有權決定每一個會員國出兵多少，並代表聯盟指導戰爭。

在條約中也規定了一種普遍的和平，其維持辦法可以列舉如下：

(一)希臘聯盟與非立普之間的和平應由每一個會員國來建立，它們分別宣誓不企圖推翻非立普及其子孫的王權。

(二)在各國之間的和平，應由所有各會員國宣誓共同維持。私掠的行動應嚴加禁止，而海上的自由與安全也受到聯盟的保護。

(三)每個國家以內的國內和平，應由每個會員國宣誓保證，決不破壞其憲法，並嚴懲任何企圖私通外國，以來的反對聯盟或非立普的人民。（這些條文是特別爲了制止城市內部的鬭爭和阻止希臘傭兵爲波斯服役。）

所以靠着非立普的政治才能的運用——這幾乎是史無前例的——所有的希臘人，除了斯巴達人以外，都已經聯合起來組成了一個統一的希臘聯盟了。

在無異義的通過了這個條約之後，各國的代表紛紛返回本國，公元前三三七年的夏天裡各國所選出的理事在柯林士舉行了第一次理事會。於是非立普就在會中提出其最後的計劃——對波斯的戰爭。雖然他內心裡也許認爲這是一次侵略性戰爭，但他知道這種目標對於聯盟中各會員國是不會具有號召力的。所以他宣佈這是一次報仇性的戰爭，因爲波斯人曾經侮辱希臘的神廟；這是一次宗教戰爭，或是一次十字軍，因爲只有這樣才能使希臘人有同仇之感。他的想法是一點都不錯；代表們投票宣戰，並共推非立普爲最高統帥，具有無限的權力。非立普於是返回馬其頓，在公元前三三六年的春季中，派巴米尼安 (Parmenion) 與艾塔拉斯

(Attalus)，率領着一萬人的前衛，渡過了希里斯朋特 (Hellespont) 海峽，即今之韃靼尼爾海峽，在亞洲建立了一個橋頭陣地，並煽動在亞洲的希臘人背叛波斯。這就是他的宣戰。命運却決定他永遠無機會完成這個偉業。

由於艾塔拉斯的姪女，克羅巴特拉 (Cleopatra) 有驚人的美色，所以菲立普決心捨棄阿林皮亞斯，而立她爲后。這樣也就會影響到亞歷山大的承繼權，於是接着就引起了一場嚴重的家庭糾紛。阿林皮亞斯回到她兄弟的國家中去，那就是艾皮拉斯的亞歷山大 (Alexander of Epirus)，亞歷山大又前往依里芮亞，也許是爲了煽動依里芮亞人起而反對菲立普。因爲在他的側面上存在着一個衆叛親離的艾皮拉斯和依里芮亞，對於菲立普是十分不利的，於是在柯林士的狄馬拉塔斯 (Demaratus) 調停之下，安排了一種家庭和解的辦法，亞歷山大回到了皮拉，而非立普與阿林皮亞斯所生的女兒，也叫作克羅巴特拉，則嫁給她的母舅，艾皮拉斯的亞歷山大。接着在公元前三三六年的仲夏，當菲立普主持這個婚禮時，就受到了普沙尼亞斯 (Pausanias) 的暗殺，他是一個馬其頓的青年貴族，與艾塔拉斯有積人的怨仇，因爲菲立普拒絕過問，所以遂懷恨而出此。其他的人當然也牽涉在這個陰謀之中，因爲照情形來判斷，阿林皮亞斯是有很大的嫌疑。不過她是否爲主使者還是難以斷定的，但一般人却都認爲亞歷山大是絕對無關係的，儘管他的敵人是宣傳他有弑父與君的罪嫌。

第二章 馬其頓的陸軍

在非立普以前的希臘戰爭

亞歷山大從他的父親手中承繼了一支軍隊，那在古代史的時代中，其組織，訓練和裝備都要算是最好的。這也是非立普的傑作，只要把它與過去軍事組織的遲緩進步作一個對比，即可以顯示出來其在建軍時所表現出來的天才。

在史詩時代中的希臘戰爭，戰士都是貴族。他們駕着戰車 (Chariots) 進入戰場，然後下車與對方作個打個的肉搏戰。他們的裝備惡劣的從者們就只是站在老遠喝采助威而已，這種戰鬥就只是個人勇力的表演。這種戰鬥要求一種機警的戰士，只裝備着輕兵器 and 輕裝甲。在防禦方面，這些戰士主要的就是依賴一面圓形的防盾，在其背面的中央有一個單獨的把手，另外有一條帶子繞在戰士的頸上，以便當他退却時，可以把防盾掛在背上以保護其背面。他的攻勢兵器為一兩支輕矛和一把佩劍。通常是首先向對方投擲他的矛，若是不能將敵人擊倒，就繼續用刀劍來砍殺。弓矢被當作一種懦怯的兵器，很少使用之。

在公元前七世紀的初期，這種個別對打的戰法就開始為集體戰鬥所代替。經濟日益繁榮，冶金的技術也日益進步，裝甲成本減低，使多數的平民也能和貴族一樣的獲得全套的甲冑，那就是包括着一頂金屬的頭盔，一付胸甲、脛甲、股甲、防盾、矛劍等。這是一種平等的和民主的轉變，使有錢的平民能與貴族在戰場上立於平等的地位。於是重步兵 (Hoplite) 就開始以行列來戰鬥，而不再是個別的格鬥了。長矛不再是一種投擲兵器，而是改供衝突之用。防盾也擴大了，用左前臂穿過其背面中央的把柄來挽着，在邊緣上另有一個用手抓的把柄。頸帶被取消了，很顯明的在行列中的戰士，是不可能單獨後退。(註：布里 (Bury) 在其所著

的希臘史中說過：「值得注意的，是在提沙里始終不會採取重步兵的體系，而騎兵經常爲其陸軍的核心，所以在這個國家中民主思想也始終不會發達。」像重步兵的長矛一樣，火槍也是一種「民主化」的兵器，近代民主政治的興起與近代步兵的興起，其間是具有密切關係的。）

由於戰士數量的增加，於是城市國家的陸軍也就開始誕生了。從這個時候起，又有兩個因素來決定其戰術與組織——城牆與其周圍的田野。

在圍攻的機器尚未發明之前，城牆對於突擊而言，事實上是攻不破的，於是攻城的方法通常就只有兩種：(一)饑餓，(二)內奸。前者的意義即爲封鎖，因爲圍攻軍的補給工具都是原始化的，所以除了圍攻海岸上的城市，圍攻軍在補給上可能獲得水運之便以外，一般的圍城戰在時間上都是很短促的。就後者而言，在傭兵制尚未盛行之前，要想使守軍叛變，那也是非常困難的。但是一個城市的田野却總是可以攻擊的，所以要迫使敵人放棄其城牆，而來用野戰的方式決定勝負，則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毀滅或沒收敵人的作物和牲畜。這也就是說戰爭的時間只能限於夏季的幾個月中，那是農作物正在生長和牲畜正在放牧的時候。

因爲冬季是無戰爭的，所以不需要常備軍；因爲軍人都是民兵，作戰地區僅以平原爲限，所以方陣(Phalanx)實爲最簡單的組織。由長矛兵組成橫線，縱深約爲八列到十列，其戰術僅限於推送其長矛。方陣與方陣以平行的序列交戰，勝負既分之後，戰勝者在戰場上建立了一個勝利紀念物之後，就開始毀滅敵人的作物與牲畜，比較更有利的方式是據爲己有。(註：安德魯斯教授(Prof. A. Andrewes)認爲第一個提倡方陣戰術的人，可能是公元前六七五年的阿哥斯的費登(Phedon of Argos)，見所著「希臘暴君」一書。在亞洲，方陣更是一種非常古老的戰鬪隊形。)

方陣要維持其團結，就只能用緩慢的步調在平地上前進，在這種情形之中，誠如波里比亞斯(Polybius)所說的，它在面對面的戰鬪中是無敵的。但是一遇到了破碎的地形，它的組織馬上就會喪失。除此以外，它

也不能改變正面，作迅速的側進，或維持有秩序的追擊。像一個攻城槌 (Battering-ram) 一樣，它的設計只有一個目標，即衝破敵軍的正面。

在所有的城市國家中，斯巴達對於戰爭的組織要算是最好的，其原因有二。其一，它始終是採取君主政體，在兩個國王統治之下，它要比其他的民主或寡頭政治的國家，較不易於發生內在的衝突。其二，根據法律，這個國家是整個的建立在軍事基礎之上的。誠如逃亡去國的斯巴達國王狄馬拉塔斯 (Demaratus) 向波斯國王克爾克斯所解釋的話，他說：「雖然我的人民都是自由人，但是他們並非所有各方面都自由的。法律是人人都要遵守的。它禁止他們臨陣脫逃，不管敵人的數量是如何的强大，他們都必須挺身而鬪，不是戰勝就是戰死。」（註：除了斯巴達以外，希臘的公民軍隊都是受到民主紀律的控制，其軍官是民選的，所以很難於執行嚴格的紀律。）

因為斯巴達所依賴的為其重步兵的優勢，所以斯巴達是一直到第二世紀都是沒有城牆的。其原有的居民則降級為「農奴」(Helots) 或「民兵」(Perioeci)，後者雖維持一部份的獨立性，但在戰時却仍有為斯巴達服役的義務。這也就是說，有高度訓練的斯巴達陸軍還有一支民兵來當作支援。在公之前四七九年的普拉特亞 (Plataea) 會戰中，斯巴達的方陣是由五千名重步兵所組成，分為五個地區性的團，並由五千名「民兵」支持着。在菲立普尚未興起之前，在希臘世界中只有斯巴達一國可以算是全國皆兵的模範。

因為方陣的步調是不能加速，否則行列就會發生混亂，又因為維持團結是衝力的必要條件，所以機動作戰是懸為禁例的。雖然若把騎兵及輕裝部隊與重步兵聯合使用，則這種限制即可以部份的放寬，可是在很長久的時間當中，這些兵種却還只是偶然的用之。其原因是軍人具有一種傳統的保守性，而重步兵也看不起輕裝部隊。同時誠如亞里斯多德所指明出來的，因為只有富人才養得馬起，所以騎兵是利於寡頭政治的建立，這種看法對於重裝備的步兵也可以適用，只不過程度上略有差異而已。反之，輕裝部隊與水手却總是支援

民主政治的。當他們的數量太多時，一旦有叛變發生，社會組織中的其他部份就會處於不利的地位了。

儘管有這些限制，從最早的時代起，就也還是使用少量的輕騎兵及輕步兵，以供偵察和突襲之用。在公元前四九〇年的馬拉松(Marathon)會戰中，希臘方面是完全沒有騎兵登場，十一年後在普拉特亞戰役中，在希臘方面的唯一騎兵就是提沙里人，那完全不是波斯人的對手。在公元前四一五年的賽拉古斯(Syracuse)圍攻戰中，雅典的總司令，尼卡斯(Nicias)，所攜帶的馬還不到三十匹。但不久以後，爲了保護其征發隊起見，他發現騎兵是非常的需要，於是他向本國要求增派二百五十名騎兵，並在西西里島上招募了四百名當地的騎兵。自從一個世紀以前，有一千名提沙里的騎兵曾經向斯巴達人設在法里龍(Phalerum)的橋頭陣地發動突擊以後，對於騎兵的缺乏了解那已成爲一個普遍的現象。在賽拉古斯之圍以後二十年内，這種情況遂又完全反轉過來了，公元前三九四年，斯巴達的國王，艾吉希勞斯(Agesilaus)，曾經建立了一支效率極高的騎兵，並擊敗了提沙里的騎兵。色羅奉說艾吉希勞斯是非常的高興，因爲提沙里人是素以騎術優良自豪的，現在却爲他的騎兵所擊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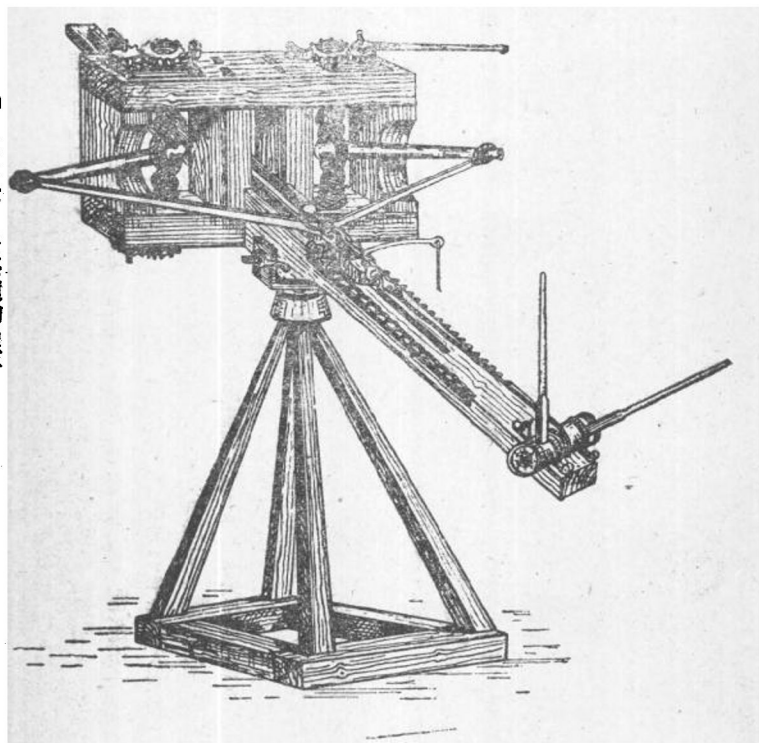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傭兵開始支配着戰爭，因爲建立輕裝備的傭兵部隊是成本比較低廉，所以使其使用機會不斷的增加，效率也不斷的提高。雅典的傭兵將領依費格拉底(Iphicrates 公元前四一五——三三三年)要算是首先了解輕裝部隊的威力是如何可怕的一個人，他以戴內斯的標槍(Javelin)兵爲模範，而建立了一支輕步兵兵力。(註：這種標槍兵通常被稱爲是“Palastai”，以其所攜帶的小型圓盾(Pala)得名。他訓練其部隊能在各種不同的地面上作迅速而有協調的進退，並同時能作投擲和肉搏兩種形式的戰爭。他把戴內斯人的輕型標槍和短劍都放長了一半，並發明一種叫作“Iphicratides”的「綁腿」。公元前三〇〇年，憑着他的輕型部隊，他在柯林士的附近，殲滅了六百名斯巴達重步兵，從那時起有訓練的輕步兵遂變成了重步兵的必要助手，尤其是在崎嶇的山地中，他們更可以代替騎兵。

直到公元前四世紀為止，在攻城戰方面還是殊少進步，儘管城牆大部或全部是由日曬的泥磚和木材所構成，但是想一鼓作氣的將其攻下還是很困難的。在城牆底下挖掘隧道的辦法也常使用，有時還積土成山，從那頂上即可以控制城牆。屠賽地德斯曾經提到攻城槌、雲梯、火攻和抵抗火攻工具。他說在公元前四二九年的普拉特亞圍城戰中，普拉特亞人用皮革蓋在城牆上，以來保護其木質部份不為火箭所焚毀。在公元前四一三年的賽拉古斯圍城戰中，賽拉古斯人也曾用液體火來燒斷雅典人的攻城槌。同一年，在狄俞 (Delium) 的圍攻戰中，米加里亞人 (Megarians) 更會使用一種巧妙的火攻工具。

「他們把一根大木柱，鋸開挖空，再將其拼合起來成爲一支管子，外面又用鐵皮來加以包裹。然後用鐵鍊懸掛在車上，將其送到城牆附近，那主要是由木材所構成的。在管中裝滿了燒着的煤塊、硫磺、柏油等物，一端裝置一個大風箱，從鐵管中將風送入，於是另一端即發出巨大的火焰，將城牆燒着。守軍馬上受不了，開始棄城而逃，這樣就把這個要塞攻下了。」

公元前三八五年，斯巴達國王，艾吉希波里斯 (Agesipolis)，在曼提尼亞 (Mantineia) 的圍攻中，又發明了另外一種高明的辦法。他在一條流過城市的河川上建立一道水壩，使其水面漲過了城牆的基礎，那是由泥磚所築成的。於是磚塊融化，當城頭開始要崩潰時，敵人就向他投降了。

在攻城術 (Siegecraft) 方面的第二個真正的進步還是應歸功於狄昂尼蘇斯二世 (Dionysius II)，他是賽拉古斯的暴君 (公元前四三〇——三六七年)，他曾與迦太基人 (Carthaginians) 交戰，其最著名者即爲公元前三九八年的莫特亞 (Motya) 圍攻戰。它是一個建築在小島上的要塞，與大陸只隔了一條狹窄的水道。狄昂尼蘇斯跨着水道上建起一道隄岸，在其頂端又建起一個裝有車輪的六層木塔。在最低的一層他裝上強力的攻城槌，在以上各層中，就裝上可以發射矢石的彈射機 (Catapults)。當攻城槌撞擊下面的城牆時投射機就掃射其牆頭，於是這樣就把城牆攻開了一個缺口。其次他把他的攻城塔推入城內，再從頂層中放下天橋，



轉 型 投 擲 機

達到一些屋頂上，他的兵員就從天而降，衝入街道，佔領了全城。（見狄阿多拉斯（Diodorus）的著作。）

活動攻城塔和彈射機的使用，使攻城戰有了澈底的變化。前者為一個古老的發明，可以回溯到公元前九世紀的亞述人（Assyrians）。在艾夏爾（Ashur-Nazir-Pal III）的故宮中還有這樣的浮彫，其底層使用着攻城槌，而在頂層上的弓弩手則用箭掃蕩敵方的城上守軍。色羅奉曾經說到一種野戰性的衝車，那是一個裝在車上的木塔，由八對牛拖着走。他說：「居魯斯認為若能有相當數量的衝車，在戰場上是大有用處的。這種木塔每一個可

以容納二十人。」就觀念上來說，這也就是一種「戰車」(Tank)。

扭轉性的彈射機似乎是腓尼基人 (Phoenicians) 的發明。根據大小可以分爲輕重兩種型式。輕型者 (Katapultes) 可以投擲箭、標槍、石塊，和小型鉛彈，能够透穿防盾 (Pelta)。重型者 (Petrobolos) 可以投擲石塊達五六十磅的重量。其動力來源爲兩條扭緊了牛筋或人髮繩，使用八磅重的彈丸，輕型的最大射程約爲四五〇碼。以後在希臘或羅馬的時代中，又發明了一種威力更大的投石機 (Ballista 或 Onager，即爲一種榴彈砲的形式)。公元後四世紀的羅馬史學家，安美拉斯 (Ammianus marcellinus) 對於這些投射機器曾經有極詳細的敘述。

希臘人在什麼時候才使用彈射機，這已經是不可考了。大約在公元前三五〇年，塔克提卡斯曾經提及它。根據狄阿多拉斯的記載，菲立普在其皮林沙斯的圍攻戰中，曾經同時使用射箭的彈射機與活動的砲塔，後者高達一二〇呎。

個別兵種的發展遂必然的引起如何將它們配合起來，成爲一個職業性軍隊的問題。雖然這個問題直到菲立普改組馬其頓陸軍時，才獲得了完全的解決，但是在他的前面却也還是有兩個偉大的先驅者。那就是兩位暴君；賽拉古斯的狄阿尼蘇斯一世，和費萊的賈遜 (Jason of Pherae 公元前三八〇——三七〇年)。

狄阿尼蘇斯建立了一支包括所有各兵種在內的陸軍，據說其中包括着八萬人的步兵。布里教授在其希臘史中對於他有下述的評論：

「在軍事發明中他是偉大的馬其頓人的先驅者，也是他們所使用的各種方法的創始者。他是第一個想到並訓練一支完整陸軍的人。他把軍備中的各種不同部份——陸軍與海軍，騎兵與步兵，重型部隊與輕型部隊——加以有系統的組織，使其在行動上好像是一個有機體一樣。」

又或者如普魯塔爾赫所記載的依費格拉底所說的話：「輕裝部隊像手一樣，騎兵像腳一樣，方陣本身像

胸膛和胸甲。而將軍則爲其頭腦。」

費萊的賈遜，在個性和行動上是與非立普極爲相似，他第一次在歷史上出現是在公元前三八〇年。法爾沙拉斯的波里達馬斯 (Polydamus of Pharsalus) 對於他有下述的評論。

「他能够利用夜間的時間像日間一樣；當他忙的時候，他連吃飯的時候也都在注意着公事。僅僅在達到了目的之後，他才肯休息。他是不擇手段的，一心只要想成功。」

這些話對於非立普也同樣完全可以適用。

當賈遜自立爲提沙里的統治者時，他手中有二萬名重步兵，八千名騎兵，六千名傭兵和足夠與全世界作戰的輕步兵。他的軍隊待遇頗佳，紀律嚴明，其意圖是爲了想征服波斯。公元前三七一年，提貝斯人在魯克特拉獲得了勝利之後，因爲斯巴達人決定仍繼續戰爭，於是提貝斯人遂向賈遜求援。他立即率領了一千五百名步兵和五百名騎兵出發，用極高的速度衝過了弗希斯的領土，有些城市在尚未獲得消息之前，即已被他攻佔了。但是他的目標却顯然的是使他自己變成整個希臘的盟主，並率領希臘人去對抗波斯人。於是他匆匆的簽訂了一個休戰條約，迫使斯巴達人放棄這次戰役。在以後的一年中，他準備前往祭祠德爾費神廟，並充任皮希亞運動大會的主席，然後同時宣佈其對波斯的宣戰。但是在他尙未能出發之前，却遭到了暗殺，於是壯志未酬的死了。

非立普的新型陸軍

從遠古時代起，馬其頓的陸軍就一直分爲三個部份：(一)爲國王的侍衛，由騎馬的貴族所組成，他們叫作「Hetairoi」，其意義就是「伴侶」(Companions)。此外還再加上「皇家騎兵」(Royal Squadron)，由較低級的貴族所組成。這兩支由貴族所組成的騎兵部隊，其責任爲在戰鬥中保護着國王的個人安全。(二)爲一支

小型的禁衛步兵，叫作“Agema”。其任務爲在平時保護國王的安全。(註)爲由各部落所提供的步兵，那都是由農民或山地中的牧羊人來組成的。馬其頓的騎兵，也像提沙里的騎兵一樣，是騎術精良的部隊，他們使用胸甲與短矛(Xyston)以來作接近戰鬥。(註：應記着希臘人是騎赤背馬而不用鞍蹬的，而馬的體型也很小。正式的馬鞍是在公元後四世紀才被採用。沒有鞍和蹬，中世紀騎士式的長矛衝鋒自然不可能，所以在古代的騎兵衝鋒，只能使用短槍來作衝突式的混戰。此外，馬蹄鐵也是在公元前二世紀才被採用的，但直到公元後五世紀才被普遍的採用。)禁衛步兵是一支常備的職業兵力，至於各部落的兵力則僅爲烏合之衆，他們使用劍與矛和一個藤質的防盾。當公元四二九年，戴內斯侵入馬其頓時，屠賽地德斯的記載中說，皮狄卡斯二世認爲他的民兵是殊少價值，但是其騎兵却是極爲優秀的，只要一衝鋒，即當者披靡。菲立普在開始建軍時，就只有這一點基礎，但在尙未討論到其如何工作之前，最好還是對於這整個問題作一次檢討。

菲立普是一個有遠見的人，他知道在他這個時代中的戰爭，是日益變成了專家的事業，因爲傭兵的不可靠，所以必須有一種更可靠的軍人。他決定要使傭兵的技術，與城市民兵的忠貞相結合，於是也就是要把他的部落性民兵變成一個職業化的陸軍，並使其具有民族精神。抑有進者，因爲他的政治目標是要擴大其支配權，以使其及於整個的希臘，所以其陸軍所要求的條件又自與城市民兵不同，而必須是一種聯合兵種的力量，它應有重騎兵與重步兵以供密集戰鬥序列的會戰之用；有輕騎兵與輕步兵以供保護和寬鬆序列作戰之用；有砲兵與工兵以供圍攻之用。因爲他已經有了一支效率很高的騎兵，在戰爭也已經證明了其價值，所以就決定了應以騎兵爲其決定性兵種；換言之，要用它來代替方陣以當作衝突的工具，反之，方陣却被當作是騎兵行動的基礎。方陣並不突擊，而只是表示此種威脅，其前進足以形成一種恐怖，它使敵人精神癱瘓，不能動彈，以便騎兵來作決定性的衝鋒。輕騎兵和輕步兵的任務是偵察，搜索，掩護重打擊兵力的正面和側面，以及山地戰和游擊戰等。砲兵與其彈藥縱列也構成陸軍中的一個完整部份。這個陸軍是由各種兵種所組成

的聯合兵力，無論冬夏，無論在那一種地形上，都隨時可以準備作戰。

在其第三次的「討非立普檄文」(Third Philippic)中，狄摩西尼斯曾經把非立普的新戰法拿來與傳統性方法作一個比較。他說：

「我認爲再沒有比戰爭的藝術更能有革命性的進步者。在過去的時代中，所有的國家都是在夏季中花費四五個月的時間，以來用重步兵及民兵去侵略敵國，然後再退回本國去。這些人都是良善的公民，從來不會用金錢去收買敵人，他們的戰爭是一種公正和公開的遊戲。反之，非立普的戰法却完全不同，他之所以能夠所向無敵的原因，並不是因爲他領導着一個重步兵的方陣，而是因爲他擁有輕步兵、騎兵、弓箭手、傭兵等等不同的部隊。他一方面依賴這個兵力，另一方面也使用一切的手段以來分化敵人的內部。他對於冬夏是毫無區別的，並不會因爲季節的改變而停止其行動。」

因爲對於非立普的軍事改革，除了其結果之外，更無所知。所以我們能夠做到的就是首先考慮其結果，然後再倒轉過來推斷其所可能採取的步驟。

他是一講求實際的人，並不會發明一種新陸軍，而只是把其所舊有合併成爲兩種陸軍。他把他的封建性騎兵和禁衛步兵改變成爲一支御林軍(Royal Army)，由其自己指揮。同時又把它部落部隊改編爲一種地方軍(Territorial Army)。他採取這種辦法不僅是因爲這是最簡單的，而且兩種軍隊可以互相制衡，足以使貴族與平民的手中都不會有太多的權力。當兩個主要社會階級之間既能維持權力平衡，則其全體的可靠性也就可以有了保障。

御林軍又分兩支兵力，皇家騎兵，和皇家步兵。非立普把原有的皇家騎兵擴大爲八個中隊(Squadrons or *ilai*)，每個中隊約爲二三百名騎兵，其武器爲短矛，全部由一個騎兵將領指揮着。其原有的基礎中隊，則在戰鬥中仍負有保護國王之責。

皇家步兵 (Royal Hypaspists) 也擴充爲三個營，每營一千人，但原有的一營則仍負有禁衛之責。所以國王的御林軍是共有八個騎兵中隊，其中一個爲禁衛中隊；和三個步兵營，其中一個爲禁衛營。

馬其頓皇家步兵的兵器與裝備是怎樣的，現在已經不可考。威廉塔恩認爲他們是重步兵，其裝備是像方陣一樣的重，所以他們與希臘重步兵 (Hoplites) 的區別是在歷史，召募方式，和身份等方面，而不是在軍備方面。威爾肯 (Wilcken) 則認爲他們是輕裝步兵，其戰鬥任務是加速前進，以來當作騎兵與方陣之間連繫物。格羅特 (Grote) 則認爲他們固然是重步兵，經常也保持着方陣的形式以供接近戰鬥之用，但是他們的裝備却較輕，要比一般的方陣步兵更能適合較複雜的環境和地形。所以他們的地位是介於方陣式重步兵與輕步兵 (Peltasts) 之間的。因爲根據亞里安 (Arrian) 的記載，亞歷山大曾經使用他們去追隨騎兵，攻擊有城牆的陣地，執行快速的夜行軍和其他的機動作戰，所以似乎很可能的他們是要比一般重步兵的裝備要較輕一點。

地方軍的目的就是爲了給御林軍構成一個運動的樞軸——戰術性的行動基礎。其任務據說就是釘死敵人的方陣，以便御林軍來進行攻擊。菲立普把舊有的馬其頓部落兵力，組成了六個營 (Taxeis) 的常備軍，這是真正的方陣步兵，馬其頓語稱之爲“Pezetairoi”。每個營爲一五三六人，分爲三個連 (Pentacosiarchois)，每連五一二人。其最低的單位爲一行 (file)，共爲十六人。每一營都有自己的指揮官，但方陣却無總指揮官，每一行有一個「行長」(Decarches)——根據這個名詞，似乎可以推斷每一行原有的人數是十個——行長站在第一列，在他後面的兩個人也是要選勇敢和技巧兼備的人員，每行最後一個人也是精選的人員。阿希里皮阿多塔斯 (Asclepiodots)，是公元前一世紀的一位軍事作家，他說每行中的第一個和最後一個人員都是本領最高強的。他又說行長所組成的第一線對於方陣而言，就好像是刀劍的鋒刃一樣。

馬其頓重步兵與希臘重步兵之間的顯著差異就是後者所用的是九呎長的矛，握在右手手中；而非立普的重

步兵却是裝備着十三四呎長的長矛(Sarissa)，用雙手來運用，其防盾是掛在左肩上。把重步兵的主要攻擊兵器放長了一半的長度，使他們對於傳統性的方陣，具有一種決定性的優勢。這好像是把火器的射程延長了百分之五十一樣。因為當兩個方陣相遇時，那個使用較長兵器的一方面就可以達到敵人，而使敵人達不到他們。這種辦法在過去一直不會被採用，實在是很奇怪的，一個可能的原因就是希臘人不願減縮其大防盾的體型和重量，那是必須要佔去一隻完全的手臂。

除了長矛以外，馬其頓的重步兵又還帶着一把短劍，一個圓形輕盾，並穿着胸甲、綁腿和頭盔，有時則為寬邊帽(Causia)。除了長矛以外，非立普的地方軍還有一個優點，那就是它為一種常備兵，其人員的招募是以民族為基礎，所以其精神士氣都優於傭兵。此外，其人員是經常在訓練中，所以也是真正的職業軍人。到了其統治的末期，非立普也從其附庸和同盟國中招募了大量的兵力。提沙里供給了二千餘名重騎兵，其裝備與馬其頓的是一樣的，不過素質也許略有遜色。在輕騎兵方面，他招募了一千二百名戴內斯人，派昂尼亞人和阿德萊西亞(Odryian)人，還有一些希臘的傭兵。戴內斯騎兵中又有二團長矛兵，其作戰的方式與哥薩克人頗為相似。在會戰時，輕騎兵掩護着方陣與重騎兵的側面——有時還有正面——在行軍時，他們的任務為搜索偵察。所有這些輕騎兵也像馬其頓人一樣的分為「中隊」(Tala)，並由馬其頓軍官指揮。

在輔助性步兵方面，柯林士聯盟把希臘式裝備的重步兵七千名，和希臘傭兵五千人（輕重步兵都有）從戴內斯、派昂尼亞、依里芮亞等與馬其頓接壤的好戰部落中，非立普又招募了六千名輕裝的步兵，其中最著名者為艾吉里亞人(Agrians)，他們是超級的標槍手。除了這些部隊以外，他又招募了兩隊弓弩手，其一為馬其頓人，另一為克里坦人(Cretan)，後者為當時最優良的弓弩手。

他的砲兵與攻城縱列的詳情也已經不可考，可能是以狄阿尼蘇斯一世的部隊為模範。不過從亞歷山大對於他們的使用情形上看來，足以證明他們都是具有高度組織和效率的。攻城縱列中包括着有塔、槌等部份，

所攜帶的僅爲其必要部份，至於木質的部份則利用當地的材料加以建造。亞歷山大在最快速的行軍中，也都一定帶着其野戰砲兵一同走，所以它必定是像近代化的山砲兵一樣，分解爲幾部份用馱馬來運輸的。

關於菲立普的指揮，參謀，和後勤體系，也不太可考，尤其是很難分別那些部份應歸功於他本人，而那些部份又應歸功於他的兒子。他們兩人都是同樣的握有三套指揮權：(一)所有全部兵力的總司令，(二)馬其頓御林軍的指揮官，(三)希臘聯盟的聯軍統帥。對於這兩位國王，巴米尼安都是他的副帥。爲了協助國王起見，他手中又有一個私人性的幕僚組織，和一羣少數經過挑選的高級軍官，根據威廉塔恩的說法，所有高級職務的候選人都是由這些人員中去選拔。

亞歷山大的技術勤務組織，大部份也應歸功於菲立普。威廉爵士說：

「亞歷山大身邊經常帶着一批希臘技術家，對於他們，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實在是太少了。他有一個攻城縱列，其中有負責建造攻城機器的工程師，其總工程師爲提沙里人戴地斯(Diades)，他也是爲亞歷山大攻下臺里(Lyre)的人。此外又還有掘溝架橋的土木工兵，水道和礦業的工程人員，和建築師，像設計亞歷山大城(Alexandria)的戴羅格拉底(Denoerates)。屬於這個集團的還有歷史家和地理家，例如亞里斯托布拉斯(Aristobulus)。他們還有一個測量組(Bematists)，負責搜集有關行軍路線和設營地點的情報資料，並記錄行軍的距離，亞歷山大大人還要加以核對，在很久的時間中，它們都構成了亞洲地理的基礎。還有補給縱列和軍需人員，對於每一個已征服的地區，都要搜集物資以供下一次前進之用。秘書處則由卡地亞的歐米尼斯(Eumenes)主管，他負責撰寫官方的遠征日誌。」

同時還有軍醫，例如阿卡拉尼亞的菲立普(Philip the Acarnanian)，他是國王的御醫，海軍專家與科學家，和史官，他是亞林沙斯的卡里希尼斯，也是亞里斯多德的姪子。

因爲補給爲戰略與戰術的基礎，所以關於馬其頓陸軍的補給問題缺乏資料，的確是很令人感到煩惱的。

若認為他們是完全依賴就地取食的办法，那實在是不通之論，因為三五萬人的大軍，就已經不可能專靠征發的手段來獲得適當的補給了。若是沒有一個大規模和高度效率的補給制度，亞歷山大也就不可能作那些許多次的快速行軍，他曾經越過山地沙漠，各種人口稀少的地區。此外，其大量的騎兵在飼料方面也會感到困難，專憑當地的青草是決不夠吃的。

這個問題是並非無人知道，例如色羅奉在其回憶錄 (Cyropaedia) 中，就曾充份的認清了其重要性——這大致說來，也是一本論將道的教科書。不過古往今來的軍事史學家對於這個問題却往往是不注意的。

馬其頓陸軍中還有一個特有的組織，那就是由高貴貴族子弟所組成的「侍衛團」(Corps of Royal Pages)。這些青年人經常生活在國王的週圍，日夜不離，要算是真正的宿衛之臣。這也是優秀軍官的培養所，亞歷山大的許多指揮官都是從這些人中間選拔的。同時這也是一種人質的辦法，當國王在國外作戰時，可以保證這些人的父親在國內不敢為非作歹。

最後，馬其頓雖然不像雅典或波斯，是一個海洋國家，但是非立普却也建造了一個相當可觀的艦隊。那是一種無甲板的輕型結構大划船 (Galley)，長約一二〇呎，寬約一〇呎。每艘船上約有二百名船員，帆槳並用。每邊有一排槳架，每槳用三個人來搖。此外也還有較大的船隻，即每槳用四個人或五個人來搖。這種大船是由賽浦路斯人和腓尼基人來駕駛，這時都是在為波斯人服務。值得注意的，這種大划船雖然是古代的一種標準軍艦，而且也還沿用頗久（最後一次偉大的大划船會戰是一五七一年的李班多會戰），但却實在是一種威力非常有限的船隻。它們在惡劣的天氣中是非常不安全的，所以很少駛到看不到陸地的深海中，因為害怕風暴的突襲。這樣也就不能維持一個嚴密的封鎖。關於這種限制我們必須記在心裡，否則就不能了解當亞歷山大侵入亞洲時，為什麼波斯艦隊不能作有效的干涉。

第三章 亞歷山大

青年時期與教育

根據普魯塔爾赫的記載，亞歷山大是出生於公元前三五六年，百牛大祭期 (Hecatombaon) 中的第六日 (即相當於七月八月之間)。在那一天，艾費沙斯 (Ephesus) 的阿爾提米斯 (Artemis) 神廟失火被燒成了平地。這是一個災難，所以奉承他的人就說這象徵着在世界上的某一地方已經點着了一支火炬，有一天會把整個的亞洲燒掉。

儘管這個「預言」只不過是一種事後的想，但若承認它是真的，則在當時的世界上就只有一個人，能够在這位新出生的馬其頓太子的幼小心靈中，燃着這支火炬，那就是他的母親阿林皮爾斯——她是一位艾皮拉斯的公主，其祖先據說就是大力士阿奇里士 (Achilles)。從各方面看來，她都是一個野性的、神秘的和跋扈的女人，從做女孩子的時候起，她就參加了對狄昂尼蘇斯 (Dionysus) 的祭典，這個神是宙士 (Zeus) 與希米里 (Semele) 的兒子，後者又是提貝士王，卡德莫斯 (Cadmus) 的女兒。依照神話的說法，當狄昂尼蘇斯長大成人之後，會經過敘利亞，訪問埃及，又走遍亞洲並達到了印度，他沿途教授人民種植葡萄，和介紹文明。

普魯塔爾赫所講的故事中說，當她與菲立普結婚之前夕，阿林皮亞斯夢到一個雷霆落在她的身上，點起了一個大火，火光四射，很久才熄滅。這雖然又是神話，但却很能顯示其性格。這也似乎是十分可能的，她會告訴她的兒子，他是像狄昂尼蘇斯一樣，以宙士為其精神上的父親。因為據說當亞歷山大發動偉大遠征之前，她曾經把他出生時的神秘告訴了他，並囑咐他應該表現其勇氣，庶幾無愧於其神聖的來源。

雖然亞歷山大並不一定那樣相信他自己真是神的兒子，可是他的母親對於他的影響却是非常巨大的。她從她的身上獲得了其熱情和講求實際的精神。他雖然崇拜阿奇里士，但他選擇來當作模範却還是其父親的祖先，希拉克里斯——這是一位爲人類顯利而努力的英雄，依索格拉底也會力勸非立普應以其爲模範。

亞歷山大是中等身材，他的體格的比例極佳，好像是一個奧林匹克大會中的運動員，他的臉長得很美，皮膚細白，眼睛大而明亮，頭髮金黃，鬍子刮得光光的。雕塑家李希普斯 (Lysippus) 爲他塑了銅像，畫家艾皮里斯 (Apelles) 爲他畫了水彩畫，而皮爾哥提里斯 (Pyrgoteles) 則用寶石彫成他的頭像。雖然所有這些實物都已經毀滅，但是其拓本和模倣物却一代又一代的傳流了下來，其中存留下來而最有生氣的遺像要算是賴希馬巧斯 (Lysimachus) 所鑄造的錢幣上的頭像。賴希馬巧斯 (公元前三五五——二八一年) 是亞歷山大的承繼人中間之一個。

在他的幼年時期，是交給他的乳母，南尼絲 (Lanice)，來撫養的，他把她當作第二個母親來看待。以後，她的兒子們都在戰爭中爲他捐獻了生命，而他的兄弟號稱「黑人」 (The Black) 的克萊塔斯 (Cleitus)，也是他的最親信的大將。他是禁衛騎兵的指揮官，在格拉尼卡斯 (Granicus) 會戰中曾經救過亞歷山大的生命，但最後却終於慘死在亞歷山大的自己手中。當他已經達到孩童時代，就由其母親的至親，李昂尼達斯 (Leonidas) 擔任監護人，並由一位艾卡拉尼亞人 (Acaranian)，賴希馬巧斯 (Lysimachus)，充任其發蒙的教師。

當他十三歲的時候，非立普將他交給亞里斯多德去教育，後者爲伯拉圖的高足弟子。亞里斯多德的父親，尼可馬巧斯 (Nicomachus)，曾經一度會在非立普父王，阿明塔斯二世的宮庭中任御醫。所以當非立普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他就已經認識了亞里斯多德。當他接受這個師傅的職務時，亞里斯多德是四十歲，住在米查 (Mieza) 的村落中。他在那裡對於這位好奇心和求知慾極爲發達的青年施教了三年之久。他教他學

習哲學、科學、醫學、植物學、動物學和地理學，並激發其對於詩和希臘文化的熱愛。他爲他注解了一本荷馬的「史詩」(Iliad)，據說亞歷山大以後在許多次戰役中都經常的攜帶在身邊。此外，他也把個人對於波斯人的憎恨，傳授給這位青年的王子，並指導他們走上征服的途徑，因爲他們曾經慘殺了亞里斯多德的好友，希爾梅斯(Hermias of Atarneus)。

根據普魯塔爾赫的記載，由於受了亞里斯多德的三年教誨，亞歷山大才變成了一個好學不倦，極愛讀書的人。所以當他在亞洲的腹地中，感覺到無書可讀時(除了那本荷馬史詩以外)，他就命令哈巴拉斯(Har-palus)，把很多的書送來供他閱讀，其中有許多的悲劇和詩集。普魯塔爾赫又更加重的說，他的愛讀書的習慣一經養成之後，就永遠不會減退。

至於亞歷山大是否曾經讀過希羅多塔斯、屠賽地德斯，和色羅率等人的歷史著作，却不得而知，不過色羅率是一個時代很接近的人，而且也是一個著名的騎兵戰術家，所以亞歷山大似乎可能曾經讀過他的那些有關波斯戰爭的著作。另外一個曾經使亞歷山大受到確實影響的作者就是依索格拉底，在他逝世不久之前，還曾經上書給亞歷山大。亞歷山大對於依索格拉底的上非立普書，是一定曾經熟讀過的，因爲我們看出來亞歷山大對於希臘人和波斯人的政策，是與依索格拉底的主張完全符合的。(註：根據尼爾巧斯(Nearchus)的記載，當希臘醫師不能治療印度蛇的咬傷時，亞歷山大把所有印度的名醫都集中在他的御營中，然後通傳各營說凡爲蛇咬傷者，都應前往御營求治。由此可知他深通醫學。亞歷山大對於勝利品中的珍奇動植物，也很喜歡研究以來增廣其自己的學識。)

天才與個性

當公元前三三六年，亞歷山大承繼馬其頓的王位時，他還只有二十一歲，再過十二年他却崩殂了。(據

亞里安的記載，他在位的時間共爲十二年八個月。）有許多偉大的人物，在這樣大的年齡時，甚至於還只剛剛的開始他們的事業，而他却不僅已經征服了他那個時代中的古代世界，而且也更使它繞着一個新軸去旋轉。威爾肯 (Ulrich Wilcken) 曾經說過：「若不研究亞歷山大的一生事業，則對於以後的整個歷史過程，和一切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也將都無法了解。」在幾個世紀以後，亞歷山大城的艾皮安 (Appian of Alexandria) 也會把他的短期統治比作一道閃亮的電光，那是如此的光耀奪目，所以僅僅到了最近的時代中，歷史家才開始完全了解其重要性。

他這個人是完全包裹在他的命運之中，並且完全專心於他的職務。他除了狩獵以外，幾乎毫無其他的物質享樂。除了愛他的母親與乳母以外，他也幾乎不愛任何其他的女人，他雖然曾經兩次結婚，但那却都是政治性的，而不是浪漫的。他從來沒有一個情婦，同時也並非像那些誣蔑他的人所說的，他是陽萎無能，或是有同性戀的癖好。他是抑制了其自然的本能而專心於事業，使他脫離了常人的境界，而加入了那些極少數的稀有異人的集團中。這些人是具有鋼鐵一樣的意志，具有自制能力，終身盡瘁於事業，並使所有與他們接觸的人都會感到吸引的磁力。誠如卡萊 (Carlyle) 對拿破崙的批評：「這個人是獨具隻眼的，具有敢作敢爲的靈魂。他是自然應該即位稱王的，所有的人都認爲他是應該如此的。」

他具有一種內在的帝王之才，從他一生驚人的事業中，到處都可以發現出來。他的「王道」(Kingship) 不是以權力爲基礎，而是以高貴的生活，和俠義的行爲爲基礎。他認爲站在「王道」的觀點上來說，征服自己是要比征服他人還更重要。當他還是一個青年人的時候，有些朋友知道他跑得很快，就勸他去參加奧林匹克大會。他說他不去參加，除非是所有同他一起競賽的人都是國王。這個原因是毫無疑問的，因爲他自己若是與職業運動家爲伍，那麼即足以有損於其帝王身份的尊嚴。

他的帝王大度和其對於敵人的俠義態度是可以有很多的例證。以下是最著名的一次：在依蘇斯 (Issus) 的

大捷之後，他知道大流士 (Darius) 的母親，西希剛比斯 (Sisygambis)、和他的妻子都已經被俘，而且因為聽到大流士已經陣亡，所以更是悲傷無比。他馬上就派里昂塔塔斯 (Leonnatus) 去安慰她們，並且告訴她們大流士並未死，和他們仍可保持王后的頭銜，和其應有的身份與扈從，因為他並不是根據仇恨的心理，以來的對大流士進行戰爭。第二天，他又與他的密友，希伐斯辛 (Hephaestion)，一同去看西希剛比斯。她把後者誤認為國王，向他跪拜敬禮，等到發現了錯誤之後，她就非常的感到難為情。於是亞歷山大立即設法使她恢復常態，他拉着她的手前往扶起，並對她說：「你並沒有錯，媽媽，因為這個人也叫作亞歷山大。」以後他發現大流士被害後的遺體，他就命令去將其遺體送往皮爾希波里斯 (Persepolis) 葬在波斯的皇陵中，像其他的波斯國王一樣。當他遠征印度回來之後，他又發現波斯帝國始祖居魯士的陵墓，已被盜掘了。他立即命令史官亞里斯托布拉斯，去將其修復，對於已被盜去的祭器也都用做造品來代替，並封閉其墓道在混凝土上加蓋御璽。在其所有的帝王行動中，其最標準化的即莫過於對波拉斯 (Porus) 的待遇。當他在海達配斯 (Hydaspes) 河岸上，將波拉斯擊敗之後，因為覺得波拉斯也是一個具有帝王風度的人，於是就問他希望獲得何種待遇。亞里安曾經把波拉斯與他的談話記錄如下：

「波拉斯說：『呵，亞歷山大，你照一個國王應有的風度來接待我好了！』亞歷山大對於這個答覆很高興，於是說：『呵，波拉斯，就我自己的立場而言，你是應該受到這種待遇的，但是就你本身而言，你所希望的條件又是什麼？』但是波拉斯却說，他所要求的一切都已經完全包括在內。亞歷山大對於這種說法是更感到愉快，於是不僅讓他繼續統治他自己的印度人，而且還另外把一個國家交給他統治，那是比他的本國要大得多了。所以他的確是照一種國王的風度來待這個勇敢的人，而後者從這個時候起，也就完全向他效忠了。」

這種帝王的大度是從其本性中的浪漫性和神秘性的那一方面所自然流露出來的，而且他他的確相信他自

已是希拉克里斯和阿奇里士的後代，是真正受天承命的。他覺得自己是天縱之聖。他的動機是眞誠的，雖然他的任務是征服，但是他却希望能够儘量以德服人，而不以力服人。他保留其對方的宗教，親自到他們的神廟中去祭祠，因爲他們的神也正像希臘的神是一樣的，都是「萬王之王」。

他與傍人不同的美德，就是他對於他人的同情與慈悲。塔恩說：「亞歷山大的這種慈悲作風，是當時人所很難了解的。從歷史上看來，希臘的政治家是沒有一個人有這種情感，他們認爲悲天憫人是缺乏丈夫氣，那是詩人與哲學家的事情。在艾費沙斯 (Ephesus)，他制止人民屠殺反對派，因爲他知道若不加以制止，則一定會有許多善良的人，也會在混亂中送掉了他們的生命。在米里塔斯 (Miletus) 之圍時，他發現有少數守軍逃到一個小島上，準備死戰到底，亞歷山大對於他們很同情，並認爲他們是够勇敢和忠貞的，於是派人去招降，並將其編入自己的部隊。在依蘇斯會戰後，他對於提貝斯的使臣很表示慈愛，因爲他對於提貝斯的毀滅是很感到遺憾的。當他從印度回來，經過吉德羅西亞 (Gedrosia) 沙漠時，發現某些派在那裡守衛谷倉的軍人，因爲飢餓的原因而擅自動用了存糧。當他知道這是並非不得已的，遂赦免了他們的罪行。

幾乎在所有的時代中，女人問題都是被認爲是軍人的合法污點。亞歷山大在這一方面的行爲是更足以明白的表現出來他的慈悲心腸。他不僅是以王族之禮來優待大流士的妻女，而且他更痛恨對婦女的強暴行爲，在他那個時代中這也正是戰爭中的常例。有一次當他聽到巴米尼安部隊中的兩個馬其頓兵，曾經侮辱其他傭兵的妻子，於是他命令巴米尼安將這兩個「野獸」處死。另外有一次，米地亞 (Media) 的總督，艾托巴特斯 (Atropates)，把一百名打扮得像騎兵一樣的女孩子送給他，亞歷山大把她們立即璧還，並不准馬其頓人和野蠻人侵犯她們。當毀滅皮爾希波里斯 (Persepolis) 城時，他又命令其部下不得侵犯婦女。塔恩指明出來，這種對於婦女的仁慈，要算是其自制的第一成果。他說：「這樣的事情在世界舞臺上還是第一次公開出現的，而世界也都不了解它。也許正因爲這個原因，所以亞里安才認爲亞歷山大真是非常人也。」

對於亞歷山大的將道，在本書的第二篇中，當然還要加以更詳細的分析，但是作為一種導言起見，在這裡似乎可以把亞里安對於他的評論引述如次：

「他是一個秀外而慧中的人，其心靈是非常的活躍，具有極大的勇氣，尊重榮譽，愛好危險，和恪盡其責任。對於物質的享受，他有完善的自制；在精神方面他也最不喜歡人家歌功頌德。當他人還感到沒有把握時，他却能够立即作下他的決心，他對於未來的猜想是非常成功的。在軍事方面，他是精通一切的藝術，他最善於鼓起其部下的勇氣，使他們對於成功充滿了希望，在危險中以身作則，以來排除軍人們的畏懼心理。即令對於結果並無十分的把握，但他却還是照樣的勇往直前。他又非常的善於引誘敵人上當。他對於已經作成的協定，是願意忠實的遵守。他很少花錢以供其個人的享樂，但是為獎勵他的部下，却是千金無吝色的」。

（註：亞歷山大常常大開宴會，作長夜之飲，但他自己並不喜歡，其目的只是為了他的部下而表示聯歡之意。）

普魯塔爾赫對於亞歷山大在平時的生活，也曾經作過下述的記載：

「在他休閒的時候，在早起和祭神之後，就立即坐下來吃早餐；於是就開始一天的生活，狩獵、處理政務及軍務，或讀書。當他在行軍時，若是不太匆忙，他也會順便的練習騎射的技術。為了變換生活起見，他也會沿途獵取鳥獸。當在夜間宿營之後，他一方面享受沐浴和塗油，另一方面則指導其首席廚師如何安排他的晚餐，等到天已經黑了之後，他才開始晚餐，他對於菜選擇得很周詳，以免偏食和刺激。他不喜飲酒，但願爲了談話之故而坐很久的時間。」

惡 行

我們一方面應記着公元前四世紀的道德標準，另一方面又應記着亞歷山大還是一個青年人，而其任務、

危險和困難又都非常的艱巨。基於上述這些觀念來加以觀察，即可以知道若比起其他的偉大征服者，他的惡行實在是極其非常少。這是應該感謝塔恩爵士的功勞，他爲亞歷山大洗刷了許多的冤枉，有許多傳說中的罪狀都是後人誣蔑他的，現在都已由塔恩爲其昭雪，所以在這裡都可以略去不論了。而且即令它們是真的，對於其將道也還是不會有任何的貶損。

那些不應有疑問的惡行是由亞里安所記載的，因爲他在其所著的「亞歷山大傳」一書的序文中，曾經告訴讀者說，他的記載是以托里梅和亞里斯多布拉斯的古史（現已散失）爲根據的，他認爲這些記載是要比其他的較爲可靠。這兩個人都曾經隨伴着亞歷山大到處征戰，而尤其是托里梅本人也是一位國王，他的地位使他更不會說假話。此外，這些歷史都是在亞歷山大身後才寫的，所以不必顧慮獎懲而可以儘量說老實話。亞里安在作爲歷史家的身份上固然是不無弱點的，但他却是有名的忠實作者，因爲他是一個軍人，而且在公元一三四年曾經擊敗過阿南 (Alan) 的大侵入，所以他也了解戰爭；同時他又是艾皮克提塔斯 (Epictetus) 的一個門徒，後者的教條是認爲天下再沒有比真實更有價值的東西。

亞里安歷史中所記載的惡行可以分爲兩大類：(一)是在戰爭中作不必要的殘暴行爲；(二)是個人性的罪惡。關於第一點，可以列舉者爲亞歷山大對於提貝斯人、臺里人 (Tyrian) 和加薩人 (Gazani) 的虐待，以及其對於索德吉亞人 (Sogdians) 和馬里城 (Malli) 的屠殺——這是常爲人所譴責的。（註：在亞歷山大的戰役中，馬里的屠城是殺人最多的。塔恩認爲其原因是軍人們恨透了，所以才有這樣的暴行。）不過若是從古代的一般戰爭標準上來看，則這些暴行實在是在沒有什麼了不起。誠如弗里曼教授 (Prof. Freeman) 所云：希臘人與野蠻人的戰爭在當時是被認爲事理之常。甚至於在希臘人與希臘人之間的戰爭中，也都是非常的恐怖和野蠻。果樹被砍倒，田地被踐踏，房屋被焚燒，所有各種不同的野蠻行動都無不應有盡有。對於被攻佔的城市，屠殺其男人，和出賣其婦孺，這都要算是常例，而並不違背戰爭的規律。假使根據這種原則來加以

檢討，那麼我們就決不能說亞歷山大對於波斯帝國的攻擊，其本身是不合於正義的，同時其所帶來的暴行也並無任何驚人的意義。

所謂個人性的惡行所包括的有對於巴米尼安和克萊塔斯的殺害，以及卡里希尼斯的被處死刑。其事實的真相又可以分別列舉如下：

巴米尼安爲非立普手下的最主要將領，我們可以這樣的假定，當亞歷山大開始發動其對波斯的戰爭時，因爲他是那樣的年輕而無經驗，所以馬其頓人對於巴米尼安的依賴程度，或許還有過於其國王。因爲亞歷山大對於其主要的將領，是非常優待的——他的母親曾經斥責他說：「簡直把他們看得是與國王平等了」——所以也就更無形中增高了巴米尼安的重要性。不過儘管巴米尼安的經驗非常的豐富，可是直到阿貝拉會戰時爲止，亞歷山大却早已累次不聽他的忠告，而到了此時，巴米尼安是七十多歲了，其在這次會戰中的表現也不太好，所以不久以後，亞歷山大即免去了其副帥的職務，命令他留在艾克巴塔拉(Ecbatana)，率領一些戴內斯的傭兵，守衛儲存在那裡的財物，並保護其大軍的交通線。於是在公元前三三〇年的仲夏時節，亞歷山大出發追擊大流士。當他發現大流士已被殺害，根據征服的權利，他也就變成了波斯的國王。因爲他已經即位爲波斯王，所以無論從軍事及政治的觀點上來說，他都有使其波斯臣民立於與馬其頓人平等的地位上的必要，可是馬其頓人對於這一點却表示激烈的反對，他們始終認爲波斯人是被征服的奴隸。很可能的，會有人想擁護巴米尼安和他的兒子費羅塔斯(Philotas)——近衛騎兵的指揮官——以來背叛亞歷山大。

事實的真相是怎樣，當然只能出之於猜度，不過我們却知道當亞歷山大達到了在德蘭古亞拉(Drangiana 即 Seistan)深處的普拉達(Prada)之後，就發現了有一個想刺殺他的陰謀，而費羅塔斯也被牽涉在內。亞里安，根據亞里斯多布拉斯和托里梅的記載，說在埃及的時候，費羅塔斯即曾被牽涉在一個類似的陰謀之中，但是亞歷山大却不相信有這樣的可能性，因爲他們之間有極深厚的友誼，而且他對於費羅塔斯也極爲信任

。根據慣例，費羅塔斯和其他一切涉嫌叛亂的人都被交付軍法審判，其中包括着有阿明塔斯 (Amyntas)，一位步兵營長和他的兩個兄弟。費羅塔斯承認他曾經知道有某種謀刺國王的陰謀之存在，但他却知情不告，所以被處了死刑；阿明塔斯與其兄弟則都被釋放。

雖然費羅塔斯是曾經受過公平的審判，應該是殊少疑問的，不過亞歷山大若是僅只免去他的職務，使這個事件陰消，則似乎是不失為更聰明的措施。在殺了費羅塔斯之後，於是亞歷山大就面臨着一個極大的矛盾難題。在普拉達，他與艾克巴塔拉之間，已經相隔了八百餘哩的距離，中間隔着一個鹽質的大沙漠。假使巴米尼安爲了替兒子報仇起見，利用其所控制的財富，在亞洲腹地中發動一個叛變，則亞歷山大的交通線就會被切斷，於是全軍都有覆沒之虞。無論如何，至少爲了平亂起見，其軍隊是必須帶撤回的。因爲並無證據足以證明巴米尼安是曾經參與這個陰謀，所以亞歷山大似乎不便將其拘捕審訊，同時更不能免去他的職務，因爲那是更足以刺激他的反感（註：不過根據寇提斯 (Curtius) 的說法，馬其頓的法律是規定謀反者的親屬應一律處死的。）亞歷山大當然不能自毀其基業，所以他決定把他暗殺掉，當費羅塔斯處決了之後，他就派人用最快速度越過沙漠，命令在米地亞的將領將巴米尼安處死。誠如塔恩所指明的，雖然殺費羅塔斯是完全合法的，但殺巴米尼安却是純粹的謀殺。但儘管如此，亞歷山大却已經建立了他的威信，他使諸將們認清了他主人，他這一個打擊是具有恐怖的功效。使他的部下都認清了這個教訓。他平安的過了六年，才再動手作第二次打擊。

雖然克萊塔斯的被殺，與巴米尼安的情形又不盡相同，可是其根源却是一樣的——馬其頓人對於亞歷山大的波斯政策所表示的反對。這個事件是發生在索格地亞拉的馬拉康達 (Maracanda) 地方。當時亞歷山大正在大開宴席，被邀請的人有克萊塔斯、托里梅和皮地卡斯等人，都是其親信的大將。他們所談論的都是一些英勇的故事。其中有些人爲了恭維亞歷山大起見，曾經把他來比其始祖希拉克里斯，並且說他的功業是已

經遠在其父親非立普王之上。克萊塔斯本是非立普的舊人，他對於亞歷山大的採用某些波斯的風俗深感不滿，憤怒的回答着說，亞歷山大的成就是應該歸功其馬其頓的部下，並且對於艾塔拉斯 (Attalus) 和巴米尼安的被害，發出極激烈的怨言，當面直斥亞歷山大的罪惡。亞歷山大大怒，跳起腳來喊他的衛兵，但是坐在他旁邊的人將他拉住了，不讓他衝向克萊塔斯的身邊。同時，托卑梅也把克萊塔斯拖到室外去了。但是幾分鐘之後，他掙脫了又跑進房裡來。亞歷山大一看見了他，實在忍不住了，從衛士手中搶過了一支長矛，口中喊着說：「現在請你到非立普、巴米尼安和艾塔拉斯那裡去吧！」這樣一矛就把他刺穿了。接着他認清了他是犯了極大的錯誤，他殺死了這個在格拉尼卡斯曾經救過他的生命的人，而且又是其乳母的兄弟。他已經悔恨無及，倒在他的床上，三天都拒絕飲食。

造成這個悲劇的最大原因就是因為克萊塔斯和亞歷山大都是在大醉之後。亞歷山大是因為喝醉了酒而喪失了自制，這是有正確的紀錄。對於他的悔恨，亞里安曾經說過：「我認為亞歷山大真是值得加以極大的讚揚，他是一點都不文過飾非，他自認是犯了罪。他是人，當然是難免要犯錯誤的。」他又說：「在古代帝王中，像亞歷山大這樣勇於認錯的人，真可以說是一人而已。」

雖然其第三個惡行，與上述的殺害是又不相同，但其根源却又還是亞歷山大的親波斯政策。公元前三二七年，亞歷山大在巴克拉 (Bactra) 爲了推進其政策，他決定採波斯宮庭中的「朝拜」(Proskynesis) 儀式。這是一種古已有之的東方禮節，表示臣民對於其統治者的誠心悅服，而與宗教儀式無關。但是希臘人和馬其頓人却只拜神不拜人，認爲向人禮拜是一種奴隸的行爲。亞歷山大是似乎希望卡里希尼斯能够支持他採取此種朝儀，因爲他一直都在向他諂媚，稱他爲宙士之子，在他的史記上甚至於還寫下了這樣的神話，說當軍隊在萊西亞 (Lycia) 的克萊馬克斯山 (Mount Climax) 下的海岸上經過時，海裡的波浪向亞歷山大朝拜，好像他是神一樣。但是在一次宴會中，正要行朝拜禮時，卡里希尼斯却拒絕參加，很顯然的他是要討馬其

頗人的好。他勸亞歷山大把其希臘和馬其頓臣民與波斯臣民分開，採用兩種不同的敬禮方式。這使亞歷山大頗爲惱怒，拒絕給與卡里希尼斯以習慣的一吻。

儘管亞歷山大是極不愉快，但是他知道卡里希尼斯的話是足以代表其軍隊的情感，所以他暫時不再提及這種儀式，經過了一度沉默之後，他又准許波斯人向他朝拜，而對於其舊部則並不勉強。但是他對於這個一向阿諛取容的人突然開他這個玩笑，却還是深感惱怒。不久就有了青年侍衛謀刺事件發生，而卡里希尼斯也被牽涉在內。

這些侍衛除了擔負夜間警衛以外，就是扈從國王出獵。有一個叫作希摩勞斯 (Hermolaus) 的侍衛，本是卡里希尼斯的學生，因爲在出獵時失儀而受到了懲處，於是懷恨在心，決心乘亞歷山大熟睡時來刺殺他。他已經贏得了幾個同伙的支持，但是其中有一個感到害怕而把秘密告訴了托里梅。於是陰謀者都捕了，亞里安根據托里梅和亞里斯多布拉斯的記載，說這些青年人供出主謀者爲卡里希尼斯。不過亞里安却又補充着說：「但是有許多作家不同意他這種說法，認爲亞歷山大本來就非常厭惡卡里希尼斯，同時又知道希摩勞斯是與他有極密切的關係。」結果是所有被牽涉的人都全被處以死刑。

事實上，卡里希尼斯似乎是一個無恥小人，他當面恭維亞歷山大，而背後却又批評他。所以提摩斯 (Timaeus 公元前三五六一—二六〇年) 說他實在有愧於他的哲學，而且死在亞歷山大的手中也一點都不冤枉。不過誠如塔恩所指出的，不管他是否有罪，卡里希尼斯却已經作了他的報復，因爲他是亞里斯多德學派中的一份子，他的死使亞歷山大的身後也蒙上了許多的污點。在他所著的史書結論中，亞里安曾經對於亞歷山大的惡行作了一個總檢討如下：

「凡是痛罵亞歷山大是惡人的人，讓他們去胡說好了，但是首先應請他們認清除了這些被認爲是應該受到譴責的行爲以外，亞歷山大也還有其偉大的成就。他毫無疑問的是一個統治兩大洲的大皇帝，其功業真可

以說是前無古人。而批評他的人却都是一些不足道的小人。照我個人看來，在那個時候，幾乎是沒有一個種族，沒有一個城市，沒有一個個人，不對亞歷山大的名譽感到敬服。因為這個原因，我覺得這個英雄是的確與任何常人都是完全不同的。此殆天授，而不是人力所能致者。」

第四章 戰場

公元前四世紀的地理

今天若是沒有精確的地圖足以當作戰略家或戰術家的指導，則任何大規模軍事行動都是很難於描繪的。不過這種地圖却也只是最近才有的。爲了要了解當亞歷山大出發遠征時所面臨的困難和危險起見，必須先簡略說明當時世界的概況，以及他對於戰場所可能獲得的了解。

從地理上來說，在公元前四世紀所想像的世界只不過是其實際大小的幾分之一而已。就歷史記錄而言，在公元前六一〇年出生的阿拉克希曼德爾 (Anaximander of Miletus)，是第一個曾經繪製過世界地圖的希臘人，一個世紀之後，這張地圖又會爲第一位希臘歷史家希卡塔斯 (Hecataeus) 所採用，他也是米里塔斯人，曾經參加過公元前五〇〇——四九四年的伊洪叛變。在這張地圖上，世界被畫成一個圓盤形，分爲兩個半月性的陸地，一個在北面代表歐洲，一個在南面代表亞洲和非洲，它們中間包圍着一個內海——地中海。這個世界的中心爲波斯普拉斯 (Bosporus) 海峽，它是歐亞兩洲的連接點，環繞着這個世界的世界則均爲大洋。它從地中海的西端出口處 (即所謂希爾邱里斯的支柱 "The Pillars of Hercules")，向北流，然後再轉東達到裏海 (當時稱爲 Hyrcanian 海)，當時被認爲是歐洲極東側面上的一個海灣。地中海，以及黑海 (Euxine) 和艾左夫海 (Palus Maeotis) 都畫得很準確。多腦河 (Ister) 被認爲是從現在法蘭西的北部某處，向東南流入黑海中。尼羅河的來源則被認爲是印度。印度被畫在裏海的正南面，尼羅河先向西南流一大段距離，然後才向北急轉通過埃及流入地中海。

在希卡塔斯之後就有希羅多塔斯 (Herodotus)，他是出生於公元前四八四年。其地理知識大部份是以廣

泛的旅行和沿途所搜集的知識為基礎，這比起依洪的地圖家要算是一個極大的進步。他把一個圓形的世界改成了一個長方形的世界，其較長的一邊為自東到西，他把世界分為三大洲——歐洲、亞洲和利比亞 (Libya)——他認為利比亞的各方面都為海水所洗刷着，只有蘇夷土地岬使其與亞洲連接着。此外他又記載着說，埃及王，尼可 (Neco 公元前六一七——六〇一年) 曾經派腓尼基人繞着它航行，從紅海起到希爾邱里斯支柱為止。不過他却懷疑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因為這個故事說，當環繞着利比亞航行時，在其西側面上，太陽就會在其右手邊升起。事實上，這若不是杜撰的，就正足以證明這種環繞航行是真的。

他認為歐洲的邊界還是不可知的，沒有一個人能夠確定是否有海洋環繞其北面或東面，至於在長度方面毫無疑問的也會像其他兩個洲一樣。他指出琥珀是來自歐洲的北部，駁斥一切有關「錫島」(Cassiterides) 的理論，對於黑海以北的地區講了很多，尤其是賽提亞 (Scythia)，它是位置在多腦河與艾左夫海之間的。在河川之中，他提到了依斯特爾 (Ister 即多腦河)，布里希尼斯 (Borysthenes 即聶泊河)，和塔萊斯 (Tanais 即頓河)。

希羅多羅斯要比他以前的一切地理學家，以及以後的多數地理學家都要更前進一步，他正確的指出裏海是一個湖而不是一個灣。其西邊為高加索，其東面則為廣大的平原，居民大部份為馬沙格臺 (Massagatae 人。當他在埃及作深入旅行時，發現有一個狹窄的海灣(即紅海)從艾里斯拉亞海 (Erythraean Sea)——即印度洋——深入陸地夾在阿拉伯與埃及之間，其長度為四十個「划船日」。他又說在這個海中，潮汐每天都有一次漲落。照他的說法阿拉伯為亞洲南面的最後一塊有人烟的土地，依索比亞則為在利比亞的最後一塊有人烟的土地。

他對於亞洲的知識是僅限於波斯帝國，他在該國西部曾作深入的旅行，儘管印度是很遙遠的，他對於該國也會經說了很多的話。不過他的印度却還是僅限於旁遮普地區，他認為這是東方最遠的人類居留地。過此

以外就將是一片沙漠而更無他物，他並不知道還有南面的那個大半島。他說那裡人口稠密，部落很多，語言複雜，有些是游牧的，有些則否。他們又拒絕殺生以植物為食。他又說有一個國家叫做巴克提卡 (Pactyca)，用棉花來織布，在印度河 (Indus) 中也像在尼羅河中一樣可以找到鱒魚，但很奇怪的不會提到象。

在這裡所要提到的最後一個地理學家就是亞里斯多德，那也是亞歷山大的同時人。他認為地是不太大的球，位置在宇宙的中央，甚至於比某些星還要小。它是為水所包圍着，在印度與希爾邱里斯之外，除了大洋就更無他物。他也知道紅海與大洋之間是由一條「狹窄的水道」來溝通着，他又提到兩個內海，一為希爾卡尼亞海，一為裏海，都是與外洋不連接的。除非他是把一個海錯成了兩個海，否則這兩個海就應該是裏海及艾拉爾海 (The sea of Aral)。他曾經舉出來許多的歐洲河流，而在亞洲方面他的觀察是有如下述：

「亞洲的多數河流，以及其中最大者都是從叫作巴爾拉沙斯 (Parnassus 即興都庫什) 的山脈上發源的，通常它也是被認為東南方的最高山。因為當你越過了它，即可以看到外面的大洋，那是我們這一部份世界中的人類所不知道其極限的。從這個山脈中發源的河流很多，其中有E]克特拉斯 (Bactrus)，即奧卡斯 (Oxus) 河，恰斯配斯 (Chaspes)，即卡倫 (Karun) 河，和阿拉克斯 (Araxes)，即賈克沙爾提斯 (Jaxartes) 河，從最後者中又分出了塔萊斯河 (即頓河)，流入馬提斯湖 (Lake Maeotis)，即艾左夫海。印度河也是從那裡發源，它是所有諸河中最大的一個。從高加索也流出了許多的河流，其中有一條即為費希斯 (Phasis) 河——今之里昂河 (Rion)。高加索也是東北面的最大山脈。」

當亞歷山大出發遠征時，以上所述即為其地理知識之總和。這是一個狹小有限的世界，除了希臘以外，歐洲即更無足稱的地區；埃及是屬於波斯的，而波斯帝國也就包括了整個有人類居住的亞洲都在內，再下去就是大洋。據說當亞歷山大從印度回到巴比倫時，曾經嘆息着說已經沒有更多的陸地可供他征服了，這個故事是否真實固不可考，但即令是真的，也毫不奇怪，因為他對於實際世界的知識當然不會超出其同時地理學

家所知道的範圍之外。

雖然亞歷山大的世界只不過是現在大家所知道的一個零頭而已，可是其戰場却還是很够遼闊。它從多腦河以南，直延伸到印度河的彼岸上；又從西爾達里亞河 (Syr Daria) 一直延伸到尼羅河。除了巴爾幹半島以外，以現在的地名而言，它包括着土耳其的亞洲部份，敘利亞，巴基斯坦，半個埃及，伊拉克，伊朗，阿富汗，旁遮普，辛德 (Sind)，巴勞齊斯坦 (Baluchistan)，和土耳其斯坦的南部。全部面積約二〇〇〇〇〇〇〇方哩，即約相當於美國的三分之二，估計約有人口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它包括着各種不同的地形：肥沃的平原，乾燥的沙漠，巨大的山脈和偉大的河流——一個複雜而困難的戰場。現在的伊朗，即為當年波斯帝國的中部與東部，包括着高地的大部份，這個高地是從印度河以西一直伸展到底格里斯河 (Tigris) 為止。乾燥的高原在克爾曼 (Kerman) 與伊斯法漢 (Isfahan) 為海拔五千呎，在希拉茲 (Shiraz) 與依茲德 (Yezd) 為四千呎，在德黑蘭 (Tehran) 與米西德 (Meshed) 為三千呎。在冬季溫度有時降到零度及零度之下，在夏季則可以高達華氏表一二九度。不過在歷史上，氣候却是常有變化的，也許在亞歷山大的時代中，這個地區的氣候是比較溫和而土壤也比較肥沃。洪庭頓 (Ellsworth Huntington) 在其所著「亞洲的脈息」一書中，即曾指明出來在那些乾燥地區中，今天還可以找到許多的古城廢墟。當年亞歷山大的軍隊在克拉提羅斯 (Krateros) 指揮之下，曾經順利的通過阿富汗行軍而並無特殊的困難。但在今天，克拉提羅斯要想牽領着其象隊和輜重，從希爾孟德 (Helmund) 走到拉馬希爾 (Narmashir)，則將是一種奇蹟，因為這一八〇哩長的行軍中，大部份都是「絕對的沙漠」。

有些河川已經乾涸，有些則已經改道，其中例如奧卡斯河不僅流入艾拉爾海，而且也還沿着烏茲波 (Uz. Boi) 運河流入裏海。當洪庭頓在一九〇三年勘察這個地區時，他發現在比裏海現有的水位高六百呎的地方還有擱淺的遺物，所以他認為在二二〇〇年以前，裏海大約要比現在高出一百五十呎，而且幾乎與艾拉爾海結合

在一起。

在旁邊普地區，河流的改道更是頻繁，但是到阿拉伯人在公元七一二二年侵入之後，對此才有較可靠的記錄。從那時起，拜斯河 (Bias) 已經放棄了其古代過去的河床，而變成了沙特里 (Sutlej) 河的支流，而印度，真納 (Thelum)，齊拉布 (Chenab)，和拉費 (Ravi) 等河也會一再改變河道和交點。從阿克巴爾 (Akbar) 的時代起 (一五六六——一六〇五年)，印度河的三角洲已經推進了五十餘哩，海岸線的形狀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因為在阿拉伯人尚未侵入印度時的一千年前，也同樣會發生這一類的改變。所以在亞歷山大時代的河川位置，有許多與今天的已經大不相同，甚至於已經完全不再可考了。

波斯帝國的組織

公元前五五二年，當居魯斯，安夏的王子 (Prince of Anshan)，反叛了米地亞 (Media) 時，波斯人幾乎還是一個無人知道的民族，他們住在波斯灣以北的地區中，但是在他和他的兒子，康拜斯 (Cambyses) 的領導之下，在一代人的時間中，四個大王國——米地亞，萊地亞 (Lydia)，巴比倫尼亞 (Babylonia) 與埃及——遂被合併成爲一個波斯大帝國，在以後二百餘年間一直都是世界歷史的中心。這些征服之所以能如此的迅速，並非僅是完全憑藉武力，而且也還有其對於被征服人民的容忍態度。但是康拜斯却無子，所以當他於公元前五五二年逝世時，這個尚未完全鞏固的帝國，就立即陷入混亂之中，在這個階段中，終於由大流士 (Darius 公元前五二一——四八六年) 獲得了控制。他是居魯斯的族人，巴提亞和海爾卡總督，海斯塔斯皮斯 (Hystaspes, Satrap of Parthia and Hyrcania) 的兒子。一旦當鞏固了其權威之後，他就開始增強其帝國的邊疆。首先在公元前五一八年，把居魯斯沿着興都庫什山脈西坡建立的東疆，推進到了印度河的彼岸上。六年後，在公元前五一二年，他又把在馬爾馬拉 (Marmara) 海上的西疆推進到多腦河上，於是也

展開了波斯與希臘之間的長期鬭爭。

不過大流士在歷史上的地位，並不是一個征服者，而是一個帝國組織者和行政者。照布里斯提德 (Breasted) 在「文明的征服」一書中所批評的，他的工作姑不說是在世界史上，至少在東方古代史上，要算是一個最驚人的成就。羅賓遜 (Robinson) 也說，它的成就對於以後所有的帝國，都可以算是一個模範，包括羅馬在內，若無它作基礎，則亞歷山大的征服也將不可能。

大流士所統治的帝國，很像不列顛帝國，不僅幅員廣大，而且也包括着許多不同的民族，他們之間缺乏共同的種族，語文和宗教。也像不列顛帝國一樣，他的問題是三個方面的：(一)如何贏得和維持其臣民的忠忱，(二)如何分授權力而不喪失中央的控制，(三)如何使其整個帝國得免於內憂和外患。

爲了達到第一個要求，那又是第二和第三兩個要求的基礎，他很聰明的採取一種容忍的政策。雖然他是一個絕對專制的國王，他却能承認每一個種族集團的權利和特權，並尊重他們的傳統和習俗。在巴比倫他即位爲巴比倫國王，在埃及他也承襲了法老 (Pharaoh) 的尊號，並被當作是阿蒙 (Ammon-Ra) 的子孫。在賽浦路斯和腓尼基則維持着自己的王室，在依洪尼亞 (Inoia) 的希臘城市中則維持其原有的暴君。雖然他本人是一個拜火教徒 (Zoroastrian)，但他却尊敬其臣民所信仰的神祇，並且用國庫中的錢來爲他們修建神廟，其中有一個即爲在西華 (Siwah) 的阿蒙廟。其所加在臣民身上的擔負只有兩種，一爲進貢納稅，另一爲爲戰時供給兵力。誠如格雷博士 (Dr. G. B. Gray) 所指出的，在歷史上他是第一個人企圖把許多不同的種族，納入一個單獨政府的統治之下，他尊重全體人民的權利與特權，但也使國內各部份都能分擔責任和擔負。

一旦當他建立了其統治之後，他就把其帝國分爲二十個省區 (Satrapies)，每一個省區設一個總督 (Satrap)。這也不是新發明，在亞述，巴比倫，和米地亞的帝國中，都早已採取此種制度，色羅奉曾經提到

在居魯斯治下的六個省區，但是大流士却改進了這種制度，而且在過去也從未作如此大規模的實施。（註：希羅多塔斯曾經列舉出來二十個省區的名稱，和其應交納的貢款數量。其總數達一四六〇〇「裏命」之巨。大流士又鑄造了一種金幣和銀幣，其價值幾乎恰好相當於英國的鎊和先令。一個「裏命」的黃金，分爲三千個「dario」，即相當於三三三三鎊。一個「裏命」的白銀，分爲六千個「siglos」，即相當於三三三鎊。）

總督或省長一定是出身高貴的人，有時爲皇族中的份子。他們的任期是不定的，他們有自己的法庭和警衛兵力，並且在其自己的省區中爲最高的法律權威。他們的職務是極爲廣泛，軍政兼管，主要的責任爲收集貢款，維持法律和秩序，確保交通，並在戰時動員其各省的民兵，以來增援國王的正規陸軍。

這種制度的弱點就是有野心的總督，經常會有獨立爲王的趨勢；這種趨勢以後也會經使亞歷山大的征服獲得了很大的便利。大流士對於這種離心的傾向也採取了下述的預防措施。

除了各省的民兵以外，他自己維持着一支常備陸軍。在平時它可以監視各省，使這些總督們不敢造反，而在戰時則由民兵來當作常備軍的後盾。他們的組織爲每一萬人組成一個師，師分爲十個營，每營千人，再以百十爲區分，每個單位都有其指揮官。但因爲民兵是只在戰時才動員，所以他們的組織常常只是一個空架子。

常備軍中有國王的禁衛軍步騎各二千人，和一個號稱「不朽」(Immortals)的步兵師，共一萬人。在戰時還要加上大量的波斯騎兵。所有這些部隊均爲波斯人或米地亞人。在戰爭及行軍中，陸軍的補給由所經過的各省負責擔負，這似乎可以暗示出來在平時即早已建立了補給倉庫。

爲了對總督作進一步的剋制起見，全國內的城市和戰略要點都是由波斯兵負責警衛。並且經常有號稱「國王的眼睛」(King's Eys)的高級官吏，被派往全國各地去視察並報告總督的行爲。爲了保證能够培養忠貞的官吏起見，在蘇沙(Susa)又建立了一個士官學校。色羅奉曾經說過：「因爲所有波斯貴族的子弟都是

要在國王的宮中接受教育，他們在那裡只會學到善事，而不會接觸惡事，所以他們是在兒童時期就學會了治理和服從的道理。」這種說法固不無可疑；但這却是一種監視總督與貴族的好方法，因為這些青年可以當作人質，以來保證其父親的善良行爲。

因爲這個帝國是如此的巨大，所以部隊的運動必須迅速，同時爲了刺激貿易起見，大流士遂把舊有的商道發展成爲軍路，雖然並無證據足以證明它們是可以與羅馬的比美，但至少爲可以通行的大道。在河川的渡口上都備有橋樑和徒涉場，每隔四「波里」(Parasangs)，就有一個郵亭驛站，並備有馬匹以供驛使之用。希羅多塔斯對於這種驛站制度有下述的描寫：

「任何人的旅行都不可能比這些波斯使者更快。這整個計劃都是波斯人的發明，其方法是這樣的。沿着道路全線上都設有驛站，一人一馬每天規定要跑一定的距離，不受雨雷、冷熱、黑夜的影響。這樣傳送下去，好像希臘人的火炬接力賽跑一樣。」

這些軍事性大道又可能分爲兩部份，西部及東部。在前者方面，主要的大動脈爲大西路，又稱爲「御道」(Royal Road)，希羅多塔斯對它有很詳細的敘述。在後者方面，主要的爲大東路，克提賽斯(Ctesias)在波斯古史中也有很詳細的記載。

「御道」連接在沙爾地斯(Sardes 卽 Sart)與蘇沙(Susa 卽 Shust)之間，共長一千五百哩，平均要走九十天，但是利用驛站制度，帝國的傳騎却只要七天就够了。從沙爾地斯，其西半段，大致沿着現有從斯米爾拉(Smyrna)到依斯康地命(Iskanderum)灣的鐵路線走，經過依普沙斯(Ipsus 在 Ak Shehr 的東北)，依可流門(Iconium 卽 Konia)，在陶拉斯山(Mt. Taurus)的西里西亞門(Cilician Gates)，以達依蘇斯(Issus 或卽爲 Alexandretta 以北的 Aisse)。從依蘇斯起，其東半段在周格馬(Zeugma 卽 Balkis)渡過幼發格底(Enphrates)河，於是再經過卡爾哈(Carhae 卽 Herran)，尼希比斯(Nisibis 卽 Nisbin)

，並在倪尼費 (Nineveh 在 Mosul 附近) 越過底格里斯河。此後再達到阿貝拉 (Arbila 卽 Erbil)，轉向東南而以巴希提格里斯 (Pisitigris 卽 Karkneh) 河邊的蘇沙爲其終點。從依普沙斯另有一條環繞的路線，取道皮希拉斯 (Pessinus)、安克拉 (Ancyra 卽 Ankara)，在卡巴多西亞 (Cappadocia) 的普提里亞 (Pteria) 達到了哈里斯 (Halys) 河，然後渡過該河通到馬查卡 (Mazaka) 及西里西亞門。

倪尼費爲一個道路中心，有一條路向北通到在黑海岸上的特拉皮查斯 (Trapezus)，另一條向西通到沙普沙卡斯 (Thapsacus)，從那裡它又向南轉，通過敘利亞，取道大馬士革 (Damascus)、臺里 (Tyre)，加沙 (Gaza)，以達埃及的皮魯松 (Pelusium) 和孟費斯 (Memphis)。

從巴比倫和蘇沙，大東路通過阿克巴塔拉 (Ecbatana)、萊格 (Rhagae)、及裏海門 (Caspian Gates) 以達米希德 (Meshed)，從那裡其北支前往巴克特拉，和奧克沙斯河上，其南支則前往希拉特 (Herat)。在希拉特，道路又分叉爲二，一支向東達到哈里魯德 (Hari-Rud) 河以達到卡布爾 (Kabul)，然後再到印度河上的艾托克 (Attock)，另一支往南，通過賽斯坦 (Seistan)、康達哈爾 (Kandahar) 及摩拉隘道 (Mulla pass)，以達印度河。從康達哈爾又有一條路向東南以達古拉希吉爾德 (Gulashkird)，再前往皮爾希波里斯 (Persepolis) 和巴沙爾加德 (Pasargadae)，從那裡又分叉，一條往阿克巴塔拉，另一條往蘇沙。

爲了更進一步改善其交通起見，大流士又命令希臘人，賽拉克斯 (Scylax)，去發現一條在印度與波斯之間的海路。依照希羅多塔斯的記載，賽拉克斯從巴克提卡 (Pactyca) 國的卡斯巴塔 (Casparya 地址已不可考) 出發，沿着印度河順流入海，從那裡繞過波斯與阿拉伯的海岸，駛入紅海，而在蘇夷士的附近登陸。在這一次著名的航海之後，大流士征服了印度，並利用了那一部份的海洋。他同時也挖掘了一條運河，從尼羅河以達紅海，由此在印度與地中海之間也就建立了水上的交通。

公元前四世紀的波斯

自從大流士死後，波斯帝國即開始衰頹。當他的兒子克爾克斯 (Xerxes 公元前四八五——四六五年) 在沙拉米斯和普拉提亞兩次戰敗之後，在歐洲的立足點遂被迫放棄。在其承繼者阿爾塔克斯爾克斯一世 (Artaxerxes I 公元前四六四——四二四年) 和大流士二世 (公元前四二四——四〇五年) 的時代中，國政操在婦女的手中，以至叛亂常起，在公元前四〇四年遂喪失了埃及。公元前四〇一年，小居魯斯背叛了其兄長阿爾塔克斯爾克斯二世 (公元前四〇四——三五八年)，雖然他在庫拉克沙 (Cunaxa) 被擊敗，但中央政府與各省間的鬭爭却繼此永無已時。在這個階段中，大流士一世所征服的興都盧什以東和黑海以南的地區也就永遠喪失了。阿爾塔克斯爾克斯三世 (公元前三五八——三三八年) 繼位，再度征服了埃及，埃及的神廟也受到了極大的侮辱，神廟被當作馬廐，聖牛在宴會中被當作了燒烤物。公元前三三八年，他爲其首相，巴栗斯 (Bessus) 所暗殺，後者遂即帝位，稱爲大流士三世 (公元前三三六——三三〇年)。他是一個性格懦弱的人，根本上不足以應付如日東升的馬其頓。

色羅率對於波斯的衰頹，曾經作過下述的評論：「在過去，高貴的成就才是建立名譽的途徑，只有爲國王冒生命危險，或開疆闢土的人才會被尊敬。但是現在，一切無恥小人都可以獲得最高的榮譽，好像只有他們才能爲國王獲得利益一樣。在這種風氣之下，所有的亞洲人都變得寡廉鮮恥，和缺乏正義感了。人們通常總是上行下效的。所以終至於法紀蕩然，盜賊蜂起。不僅是罪犯，無辜的人也一樣會被拘捕，並毫無理由的被迫交納罰金。這真是匹夫無罪，懷璧有罪了。在這種情形之下，這個國家的內部是早已衆叛親離。所以當任何人對波斯進行戰爭時，都可以縱橫無忌，直達其心臟地區，其兵力是不堪一擊的，因爲他們已經忘記了神意，和對同胞不公正。無論在那一方面，其心靈都是已經大不如前了。」

這些話中間固然有許多的事實，但却同時也有反波斯的宣傳。色羅奉把波斯的陸軍，尤其是騎兵，說得一錢不值，認爲他們是毫無戰鬥價值。事實上，從亞歷山大的戰鬥內容中看來，他這種判斷是很荒謬的。不過他的批評中有些也還是正確的：例如他說居魯斯的騎兵本來是裝備着短矛，以後改成了標槍，那是一個很大的錯誤。他又說波斯人是重量而不重質，想依賴大批的沒有訓練的烏合之衆，和僱用外國的傭兵以來補足其所缺乏的民族精神。伯拉圖所說的也大致相同。他說：「就理論上來說，他們的兵力是多到了無法計算，但却都是不堪一擊的。所以他們只好僱用傭兵和外國人，好像自己沒有部隊一樣。」

大流士三世的陸軍實際上是並沒有亞里安和其他那些史學家所想像的那樣巨大，毫無疑問的，這是不無宣傳作用的，又可能只是紙上的數字，即能够召集的人數，而非實際已經集中的數字。其皇室的陸軍似乎仍像過去一樣的，還由國王的禁衛軍所組成，可能爲四千人，另有二萬名希臘傭兵，和數量不一定的騎兵，據塔恩的估計，最多爲五萬人，不過大流士却從來不曾集中這樣大的兵力。所謂一萬人的「不朽」軍似乎是已經消滅了。

所以在公元前三三年，環境似乎是對於侵入者有利的，儘管是必須經過巨大的距離，始能達到這個帝國的要害，而且制海權也是握在波斯人的手中，此外波斯國王手中也擁有極大的財富，可以用來收買敵人的軍隊。這個波斯王是懦弱無能的，他的總督們不可靠，他的民兵戰鬥力頗低，所以儘管其帝國是有高度的組織，而且更擁有良好的道路，可是這却反而使一個智勇兼全的敵人坐收其利。

第五章 戰略述要

國內基地的鞏固

當非立普遇刺時，亞歷山大還只有二十歲，他是那樣的無經驗和沒有經過考驗，所以所有的希臘人都以為馬其頓帝國是快要崩潰了。他的承繼權也發生了疑問，因為有許多馬其頓的貴族主張推立阿明塔斯，那就是非立普的兄長，皮爾地卡斯的兒子，此外也有人主張推戴林西斯坦 (Lyncestian) 世系的王子。對於亞歷山大而言，要算是很僥倖，他的兩員大將，安提巴特爾與巴米尼安，都還向他效忠。安提巴特爾留在馬其頓，而巴米尼安則與艾塔拉斯進駐亞洲；他是艾塔拉斯的岳父，他若是叛變了，則後果將不堪設想。

在雅典，非立普被刺的消息傳來之後，立即受到了極熱烈的歡迎。人民開會慶祝，對於刺殺非立普的凶手表示感謝，並致書給艾塔拉斯勸他不要承認亞歷山大。狄摩西尼是這一次叛變的靈魂，他在人民大會中歡呼，告訴雅典人說亞歷山大是一個乳臭小兒，勸人民廢除其同盟統帥的職務，並準備戰爭，和再度與波斯國王建立關係。這使整個希臘成了燎原之勢：艾托里亞 (Aetolia) 召回非立普所放逐的人；安布拉西亞 (Ambracia) 驅逐馬其頓的駐軍；提貝斯阿果斯 (Argos)、艾里斯 (Elis) 與阿卡地亞 (Arcadia) 都準備獨立，而反馬其頓黨在提沙里也佔了上風。國內外的情勢是如此的危急，所以亞歷山大的顧問們都勸他放棄提沙里以南的全部希臘地區，並趕緊安撫蠢蠢欲動的依里芮亞，排安尼亞，和戴內斯等部落，他們正在想擺脫非立普加在他們身上的枷鎖，並侵入馬其頓本部。

天才是一個很微妙的名詞。它既不是一種高度的才能，也不是一種傑出的智慧，也不是一種學問、紀律或訓練的產品。它是一種創造性的天賦能力，在表現上是本能的和自動的，它使其享有者具有一種像神一

樣的權力足以達到某種不可思議的目標，這不是常理所能說明的。這是既不可以分析又不可以解釋的，自從亞歷山大即位之始，我們就經常感到這種充沛的天才之存在。面對着這種使最勇敢的人都發抖的情況，他却既不害怕也不猶疑，他不理會一切的忠告，在任何陰謀者尙未能採取行動之前，就把所有一切的叛徒領袖都處死了，接着他馬上就東裝成道，不是爲了鞏固其疆界，不是爲了懲罰叛徒，而是要向全希臘宣佈他是它的主子。（阿明塔斯和艾塔拉斯以及他的一切男女親屬，除了巴米尼安以外，都被處死，還有兩個林西斯提的王子。此外，阿林皮亞斯也把菲立普的次妻和幼女都殺害了。）

若是要想爲他的天才尋找一個證明，那麼值得注意的就是其行動的神速：任何情況都不足以使他感到猶豫，一切的困難都是立即加以解決，雖然是冒了極大的危險，但是他似乎覺得成功是已經注定了的。時間是他的經常盟友，他抓着一切時機，從不浪費一分鐘，所以在他人議論未定之前，他却已經達到了他的目標。（拿破侖也具有這種氣質——「在戰爭的藝術中，也像在力學中一樣，時間爲重量與力量之間的一個主要因素。」，其他許多名將也多少是如此的。）

亞歷山大不等到改組其王國，或是使其邊界上的部落向其效忠，就先像旋風一樣的向南沿着海岸衝入了提沙里。在騰皮（Tempe）提沙里人請他在隘道以外暫停，以便考慮是否允其入境。亞歷山大爲了避免戰鬥，而又能繞過這個隘道起見，就命令其部下在阿沙山（Mount Ossa）的臨海一面上，開闢階級，當他在隘道的後面出現時，提沙里人真以爲他是從天而降的。這樣就足夠使他們死心塌地的服從他了，他被選爲提沙里聯邦的領袖，並把一支強大的騎兵交給他指揮。

從騰皮他又進到了提爾莫皮萊（Thermopylae），這也是希臘中部的門戶，安費克托尼會議正在那裡開會，也就立即承認他是這個同盟的盟主。他繼續前進，進入了皮提亞，並宿營在提貝斯的前面。於是距離雅典只有四十哩了。雅典人並無對抗圍攻的準備，馬上改變了對他的態度，派了一個使節團去向他求和，其中

也包括狄摩西尼斯在內。亞歷山大正在需要雅典人的合作，所以，很願意寬恕他們，他的態度是那樣的寬大，使雅典人大喜過望，於是對於他的尊崇也就有過於其父親。一切的抵抗勢力都崩潰了，同盟代表大會選他為終身盟主，並繼任統帥以來進行對波斯的復仇戰爭。所有這些成就都是兵不血刃而獲得的。速度就是他的兵器，它使敵人都癱瘓了。

當他返回馬其頓時，他順道前往德爾費去向亞婆羅（Apollo）問卜，想知道其對於亞洲的遠征能否順利成功。根據普魯塔爾赫的記載，當那個女巫因為那一天並非法定的問卜日而拒絕執行其職務時，他在一怒之下就把她拉到了神鼎的前面，她為他的神威所懾，就向他說：「我的孩子！你是無敵的！」聽到了這句話以後，亞歷山大就很滿意的說不必再問了。

當他平定了希臘之後，亞歷山大的次一個任務就是在前往波斯之前，先鞏固其國內的基地。提貝斯與雅典都是被迫投降的，而斯巴達還是極有敵意和並未加盟。爲了想在他離開時仍能維持其權威和同盟的團結起見，他決定把安提巴特爾留在希臘，給與以足夠監視斯巴達和壓平叛亂的兵力。在他出發之前，他並不會征服斯巴達，這本是他的實力可以達到的，因為他的使命是要向波斯宣戰，雖然從戰略上來說，在他離開希臘之前先剷除斯巴達本是有利的，但他若是這樣，就有把他的同盟變成了暴政之嫌了。在他的一生當中，亞歷山大總是以政策爲主而戰略爲僕的，這也是大戰略的精髓。

爲了使安提巴特爾的兵力可以對於斯巴達和叛變都能應付裕如起見，又必須解除其防守北疆的任務，所以在他前往波斯之前，亞歷山大決心先征服在馬其頓與多腦河之間的野蠻部落，並把這一條天然的防線來當他的北疆。而且波斯人不是曾經渡過多腦河麼？難道他的將才還不如大流士一世麼？這個戰役的目的不僅是爲了征服，而且更是爲了建立威望，這一戰足以使大名傳揚在希臘全境之內。這是其偉大劇本的一個序曲，在這裡他是扮演著「馬其頓居魯士」的角色。

公元前三三五年的春季中，亞歷山大命令一支艦隊從拜占庭出發，向多腦河溯江而上，到某一未經指定之點以求與其陸軍相會合。於是他從安費波里斯 (Amphipolis) 出發，越過了尼斯塔斯河 (Nestus 即 Mesta) 和羅多普 (Rhodope) 山地，並達到了哈馬斯山地 (Mount Haemus 即巴爾幹)，可能在希魯卡 (Shipka) 隘道上爲一個戴內斯山部落所阻 (關於這次作戰可參看第八章)。他用一個巧妙的迂迴運動肅清了這個隘道，越過了巴爾幹山地，進入了提巴里亞人 (Triballians) 的領域，達到賴吉拉斯 (Lyginus) 河上，那是多腦河的一個支流。提巴里亞人的國王，賽爾馬斯 (Symus)，聽到他來了，就命令他的陸軍去抵抗他，而自己則率領婦孺退到多腦河中的一個叫作普士 (Peuce) 的小島上。當亞歷山大來到之後，用一個巧妙的迂迴迫使提巴里亞人接受會戰，將其殺死三千人之多，並進到多腦河邊，與其艦隊會合。他本想佔領該島，以後發現水流過急，而島上的海岸又太陡，於是才放棄了這個意圖。

此時，一個住在多腦河以北地區中的吉塔人 (Gates 也是戴內斯部落中之一個) 正在集中兵力擋着他的進路。這是亞歷山大所不能逃避的一個挑戰，既然大流士能够渡過該河，所以他也必須渡過。他搜集一切所能尋得的船隻，用帳幕包着稻草來當作浮筏，乘着黑夜，秘密的把一千五百名騎兵和四千名步兵，渡過了北岸，藏在一個作物長得很高的田地中。這樣使吉塔人受到了奇襲，而完全被擊潰了。雖然就戰術而言，這個作戰是一件小事，但是其精神效力却十分的巨大。他能够像大流士一樣，在一夜之間不用橋樑而渡過了最大的河流，這個事實使一直遠到依洪灣 (Ionian Gulf 即亞德里亞海岸) 的各個部落都大感震驚，他們都一致承認他是無敵的，所以紛紛派代表來向他表示願意臣服。

當這個戰役剛剛結束之後，亞歷山大馬上就聽到了一個壞消息：兩個依里芮亞的酋長，克萊塔斯 (Clartus) 和格勞卡斯 (Glaucias)，已經締結同盟，而且克萊塔斯並已攻佔皮倫 (Pelion)，這是在艾普沙斯 (Apsus 即 Devol) 河上的一個重要的馬其頓西疆要塞。他立即兼程趕去，想在格勞卡斯尚未能支援克萊

塔斯之前，就先把它奪了回來。（關於此次作戰可參看第八章）。因為未能用突擊的方式將這個要塞攻下，他就決心改用圍困的方式，可是當他剛剛開始挖掘工事時，格勞卡斯却率領了大軍來到了他的後方，佔領了皮侖以東的邱陵地，阻塞了亞歷山大的退路。因為亞歷山大似乎是過份急於想收復皮侖，所以才使他判斷上犯了一個錯誤，他現在發現他自己是處於兩軍夾攻的危急地位之上。他用了一個卓越的佯攻與迂迴，重新打開了共交通線，三天之後，當他知道格勞卡斯已與克萊塔斯會合，而且兩軍均已宿營在皮侖城外時，他對他作了一次夜間的奇襲。許多敵人都在睡夢中送了性命。他乘勝收復了皮侖，這次勝利是如此具有決定性，在其一生中，以後馬其頓的北疆與西疆就一共只再發生過一次叛變。

當亞歷山大正在有事於戴內斯與依里芮亞時，大流士三世深知波斯現在所面臨的危險，乘着亞歷山大離開希臘的機會，就派了使臣前往希臘各國，帶了大量的黃金去策動他們造反。只有非同盟國的斯巴達公開接受了這種賄賂，不過毫無疑問的，在這些城市中有許多反馬其頓黨派的領袖人物們也都乘機揩油，譬如說雅典雖然拒絕了波斯的黃金，可是狄摩西尼斯本人却接受了三百台侖，並用這筆錢來為提貝斯人購買武器，有許多被放逐的人也都回到了雅典。接着就有謠言傳播，說亞歷山大已經在依里芮亞陣亡，這個謠言雖然不一定是狄摩西尼斯所製造的，但他却對於它作了極大的利用，以來煽動叛變。

不久這個謠言就被許多人信以為真了，於是提貝斯的流亡份子秘密的返回本國，並鼓動居民發動叛亂。亞歷山大的兩個官員被殺害，他們宣佈其城市已獲自由，並圍攻據守卡德米亞河（Cadmia）的馬其頓軍隊。這個消息傳出了之後，艾托里亞、阿卡地亞、和艾里斯都準備支援叛徒，而在狄摩西尼斯鼓動之下，雅典人也在準備戰爭。

在這裡應該強調說明的，提貝斯人的起事並不只是背叛亞歷山大，而更是反抗同盟，因為提貝斯也是會員國中的一個。假使亞歷山大已死，這個同盟也就自動解散，它這個行動就還可以勉強算是合理的，但是因

爲他還健在，所以這就要算是背叛盟約的罪行了，於是遂使亞歷山大以盟主的身位，獲得了一個天送的機會。可以代同盟討伐叛徒，而同時逃避了其暴行的責任。所以狄摩西尼斯的輕舉妄動反而使他居於有利的地位，他現在是以同盟盟主的身位來向希臘貫徹其意志，而不僅是馬其頓的國王而已也。

當叛亂的消息傳到亞歷山大耳中時，他還只剛剛佔領了皮侖，他距離提貝斯在三百哩以外，其部隊也非常需要休息。但是因爲他害怕雅典，艾托里亞，和斯巴達會與提貝斯聯合起來反抗他，所以他的問題又還是時間：他能否在聯合陣線尚未組成之前，即先趕到提貝斯呢？因爲要爭取時間，他立即排除萬難，用強行軍通過馬其頓西部的無路山地中前進。在離開皮侖十三天後，他進入了波提亞，在那裡與弗西亞、普拉提亞、和波提亞等國的盟軍相會合。他的進度是那樣的神速，所以直到他達到了提貝斯西北面七哩遠的昂齊斯塔斯 (Onchestus) 時，提貝斯人都還不知道他已經過了提爾莫皮萊。甚至於他們自己還在繼續欺騙自己，硬說他是已經死了，並且認爲來攻的軍隊是安提巴特爾從馬其頓帶來的。第二天一切的疑惑都沒有了——亞歷山大親自站在提貝斯的城下。

他首先向提貝斯人招降，請他們尊重盟約，因爲他希望所有的希臘城市都是他的同盟者而不是敵人。因爲沒有反應，他第二天就把營地移到了艾里克特拉門 (Electra gate) 邊，以便控制通雅典的道路，並可以接近卡德米亞河。他仍不想進攻，希望提貝斯人能够悔悟。可時提貝斯人却送來了一個侮辱性的回答，並且攻擊其前衛。於是亞歷山大催動其方陣，逐回提貝斯的兵力，並跟在他們的後面攻入城中。卡德米亞的守軍也投入了戰鬥，一共殺死六千名提貝斯人。

一旦提貝斯被攻下之後，亞歷山大就以盟主身份召開一次臨時同盟理事會，因爲懲罰提貝斯是他們的任務而不是他的任務。因爲只有鄰近的同盟國才來得及派代表參加，而他們都是仇視提貝斯的。所以遂決議提貝斯城應夷爲平地，其全部居民都應出賣爲奴。毫無疑問的，亞歷山大是可以修改這個決議，使其不這樣殘

酷，有許多人都認為這是他的主要罪惡行爲中之一個。同時也有記錄認爲他以後對於提貝斯的毀滅內心很感到遺憾。但是在那個時候，假使他要想在他一旦進入亞洲之後，能够確保一個安定的國內基地，那麼在戰略上，他是有使希臘人受到一個不易忘記的教訓之必要。而且，當提貝斯毀滅之後，在希臘所剩下來的不易駕馭的重要國家就只有雅典和斯巴達兩個了，因爲在它們之間隔着一個柯林土地岬，不僅是不易聯合起來，而且只要有一支相當小型的馬其頓兵力駐在這個地岬的附近，也就能够使這種聯合變得不可能。

提貝斯的毀滅對於希臘人好像是一個晴天霹靂一樣，無論遠近都大感震驚。阿卡地亞人將其反馬其頓派領袖處死，艾里亞人歡迎那些親馬其頓的流亡者回國，艾托里亞人向他求饒，最無恥爲雅典人，居然還派一個使節團去慶祝他從依里西亞的安全歸來，最初他要求雅典人把禍首狄摩西尼斯以及其他八個人（大部份都是演說家）交了出來。於是狄摩西尼斯大爲恐懼，用了五個台甫去賄賂一位親馬其頓派的領袖，狄馬德斯（Demades），去向亞歷山大求救。經過了相當的考慮之後，他接受了這個要求，因爲他不願意使雅典人過份屈辱，並且希望趕緊前往波斯。此外，狄摩西尼斯現在也已經不爲其國人所信任，親馬其頓派的狄馬德斯與弗西亞（Phocian）已經握得了政權，而最重要的，是他希望保留着雅典的艦隊，不讓它落入波斯人的手中。

他前往柯林土地岬，主持一次正式的同盟理事會，決定各會國應擔負的兵力，於是再前往德爾費，並在公元前三三五年冬季以前回到馬其頓。

海外基地的建立

當亞歷山大在希臘作戰時，巴米尼安沿着亞洲海岸向南前進，雖然其軍隊的一部份爲蒙侖（Mennon）所擊敗，後者是波斯方面的希臘傭兵指揮官。但他仍能堅守其在艾拜達斯（Abdus）的重要橋頭陣地。亞歷

山大到了馬其頓之後，就召回巴米尼安，命令他幫助他與安提巴特爾整編遠征軍。

他決定把安提巴特爾留在希臘，作爲是馬其頓的攝政，兼同盟副盟主，他率領了九千名步兵和一些騎兵以來防守國內基地。遠征軍由亞歷山大親自指揮，巴米尼安任他的副帥，共爲步兵三萬人，騎兵五千人——這只不過是一個概數而已。在步兵中，一萬二千人爲馬其頓部隊，六個營爲方陣步兵（共九千人），由克拉特拉斯（Craterus）、皮爾地卡斯（Perdiccas）、柯拉斯（Coenus）、阿明塔斯（Amyntas）、米里格爾（Melaeger）、菲立普（Philip 阿明塔斯之子）分任營長。三營皇家步兵，共三千人，由巴米尼安之子，尼卡羅爾（Nicanor）指揮。希臘同盟國共有輕重步兵七千人，由安提果拉斯（Antigonus）指揮。傭兵五千人由米南德爾（Menander）指揮。此外還有三千人的艾吉里亞（Agrarian）標槍兵、戴內斯輕步兵、和克里塔（Cretan）弓箭手，分別由艾塔拉斯（Attalus）希塔爾西斯（Stalces）和克里爾巧斯（Clearchus）來指揮。在騎兵方面，有二千名爲近衛騎兵，由巴米尼安的第一個兒子，費羅塔斯（Philotas）指揮；二千名提沙里騎兵由卡拉斯（Calas）指揮；另外一千名爲戴內斯騎兵、波昂尼亞騎兵、長矛騎兵、和希臘聯軍的騎兵，分別由艾格多（Agathos）、艾里斯托（Aristo）、阿明塔斯（Amyntas the Lyncestian）和菲立普（米尼勞斯之子）來指揮。希臘同盟國的兵力是很有限制的，也許是因爲亞歷山大對於盟軍不敢太信任，更可能他不希望他的軍隊爲第二流部隊所拖累了。他爲什麼不招募一支較強大的傭兵部隊，其原因可能是因爲他沒有錢，他曾經告訴我們說當他出發時，在金庫中連六十個台甫都沒有，而且還負了一三〇〇台甫的債。此外一定還有相當數量的砲兵、工兵、馭卒、伙夫、僕役、隨營者、婦女等，所以亞歷山大的總人數可能在四萬以上。

似乎因爲巴米尼安在亞洲的挫敗已經使大流士以爲侵人的危險是已經解除了。或者他仍然相信即令有侵入的企圖，可是黃金和斯巴達就足以將其打消。蒙俞是一個有經驗的將領，他率領着大約二萬名希臘傭兵駐

在小亞細亞，其中有一部份是在波斯艦隊中服役。波斯艦隊共約有軍艦四百艘，實力要遠比希臘同盟軍的艦隊強大，後者只有船隻一六〇艘。

爲什麼波斯人不會動員其艦隊以來據守韃靼尼爾海峽，可能是因爲該處的水面太窄，足以使其數量優勢在戰鬥中難以發揮之故。但是比較更可能的解釋是蒙侖的最初計劃，似乎本不擬抗拒侵入軍的登陸，他是準備讓亞歷山大渡過韃靼尼爾海峽，等到他向內陸前進時，就準備採取焦土政策，燒毀一切的村鎮，以使其軍隊無法獲得一切的給養和掩蔽。於是等到亞歷山大的軍隊挨餓時，他就用艦隊把一支打擊兵力送入希臘，而把希臘變成戰場。這是在格拉尼卡斯會戰之前不久他勸波斯將軍們所應採取的計劃，這是顯然經過長久的思考，而並非一時靈感之產品。但萊地亞和希里斯朋亭——弗里吉亞 (Lydia and Hellepontine-Phrygia) 兩省的總督，希波斯里達提斯與艾爾希提斯 (Spithridates and Arsites)，却不肯聽他的忠告。艾爾希提斯聲明他不准許在他的省區中有一棟房屋焚毀。

在尚未分析亞歷山大對波斯的第一次戰役之前，首先應了解這個戰爭的目標。它是爲了要報復克爾克斯對於所有希臘人所作的暴行。所以這是一次思想戰爭，一種是與非之間的鬭爭，誠如法特爾 (Vattel) 在十八世紀所指明出來的，當兩個國家同樣的深信他們是正在爲正義而戰時，那麼雙方之間除非完全拼倒一個，否則就決無和平之可言。不過當亞歷山大最初出發遠征，他很可能會有征服整個波斯帝國的念頭。最初他的觀念可能是有如依索格拉底所想像者，只想征服小亞細亞到哈里斯河 (Halys) 爲止，但是因爲從一開始，他的政策就是心理性的——不僅是爲了要替希臘向波斯報仇，而且還要用相當好的待遇以來贏得波斯人的擁護，而使波斯帝國發生內在的崩潰——這樣遂吸引着從一個情況進到另一個情況，終於進到了其敵方帝國的極限了。最後，它變成了兩個文化與文明之間的戰爭，所以也就是一個活力較強的擴張戰爭。

當侵入的準備完成之後，在公元前三三四年的初春時節，亞歷山大把留守馬其頓與希臘的責任交給安提



第二圖 小亞細亞西部

巴特爾，自己率領大軍取道安費婆里斯，進到了薩
 粗尼爾海峽上的希斯塔斯 (Sarcis)，這也是一百
 四十六年以前，克爾克斯渡過海峽的地方。他留下
 了巴米尼安去監督渡海的工作，而自己却乘船到依
 流門 (Ilium) 去拜謁其祖先阿奇里士的墳墓，在他
 的墳前獻了一個花圈，並且借用他的防盾。亞里安
 說亞歷山大曾經宣稱阿奇里士是很幸運，因為有荷
 馬爲他揚名天下。亞里安補充着說，正因為這句話
 才使他想寫亞歷山大的歷史，因爲亞歷山大是沒有
 阿奇里士那樣幸運，他身後一直受到歷史家的不公
 正待遇。

當他結束了其祭祖任務之後，亞歷山大就前往
 艾里斯比 (Arisbe)，那是一個靠近艾拜達斯的鎮
 市，他發現巴米尼安和他的軍隊都已經在那裡宿
 營。

次日，他沿着海岸向北前往南門普沙卡斯 (Lampascus)，在那裡遭遇到了波斯總督們所匆忙
 集中的兵力。從南門普沙卡斯，他全軍向東旋轉，
 在希爾莫塔斯 (Hermotus)，其騎兵的搜索發現

了波斯人已在格立尼卡斯 (Granicus) 河的右岸上，距離其在馬爾馬拉 (Marmara) 海中的河口只有幾哩的地方佔領了陣地。在那裡亞歷山大贏得了其第一次偉大的勝利（參看第六章），使他變成了小亞細亞的主人翁，此從這一塊土地一直保留在希臘人的手中，直到十一世紀土耳其人侵入歐洲時為止。

在會戰之後，他立即去撫慰他的傷兵，埋葬雙方的陣亡者，對於戰死將士的家屬予以免稅的優待，爲了安撫其馬其頓部屬，又命賴西普斯 (Lysippus) 爲陣亡的二十五位御林軍塑像，將其安置在宙士神廟中。於是他開始做了很有異彩的事情：

第一件是他派人把三百套的波斯鎧甲送給雅典，作爲是一種掛在神廟中的禮物。在那上面刻着下述的記載：「亞歷山大、菲立普的兒子、以及所有的希臘人，只有斯巴達人爲例外，謹獻此種從亞洲獲得的戰利品。」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會提到他是國王，是馬其頓人，而只暗示說明他是同盟的統帥，所以也是同盟的僕人。

第二個行動也是同樣的特別。他把被俘的希臘傭兵，加上腳鐐，送回馬其頓去開墾荒地。他說因爲他們是希臘人，但却幫外國人對希臘同盟作戰，所以應該加以懲罰。換言之，他不是爲了他個人，而是爲了同盟來懲罰這些叛徒。

第三個行動是更特別。這也代表其用安撫手段以來贏得戰爭的政策。由於波斯原有的總督，艾爾希提斯已經逃走，他就選派卡拉斯（一位馬其頓將軍）去接管希里斯朋亭——費里吉亞省的政務。他不給他加上一個馬其頓的官銜，而仍用波斯原有的「總督」(Satrap) 名稱，並且命令他向居民收稅時應以原有配額爲限。這也是亞歷山大的親波斯政策的第一砲。此外，爲了安撫其所征服的地區起見，他命令所有逃往山地中的人民都趕緊回家，並赦免齊里亞 (Zelea) 人民的一切責罰，因爲他知道他們是被迫在戰爭中幫助波斯人的——對於任何時代中的一個征服者而言，這種溫和的行動都要算是很特殊的。

雖然格拉尼卡斯會戰已經爲亞歷山大打開了小亞細亞西部的門戶，但却還只能算是一個前衛的勝利。波斯陸軍的主力仍然存在，蒙命在會戰中逃出了性命，已率其殘部向南撤退，而波斯的艦隊也還是完整無恙。亞歷山大必須要鞏固其海外基地與其海上交通線，要達到這個目的，它不僅要佔領小亞細亞的西岸，而且當他再向前進時，必須使留在其後方的是一個和平而友好的國家，並且不需要太大的守兵，否則他就無法集中最大的兵力以來對付其敵人。

亞歷山大是一個絕對專制的帝王，當然他是並不贊成民主的，但是他知道波斯國王是一向利用暴君與貴族，以來統治小亞細亞的希臘城市，這些人是深爲其大多數公民所厭惡，因爲他們都是傾向民主的。因爲這些公民都是波斯的敵人，所以他決定要使他們都變成他的友人。所以他不僅讓這些希臘城市獲得了自由，而且還加上自決——換言之，他準備讓他們的公民有選擇其政府形式的權利。簡言之，他決定與其所接觸的一切反波斯勢力都締結同盟關係，而不考慮其政治立場是怎樣的。這樣利用他們的幫助就可以創出一條內在的戰線，當他繼續前進時，也就能够逐漸的毀滅波斯的統治權，而使其後方變成一個友好的地區。此外，他把所有的城市都逐漸爭取到手，尤其是以海岸城市爲然，這樣也就使波斯艦隊會喪失了其基地，並限制其對於海上交通線的作戰能力。從這個時候起，自由與自決也就變成了其政策的支柱，而他的戰略也就是根據此種原則來發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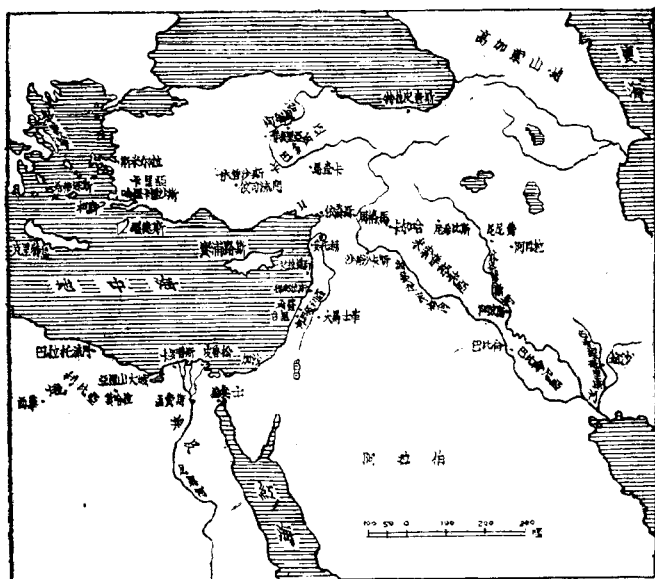
從格拉尼卡斯河上他前進到沙爾地斯(Sardes)，這也就是萊地亞的首府因爲波斯守軍指揮官，米特里尼斯(Mithines)，不戰而降，他就待之以殊禮，並准許沙爾地斯人與其他萊地亞人都保有自由，並享有仍使用其舊有法律的特權。在沙爾地斯他又開始改組其所採取的波斯省區制度。在這種制度中，總督一手控制一切民政、軍政、財政的大權，因爲他們的權力太大，所以時常發生叛變。亞歷山大決定要削減其總督的權限。在小亞細亞時，他已經不讓他們（都是馬其頓將軍）控制財政，並且把鑄造錢幣的權控制在自己的

手中。一旦佔領了沙爾地斯之後，他就指派艾桑德爾(Axander)爲萊地亞總督，又派普桑亞斯(Pausanias)爲沙爾地斯駐軍司令，但收稅之權却又由尼卡斯(Nicias)負責。

從沙爾地斯他就前往艾費沙斯(Ephesus)。在那裡他召回了被放逐的人，打倒了寡頭政治，建立了一個民主政府。但是亞歷山大所崇尚的自由却並不包括放縱在內。當民主人士開始殺害異己時，他馬上制止了這種暴民的行動。依照亞里安的報導，這個行動使他獲得了極大的擁護。他於是派巴米尼安率領步兵二千五百人和騎兵二百人，去解放在卡里安馬格里西亞(Carian Magnesia)的希臘城市，又派艾爾西馬巧斯(Alcinachus)率領同樣多的兵力，去解放艾阿里克(Aeolic)的城市，其命令的內容是說：「推翻一切的寡頭政治，建立民主政府，並豁免他們對於外國人(波斯人)所應交納的一切貢款。」此後，他又在阿爾提米斯(Artemis)舉行了祭典，並率領其餘下來的兵力向米里塔斯(Miletus)進發。

在那裡他受到了波斯守將，希吉希斯塔托斯(Hegestratus)，的抵抗，後者最先本擬投降，但因爲看到波斯艦隊有來援之勢，即決心抵抗，可是不幸得很，亞歷山大却早已料想到了這一點，他命令尼卡羅爾(Nicanor)所率領的艦隊，先佔領了米里塔斯的港口。在波斯艦隊來臨的前三天，尼卡羅爾即已經達成了其任務。巴米尼安現在又已經與亞歷山大會合在一起，遂勸他作一次海戰，但是亞歷山大却拒絕了這個建議。不僅是因爲波斯艦隊佔有巨大的優勢，而且若是這一戰敗了，則威望的損失即足以在希臘境內觸發革命。他決定攻城，利用其攻城機器撞毀了一部份城牆，攻佔了該城。儘管他曾遭遇到反抗，但他却仍然寬恕這個城市中的人民，准許他們自由。接着他就在曼德爾(Maeander)河口上——距離米里塔斯約十哩——切斷了波斯艦隊的水源，並迫使他放棄作戰。於是米提倫(Mytilene)、提尼多斯(Tenedos)和齊阿斯(Chios)等島嶼也都變成了柯林士同盟的會員國，但根據塔恩(Tarn)的記載，在大陸上的希臘城市却都不會加

盟。



第三圖 波斯帝國西部

制海權的贏得

米里塔斯爲愛琴海西岸上的最後一個重要希臘城市，從這裡取道沙莫斯 (Samos)、依卡里亞 (Icaria)、米可羅斯 (Myconos)、提羅斯 (Tenos) 和安德羅斯 (Andros) 等島嶼，即可以與希臘之間打通一條輔助性的交通線。於是亞歷山大對於其海外基地的建立工作就可以算是已經完成了，他的次一個問題即爲如何再繼續向東前進。

在陸上他並無立即性的危險，因爲大流士的主力還距離得很遠。但是在海上他却受到波斯艦隊的威脅。那麼他應採取何種對策呢？因爲他不可能希望在會戰中擊敗它，於是他決定扼殺它，沿着小亞細亞的南岸前進，使其喪失一切的基地。因爲這個戰略並不需要直接使用其自己的艦隊，所以他將其解散，只留下少數船隻載運其攻城縱隊而已。據狄阿多拉斯的記載，其中有二十艘是雅典

人所供給的船隻。很明顯的，亞歷山大保留着它們是當作一種質物來看待的。他採取這個行動的另一個理由，是因為在冬季中，波斯海軍的行動也備受限制，他手中正缺乏金錢，無力供養他的艦隊過多；此外，解散了艦隊也可以使多出了三萬人左右的人力。

儘管有這些理由，把海洋棄與蒙俞總還是一個相當巨大的冒險，不過因為在希臘城市中民主政治的建立，却足以減輕此種冒險的程度，因為波斯艦隊中的希臘籍兵員大部份都是由具有民主傾向的貧民和流犯來充當的，所以他們現在都已經發生了動搖。同時，阿爾塔克爾克斯三世對於塞浦路斯人和腓尼基人的野蠻虐待，也是永遠令人難忘的，結果除了臺里的支隊以外，其餘由塞浦路斯人和希多尼亞人(Sidonians)所供給的支隊都已經不可靠了。

從米里塔斯，亞歷山大進向哈里卡拉沙斯(Halicarnassus 卽 Bodrurum)，那也是卡里亞(Caria)的首府，這個城市是一個卡里亞化多於希臘化的城市。自從格拉尼卡斯會戰之後，蒙俞即撤退到了那裡。亞歷山大在這裡受到了強烈的反抗，他被迫只好圍攻該城。(參看第七章)。在攻克該城之後，他命令安民，並為卡里亞建立新政府。

他在這裡所採取的步驟即可以明瞭他對於其省區所採取的行政方式，完全是隨機應變的，以前他總是派一位馬其頓人作總督，這一次他却指派一位卡里亞的婦人擔負此種要職。當他進入卡里亞時，他就遇到阿達(Ada)，她是前總督毛索拉斯(Mausolus)的姊妹，本來是由她承繼總督的位置，但後來却為其兄弟所打倒。因為她歡迎亞歷山大，交出了艾林達(Alinda)要塞，並承認亞歷山大為她的義子；又因為亞歷山大的政策是要使他自己以解放者的姿態出現，所以他恢復了她的主權，指派她為總督。在卡里亞人的心目中，他就變成了其統治者的兒子。但是他一方面雖讓阿達主持政府中的民政事務，但是却不要他過問軍政，那是交給一位馬其頓軍官來主持的。以後每逢他任命東方人為總督時，這也就成爲一個通例了。

他於是命令托里梅(Ptolemy)率領那些在戰役開始不久之前剛剛新婚的馬其頓軍人，回希臘渡假，並命令托里梅在明年春天再率領他們連同一批增援兵力回來參戰。據艾里安的報導，認為亞歷山大這一個行動，是要比任何其他行動都更能獲得馬其頓人的擁護。亞歷山大留下了巴米尼安，率領了三千希臘步兵和二百騎兵，去圍攻阿孔尼沙斯(Arconesus)與沙爾馬西斯(Saimacis)兩個衛城，他自己則進入萊西亞(Lycia)以求控制海岸地帶，並使敵方艦隊變為無用。

在潘費里亞(Pamphylia)的賽德(Side)，他指派尼爾忒斯(Nearchus)為萊西亞與潘費里亞的總督；然後再向北進，克服了皮西地亞(Pisidia)，並進到了弗里吉亞(Phrygia)。在西萊拉(Celaene)他又指派安提果拉斯為弗里吉亞的總督，給他一千五百名傭兵，駐防該城，並指示他進向高登(Gordium)，這也是古代費里吉亞的故都。在那裡，托里梅與他會合，除了那些新婚休假的人員以外，還帶來了三千名馬其頓步兵，和六百五十名騎兵以作增援。此時，他接到了雅典的要求，希望他釋放在格拉尼卡斯會戰中所俘獲的雅典人。他却表示拒絕，因為照亞里安所說的，他認為在對波斯的戰爭尚在進行之際，對於希臘人所加的恐怖感是不宜有任何程度的放鬆，否則難免不影響安全（以後當他從埃及返回敘利亞時，還是將他們釋放了。）

當亞歷山大留在費里吉亞時，蒙侖又在蠢蠢思動，依照亞里安的記載，他是決定想執行其原有的計劃，利用艦隊把戰爭帶入希臘境內；但實際上比較可能的，却是他計劃打擊在艾拜達斯之上，切斷亞歷山大的交通線，迫使他爲了收復艾拜達斯而必須減弱其兵力，於是他本人就可以乘機溜走了。以下的行動就可以當作證明。第一點，蒙侖用奸謀佔領了齊阿斯，接着又佔領了所有的里斯布(Lesbos)羣島，只有米提侖(Mytene)爲例外，這個島也在封鎖之中。可是他突然的患病而死，由他的姪子法爾拉巴查斯(Pharnabazas)接任總司令。米提侖人向他投降，其默契的條件即爲依照安塔希達斯和約(The Peace of Antalcidas)，他

們應取得大流士同盟者的地位。可是法爾拉巴查斯却立即違反了這個條約，並建立了一個暴政。此後，他就又佔領了在韃靼尼爾海峽口上的提尼多斯羣島 (Tenedos) —— 距離艾拜達斯僅爲三十哩。

當蒙侖反攻的消息傳到了亞歷山大的耳中時，他似乎是相當的感到威脅，他命令希吉羅巧斯 (Hegelochus) 重組艦隊，同時安提巴特爾也搜集其所有的船隻，在希弗羅斯 (Siphnos) 附近擊毀了一支小型的波斯艦隊。不過這場虛驚却只是曇花一現而已，在蒙侖死了不久之後，大流士即決定召回其傭兵，並由海戰又轉爲陸戰。他命令法爾拉巴查斯把不到一千五百人的傭兵，由海上送往在腓尼基 (Phoenicia) 的提波里斯 (Tripolis)，以來擋住亞歷山大的東進，他自己則在巴比倫集中一支軍隊，並且花了一年的時間去招募它。在公元前三三三年的秋季中，他率領這支兵力進到了索齊 (Sochor 位置已不可考)，那大致是在艾里波 (Aleppo) 以西，艾馬拉斯 (Amanus) 以東，他就在那裡等候亞歷山大的到達。

從高登，亞歷山大進到安卡拉 (Ancyra)，再經過卡巴多西亞 (Cappadocia) 趨向西里西亞門 (Cilician Gates)，這也是在陶拉斯 (Taurus) 山地上，進入西里西亞的主要隘路。若是能有適當的防禦，則它是不能夠透過的，因爲它是那樣的狹窄，甚至於馱馬都必須卸了載之後才能通過。它現在由西里西亞總督，阿爾沙門斯 (Arsames) 率領重兵據守。亞歷山大留下了巴米尼安率領重型部隊在後面，他自己親率輕快部隊用高速前進，以夾搶下這個隘路。在一晝夜之間他前進了六十二哩，雖然他的行動並非保密的，可是這種高速度似乎却使阿爾沙門斯的計劃完全被破壞，他自動放棄了隘路，匆匆的向塔爾沙斯 (Tarsus) 退却。但是當亞歷山大仍繼續壓迫不止，於是阿爾沙門斯又只好繼續退走。在塔爾沙斯，亞歷山大因爲在賽德拉斯 (Gydras) 河中的冷水裡洗澡，受涼而患了重病，才暫時停止前進。

要明瞭以下的發展，又首先必須了解亞歷山大所正擬進入的區域的地形(看地圖七)。在他的前進路線的前面，橫着一道艾馬拉斯 (Amanus) 山脈，從阿倫提斯 (Orontes) 河上的安提阿齊 (Antioch) 起，向

北一直進展到現有的沼澤地爲止。在安提阿齊以北約二十哩處，和在亞歷山大里塔 (Alexandretta) 城的南面，有一條隘路通過山地，現在到艾里波的公路就是通過它的，當時稱爲敘利亞門 (Syrian Gates)；在北面約十五哩的地方，山地向海岸下降，又有一個狹窄的隘道，叫作「約拉之柱」 (The Pillar of Jonah)，再向北走二十七哩，又有一個隘道，叫作艾馬尼德門 (Amanid Gates)，現在到艾皮羅的鐵路就是從這裡通過的。亞歷山大似乎是不知道有上述第三個隘道的存在，要不然就是認爲它沒有重要性，因爲當他病好之後，他本人就在塔爾沙斯以南的地區中進行綏靖的工作，而只派了巴米尼安率領一支強大的同盟傭兵部隊，去佔領敘利亞門，但對於艾馬尼德門則完全不設防。等到他自己的工作完全結束之後，他在亞歷山大里塔灣西岸上的馬拉士 (Mallus)，才聽到大流士已經駐軍在索齊的消息，那距離敘利亞門只有兩天行軍的哩程。這個消息使全軍都大爲震驚，亞歷山大爲了急於想與大流士交手，次日即趕往敘利亞門。兩天後，當他把傷患留在依蘇斯 (Issus) 之後（在亞歷山大里塔灣的頭部），他自己就率領大軍宿營在米里安德拉斯 (Myriandrus) 的城外，那是敘利亞或腓尼基的首府（在亞歷山大里塔的附近）。他的意圖是要想經過敘利亞門以達索齊，那應該是在該隘路以東約三十哩的地位上，大約是它與艾里波之間的中點。（亞歷山大這一次的行軍又是極爲神速，因爲馬拉士距離亞歷山大里塔至少有六十七哩遠。）

當亞歷山大在西里西亞，大流士是準備在索齊來抵抗他。他的部將中有安提阿巧斯 (Antiochus) 的兒子，阿明塔斯，他是在幾年前從皮拉逃往波斯，現在正指揮着希臘的傭兵。他力勸大流士不要離開索齊附近的開闊平原前進，因爲這裡是最有利於大軍的展開，而山地區域則否。但是當亞歷山大因爲患病和在西里西亞的作戰，遲遲未能前進時，大流士遂判斷他已無再繼續東進的意圖：這是一個很合理的假定，因爲陶拉斯山脈對於馬其頓帝國而言，是幾乎可以構成一個不可透入的東疆。所以他不聽阿明塔斯的忠告，決心採取攻勢，他首先把他的輜重和金庫都送往大馬士革 (Damascus)，這在索齊的南面，相距二百哩以上，這是一個

很奇怪的選擇，因為艾皮羅或塔普沙卡斯 (Thapsacus) 都在他的交通線上，這兩個位置都似乎是比較適宜。於是他向艾馬尼德門前進，到了那裡他才知道亞歷山大已經不在西里西亞，而早已從依蘇斯向南進發了。他馬上反轉方向向他的後方追去，在依蘇斯發現了亞歷山大的野戰醫院，把那些傷患完全屠殺了。這是一個愚蠢的野蠻行爲，因為這並不能爲害敵人，而只是激起了敵人的怒火。從依蘇斯他又進到了皮拉魯斯 (Pirrus) 河上，並在右岸上採取了一個防禦障地。這是一個不可原諒的大錯，因為既然在行動中抓着敵人，當然應該用最高速度繼續挺進。

亞歷山大是那樣斷定大流士一定還是留在索齊，所以他絲毫對於他不曾加以監視，當他得知大流士的全軍已經達到了他的後方時，他還是不肯相信這個報告。爲了證實起見，他派了少數御林軍坐上一艘快船到依蘇斯灣中去實行偵察。他們回來才證實了這個情報。亞歷山大立即召集其諸將，把情況解釋給他們聽，並鼓起他們的勇氣。次日，公元前三三三年的十月底或十一月初，他反轉了他的行軍序列，向皮拉魯斯河上前進。毫無疑問的，這也是極大的錯誤，因爲過份熱心，他無異於自投羅網。

亞歷山大在皮拉魯斯河上打了他的第二個偉大的會戰——依蘇斯會戰（參看第六章）。波斯軍慘敗，大流士僅以身免逃往塔巴沙斯，其母親、妻子與子女俱被俘虜，還有三千臺命的黃金。阿明塔斯率領了其傭兵八千人，通過山地逃往提波里斯，從那裡取道塞浦路斯前往埃及。不久因爲企圖征服埃及而被殺害。（在他死後，他的傭兵轉爲斯巴達國王，艾吉斯 (Agis) 服務，並在米加羅波里斯 (Megalopolis) 作戰。

重要性僅次於大流士的失敗者即爲亞歷山大的勝利在希臘所產生的影響。在那裡，雖然波斯艦隊控制着愛琴海，可能希吉羅巧斯也已經奪回了提尼多斯羣島，並捕獲了其從黑海方面來的運糧船，而使雅典人大聲喝彩。可是狄摩西尼斯又在到處造謠生事，說亞歷山大是註定了要失敗的，當依蘇斯會議正在進行時，斯巴達王，艾吉斯，也在希弗羅斯島 (Siphnos) 上與法爾拉巴查斯會商一個聯合解放希臘的計劃。亞歷山大大捷

的消息傳來，對於他們和全希臘都像一個晴天霹靂一樣。法爾拉巴查斯駛返齊阿斯，以防叛變。雅典人放棄了他們的陰謀，因為他們的本土受到直接威脅，在希臘艦隊中的塞浦路斯與腓尼基的支隊都自動退出，趕回防守他們的家鄉。當他一步步的沿着亞洲海岸前進時，亞歷山大也不斷的贏得了愛琴海的控制權。

在這一戰後，亞歷山大指派巴拉克拉斯 (Balacrus) 與梅農 (Menon) 分任西里西亞和柯羅——敘利亞 (Coele-Syria) 的總督，並且派巴米尼安前往大馬士革去奪取波斯的金庫，這足以解救其今後的財政困難。在大馬士革，巴米尼安找到了斯巴達、提貝斯、和雅典的使臣，正在等候大流士的到達以便向他求援。因為在依蘇斯大捷之餘，聲威大振，所以亞歷山大可以採取溫柔的政策。他只把斯巴達的使臣囚禁起來，至於提貝斯和雅典人都被釋放，尤其是雅典的使臣，為依費格拉底 (Iphicrates)，他是著名的依費格拉底的兒子，他因為表示對雅典城的友誼和尊敬其父親的功德，並與他成為終身的朋友。

雖然任何將軍都不可能會比亞歷山大更知道如何擴張其勝果，但是在依蘇斯會戰之後，他却仍然堅持他的目標——贏得制海權——那却只有完全佔領腓尼基的沿岸城市，然後才能達到。所以他並不追擊大流士，而繼續沿着敘利亞海岸向南前進。在前進中，他遇到了艾拉達斯 (Aradus) 的王子，斯塔吞 (Straton)，他把其在艾拉達斯島上的要塞，與在大陸對岸上的馬拉沙斯 (Marathus) 城都獻給亞歷山大。

在馬拉沙斯城，亞歷山大接待了一位帶來了大流士國書的使臣，書中內容是求他釋放其母親、妻子與兒女，其報答則為友誼與同盟。亞歷山大在其回信中，首先聲明大流士的祖先對於馬其頓與希臘諸國所做過的錯事，並且說明為了雪恥報仇，他才被選舉為希臘同盟的統帥。此外他又指控大流士曾經參與暗殺非立普的陰謀，和違反了波斯法律篡奪波斯的王位，並唆使希臘人向馬其頓宣戰。他說：「我既與你在戰場上相見，並且擊敗了你的兵力，足以證明我是獲得了神佑，應該接管你的國土。請你親自來見我，你可以要求你的母親、妻子、兒女，以及任何其他你所想要的東西。凡是你所要求的，都決不會被拒絕，但是今後你寫信給我

，請你應該把我當作亞洲之王來看待；不要想與我居於同等的身份。假使你要想不承認我的王權，那麼你就應該挺身而鬪，而不要只想逃走。不管你逃到那裡，我都會追上你的。」

這一封信也就說明了亞歷山大的心事——其政策已經有了一種澈底的改變。在格拉尼卡斯會戰之後，他所強調的還是其對於希臘同盟的盟主地位，可是在依蘇斯會戰之後，他似乎所要求的就變成了整個波斯帝國的主權了。甚至於在依蘇斯會戰之前，他就曾經向他的部下訓話說：「在這一戰之後，除了征服亞洲全部以外，就更無其他的事情可做了。」在這一戰之後，他的地位是比較更加強，雖然他應該知道只想大流士仍能留在戰場上，則這些話也都不過只是空洞的誇言而已。他的唯一其他政策即為依照依索格拉底的忠告，以小亞細亞為其征服的極限，換言之，那只是一種防禦性的戰爭，但是亞歷山大却不是一個防禦心靈的將軍。

從馬拉沙斯他又繼續向南前進。拜布拉斯 (Byblus 卽貝魯特) 和希登 (Sidon) 均望風而降，而臺里則派了一個使臣來見他，希望曉得他所要求的什麼。他命令他回臺里去，告訴他的國人說，亞歷山大要進入該城並向希拉克里斯的神廟舉行祭祀。(希臘人認為臺里的神「米爾卡特」(Melkart) 就是他們的「希拉克里斯」。) 但是他們却不敢讓他入城，並且相信他們的島嶼要塞是堅不可拔的——尼布恰德里查爾 (Nebuchad-tezzar) 曾經圍攻它十三年之久，都不曾將其攻克——所以他們拒絕了他的要求。可是臺里的佔領，其意義即等於波斯海權的結束；所以亞歷山大也就決心對它實行圍攻。

他在此時的戰略觀點可以從他對其將領所發表的一篇講演詞中找到很詳細的解釋。以為這是一個極重要的文獻，所以現在就將全文引述如下：

「我認為只要波斯人仍然握有制海權，則向埃及的遠征對於我們而言就是不安全的；又因為其他的原因，尤其是只要看希臘的情形，就可以知道若是在我們後方留下忠貞有疑問的臺里城，而且埃及和塞浦路斯也

都還在波斯人的佔領之下，此時若去追擊大流士，則也不是安全的路線。我害怕假使我們向巴比倫前進以來追擊大流士，則波斯人就會再度企圖征服濱海地區，並把戰爭帶入希臘的境內。斯巴達人現在還是公開的與我們爲敵，而雅典城在目前對於我們也還只是畏威而不懷德。但是臺里城被我們攻佔了，則整個腓尼基都將會是我們所有，而腓尼基人的艦隊，那是波斯海軍中數量與素質都是最好的一部份，也很可能投歸我們，因爲腓尼基的水兵與陸戰隊，當他們自己的城市被我們佔領着的時候，是決不敢爲了他人而冒險一戰的。此後，塞浦路斯或者會毫無猶豫的自動向我們投降，或者是只要海軍一到，即可以輕鬆的將其攻佔。當塞浦路斯島已經歸順之後，而馬其頓的艦隊又已與腓尼基的艦隊會合在一起，那麼我們也就可以獲得絕對的制海權了，同時遠征埃及也就會變成了一個輕而易舉的工作。等到我們征服了埃及之後，於是對於希臘和我們自己的國土也就不再有後顧之憂了。此後再向巴比倫遠征，即可以比較安全，而因爲我們已經征服了波斯的濱海諸省，以及在幼發拉底河這一邊的一切土地，所以聲威也可以大振。」

當他作這次講演時，亞歷山大還不知道大流士在依蘇斯戰敗的消息，已經使波斯的艦隊自動的瓦解了。在對臺里的圍城戰剛剛開始之後，所以腓尼基艦隊，除了臺里人的以外，從愛琴海回來之後，就都紛紛願意爲亞歷山大服務，塞浦路斯的支隊不久之後也採取了同樣的態度。於是亞歷山大手中有了一支二百二十艘軍艦的大艦隊，那比臺里國王艾齊米爾克（Azemilk）的兵力是要強大得太多了。

在圍城期中，又有一個波斯使臣來到，他告訴亞歷山大願意出錢一萬臺侖（約值二、四四〇、〇〇〇英鎊），以贖取他的母親、妻子和兒女，並且願意把一個女兒嫁給亞歷山大，和割讓在幼發拉底河以西，直到愛琴海爲止的一切土地。

當亞歷山大把這些條件在一次將領會議中宣佈出來時，巴米尼安據說曾經對亞歷山大說，假使他是亞歷山大，就願意欣然同意接受這些條件而結束戰爭。亞歷山大回答他說：假使他是巴米尼安，他也會同意的。

於是他回答大流士說：他既不要錢，也不要其領土之一部份；因為他所有的一切金錢和土地都是他的；假使他要想與大流士的女兒結婚，則他可以任意辦理。他命令大流士必須來見他，才可以希望獲得一切的優待。

塔恩爵士與威爾肯，在他們的著作中，都指明出來，這個亞歷山大與巴米尼安對於大流士求和的條件具有不同意見的故事，很可能就是一個暗示，第一次表現出來亞歷山大與那些曾在非立普手下服務的馬其頓老將們之間，已經有了裂痕。威爾肯認為假使非立普已經進到了亞歷山大所達到的極限，則他一定會接受以幼發拉底河為國界的建議。但是亞歷山大却早已越過了一個馬其頓國王所具有的相當有限的觀點，並感覺到他自己已「亞洲之王」——一種超國家的帝王。因為這似乎是要把馬其頓併入一個亞洲大帝國之內，這種觀念使那些年老的馬其頓人很不愉快，他是以巴米尼安為其領袖的。

大約是在公元前三三二年的七月底或八月初，經過了七個月的圍攻，臺里終於被攻下了，有八千名臺里人被屠殺。根據亞里安的記載，因為圍城時間的長久使馬其頓人非常的憤恨，所以才作這樣殘酷的屠殺；又因為臺里人曾經在他們的城頭上，屠殺了一整船的希臘俘虜，並將其屍體投入海中，所以才以此為報復。只有在希拉克里斯神廟中避難的人，根據亞歷山大的明令，才獲得了赦免，其餘的居民與傭兵都一律被出賣為奴。（費里曼教授又指明出來，僅僅只是殺俘虜，並不違反希臘的戰爭規律。但是侮辱和不埋葬屍體，對於希臘的一切宗教觀念而言，却都是一種極大的罪行。所以無怪其然的，在臺里城被攻陷之後，要繼之以殘酷的屠殺。）

臺里的攻陷也使亞歷山大獲得了敘利亞與埃及，以後它們保持在希臘與羅馬人的手中，幾達一千年之久。眼前最重要的後果，是他達到了控制東地中海的目的。波斯艦隊已經不再存在，所有其一切的海軍基地都已在其掌握之中。他對於其本國基地的安全將更無所懼，此後他可以專心致力於陸上作戰了。

西南疆界的確保

因爲亞歷山大對於大流士的第二次要求，所作的答覆又是無妥協之餘地，換言之，其意義就是說戰爭將要繼續打下去。在臺里陷落之後，若立即去進擊大流士，那麼對於亞歷山大而言，就會好像是追野鵝一樣。沒有什麼可以打擊的固定目標。所以我們可以對於亞歷山大作下述的猜想：要想使他真正成爲亞洲的共主，則勢必要作一次決定性的會戰，可是必須等到大流士已經集中了另一支大軍之後，然後才有這種機會，所以正當大流士在作此種努力時，埃及就邏輯上來說，應該是其次一個最有利的目標。埃及爲波斯帝國的西南省區，埃及人也備受波斯人的壓迫，所以假使他佔領了埃及，亞歷山大就可以以解放者和被壓迫人民的救星姿態出現了。此外，在他的後方留下一個安穩的埃及，也是一種戰略上的需要，因爲它可以加強其對於東地中海的控制，又因爲埃及是一個偉大的糧食產地，佔領了它也就可以解決希臘的經常糧荒，在雅典這種糧荒是尤其嚴重，它是造成社會政治不安的一個重要原因。

因爲必須在大流士完成戰備之前，先佔領埃及，所以時間又變成了一個決定性因素；在臺里攻陷之後，亞歷山大並不停下來組織敘利亞的行政，只留下了巴米尼安監督這個國家，自己則兼程向南前進。在加沙（Gaza）——這是保護敘利亞南部的一個邊境要塞——他受到了其波斯總督，巴提斯（Batis）的激烈抵抗，並被迫必須作圍城戰。這樣使他延誤了兩個月的時間。根據亞里安的記載，這個城中的男子完全戰死，在該城攻陷之後，亞歷山大將其婦孺都完全出賣爲奴，然后再從鄰近地區移民以來充實該城。寇提斯（Curtius）的記載中說，爲了模倣阿奇里士對於赫克托（Hector）屍體的處理方式，亞歷山大也曾把英勇的巴提斯，活生生的掛在一輛戰車的後面，然後繞着加沙城牆馳騁，將其拖死爲止。但這顯然是故意的造謠，因爲亞歷山大是最欣賞荷馬的史詩，而荷馬却曾公開的譴責阿奇里士的行動爲一種「可恥的瘋狂行動」，所以亞歷山大是

決不會這樣做的。

從加沙，亞歷山大沿着海岸進到皮魯松 (Pelusium)，這是位置在尼羅河東口的埃及邊境要素，他的艦隊也在那裡等候着。埃及是不戰而降了，走到那裡他都爲人民歡呼爲解放者。波斯的總督，馬查西斯 (Mazaces) 出降時，交出了八百臺鎊黃金和孟費斯城 (Memphis)。亞歷山大就在那裡正式加冕爲埃及王，而在人民的眼中變成了他們的「法老」(Pharaoh) 了。雖然他的加冕的一切「符命」都是偽造的，可是這些象形文字的內容却說明他是受命於天的，他也被稱爲是阿蒙 (Ammon) 的愛子和「拉」(Ra) 所選擇的人。這些尊號使他對於埃及享有特權，並且具有神化的人格。

在孟費斯，亞歷山大又正式祭祀艾皮斯 (Apis) 等神祇，這是一個高度重要的政治行動，足以使埃及人產生強烈廣泛的印象。因爲最使埃及人憤慨，就莫過於康拜希斯與阿爾塔克爾克斯三世的毀滅他們的神廟和屠殺艾皮斯的聖牛。在犧牲祭神之後，就繼之以體育與音樂的比賽，以後亞歷山大就把他的一部份兵力裝上了船，沿着尼羅河的西面支流，經過勞克拉提斯 (Naucratis) 的希臘人居留地，而達到卡羅普斯 (Canopus)。在卡羅普斯以西幾哩的地方，在拉可提斯 (Rhacotis) 村落中，他建立其十七個名叫亞歷山大城 (Alexandria) 中的第一個。希吉羅巧斯從愛琴海方面回來向他報告着說，所有波斯人的一切抵抗都已經結束，所有的島嶼都已經解放，但法爾拉巴查斯已經逃走。

因爲在西華 (Siwah) 水草田中的阿蒙神窠，也正像希臘的德爾費與多多拉 (Dodona) 神窠是同樣出名，又因爲根據傳說的神話，亞歷山大的祖先皮爾蘇士 (Persus) 與希拉克里斯都會經訪問過那裡，所以亞歷山大也自然有去一次之必要。他率領一小隊隨從，沿着海洋向巴拉托流門 (Paraetonium) 進發，那是在亞歷山大城以西約二百哩的地方。由那裡再向南越過沙漠，當他走向這個水草田時，有一位僧侶前來歡迎他，並向他敬禮，稱他爲「阿蒙之子」。關於這一點有許多的神話，但事實上不過是一個對於任何「法老」的

傳統尊稱而已，因為他已加冕，所以在埃及人的心目中，亞歷山大本是阿蒙拉的兒子。亞歷山大與這個僧侶一同進入神廟的內層，在那裡做些什麼是無人知道的。因為我們所知道的，就是他寫給他母親的一封信，他說，他獲得了某種神秘的啓示，這是他只能告訴她一個人的，所以必須等到他回國時，才能說給她聽。但是亞歷山大始終未能生還故國，所以這也就永遠成爲一個神秘了。從西華他又取道卡拉(Kara)與莫哈拉(Mo-shara)，回到了孟費斯。

在孟費斯，亞歷山大接見了從希臘來的使節團，同時也收到了安提巴特爾所送來的四百名希臘傭兵與五百名戴內斯騎兵。他可能就是在這個時候，遇到了埃及哲學家沙蒙(Pammon)，並聽取了牠的教訓。根據普魯塔爾赫的記載，亞歷山大對於他所說的「上帝爲一切人類之王」的理論深爲欣賞。但是當他對於這種理論作了一番沉思之後，他又獲得了一個更深入的哲學結論：「雖然上帝誠然是一切人類的共同父親，但是他却特別使他自己成爲他們中間的最光榮的和最優秀的。」塔恩說，「這也就是無異於說明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理想，若果是如此，這在西方世界中就要算是最早的了。」

在孟費斯，亞歷山大又依照與他過去所採取者完全不同的路線，去改組埃及的行政。因爲埃及就自然環境而言，是一個富強之國，所以他認爲若把他交給一個人去掌管，將會是不安全的，所以決定採取分權的辦法。他指派兩個埃及人，多羅斯皮斯(Doloaspis)與皮提希斯(Petisis)爲上下埃及的「總督」(但却不用“Satraps”這個名稱)。以後當皮提希斯辭職時，他才讓多羅斯皮斯統治全國。西面靠近利比亞的地區，東面在希臘波里斯(Heroopolis 在蘇夷士附近)城以外的阿拉伯地區，則由兩個希臘人，艾婆羅紐斯(Apollonius)與勞克拉提斯的克羅門尼斯(Cleomenes)去管治。後者又兼任財政部長，但收稅的工作又還是由埃及本地的稅吏來執行；這使埃及人極感滿意。他指派潘塔里昂(Pantaleon)與米加里斯(Megacles)分別指揮孟費斯和皮魯松的駐軍；賴希達斯(Lycidas)指揮希臘的傭兵，他是艾托里亞人(Aetolian)；留在埃

及的陸軍，由潘希塔斯 (Pauccetas) 與巴拉克斯 (Balacrus) 分任主將，海軍則由波里蒙 (Polemon) 指揮。在這種分權安排之下，他使當地民政當局不能控制財政與軍權，這樣使任何一個人都不能控制全部的行政，而來建立一個獨立的王國。

公元前三三一年的春天裡，亞歷山大在孟費斯附近的尼羅河上架橋，開始啓程返回臺里，他的艦隊也已在那裡待命。在那裡，他又接到雅典人的請求，希望他釋放在拉拉尼拉斯會戰中的雅典籍俘虜，這一次他却同意了。他派了一百艘腓尼基和塞浦路斯的戰船去增援安提巴特爾。他指派艾斯克里皮阿多拉斯 (Asclepiotus) 爲敘利亞總督，在腓尼基的財政則由柯拉魯斯 (Coeranus) 主管，亞洲方面直到陶拉斯爲止，則均由費羅克尼斯 (Phloxenes) 負責，但臺里與加沙兩城爲例外。那些自治的腓尼基城市被允許保有其自己的法律與國王，而不受艾斯克里皮阿多拉斯的控制。

政治優勢的贏得

亞歷山大的後方既已鞏固，所以他現在可以向大流士的帝位挑戰了，他派巴米尼安先往塔普沙卡斯在幼發拉底河上架設橋樑，沿着該河東岸上，前敘利亞總督，馬查斯 (Mazaens)，指揮着波斯的前衛，已經展開了他的三千騎兵和兩千希臘傭兵。不久以後亞歷山大即前進與巴米尼安會合，當馬查斯知道他快要來的時候，他深感驚懼，遂自動從幼發拉底河上向東撤退。橋樑本已成了四分之三，等到完成之後，亞歷山大開始渡河，但是他却不沿着大路走，而採取東北方向通過米索普塔米亞 (Mesopotamia) 前進，因爲沿着這條路線上可以有較豐富的糧秣供應。不久即與大流士的前哨接觸，從俘虜的報告中得知他的大軍正在底格里斯 (Tigris) 河的附近。亞歷山大立即兼程前進，但當他達到了底格里斯河上時，却發現這個情報是不正確的，因爲河上並未設防。河水流速頗急，經過相當的困難始獲渡過。當宿營在東岸上時，發現有月蝕現象（公元

前三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亞歷山大遂祭祀了月、日、地神，暫行小休之後才繼續前進。渡河後的第四天前哨報告在高格米拉 (Gaugamela) 附近的平原上，已經發現了大流士的騎兵前哨。這個村落現在的標記即為卡齊爾 (Khazin) 河上的一個叫作提爾高美爾 (Tel Gomel) 的圓丘，卡齊爾為大查布河 (Great Zab) 的支流，位置在基南萊斯 (Keramlais) 平原之東 (看地圖九)。

十月一日，亞歷山大在那裡贏得了阿貝拉 (Arbela) 會戰 (亦稱高格米拉會戰)。惠勒爾教授 (Prof Wheeler) 說：「這是古代史中有紀錄的最偉大的一次會戰。幾個世紀以來的局勢在這一夭作了一次總決算。此後一千年的歷史孔道都已為這個『飛行楔形』 (Flying wedge) 所打開。」 (註：西里安說在衝鋒之前，亞歷山大將他的近衛騎兵構成一個楔形的隊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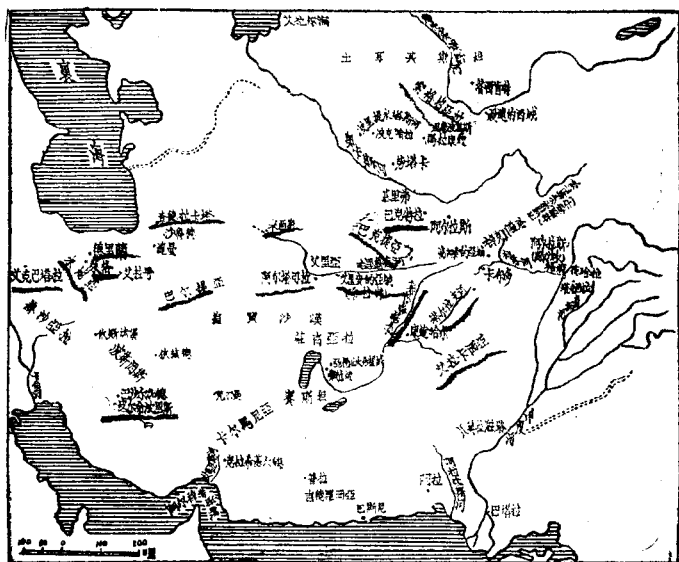
在會戰中，亞歷山大作了其具有決定性的騎兵衝鋒，突破了波斯軍的正面，向大流士直衝過去。大流士是第一個領先逃走的，但在第二天，當追擊達到了阿貝拉時，却發現大流士率領着波斯與巴克提亞的騎兵，以及二千名希臘傭兵，已經放棄了大路，匆匆向小查布河 (Lesser Zab) 方向退走，以求達到米地亞 (Media) 的山地區域。他之所以採取這種行動，其理由是認為亞歷山大一定會沿着大路走，因為他現在所走的小路是一個擁有輜重的大軍所不易通過的。他猜得並不錯，可是其理由却錯到了底。亞歷山大之所以選擇大路，其原因是以為巴比倫與蘇沙 (Susa) 的佔領，在政治上是更為重要。所以他不急於向山地中去追逐大流士的殘軍。亞歷山大以極旺盛的軍容向巴比倫前進，在僧侶與官吏領導之下，居民出城迎降獻出了其城市和財富。(亞歷山大曾經利用這些金錢，犒賞三軍。)

也像在埃及一樣，亞歷山大的第一個行動即為宗教性的，要以神意的批准以來當作其對巴比倫統治的基礎。他命令在巴比倫重建克爾克斯所曾經毀滅了的一切神廟，尤其是馬爾達克 (Marduk) 的神廟，那是巴比倫的主要神，於是依照僧侶們所定擬的儀式，他向馬爾達克犧牲上祭，透過其對於神權的承認，他在巴比

命人的心目中變成了受命於天的統治者了。

他的次一任務即為改組巴比倫的政府，在這裡他又面臨到一個新的問題，雖然大流士已經逃走，而且在阿貝拉會戰中也受到了決定性的失敗，所以雖非法理性的，但却已經使亞歷山大變成了事實性的「萬王之王」。儘管在馬其頓人眼中看來，他還是一個國王而已，可是命運之神却已經使他主臨萬邦，而且在不久的將來，還有更多的國家會向他臣服。他的問題不僅是如何改組其所征服的國家，而且還要如何把馬其頓與希臘，也熔合在一起而使它們都凝結成爲一個世界權力。他的天才告訴他這是決不能專憑武力的，而只能依賴被征服民族的誠意合作。這是他第一次選擇一位波斯人爲總督，這個人就是馬查斯，他在阿貝拉之戰中，曾經很得力的指揮着大流士的右翼，在那一戰之後，他就躲在巴比倫的城中。他現在却榮膺新命，做了巴比倫的總督。從政治上來看，這是一個聰明的決定：第一點，用一位波斯人做總督，要比用馬其頓人或希臘人更能獲得人民的歡心；第二點，因爲大流士還健在，這一個行動是一個最好的誘惑，足以促使那些還向他效忠的總督們都會自動投降。不過依照其既定的政策，爲了限制馬查斯的權，他又另外指派兩個馬其頓人，分別主管巴比倫省的軍事和財政。（以後有十個省區的總督，都是由波斯人充任的）。

等到在巴比倫一切的大事都料理好了之後，亞歷山大就向蘇沙前進，行程爲二十天。當他達到該城後，原有的波斯總督，艾布里提斯(Abulites)，就自動投降。他在國庫中發現有不少於五萬臺倫的儲蓄，此外還有哈莫達斯(Harmodius)和艾里斯托格忒(Aristogeiton)的銅像，那是克爾克斯從希臘帶回來的。他把這些銅像送還雅典，以來當作友誼的象徵，同時又送了三千臺倫給安提巴特爾，以獎賞他安定後方的功勞。另外還有一個收穫，那是後來具有極大重要性的，這就是蘇沙有波斯的皇家學院，其中受訓的都是波斯貴族的子弟，現在也落入了亞歷山大的手中。這不僅使他獲得了寶貴的人質，可以控制其父兄，而且以後更使他養成一批幹部以來建立一支波斯陸軍，這對於其原有的兵力，可以同時發生補充與制衡的兩種作用。從此



第四圖 波斯帝國東部

時起，他也使敵人喪失了主要的軍官來源。

在蘇沙他又獲得了從馬其頓送來的幾千生力軍。他把騎兵用來補充其近衛騎兵，同時爲了使其更機動化起見，又把每個團分爲兩個中隊，每中隊約百餘人，在其中隊長領導之下，能各自爲戰。他讓艾布里提斯留任總督，但另外指派了一個駐軍司令，然後向鄰近的皮爾希波里斯 (Persepolis) 和巴沙爾加德 (Pasargadae) 前進。

在路上他侵入烏克西安人 (Uxians) 的地區，迫使那些野蠻的部落屈服，並要他們以馬牛羊等爲貢品，這是他們拒絕獻給波斯國王的。

在派了巴米尼安率領着輜重縱列，提沙里騎兵和其他重裝備的部隊，取道希拉茲 (Shiraz) 大路前進之後，他自己就率領近衛騎兵和輕裝部隊，用強行軍經過山地以來奪取號稱「波斯門」 (Persian Gates) 的隘路，那是由艾羅巴查尼斯 (Ariobazanes)、波斯希斯 (Persis) 的總督，率領着據稱步兵四萬人和騎兵七百人的兵力來加以據守的。其第一次企圖失敗了，但第二次以巧妙

的迂迴運動來與正面的牽制攻擊相配合，却終於達到了目的。此後，他就用高速向皮爾希波里斯進發，使守兵都來不及撤退其財富。他在那裡找到了一二〇、〇〇〇臺侖的巨款，而在居魯士的故都，巴沙爾加德，又再加上六千臺侖。

在皮爾希波里斯，亞歷山大焚毀了克爾克斯的故宮。據狄阿多拉斯與寇提斯的記載，認為這是亞歷山大醉後的行動。事實上並不如此，而是他故意採取的行動，巴米尼安曾經反對，那也是不無理由的，其目的就是要向所有的希臘人宣佈，這個報仇的戰役是已經勝利了。但此事是否明智，却頗有懷疑之餘地，因為它可以刺激較老年的馬其頓人，認為戰爭應該結束了——這却不是亞歷山大的想法。

皮爾西波里的廢墟到今天還是一個很動人的古蹟。居魯士的墳墓現在也仍在巴沙爾加德。

當亞歷山大在皮爾希波里斯宿營過冬時，他才知道在阿貝拉會戰不久之後，安提巴特爾也在米加羅波里斯 (Megaloptis) 的附近擊敗了斯巴達軍，並殺死了其國王艾吉斯。於是亞歷山大後方的最後潛在威脅也終告消滅，斯巴達也終於被迫加入了柯林士同盟。

自從在阿貝拉戰敗之後，大流士率領着殘部，已經在艾克巴塔拉 (Ecbatana) 建立了他的行在，從那裡他又把他的輜重送到了卡斯賓門 (Caspian Gates)，現在稱為賽立克與沙達爾 (Sialak and Sadar) 隘道。大約在公元前三三〇年的仲夏，亞歷山大知道了大流士是躲在何處，於是他立即前往米地亞。當他距離艾克巴塔拉還有三天的行程時，他遇到阿爾塔克斯爾克斯三世的一個兒子，比斯塔尼斯 (Bistanes)，他報告着說，在五天以前，大流士已經帶了三千騎兵，六千步兵，和七千臺侖離開了艾克巴塔拉。大流士的意圖為經過巴爾提亞 (Parthia) 與海爾卡尼亞 (Hyr Cania)，撤到巴克提亞 (Bactria)，一路實行焦土政策以來阻止亞歷山大的追擊。

因為對於同盟而言，戰爭是已經結束，亞歷山大在艾克巴塔拉對於其提沙里和希臘的同盟軍，作了一

次犒賞，將他們遣送返國，並且又還送了二千臺倫的禮品。從此時起，他儘量多用傭兵，不是用來增加其打擊兵力，而是對於其波斯屬地供駐防之用。這是一個明智的政策，因為許多的傭兵都是無家可歸的或是流犯。他又命令把在蘇沙，皮爾西波里斯，和巴沙爾加德等地所獲得的金銀，都運往阿克巴塔拉，儲存在其衛城之中，總計一八〇、〇〇〇臺倫，約值英鎊四三、九二〇、〇〇〇個（以一九一三年的價值折算）。他把這個巨大的財富交給他的財政大臣，哈爾巴拉斯（Harpalus）管理，並命令鑄造統一的金銀錢幣。至於保護之責則交給巴米尼安，在阿克巴塔拉以東的交通線都由他管制。因此他又把一支強大的戴內斯傭兵分配給他。

於是亞歷山大又再度去追擊大流士，在第十一天的行軍中，他達到了萊格（Rhagae 即今之 Rō，在德黑蘭的東南五哩處），據亞里安說，到卡斯賓門只有一天的行程——實際上在萊格的東面，相距四十四哩。在萊格，他從逃亡者的報告中知道大流士早已通過了那個隘路，換言之，不是幾天工夫可以追上的，於是他決定讓他的疲倦的軍隊休息五天，然後再繼續追擊。此後就繼續向隘道前進，在其附近宿營，次日通過隘道之後，又在艾拉丹（Aradan）宿營，在那裡他分派兵力去搜集供給，因為當地居民告訴他再前進就是無水的沙漠。在那裡有一位巴比倫貴族，巴吉斯塔尼斯（Basistanes），來向他投降，告訴他說巴克提亞的總督，比沙斯（Bessus）已經廢除了大流士，並將其囚禁。亞歷山大不等到搜集補給的兵力回來，就率領了一部份精兵用高速前進，只帶了兩天的口糧。他整夜行軍直到次日正午為止，休息到黑夜將至時又繼續走，一直達到了巴吉斯塔尼斯出發的村落為止，在那裡他得知比沙斯已經自任統帥。

儘管人疲馬倦，他還是繼續挺進。他又是夜間行軍，第二天正午達到了比沙斯前一天所佔領着的村落。在那裡有人告訴他說，在沙漠中有條捷徑，可以使他或許能夠迎頭趕上比沙斯，但是因為他的步兵已經跟不上，於是他命令五百名騎兵下馬，改用他們的馬來載運步兵。在當天下午他又前進，據艾里安說，他一路飛快的領頭跑。在黑夜裡前進了四十七哩之後，他出乎意料之外的碰上了他的獵物。那正是拂曉之前，發現

敵人在無秩序和無武裝的情況中。比沙斯是先殺害了大流士，然後率領了六百多名騎兵逃走了，當亞歷山大趕到時，他的對手是已經死了。他把大流士的遺體送回皮爾西波里斯，照國王的禮節安葬，並且讓他的遺孤受到王子式的教養，好像他們的父親還是在位一樣。

大流士大致是在達曼 (Danghan) 或沙魯德 (Shahrud) 被害的，前者距離卡斯賓門爲二〇八哩，後者爲二五三哩。若是要在七日之內通過這樣長的距離，若是前者，平均一天要走二十九哩以上，若是後者，平均要走三十六哩——在仲夏的天氣中，而且所經過的地區大部份都是無水的沙漠，這實在是需要驚人的耐力。

對於亞歷山大而言，大流士之死不僅是最幸運的，而且也是具有決定性的一件大事。若是他以俘虜的身份還活着，則將會變成陰謀的中心；亞歷山大若是把他暗殺掉，則又有損於其帝王之道。根據征服的權利，亞歷山大自然升到了「大帝」的地位，他的天才告訴他，要想使其帝國能垂之永久，則首先必須克服希臘人與波斯人在許多世紀以來所養成的敵意。在他的帝國之中不應再有勝利者和失敗者的區別。他也認清了這個帝國的存在，不僅有賴於他個人的壽命與努力，而且還要靠人民的善意與容忍。爲了表示天下一家起見，他在他的宮庭採用波斯的禮節，和服裝。關於服裝方面，他所採取的是一種混合的形式，他之所以如此，並非表示他個人的好惡，而是爲了爭取被征服者的好感，以使他們不把馬其頓人當作敵人來看待。

除了希法斯辛 (Hephastion) 與克拉特拉斯 (Craterus) 等少數人以外，大部份的馬其頓人都是反對這種協和政策，完全不了解其政治動機。他們都是頭腦簡單的軍人，不明瞭亞歷山大爲什麼要採取東方習慣，以來懷柔其新臣民的苦心。現在已經勝利了，他們所希望的就是享受其勝利。自從大流士死後，他們就覺得戰爭應該結束，他們也可以滿載而歸了。因爲這種思想是那樣的普遍，所以亞歷山大只好召集其部下，向他們懇切的說明還有繼續前進之必要。雖然完全憑藉其人格的力量，使軍人們相信其動機是正確的，但是他

們在內心中還是繼續希望和平與回家，並且憎惡其懷柔政策。

東北疆界的穩定

亞歷山大並不立即追擊逃入巴克提亞的比沙斯，而先進入艾爾布爾茲 (Elduz) 山地去征服塔普里安 (Taurians) 與馬爾地安 (Mardians) 等部落——後者是從來不會向波斯稱臣的——並迫使他們交出大流士的從者與其希臘傭兵的殘部。這是一個重要的工作，在他追逐敵人之前是必須先肅清其後方。

他將兵力分為兩個縱隊，一個由他自己率領，另一個由克拉提拉斯率領，後者已經逐漸代替了巴米尼亞，而升任了他的副帥。亞歷山大迅速掃蕩了山地，征服了那些部落；此後，大流士的首相，拉巴爾查尼斯 (Nabarzanes)：巴爾提亞與塔普里亞兩個省區的總督，弗拉托費爾尼斯 (Phratophernes) 和奧托弗拉達提斯 (Autophrades)，法爾拉[查斯]查斯的父親，阿爾塔[查斯] (Artabazus)，以及一千五百名希臘傭兵，和希臘各國派駐波斯宮庭的使臣等都向他投降了。拉巴爾查尼斯被赦免，那兩位總督則官封原職，阿爾塔巴查斯受到了禮遇，因為他是亞歷山大父親的朋友，而且又始終效忠於大流士，克盡臣節。那些傭兵凡在希臘同盟成立之前即已為波斯服役者，被釋放自由；那些以後才為波斯服役者，雖也獲得了赦免，但却由他們的將領安德羅尼卡斯 (Andronicus) 率領着，被編入陸軍中繼續服役。雅典與斯巴達的使臣被監禁，其餘非同盟國的使臣則俱獲自由。

亞歷山大是進到查德拉克塔 (Zadracata)，在那裡停了十五天才再繼續追擊比沙斯。在米西德 (Mashed)，他接受了艾里亞 (Aria) 總督沙提[爾查尼斯] (Satibarzanes) 的投降，他不僅仍派他留任總督，並且還給他一支小型的警察兵力，以來保護道路。在那裡他知道比沙斯已經正式自立為王，號稱阿爾塔克斯爾克斯，並希望賽提亞人 (Scythian) 會與他締結同盟。

當他從米西德沿着大路向巴克特拉 (Bactra) 前進時，亞歷山大獲得消息，知道沙提巴爾查尼斯已經屠殺了其警察兵力，並在阿爾塔可拉 (Artacoana) 集中了一支軍隊以來支援比沙斯。亞歷山大不能讓艾里亞在它的後方發生叛亂，所以他率領了其近衛騎兵與輕裝部隊，在兩天之內急行了七十哩，使沙提巴爾查尼斯受到了奇襲，雖然他的部下都背叛了他，但他却還是逃走了；不久以後他還是被捕獲並執行死刑。

在阿爾塔可拉 (Artacoana) 的東方不遠的地方，亞歷山大建立了艾里安的亞歷山大城（即今之希拉特 Herat），並任命另一位波斯人，阿爾沙米斯 (Arsames) 為總督，以來代替沙提巴爾查尼斯。他進到了莊吉亞拉 (Drangiana)，當時為艾拉恰西亞 (Archosia) 省區之一部份，因為他的總督，巴爾沙恩提斯 (Barsantes) 已經參加叛亂，所以也被處死。在弗拉達 (Phrada)，費羅塔斯的陰謀洩露了，這個事件使亞歷山大大大為震驚，他決定不再讓他的近衛騎兵由一個人來統率。他把它分為兩個師，每個師四個中隊，一個師由他的至友希法斯辛率領，另一個師則由黑人克萊塔斯指揮。在弗拉達他又建立了「亞歷山大希望」城 (Alexandria Propthasia)。

爲了急於想捉到比沙斯，他就進到了希爾孟德河 (Helmund) 上，在那裡他遇到了一個民族，過去叫作拉里亞斯皮亞人 (Ariaspans)，以後改叫作「恩人」(Energetae)，因為他曾經爲居魯士忠心的服役。當亞歷山大知道他們不僅享有一種與其他野蠻民族不同的政府制度，而且其公正的程度也不亞於希臘的最好的制度，所以他就准許他們自由，並且還把附近的土地儘量的賜與他們。同時，他又接受了吉德羅西亞 (Cedrosia) 和卡爾馬尼亞 (Carmania) 兩個省區總督的投降，並命令梅農爲艾拉恰西亞的總督，負責征服該地區。他於公元前三二九年十月或十一月，進到了塔爾拉克河 (Tarnak) 上，依照塔恩爵士的考據，他在加茲尼 (Chazni) 建立了艾拉卡西亞的亞歷山大城，而不是在大家所認爲的康達哈爾 (Kandahar)。

自從在公元前三三四年春季渡過了希里斯朋特以來，亞歷山大已經前進了二千五百哩，並且征服了波斯

帝國的全部，只有巴克提亞與索格地亞拉 (Sogdiana) 兩個省區爲例外，二者聯合起來，却又可以構成一個巨大的堡壘以來保護着其東北面的疆界。也許他事先並不知道，可是這兩個省區的平定，却使其將道受到了最大的考驗，並且整整花了他兩年的精力。其原因是巴克提亞人和索格地亞人都是勇敢好戰的純亞里安血統的民族，他們決心爲其自由而苦戰。此外，他們所生活的這個地區也是世界上最困難的，任何軍隊都不利於在那裡作戰。巴克提亞即今之巴達克夏 (Badakshan) 與阿富汗土耳其斯坦 (Afghan Turkestan)，它是位置在巴羅巴米沙斯 (Paropamisus)，即今之興都庫什山脈，與奧卡斯 (Oxus) 河，即今之艾莫達里亞 (Amu Daria) 河之間，大部份都是崎嶇的山地。至於索格地亞拉，即今之波克哈拉 (Bokhara) 與土耳其斯坦，大部份不是大草原即爲沙漠。除了巴克特拉，那已是波斯帝國的最後一個大城，此外更無可以攻擊的目標，人民不是住在農村中，就是遊牧爲活的。

在這個地區中，所有的戰爭方式都將與過去的完全不同。沒有偉大的會戰在等候着亞歷山大，他必須面對着一個人民的戰爭，那些騎馬的遊擊隊，當他前進時會突然在其後方出現，他們躲在懸岩峭壁之上，受到追擊時却又會消失在大草原之內。在這樣的戰場上去征服這樣的敵人，是必須有極高度的將道，那要比在平原上對付一個有組織的敵人是困難得多了。在這兩個省區的戰役中，亞歷山大的將道才有機會作了至高無上的表現，他能在兩年多一點的時間當中，征服這兩個省區，也可以算是蓋世無雙的偉業。

所不幸的，亞里安與其他的史家對亞歷山大所作的戰爭改變，是很少有所論述，據我們所假定的，其輕型部隊，包括步騎兵都在內，一定有相當的擴充。可是我們所知道的僅爲使用騎馬的標槍兵，和亞歷山大減輕了方陣部份的裝備。不過不管怎樣改變，有一件却是可以確定的，他們是以機動與彈性爲基礎，並同時使用大量的軍事據點與軍事性的殖民地，以來限制敵人的機動性和增加自己的機動性。

亞歷山大首先在加茲尼休息了他的兵力，然後在公元前三二九年的春天，越過了山地進入了巴羅巴米沙

德 (Paropamisadae)；在卡布爾 (Kabul) 的附近建立了高加索的亞歷山大城；並指派波斯人普羅克斯 (Proxes) 爲該地區的總督，同時也另外指派其部將之一爲軍事指揮官，於是再準備越過興都庫什山脈，以進入巴克提亞。比沙斯率領着七千巴克提亞兵，與達海 (Dahae) 一同扼守上奧卡斯河附近阿爾拉斯 (Aornus)。雖然興都庫什山上深雪沒腰，但是亞歷山大仍然經過二、六〇〇呎高的哈華克 (Khawak) 隘路，越過了那個山脈，降入了肥沃的地區，又由此北進，到德拉普沙卡 (Drapaska) 以來從東面迂迴阿爾拉斯 (即今之 Tashkurgan)。比沙斯退過了奧卡斯河上，阿爾拉斯與巴克特拉都不戰而降，阿爾塔巴查斯被任命爲巴克提亞的總督。

從巴克特拉亞歷山大又進到了面對基里弗 (Kilik) 的奧卡斯河上，在那裡的河寬達四分之三哩。他用皮筏渡河，正像公元前三三五年渡過多腦河時一樣，一共花了五天的時間。於是在向敵人假想位置作強行軍之際，他突然接到了索格地亞拉的大酋長，希皮塔米尼斯 (Spitamane) 的一封信，說他已經拘捕了比沙斯，並且自願投降。亞歷山大派了托里梅率領一支強大的兵力去受降。在四天之內，他完成了十天的行程，趕到了希皮塔米尼斯前一天宿營的地方。但是希皮塔米尼斯已經改變了其初衷。因爲現在時間是比什麼都重要，托里梅命令他的步兵隨後趕上，親率騎兵先進到一個村落，發現比沙斯被棄在那裡，他將其俘獲後，就立即返回復命。

當托里梅在執行其任務時，亞歷山大爲那些在興都庫什山中喪失了馬匹的騎兵補充乘馬，等到托里梅回來之後，他就進到了馬拉康達 (Maracanda 即 Samarkand 爲鐵木真的未來都城)，這是索格地亞拉的王都之一，另一個爲波克哈拉。在那裡留下了一支守兵之後，他又進向居魯波里斯 (Cyropolis)，那是居魯士在賈克沙爾提斯 (Jaxartes) 河附近所建立的一個要塞。波斯人爲了防禦住在該河對岸大草原上的馬沙吉塔 (Massagetai) 游牧民族，一共建了八個要塞以來保護他的東北疆界，而這是其中最堅強的一個。他用了一

些傭兵來駐防這些據點，因為他相信索格地亞拉是已經順服，於是遂召其一切的會長來巴克特拉朝見他。

索格地亞拉事實上却並未順服，比沙斯的被俘似乎使亞歷山大發生了誤解，因為索格地亞人的真正領袖並不是他，而是希皮塔米尼斯。這個能力頗強的人聽到亞歷山大召見他，他認為這對於他個人和他的人民都是不利的，於是他決心發動一個全民族性的叛變，而不只是局部性的。它的計劃很週密，使亞歷山大受到了一次奇襲。

這個叛亂是突然的在亞歷山大的緊後方爆發；居魯波里斯以及其他的要塞據點，都是在措手不及之下被攻佔了，守兵均被屠殺。亞歷山大立即前往最近的要塞，加查（Gaza），同時命令克拉提拉斯圍攻居魯波里斯。他一鼓作氣攻下了加查，將其守軍完全殺死，在以後二日內，他又削平了四個其他的要塞。於是他就前往居魯波里斯，經過了堅強的抵抗後，它還是被攻克。其餘兩個要塞也都被收復，亞歷山大每一次都是反常的殘酷，將所有的叛徒都完全殺盡。

亞歷山大這樣大舉屠殺的原因是與索格地亞拉的戰略重要性有關，這是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省區，在波斯東北面的重要屏障。此外，這個戰役的時間已經長到了他所意料之外的長度，所以亞歷山大希望能趕緊使其結束。他不能把一個未征服的索格地亞拉留在他的北翼上，而繼續東進；他似乎是想要用恐怖的手段以來消滅抵抗，正好像他過去對於提貝斯的情形是一樣的。假使這種猜疑是正確的，則事實上却證明出來他的政策是完全錯誤了。恐怖不特不能征服索格地亞人，反而更激起了其困獸猶鬥的決心。此外還有兩個其他的原因：（一）亞洲的塞提亞人，即馬沙吉塔人，已經集中了大量的騎兵在賈克沙爾提斯河的右岸上，假使馬其頓人不能壓平這些叛變，則他們就要趁火打劫了。（二）亞歷山大已經聽到了希皮塔米尼斯正在圍攻馬拉康達的消息。

亞歷山大似乎並不會認清這次叛亂的嚴重性，因為當他聽到了馬拉康達被圍的消息之後，他只派了六十

名近衛騎兵，八百名僱傭騎兵，和一千五百名僱傭步兵，由法爾魯齊斯 (Pharnuches) 率領着去解圍。這個人却是一位外交家而不是軍人，因為他希望能用談判的方法來取得野蠻人的歡心，而根本上不想打仗。

他在賈克沙爾提斯河的左岸上，建立了一個「最遠的亞歷山大城」(Alexandria Eschate)，以來作爲對游牧民族的屏障。二十天後，其衛城完工了，他把一批希臘傭兵，一些當地的人民，和不堪服役的馬其頓人移殖在這個城中。然後向神祇犧牲祭祀，並舉行了一次運動大會。

此時，塞提亞人仍留在右岸上，因爲在這一帶的河面是很窄的，所以他們向亞歷山大辱罵着，問他敢不敢渡河與他們一戰。亞歷山大接受了這個挑戰，命令準備皮筏渡河。接着就是一個卓越的作戰，因爲亞歷山大對於所謂「巴爾提亞戰術」(Parthian tactics) 雖並無經驗——公元前五三年，他們在卡爾哈 (Carhae) 會爲這種戰術所擊敗——但他却發明了一套自己的新戰術，那也是完全成功的(參看第八章)。塞提亞人被殺了一千人，被俘了一五〇人，若非亞歷山大誤飲污水而患了重病，則在追擊時可能還有更多的人要送命或被俘。這一次的失敗已經足夠具有決定性，使得他們立即派了一個使節團來向亞歷山大謝罪，並保證其國王今後對於他將唯命是聽。

當亞歷山大正在這一方面作戰時，在馬拉康達的附近却也正在打着一個完全不同的戰圍。當希皮塔米尼 (Timetus) 河南面的平原上，他使法爾魯齊斯受到了伏擊，殲滅了他的縱隊。

這是在自渡過了希里斯朋特河之後，亞歷山大的軍隊所遭到的第一次慘敗。亞歷山大立即趕去報仇，他率領輕快部隊，在三天多的時間之內，趕進了一七〇哩，於第四天的拂曉時，接近了該城。希皮塔米尼與他的從者，都聞風而逃，當他達到了戰場之後，就停下來埋葬死者。然後把波里提米塔斯河附近的肥沃之地都夷爲廢墟，然後才返回巴克拉宿營過冬。

這是一個十分忙碌的時期。比沙斯被送往巴克特拉受審，因為他有篡位之罪，所以依照波斯的法律加以處罰。首先割去他的耳鼻，然後送往艾克巴塔拉執行死刑，亞里安對於這種野蠻的刑罰曾經加以譴責，但這却是波斯的慣例，大流士一世對於自立為王的弗拉伐里希 (Favarith) 也是這樣的加以懲罰。在巴克特拉亞歷山大獲得了從希臘來的大批增援，而西部諸省區也送來了新的傭兵，爲了駐守他的要塞據點，他所最需要的也正是這種兵力。恰拉斯米亞人 (Chorasmians) 是一種住在裏海與艾拉爾海 (Aral Sea) 之間的民族，他們的國王，法拉斯馬尼斯 (Pharasmanes)，曾經到巴克特拉來訪問亞歷山大，表示願意締結同盟。他同時也願意引導亞歷山大取道北面的貿易路線以來達到黑海。但是亞歷山大却回答着說，現在他正在忙於計劃征服印度，等到這個目的達到了之後，在他返回希臘的途中，他將順便去開拓歐克辛河 (Euxine) 以東的地區。

但是在尙未遠征印度之前，首先必須征服索格地亞人；恐怖政策並未能使他們降服，反之他們却已經化整爲零的去堅守要點和山地。公元前三二八年的春季中，亞歷山大回到了奧卡斯河上，在宿營時發現了一個石油噴泉。

在尙未出發征服索格地亞拉之前，亞歷山大在巴克塔拉留下了一支強大的兵力，交由克拉提拉斯指揮，他奉命巡邏這個地區以防叛變的再起。於是他把他的其餘兵力分爲五個縱隊，由希法斯辛、托里梅、皮爾地卡斯、柯拉斯 (Coenus)、阿爾塔巴查斯和他自己分任指揮。他親率其自己的縱隊前往馬拉康達，而其餘四個縱隊則掃蕩整個地區，消滅索格地亞人的據點，然後再和他在馬拉康達會合。克萊塔斯的被殺可能即在此時。其次，他又命令希法斯辛去建築要塞據點和設立殖民地，同時又命令柯拉斯與阿爾塔巴查斯率領其縱隊進入塞提亞 (即土耳其斯坦)，因爲希皮塔米尼斯已經在那裡避難。

當亞歷山大正在忙於消滅索格地亞人的殘餘勢力時，希皮塔米尼斯又率領了一批馬沙吉塔人，突然的在

他的後方出現，攻陷了一個巴克提亞的邊境要塞，然後進向巴克拉，那只是由老弱病兵來留守的。凡是尙堪一戰的人員，都由索希克里斯(Sosicles)之子，派松(Perithon)率領着傾城而出。他們與侵入者交戰之後，殺死了其中的一部份，可是當他們回城時，却遇到了伏擊，幾乎全軍覆沒，派松也負傷被俘。當克拉提拉斯知道了這個壞消息之後，馬上趕回來，將馬沙吉塔人趕殺了一百五十人，但希皮塔米尼斯還是逃走了。

亞歷山大在建立了其要塞據點網之後，他又把兩個營的方陣步兵，兩個中隊的近衛騎兵，以及所有的標槍騎兵，與新編成的巴克提亞與索格地亞輕騎兵都分配給柯拉斯，命令他繼續對希皮塔米尼斯作戰，而他自己在勞塔卡(Nautaka)休息他的兵力。此時，阿爾塔巴查斯因爲年紀太大，自請退休，由尼柯勞斯(Nicolaus)之子，柯明塔斯繼任其總督的職位。亞歷山大也從塔普里亞召回了奧托弗拉達提斯，將其職務交給弗拉塔費爾尼斯兼管，又命令大流士的舊人，艾特羅巴提斯(Atropates)，重任米地亞總督。

希皮塔米尼斯看到所有的地方都已爲馬其頓的駐兵所佔領，已無逃竄之餘地，於是他決定攻擊柯拉斯，他以自由搶劫爲條件，誘惑了三千名馬沙吉塔人跟着他走。當柯拉斯聽到了這個消息之後，他立即前往迎擊，在激戰之後，馬沙吉塔人死了八百之多，而希皮塔米尼斯的索格地亞和巴克提亞部屬紛紛投降。不久以後，當馬沙吉塔人知道亞歷山大也已經動身了，他們馬上捉着希皮塔米尼斯，將其斬首，並把首級送給亞歷山大。這樣使他少了一個最厲害的對手。

在希皮塔米尼斯死亡之後，柯拉斯與克拉提拉斯又在勞塔卡與大軍會合，這已經是公元前三二九年到三二八年之間的仲冬時節。但他們還不能在那裡留得太久，因爲索格地亞的四大酋長阿克西亞爾提斯(Oxyartes)、恰里尼斯(Chorienes)、卡塔尼斯(Catanes)和奧斯塔尼斯(Austanes)——都是保留着武裝，所以儘管季節是已經很遲了，亞歷山大却仍然決定與他們算總帳。在公元前三二八年的隆冬中，他攻擊號稱「索格地亞岩石」(Sogdian Rock)的阿克西亞爾提斯基地，他本人不在，但他的家族都在那裡，雖然山中積雪頗深，

路徑都是懸岩絕壁，結果却還是被攻佔了。

在俘虜中有阿克西亞爾提斯的女兒，羅克沙尼 (Roxane)，號稱亞洲第一美人，因為亞歷山大希望安撫這些索格地亞人，並使這個民族戰爭告一結束，所以作爲是一種政策的行動，他決定娶她爲妻。這次婚禮的慶典都是照波斯習慣來辦的，這足以暗示出來，波斯人與馬其頓人一律平等的觀念，最先他還只認爲是一種軍事需要，現在却已經變成了其既定政策了。據寇提斯的記載，亞歷山大曾經說過，兩族的通婚對於其帝國的建立，是至爲重要的，因爲這樣才可以洗除被征服者的恥辱，與勝利者的驕氣。這一個巧妙的安排是與其恐怖政策大不相同，等到阿克西亞爾提斯知道了這個喜事之後，他立即投降並陪同他的女婿去一同圍攻恰里尼斯的要塞。在後者投降之後，亞歷山大又派他爲該地區的總督。於是留下克拉提拉斯去剿平卡塔尼斯與奧斯塔尼斯，他自己則先返回巴克特拉。在苦戰之中，前者被殺而後者被俘。他返回巴克特拉，與亞歷山大會合在一起，該城也改名爲亞歷山大城，此外在巴克提亞和索格地亞拉的境內，也建立了許多軍事防禦性的殖民地。

也許是在巴克特拉，亞歷山大決定使三萬名本地青年接受馬其頓式的教育，以便增強其兵力。這一個決定與其婚事是同樣的使某些馬其頓人感到不愉快。此時，卡里希尼斯的事件也爆發了，不久之後就又有侍衛謀反的陰謀，於是卡里希尼斯終被處死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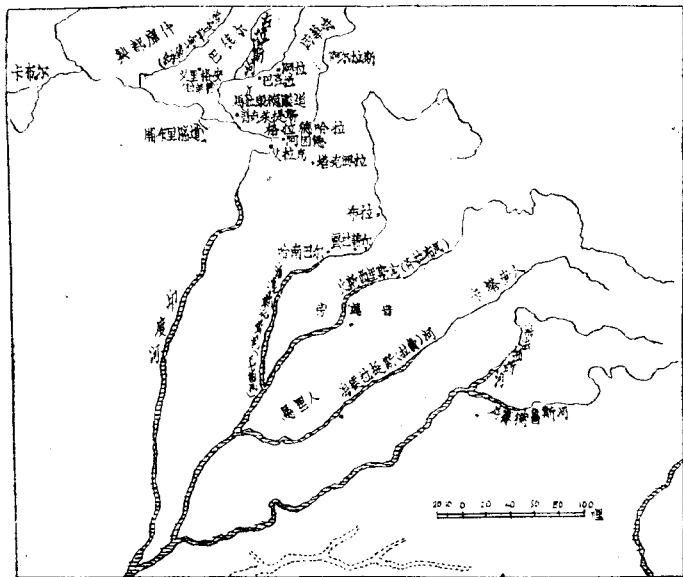
在平定了索格地亞拉之後，亞歷山大終于也穩定了其在賈克沙爾提斯河上的東北疆。(對於這個地區的鞏固工作是做得如此的澈底；所以以後在那裡建立的希臘王國一直延續到公元一三〇年才滅亡。)雖然他知道在這條河的對岸上即爲賽提亞人的領土，但他却相信再過去即爲大洋。所以從東面是不會有太多的危險。反之，他却認爲從裏海附近的地方是可能有麻煩發生的，所以他對於恰拉斯米亞國王的回答是並非隨便說說的，因爲據我們所知，在他從印度返回巴比倫之後，向這一方面的開拓是他心中所考慮的第一個計劃。

東疆的開拓

亞歷山大在巴克特拉準備對印度的侵入工作，他知道過去有一度時間，它是曾經成爲波斯的極東省區。他相信印度是一個縱深不太大的半島，它向東突入海中，在其北側面上爲一連串的巴羅巴米沙斯山脈，在山脈的北面，距離西貝克沙爾提斯河不遠處即爲大洋，它刷洗着它們的山脚，並經過半島的東端。照亞歷山大所了解的，印度就是印度河 (Indus) 的地區，至于它是否爲尼羅河的源頭，抑或是自流入海，則不是他所知道的。他好像不知道賽拉克斯 (Scylax) 的航行，儘管亞里斯多德在其所著的政治學中曾經提到這位航海家的故事。他一共有兩個目的：(一)完成其對於波斯帝國 (即亞洲全部) 的征服，(二)解決一向使地理學家感到纏繞不清的大洋問題。爲了幫助他解決這個問題，在公元前三二八年的秋天裡，他曾經命令埃及和腓尼基派遣船匠與水手來參加這個工作。

當正在進行準備工作時，他又獲得了大量的增援，依據寇提斯的估計，共爲步兵一九、四〇〇人，騎兵二、六〇〇人。(據估計從阿貝拉會戰起，到侵入印度時爲止，亞歷山大共獲得步兵四一、〇〇〇人，騎兵六、五三〇人的陸續補充。)不過其中有許多都是用來供殖民之用的傭兵，而並不供補充陸軍中缺額之用。在所集結的總兵力中，有一萬名步兵和三千五百名騎兵，是分配給巴克提亞的總督、阿明塔斯，當作駐防軍之用，而方陣的兵力也由六個營增爲七個營。一總算來，分配給侵入軍團的兵力約爲二萬七千人到三萬人。此外還應加上數量不詳但却相當可觀的非戰鬥人員，因爲這個軍團現在已是一個機動的國家和帝國的行政中心，它包括着文武官員、工程師、科學家、商人、軍眷和教育兒童的學校都在內。

當他正在準備時，亞歷山大又獲得了沙希古普塔 (Sasigupta) 的合作，後者爲格南德哈拉 (Grandhara) 的一位印度國王 (Rajah)，其國土是位置在庫拉爾 (Kunar) 河與印度河之間。亞歷山大從他的報告中，得



第五圖 印度西北疆旁邊普地區

知塔克西亞 (Taxila) 國王因為與包拉伐斯 (Pauravas) 國王有隙，所以很願意向他這位「大帝」求援以來報仇。前者的原名為阿門費斯 (Omphis)，但通常都被稱爲是塔克西里斯 (Taxiles)，他的國土位置在印度河與真納 (Jhelum) 河之間。後者名波拉斯 (Porus)，其國土位置在真納河之東。

公元前三二七年的初夏，亞歷山大向印度出發遠征，他越過興都庫什山，經過了十天的行軍，達到了山麓處的高加索亞歷山大城。他發現那裡的情況不良，遂指派尼拉羅爾爲總督，另派阿克西亞爾提斯爲巴羅巴米沙德的總督，並通知塔克西里斯與在印度河以西的其他國王來與他會晤。他們都來了，他們不僅認爲亞歷山大是一個征服者，而且也更認爲他是一個保護者。亞歷山大從他們的報告中一定已經知道其過去對於印度的認識，其中是有許多的錯誤，但是關於這一點却一點記載都沒有。

他的計劃是命令希法斯辛和皮爾地卡斯，率領其軍團之一半兵力和隨營人員，由塔克西里斯陪伴着，進到柯芬河 (Cophen) 上，即卡布爾 (Kabul) 上，然後經過開布爾 (Khyber) 隘路以達到印度河，並在該河上架橋；同時爲了保護其左側面和交通線起見，他率領另一半兵力，進到恰斯皮斯 (Chaspes) 河上，即庫納爾河，然後經過巴佳爾 (Bajaur) 與西華特 (Swat) 山地，以來與在印度河上的希法斯辛及皮爾地卡斯相會合。

在恰斯皮斯河上，他遭到了巴佳爾部落的強烈抵抗，他們到處設防以阻止其前進。在艾里格安 (Arigaton) 即可能爲巴佳爾現有首府的拉華格 (Nawagai)，曾經有一次惡戰，據托里梅說，曾經俘虜了山地人四萬，和牲畜二二〇、〇〇〇頭——這顯然是過份的誇大。亞歷山大把最優秀的牲畜送回馬其頓以來改良其土種——這個運輸的距離在三千里以上。

其次，他就渡過了古拉斯河 (Guraeus)，即爲潘柯拉 (Panjikora) 河，以來進入西華特，這也就是艾沙西尼亞人 (Assaceniens) 的地區，他們已經集中其兵力在其主要據點，馬沙加 (Massaga) 之上，並且有從印度河彼岸中來支援他們的七千印度傭兵。在意料之外的，他們並不等候敵人的進攻，而趨前進攻馬其頓軍，後者正在紮營。亞歷山大用了一個迅速的假撤退，使敵人撲了一個空，他首先將他們引出了據點，然後再轉過身來再將他們逐回要塞，並加以圍困。艾沙西尼亞人終於作了有條件的投降，但是那些印度傭兵，本已自願爲亞歷山大服役，却還是爲亞歷山大所圍殲。（這一個屠殺行動曾經引起了很多的批評，不過亞歷山大却不敢冒險讓他們撤過印度河，恐怕他們又爲敵人服務。）

亞歷山大接着攻下了阿拉 (Ora) 與巴齊拉 (Bazira)，並越過了馬拉康德 (Malkand) 隘路，以進入了希法斯辛所未能征服的普克萊提斯 (Peucelaitis)。在那裡受降之後，他留下了守兵，就前往艾門波里拉 (Embolina)，它距離阿爾拉斯 (Aornus) 約爲兩天的行程，它是艾托克 (Attock) 以北的一個山地要塞，靠近印

度河，有大量的部落民族在那裡避難。

在一九二六年，阿爾拉斯由斯坦因爵士 (Sir Aurel Stein) 加以考據，斷定即為皮爾沙爾 (Pir-sar)，那是一個平頂的山嶺，其懸岩控制着其五千呎以下的印度河。神話中說希拉克里斯曾經圍攻它，但未獲成功，這就構成一個足够的理由，使亞歷山大想要勝過其祖先。假使這個故事是真的，也只不過是具有威望與宣傳的目標而已，因為照亞歷山大想來，阿爾拉斯對於這些部落民族是一個集中點，又因為它從側面威脅着他的交通線，到卡布爾河谷為止，以及其在印度河所擬採取的任何渡河點，所以他不能讓它留在敵人的手中。在戰略上，他是有佔領它之必要；同是在精神方面也是同樣的必要，因為它是被認為不可透入的，所以其克服將足以使遠近的部落民族都為之氣奪。他決定攻陷它。他把克拉提拉斯和大部份的兵力都留在艾門波里拉，以來搜集補給，而自己却在公元前三二六年三月間，率領着精兵出發，使用一種最高明的山地戰法，終於將其攻陷 (見第八章)。他留下了沙西古普塔據守阿爾拉斯，却花了幾天的時間去追逐殘敵。

接着他就命令伐木造船，順流而下達到了阿因德 (Ohind)，它在艾托克上流十六哩處，希法斯辛與皮爾地卡斯已經在那裡架橋。於是他與他們會合在一起。他渡過了印度河，進至塔克西拉，這是印度河與海達斯配斯 (Hydaspes) 河之間的最大城市，後者即為真納河，他在那裡建立征服旁遮普 (Panjch) 地區的前進基地。塔克西里斯對他表示極大的友誼，同時他也遭遇到了艾比沙里斯 (Abisares) 和其他克什米爾山地區國家君主所派來的代表，但實際上，艾比沙里斯却又還是與波拉斯締結了同盟。

〔旁遮普即為五河省 (Land of five rivers)，這五條河的名稱，在英文、希臘文和梵文 (Sanskrit) 中是各有不同，今分列如下：

英 文

希臘文

梵 文

Thelum

Hydaspes

Vitasta

Chenab	Acenes	Asikhi
Ravi	Hydrates	Parushni
Beas	Hypasis	Vipas
Sutley	Hesydrus	Sutudri

在梵文中，印度原文爲「身毒」(Sindhu)。

在塔克西拉，亞歷山大改組了他的騎兵。他把皇家騎兵中隊 (Agema) 與近衛騎兵分開，而自己指揮前者，其餘的則分爲五個旅 (Biparchies)，每個旅一千人。其中四個旅均由一個中隊 (三百人) 的近衛騎兵，與七個東伊朗 (Iranian) 騎兵所混合組成，另一個旅則幾乎全部由伊朗人所組成。

當亞歷山大正在準備作次一行動時，他就獲得了消息，知道波拉斯正在沿着真納河的東岸集中兵力，以求阻止他的前進，並且期待着艾比沙里斯的援助。他命令把印度河上的船隻都分成片段，用大車將其運到真納河上。於是在塔克西拉留下守兵，並指派菲立普、哈爾巴拉斯的兄弟，爲格南德哈拉的總督，他自己則由塔克西里斯陪伴着，率領大軍前往海達斯配斯河上。在六月初達到了該地，至於正確地點則已不可考。斯坦因爵士認爲可能是在哈南巴爾 (Harauhar) 在加拉普爾 (Jalapur) 的下流十七哩半的位置上。他在那裡發現了波拉斯，正扼守着東岸。

他的問題卽爲如何渡河，並使波拉斯接受會戰，這個問題的解決已經是很迫切，因爲雨季是早已降臨。利用一連串的佯攻，他使波拉斯誤會了其所選定的渡河點，於是他乘黑夜率領一部份兵力向上流行動，很困難的渡過了東岸，迫使波拉斯接受會戰，並使他受到了決定性的失敗。誠如第三章中段已經說過的，他並不會向他貫徹其意志，反而與他締結同盟，尊重他的王國，不久還擴大其領土。

很不可能的，他僅是爲了敬佩一個英勇的對手，而就採取這種行動，因爲亞歷山大不僅是一個俠士，而

且還是一個政治家。可能應假定他是認清了要想守住旁遮普地區，則必須要在其主要國家之間，建立一種權力平衡。因為他已經擴大了塔克西里斯的領域，所以也就必須擴大波拉斯的以來作為對稱。他的政策與十八世紀英國人在印度所採取者極為相似——分而治之。這裡的問題不是省區，而是局部性的王國，它們彼此間的仇恨與對立，足以使他從中取利，並且成為它們的共主。此外，為了增加其對於被征服國家的控制，在這次會戰之後，他又立即建立兩個亞歷山大城，一個叫作尼卡(Nicasa)，是位置在會戰的戰場上；另一個叫作「布西法拉」(Bucephala)，是位置在其渡河點上，布西法拉為他的名馬，死在這次會戰中。

雖然對波拉斯的勝利和與波拉斯的同盟已經使亞歷山大獲得了旁遮普的西部，但他却仍應東進，不僅為了擴大波拉斯的王國，而且也是為了達到東方的洋岸，很顯然的，他仍然相信那是近在咫尺的，而且只有洋岸才能使他獲得其所尋求的理想東疆。

到了此時，他對於印度的某些幻想，又必須要與地理現實相符合了。至少他似乎已經知道印度河與尼羅河是毫無關係，這是一個流入南洋的獨立河川，而真納河為其支流之一。所以在他繼續前進之前，他把克拉提拉斯留在真納河上，不僅為了監造尼卡與布西法拉城和補給其前進交通線，而且也還要建造一支艦隊。雖然已經無文字的記錄，但很顯明的，他是在想達到了東洋岸之後，就再回到真納河上，然後再順流而下的達到南海。所以尼卡與布西法拉也是為了作其南下航海的基地之用。

休息後的軍隊在大雨如注中，前往艾斯西尼斯河(Acesines)上，因為夏季風正極為強烈。經過了相當的困難，渡過了該河，又繼續進到了海德拉提斯(Hydraotes)河上，一路走一路在交通線上留下防守的哨兵，以使克拉提拉斯的運輸補給工作可以較為便利。當接近海德拉提斯河時，希法斯辛又率領了一個縱隊去征服波拉斯的侄子，他也叫作波拉斯，已經叛變了。希法斯辛達成了這個任務，並且把侄子的領土加在其叔父的國家中。此時，大軍已經渡過了該河，而進入了卡塔安人(Cathaeans)的境內，這是一個好戰而無王

的民族，住在海德拉提斯河與海法西斯 (Hyphasis) 河之間。在其南面，位在艾斯西尼斯河與海德拉提斯河之間，還有馬里 (Mali) 人，在海德拉提斯河與海西德拉斯 (Hesyrus) 河之間還有阿克斯特拉卡 (Oxydrace) 人。卡塔安人的主要城市爲桑加拉 (Sangala 地點已不可考)，亞歷山大在此受到了頑強的抵抗，損失重大。這個城的陷落使其他兩個民族驚懼投降，這對於亞歷山大而言是很幸運的，因爲他的損失是那樣的嚴重，他已經感到兵力不足，被迫允許波拉斯去據守被征服地區。亞歷山大於是再向海法西斯河上出發，以求征服其對岸上的民族。(任何曾在旁遮普東部度過夏季的人一定能够認清其因爲氣候而所受到的死傷數字將是非常驚人的。)

在海法西斯河上，軍隊發生了叛變。自從安費波里斯出發起，他們已經行軍近一萬七千哩的長度，整整已經度過了八年的光陰，而自從離開真納河之後，天氣的炎熱，和不斷的暴雨使他們更受不了。同時軍中又有了謠言，說在河那一邊的國家是人口衆多，人民都體格高大，英勇善戰，而且其國王擁有無數的戰象。謠言，對於未知的恐懼、困苦、疲勞、苦雨與酷熱，終於使馬其頓軍的士氣崩潰了——它能支持這樣長久的時間，實在是很多驚人的。於是軍人在營中開會，即令最馴服的人對於他們的命運也深感憂懼，而其他的人則堅決的宣佈決不再跟着亞歷山大前進了。

那麼亞歷山大對於這次叛變的反應又是怎樣呢？亞里安所記載的他向他的將領所發表的演說，塔恩却認爲是後世所偽造的。塔恩認爲在此時，亞歷山大仍認爲東洋是類近的，這種說法是殊有疑問。因爲亞歷山大是一個很虛心的人，他一定已經問過了許多印度人，所以到了此時，他對於大洋近在咫尺的假定，是必然已經發生了疑問了。所以當軍隊的發言人，柯拉斯回答他說：「現在不要再違背我們的意志而領導我們前進，因爲在戰鬥中我們必須要有自由的意志。」據說，亞歷山大回到自己的帳幕中，曾經考慮了三天之久。假使他仍然堅信只要再走幾天，即可以找到那個東洋，則他決不會向其部下讓步，好像其在第二次大叛變中的情

形一樣。不過也可能他是認爲軍隊的情形使他不能再作成功的前進，所以決定停止了。所以他命令爲渡河的問題而向天神禱告，但神意表示不利時，於是他就向部隊宣佈決心回師了。

他的部下歡聲雷動着說：「僅僅爲了他們，他才自動屈服了。」他的東疆是始終不會建立，這是他一生事業中的一個最大的失敗。

他命令在海法西斯河上，建築了十二個像高塔一樣的神壇，以來當作其征服的極限，在犧牲祭神之後，又舉行了一次運動大會，然後把直到該河爲止的地區都併入了波拉斯的版圖。他回到真納河上，準備其前往南海的八百哩長的旅行。

帝國的海洋連繫

亞歷山大決心作向南的冒險，其原因是很清楚的。其一爲印度河下流地區都是一度會受波斯「大帝」的統治，所以作爲承繼者的他，有再征服它的權利與義務。其次，是他不僅下了決心，不惜任何成本，以來達到海洋，而且也是爲了想發現是否能够在印度河與幼發拉底河之間，建立一條海上航線。這樣即可以避免艱苦綿長的陸上旅行。他何時決定作這個冒險是無法知道的。但是他第一次渡過印度河時，他是以爲他已經發現了尼羅河的源流，因爲他在它的河岸上看見了鱷魚，這是除了他在尼羅河上以外，在其他任何河中都不會看見過的。以後他又從印度人方面得知海達斯配斯河是與艾斯西尼斯河會合，而後者又與印度河會合，印度河有兩個河口，直接流入大海中。這是一點都不稀奇的，因爲自從遠古時代起，印度河與其支流即爲主要的航線，而從印度河口向西沿着馬克蘭(Makran)海岸發展的海運貿易，是在亞歷山大時代的前一個世紀中就已經存在的。

在真納河上，他發現在他離開的時期中，哈爾巴拉斯(Harpalus)又已經送來了五千名騎兵和七千名步

兵，以來當作增援，另外還有二萬五千套甲冑。已經造好了八十艘三十槳的戰船，還有許多運輸船在建造中，此外也征發了大量的當地船隻。當一切都準備就緒時，這支艦隊的船隻總數似乎約為一千艘。戰船至少一部份是由腓尼基人、塞浦路斯人、卡里亞人和埃及人來駕駛，此外也有許多印度人被僱用。

亞歷山大率領一部份精兵，坐着船順流而下，其餘的陸軍分為三個縱隊：克拉提拉在右岸上，希法斯辛在左岸上，而非立普、格南德哈拉的總督，則跟在後面，相隔三天的行程。尼爾巧斯 (Nearchus) 指揮着艦隊。

公元前三二六年，十一月間，在犧牲祭神之後，亞歷山大從他的船頭上把奠酒倒在河中，於是大船團啓行了。但是這次航行却並不平安。當他們尚未走到艾斯西尼斯河與真納河合流之處，即獲得了消息得知馬里人與阿克斯拉卡人已經準備反抗。

大軍紮營在二河合流之處，接着作了一個卓越的戰役，在其中奇襲與機警獲得了極佳的配合，這是亞歷山大所打的重要戰役中的最後一個，但是幾乎斷送了他的性命。當有幾個據點已經攻下了之後，軍隊即開始進攻馬里人的主要城鎮，亞歷山大看到他的部隊有一點猶豫不前，遂憤怒的自己抓着一架雲梯，把它靠在城牆上，領先爬上去。緊跟在後面的就是普西斯塔斯 (Peucestas)，那是他的負盾者，荷負着依流門的「神盾」，接着就是他的衛士里昂拉塔斯 (Leonnatus)。同時有一個叫作艾布里斯 (Abreas) 的軍人也架起第二座梯子。其他的人員都紛紛跟着他們後面向上爬，那知道人太多了，却把梯子壓斷了。於是亞歷山大孤立的留在城頭上面對着敵人。他躍入了衛城之內以來避免他們的矢石，把背靠着牆，憑他的寶劍使敵人不敢近身。艾布里斯倒在地上，因為一支箭射穿了他的前額。另一支箭却透穿了亞歷山大的胸甲，深入在其胸膛中。一片血光他倒在他的防盾上，普西斯塔斯與里昂拉塔斯也都已負傷，却仍拼命的保護着他。但一切似乎都已經完蛋時，其他的衝鋒隊又已經爬上了城牆，就在亞歷山大的身邊展開了激烈的戰鬥，一直等到有些士

兵打開了一扇城門，於是馬其頓軍才像潮水一樣的湧入。因為痛惜其國王的負傷，他們把居民完全殺盡，連婦孺都不例外。

有幾天亞歷山大都在死亡的邊緣上掙扎着，因為在軍營中已經有謠言散佈着，說他已經死了，於是他命令他自己用擔架抬着，送上一艘船，沿着河岸緩緩的搖動，好讓他的部下看到他還是活着的。

在他傷勢復原之後，艦隊與陸軍又繼續前進，直達齊納布 (Chrab) 河，即艾斯西尼斯河，與印度河會合之點上，在那裡他命令建立一個亞歷山大城，他把非立普的省區擴大得將庫納爾河以東的一切地區都包括在內，直到這個會合點為止，並將一批戴內斯部隊交給他指揮。同時他又指派派松為下印度總督——那也就是指從這一點起向南伸延的一切地區，一直到海為止。於是再繼續前進。在途中亞歷山大又聽到艾拉恰西亞與莊吉亞拉發生了叛亂的消息，他就決定派克拉提拉斯率領三營方陣步兵，一些弓箭手，和不堪服役的人員，以及輜重戰象等，可能是取道莫拉隘路 (Mulla Pass)，經過這些省區前往卡爾馬尼亞 (Carmania)，並在那裡等候他自己的到達，也許可以假定他在此時已經決定艦隊將從印度河口向西航行，取道吉德羅西亞 (Gedrosia)，即馬克南，以來回到波斯。公元前三二五年七月間，經過了一些小挫折，這支大遠征軍終於達到了巴拉 (Parala)，即為當時印度河三角洲的頂點。

亞歷山大開始在巴拉建立一個港口和船塢，他是準備用它來當作印度與波斯之間的海上交通線的東端基地。他於是沿着印度河的兩條主要水道航行，其目的是想要發現其中那一條是比較便於航行，結果還是決定了東面一條。接着他又與尼爾巧斯商討這個沿着海岸探險航行的指揮問題。他們理想中的幾個人選，都堅辭不敢接受這個任務。最後尼爾巧斯遂自告奮勇。最初亞歷山大由於這個任務的危險頗大，很感踟躕，因為尼爾巧斯是他的最親密老友之一，但是最後他還是同意了。這個決定使那些船員們大感振奮，因為他們感覺到除非是有必定成功的把握，否則亞歷山大是不會指派尼爾巧斯擔負這個任務的。尼爾巧斯所獲得的訓令，

是要他勘察海岸線，發現有無港口島嶼，和海灣的存在，有無沿岸城市，和土地是肥沃還是荒涼。

有多少船隻參加這次遠征是已無正確的記載。塔恩指明出來船隻共為一百或一百五十艘，船員為三千到五千人，此外還有一些弓弩手，傭兵與投擲機。船上所攜帶的口糧不過十日的份量，飲水不過五日的份量，所以必須經常登陸，而且無論如何，這也是必要的，因為在古代的船隻，通常是要放在陸上來過夜的。

在公元前三二五年九月底，艦隊進入了印度河的支流，等候東北季風的來到，那是應該在十月底開始的。在尼爾巧斯離開艾塔拉前不久的時候，亞歷山大開始作通過吉德羅西亞的行軍。他的目的並不是爲了想與希米拉米斯 (Semiramis) 和居魯士大帝比美，儘管他們的神話是很使他感到悠然神往的，其真正目標却是爲替沿着海岸行駛的艦隊，掘井和建立食品倉庫，以來使其登陸行動可以比較便利，和壓平居在吉德羅西亞南部的獨立部落。他應該早已深知前途的危險，但爲了幫助這支艦隊，他却必須面臨它。他所率領着的兵力，有四營方陣步兵、輕步兵、艾吉里亞部隊、弓弩手和近衛騎兵中的一切馬其頓人，以及騎馬的弓弩手，至於其餘的土著部隊均被遣返其本國。

從巴塔拉，他進到了阿拉比斯 (Arabia) 河上，從此向南轉沿着海岸，進行掘井和征服阿里塔 (Orietae) 獨立部落的工作。在他的主要城市阿拉 (Ora)，他又建立了一個亞歷山大城，命令艾波羅法尼斯 (Apollonians) 爲總督，並留下一支強大的兵力，由里昂拉塔斯指揮。他命令艾波羅法尼斯應對尼爾巧斯與前進的陸軍，不斷的送達補給。因爲已經沒有沿岸的路線，他被迫改向內陸，沿着以後阿拉伯人從馬克南到辛德 (Sind) 之間所常用的小路走。但在途中，仍不斷的派人送補給到海岸上去。他所經過的地區是經常缺水的，而且天氣酷熱，使他必須在夜間行軍。幾乎一切的輜重都丟完了——所有的馱獸非死即已被吃光——他們才在巴斯尼 (Pasni) 又達到了海岸，於是從此轉往普拉 (Pura)，那裡有波斯王的離宮。經過了六十天的艱苦行軍，軍隊才在此獲得了休息。依照塔恩的記載，除了非戰鬥員以外，其餘的兵力還並無太大的損失。

當亞歷山大在普拉時，他免去了艾波羅法尼斯的職務，因為他不會達成運送補給的任務，同時也知道了上印度的總督，菲立普，已經在兵變中被害了。他並不會改派繼任人選，而只命令塔克西里斯去兼管總督的職務。於是他進到卡爾馬尼亞的古拉希基爾德(Guashkirid)，在那裡建立了另外一個亞歷山大城，並與克拉提拉斯會合在一起。

當亞歷山大還在吉德羅西亞作艱苦的前進時，尼爾巧斯也正在繞着阿拉伯海岸北岸航行。在他所著「印度遊記」(Indica)一書中，對於其航行有極詳細和真實的記載，其中包括着相當份量的地理資料，那應該能使亞歷山大極感欣賞。在開航後八十天，他的艦隊進入了阿爾穆茲(Ormuz)海峽，並在艾馬尼斯(Amanis)河口中投錨。這是一次最成功的航行，但成本却並不太高，因為尼爾巧斯一共只損失了四艘船。這次航行是與布倫布的一樣著名，不僅是因為實質性的危險，而且幻想也更產生了巨大的恐怖，所以尼爾巧斯能夠堅持到底，是很可欽佩的。

當船員登陸不久之後，尼爾巧斯從一個希臘的流浪者口中，得知亞歷山大的御營距離海岸只隔了五天的里程而已。他率領了阿爾切斯(Archais)和另外五位從者，趕往與國王會合，其情況在其遊記中曾有極生動的描寫。最初亞歷山大幾乎不認識了尼爾巧斯和他的同伴，因為他們是頭髮長亂，衣服破爛，身體瘦弱的。他以為站在前面的幾個人就是這支遠征軍最後所剩下來的那幾個倖存者，於是他就問船隻與軍隊是怎樣被毀滅了的情形。但尼爾巧斯告訴他船隻與軍隊都安然無恙時，亞歷山大不禁喜極而泣，他說假使他們若是遭遇了不幸，則他內心中的悲哀將足以抵消其一切其他成功的回憶。

於是亞歷山大大大張筵席，並向宙士、希拉克里斯、阿婆羅等海神犧牲致謝。尼爾巧斯不久又回到他的艦隊中，沿着卡爾馬尼亞和波斯爾西斯(Persis)的海岸航行，再沿着卡倫河(Karun)溯江而上，到蘇沙附近的一個浮橋為止，然後在那裡停船。他已經向西方世界證明出來，印度河可以與幼發拉底河連接起來，從巴

塔拉可以直達蘇沙。

帝國的統一

公元前三二四年初，亞歷山大出發前往巴沙爾加德 (Pasargadae)，他愈向西走，所接到其帝國中各種不正當行為的報告也就愈多。他已經離開了其帝國中心五年了，在這個時間當中，有許多人相信他不會再回來了，同時又有許多的謠言說他已經在印度死去了，所以其威權遂開始發生了動搖。他立即用閃電式的速度來懲治一切的罪行。巴爾亞克斯 (Baryaxes)，是一位米地亞人，曾經公開的稱王，他和他的黨羽俱被處死。阿爾克西斯 (Orxines) 曾在波斯西南省作亂，被處了絞刑。在卡爾馬尼亞造反的阿爾達尼斯 (Ordanes)，和治理蘇沙亞拉 (Susiana) 不適當的艾布里提斯 (Abuites)，也都受到同樣的刑罰。那兩個曾經刺殺巴米尼安的將軍，克里安德爾 (Cleander) 和斯塔爾西斯 (Stiraces)，也因為虐待人民而被處死。居魯士的皇陵曾被盜，現在又完全恢復了原狀。一切在亞歷山大不在時擅自編成的私人軍隊也都被解散。所有罪犯中只有帝國財政大臣，哈爾巴拉斯聞風先逃走了。他曾經花了大量的金錢來過着窮奢極侈的生活，並為他所寵愛的女巫修建神廟。他聽到亞歷山大還朝的消息之後，馬上就率領着六千名傭兵，携帶着五千臺命向西逃走，想去煽動雅典叛變。不久之後，他在克里特島為其從者所殺。

比懲罰罪人更重要的，是要在波斯人的心理中，重建亞歷山大的美名。其第一個步驟即為指派普西斯塔斯 (Peucestas) 為波斯西斯及蘇沙亞拉的總督，這個波斯西南省為波斯民族發祥之地。這是一個極受人望的選擇，因為普西斯塔斯能說波斯語，並且已經採用波斯的服裝與生活。

不久以後，當亞歷山大達到了蘇沙時，又採取了第二個步驟。為了慶祝其勝利歸來，亞歷山大命令大舉慶祝，作為是其帝國內各種族一律平等的政策象徵起見，又舉行了一個巨大的集團結婚典禮。他與希法斯辛

娶了大流士之女，巴爾辛 (Barsine) 與德里皮提斯 (Drypetis) 爲妻，有八十多位將領也都娶波斯與米地亞最高貴族之女爲妻。此外他的軍人中有一萬人都奉准與其亞洲籍的姘婦結婚，並都獨得極厚的賞賜。

亞歷山大同時又決定償還其軍人的一切債務，爲了要知道到底有多少負債者，他命令所有的負債者都應登記他的姓名和金額。但是登記者頗少，因爲軍人們都懷疑他是別有用心，可能是想發現那些人曾經過着糜爛的生活。但是更使他們感到疑懼的，却還是下述的行動：各新建城市的總督奉命送了三萬本地青年到大本營報到，這是亞歷山大過去命令他們招募的，其裝備與紀律都是採取馬其頓式。亞里安說，當這些新兵到達後，曾經使馬其頓人大感困惑，他們認爲亞歷山大是在儘量設法使今後可以不必再依賴他們，同時在思想方面也已經完全亞洲化，根本上看不起馬其頓人和他們的生活習慣。另一個使他們抱怨的原因即爲那次集團結婚大典也是照波斯式來慶祝的。

當亞歷山大得知其軍人不願意登記姓名時，內心感到受創頗深，他說一個國王必須待人以誠，而臣民也應該相信其誠意。他取消了登記的辦法，命令只要見借據就給錢，而也不必出具收條。這是他再度服從了其人員的意志，但這却是最後一次。

現在亞歷山大又轉過身來處理希臘的事務，因爲在他不在的時候，安提巴特爾對於民主國家的高壓政策，已經使這個地區中到處都是無家可歸的反馬其頓流亡者。要想消滅這種派系之爭，才不是易事，因爲亞歷山大與柯林士同盟會員國之間的關係，與對波斯人之間的關係是完全不同的。雖然作爲是「大帝」的承繼者，全部亞洲現在都是在統治之下，可是作爲是希臘的盟主，他却並無干涉各國內政的合法權力。但是假使他的帝國因欲求聯合一致，則他必須使希臘城市之內與其間能够建立和平關係，正像希臘與波斯之間是一樣的。他發現若是派系之爭不消滅，流亡者到處滋事，或是流爲傭兵，則決無和平之可言。儘管他是不合法的，但他却仍然發佈了一個命令，要所有各國收容其流亡者與其家族。公元前三二四年九月間，由亞里斯多德的

義子，尼卡羅爾 (Nicanor) 在亞林匹亞代他宣讀，聽衆有希臘各國的代表，和流亡者約二萬人。雖然這種辦法是違反了同盟公約，但却是一個政治家的行爲，而且也是大公無私的，因爲流亡者之中有許多都是屬於反馬其頓黨派的。亞歷山大容許其過去的敵人都返回他們的故鄉。

爲了克服這種法理上的困難，有些學者認爲亞歷山大在發佈命令之前，是先假定這是神意的要求。因爲誠如塔恩所說的，同盟公約只能限制國王身份的亞歷山大，而不能限制神意代表身份的亞歷山大。其他的學者則反對這種理論，認爲他是太無根據。不過無論如何，亞歷山大的行動與希臘的政治理論也是不相衝突，因爲他們一向認爲天才是應該超乎法律之上的。

當這個命令發佈了不久之後，當他的大軍正駐在阿皮斯 (Ops) 時，亞歷山大遂又決定命令克拉提拉斯，率領一切滿了服役年限的老兵返回馬其頓。當這個決定發表之後，加上其統一帝國以內各種民族的政策之實施，以及在軍中不准再有勝利者和被征服者區別的要求，於是遂使軍人們認爲亞歷山大的意圖是要在亞洲建都，不再返回歐洲了。於是軍中人心大亂，開始口出怨言了。當亞歷山大召集其部下聽訓時，終於釀成了全面的兵變，所有單位除了近衛步兵以外，都完全包括在內。最先，他們還沉默的聽着，等到他說完了之後，他們就喪失了控制而高聲回答着說，要回去大家都回去，以後要打仗就請他的父親「阿蒙」代勞了。

當他們一提到「阿蒙」，馬上就刺激了在亞歷山大生活中最神聖的一方面，於是他突然大怒，從講臺上跳下來，向近衛步兵指出了十三個禍首，要他將其拘捕並執行死刑。然後他又回到講臺上，痛罵這些忘恩負義的人們。他提醒他們想想看他的父親曾經爲他們做了些什麼，當他發現他們的時候，他們都是披着羊皮的窮牧人，但他却使他們變成了希臘的統治者；以後他自己又如何的使他們升級變成了亞洲的主人翁。他又說到他們的許多勞苦，勝利和創傷，但是他却說在他所領導之下的人，沒有一個人是在潰逃中喪命的。最後他終於不能自制的怒喊着說：「現在你們都想走，好走吧，你們每一個人都走好了。告訴他們在家裡的人說，

你們已經丟棄了你們的國王，他曾經領導你們走遍了世界，從這一個勝利到那一個勝利。現在把他一個人留下來，讓他所曾經征服的異國人去照料他。毫無異問的，你們的話是會贏得人類的讚揚，和天神的保佑。走吧！」

假使說在亞歷山大的一生中，有任何一件事件可以表示他是一個半神性的人，則這次兵變可以算是一個例證。在盛怒之下，他的人格威力足以使這些亂兵懾服，他貫徹他的意志而沒有作任何的讓步。

當他說完了這一番話之後，他就跳下了講臺，退入他的宮中，兩天內拒絕接見任何人。到了第三天，他召見波斯人的領袖，並開始把三萬新兵組成一支波斯陸軍。於是叛徒們屈服了，他們羣聚在宮門之外，丟下他們的兵器以表示服從，要求准他們進來，並交出他們的禍首。當亞歷山大聽到這消息，他含着眼淚走到了宮門口。在那裡有一位老軍人，卡里尼斯 (Callines)，向他說：「啊，國王呀！馬其頓人是多麼傷心，您早已使某些波斯人做了您的親屬，波斯人已經被稱為亞歷山大的親屬，有用接吻來向您敬禮的權利；可是馬其頓人還沒有一個能享受這種權利。」亞歷山大攔着他說：「但是對於你們全體而無例外的，我都認為是我的親屬，所以從現在起你們也可以這樣的自稱。」卡里尼斯領頭，和其他的人都向他一吻以表敬禮，於是軍人們拾起他們的兵器歡呼高唱的回到他們的營房中。

在這次亂事平息之後，亞歷山大又犧牲謝神，然後命令準備一次巨型的宴會，依照傳統，共請了九千位客人。馬其頓人環繞着他們的國王坐，其次就是波斯人，再次即為帝國中其他各民族的代表。當宴會終了時，所有的人都從一個過去屬於大流士的巨型銀酒桶中，吸出神酒來，九千人同時舉行奠酒禮。於是亞歷山大為和平作了一個祈禱。他所強調的是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之福，尤其是馬其頓人與波斯人彼此合作，和諧無間。

接着一萬個退伍的老兵，在克拉提拉斯率領之下，歡歡喜喜的啓程返回馬其頓，而克拉提拉斯也奉命代

替安提巴特爾爲希臘同盟副盟主，後者則奉命率領馬其頓的增援人員，前來與亞歷山大會合。

當老兵回國之後，命運的安排却顯示出來亞歷山大的統治已經日薄西山了。希法斯辛突然患熱病逝世，這對於亞歷山大是一個極大的打擊。這兩個人同年，從兒童時起就是最親密的朋友。雖然是仲冬時節，亞歷山大爲了遣悲懷起見，還是出發征討柯沙安人 (Cossians)，他們住在蘇魯與艾克巴拉之間的山地中。公元三二三年春天裡，亞歷山大回到了巴比倫，從利比亞、布魯提門、魯卡尼亞和艾特魯里亞等國來的使臣都來慶賀他的成功。

他開始執行兩個夢想了好久的計劃：(一)爲勘察裏海；(二)爲勘察波斯灣及阿拉伯海。他命令希拉克萊德斯 (Heracleides) 率領一羣造船匠，到海爾卡尼亞 (Hyrkania) 去伐林造船，以來證實裏海究竟是一個湖，還是一個海灣。關於第二個計劃他準備親自去執行，他命令在巴比倫附近開闢一個大港，足以容納一千艘戰船，在其傍邊即爲船塢。他又派人拿了五百臺鎊去腓尼基僱用海員和殖民者。他的意圖是要把這批人遷殖在波斯灣的海岸上。此外，他又想環繞阿拉伯航行，並已派人去偵察阿拉伯海岸的情況。當船隻尙在建造中，他又從幼發拉底河順流而下，進入了巴拉柯巴斯 (Pallacopas) 運河，那本是爲了排洩河中氾濫之用，他開闢了濃濃體系，並爲希臘傭兵建立了一個要塞城市。

當他回到巴比倫之後，他發現在普西斯塔斯率領之下，已經有兩萬有訓練的波斯兵在等候着他，此外還有由柯沙安人、塔普里亞人、卡里亞人、萊地亞人等組成的部隊，以及馬其頓的騎兵。有了這樣多的兵力，他又決心改組馬其頓的方陣。本來一行爲十六名馬其頓長矛兵，現在改爲四名馬其頓兵與十二名波斯兵。第一名爲馬其頓的行長，接着也是兩名馬其頓人，再其次爲十二名波斯人，而最後又爲一個馬其頓人。馬其頓兵仍用長矛，但波斯人則使用弓矢或標槍。雖然這種混合性的方陣是始終不會組成，但其設計的理想却頗有意義。這可以表示亞歷山大認清了其征服的工作是已經告一結束，今後的問題只是如何維持其帝國之內的法

律與秩序而已。他所需要的佔領軍，是應比其舊有的陸軍具有較大的彈性，所以才產生了這種輕重兩型部隊的混合物。另一個特點則爲它把火力與衝力滙合在一起。

公元前三二三年，六月二日，這正是他準備出發遠征阿拉伯海的前幾天，亞歷山大突然患病，可能是瘧疾。到了六月七日，病勢轉危，他已經不能再向他的將軍們下命令了。十日，他已經不能說話。因爲已經有謠言說他死了，所以在十二日，他的部下被容許進入寢宮，列隊從他的床前通過。他很困難的移動他的頭或手來向熟人打招呼。六月十三日日落時，他永遠的閉上了他的眼睛，他還不到三十三歲，一共統治了十二年八個月的時間。他既未留下遺囑，也未指定承繼人，卽令他曾經如此，他的部下也都不够資格代替他。因爲誠如波里比亞斯所說的：「這是大家所一致公認的，這位國王的天才是超出了人類標準之上。」

第 二 篇

分 析

第六章 亞歷山大的四大會戰

格拉尼卡斯會戰

在亞歷山大渡過了韃靼尼爾海峽之前，波斯的總督們即已經否決了蒙命的計劃，而決定保護亞歷山大所企圖侵入的省區，他們把兵力集中在齊里亞。依照亞里安的說法，他們有兩萬人的波斯騎兵，和大約相當數量的希臘傭兵；對於局部性的地方兵力，他沒有記載，但是其數量也相當可觀。這些數字毫無疑問是過於誇張。雖然在小亞細亞的希臘傭兵總數可能不下兩萬人，但其中有許多都是水手，據狄阿多拉斯的記載，當亞歷山大即位不久之後，大流士曾經命令蒙命率領五千傭兵去佔領在馬爾馬拉海上的賽齊卡斯 (Cyzicus)。也許在格拉尼卡斯會戰中，希臘傭兵的數量即為此五千人而不是亞里安所說的兩萬人。同樣的，波斯騎兵也可能有兩萬人，一萬人之數是似乎比較合理。

但不管波斯陸軍的數量有多大，很明顯的，比起亞歷山大所有者還是居於劣勢。所以他們必須選擇一個堅強的防禦陣地，以來抵補此種數量劣勢。這種陣地是應該在格拉尼卡斯河下流去尋找，佔領了這個陣地之後，即可以引誘亞歷山大遠離沙爾地斯，因為假使他在擊敗波斯軍之前，即先向沙爾地斯前進，那麼就有喪失其與希里斯朋特之間的交通線的危險，於是戰略主動權也就會落入波斯人的手中。

格拉尼卡斯河是一個山地中的溪流，從依達 (Ida) 山下流入海；其西側有一個湖，現在叫作艾德傑哥爾 (Edeje Göl)，足以保護其下流的南側面不會受到迂迴運動的威脅。在這個湖的北面，該河的東岸甚為險陡，要比西岸高出頗多。在這個地區中，其他地方都是平坦的，因為時為五月，河中水位正在高漲，雖然在許多地方仍然還是可以徒涉。

這個陣地的選擇是很適當的，但是波斯軍的部署却可以說是錯到了底。他們不會把希臘傭兵沿着東岸展開，而把波斯騎兵位置在他們的側面和後方上，以便當敵人若突破步兵的陣地時，即可以供逆襲之用。反之，却犯了一個極大的戰術錯誤，他們把最優秀的騎兵擺在陸岸的後面，使其無法衝鋒，而傭兵（步兵）却反而擺在他們的後方。這是威爾肯的說法。但是塔恩却不表示同意。他說：

「波斯人事實上是具有一個非常勇敢的計劃，他們是想如有可能的話，應首先殺死亞歷山大，以來從頭就打消這個戰爭。他們把騎兵集中在格拉尼卡斯河的下流陡岸上，而把希臘步兵擺在後面。有許多人都認為這實在不是防守河岸的辦法，但事實上這也並非他們的意圖。」（直到第二次大戰時為止，英國人也曾派遣突擊隊去想殺死隆美爾。）

他們希望殺死亞歷山大，那也是毫無疑問的，因為幾乎在所有的古代會戰中，殺死對方的主將都是一個主要的目標，而且在近代戰爭中也還是不缺這樣的成例。但是因為波斯騎兵所使用的武器只是標槍，而並非槍或矛，所以他們不是一種真正的衝鋒部隊，不足以對抗其他的衝鋒部隊。亞里安不會告訴我們波斯騎兵攜帶幾枝標槍，但是要想發生效力，其標槍必須有中等的重量不能太輕，也許和羅馬人的標槍差不多，他可能只有兩枝。因為騎兵與乘馬步兵是完全不同，所以標槍不是一個有效的武器，在奔馬上投擲它是很不易作精確的命中。此外，假定只能每個人攜帶兩支標槍，則波斯騎兵的「火力」也就會迅速的減弱，因為並無紀錄可以證明波斯騎兵背有馱獸以來載運補充用的標槍，好像在卡爾哈（Carthae）會戰中的蘇里拉（Surrena）馬弓手一樣（公元前五十三年）。

假使波斯人唯一的目標就是想殺死亞歷山大，那麼最好的方法就是用長矛的障礙以來對抗其騎兵的衝鋒，等到他突入了步兵的陣中時，再用標槍來壓倒他。為什麼波斯人不採取這樣的部署，其理由頗多，但有一個是不難尋找的。在歷史上，騎兵總是看不起步兵，若是把希臘步兵位置在第一線，那也就無異於是使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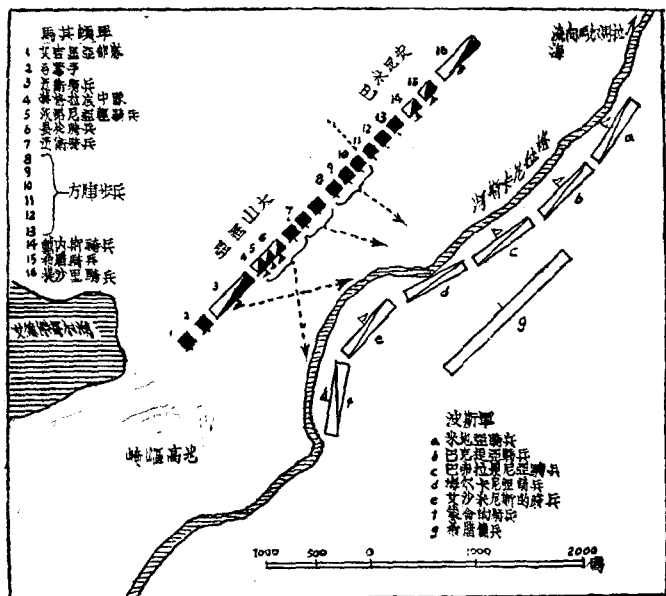
居於榮譽的地位。軍事上的禮儀禁止採取此種部署。這種面子問題即足以解釋這種特殊的戰術愚行。在塔加拉 (Taganae) 會戰中哥德騎兵，與克里賽 (Crey) 會戰中法國騎兵的行為也都大致相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騎兵在許多次戰鬥也同樣的表現出來這種無理的驕橫態度。

從南門普沙卡斯 (Lampsacus)，亞歷山大向東前進，前面有一個由長槍騎兵與輕裝部隊所組成的前衛。但接近波斯軍時，因為巴米尼安認為面對着波斯人的抵抗，要想渡過水位高漲的格拉尼卡斯河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建議亞歷山大應在西岸上紮營等候，他並認為敵人早已是驚弓之鳥，一定不會放過乘黑夜撤退的機會。這可以證明他對於其少主的心事，是如何的缺乏了解，因為亞歷山大是正在想如何阻止敵軍安全遁去。他不僅想在其對於波斯人的戰爭中，第一次會戰即能首創一個輝煌的勝利紀錄，而且他最不希望的就是要在小亞細亞的境內，到處去追趕敵人。他回答巴米尼安說，假使他面對着像格南尼卡斯這一條小溪，都不敢渡過，那麼他已經如此輕易渡過的希里斯朋特海峽就會因此而感到羞恥了。而且若不進攻敵人，就只會增強敵人的勇氣；因為波斯人還不會吃過大敗仗，所以巴米尼安認為他們會聞風而逃，也是一種不合理的幻想。

於是他展開了其戰鬥序列，雖然亞里安的記載細節中是不無混亂之處，但大致的序列是有如下述（這是大家所公認的，但也還是有少許異議之存在）：

方陣步兵是位置在中央，六個營由右到左，其次序為皮爾地卡斯，格拉斯，阿明塔斯（安德羅米尼斯的兒子），菲立普（阿明塔斯的兒子），米里加爾，和克拉提拉斯。

在方陣的右邊為近衛步兵，由尼卡羅爾指揮，其次即為由長槍騎兵，派昂尼亞 (Paonian) 輕騎兵，和蘇格拉底 (Socrates) 騎兵中隊所組成的混合兵力。最後一個中隊由菲立普之子，托里梅指揮，而這三個單位又都由阿明塔斯（艾爾哈巴斯之子）指揮。再其次即為近衛騎兵，由費羅塔斯指揮。最後在極右翼上為克



第六圖 格拉尼卡斯會戰

里爾巧斯所指揮的克里塔弓弩手（步兵）和艾塔拉所指揮的艾吉里亞標槍兵（步兵）。（註：蘇格拉底中隊為近衛騎兵中之一部份，在這一天擔負着領先攻擊的任務。）

在方陣的左面為戴內斯騎兵，由艾格多指揮，其次為希臘聯軍騎兵，由菲立普（米尼勞斯之子）指揮，最後則為卡拉斯所指揮的提沙里騎兵。

全軍分為左右兩翼，以方陣的中央為分界點，右翼由亞歷山大指揮，左翼則由巴米尼安指揮——希臘人尚右。

根據格羅特（Grote）在「希臘史」一書中的記載，波斯人的戰團序列是有如下述：右翼為米地亞與巴克提亞的騎兵，由李阿米提里斯（Reomithres）指揮；中央為巴弗拉果尼亞（Paphlagonian）與海爾卡尼亞（Hyrcanian）的騎兵，由艾爾西提斯（Arsites）與希皮特里達提斯（Spithridates）分任指揮；左翼為蒙倫與艾沙米尼斯（Arsames）

所指揮的兩個騎兵師。但是從波斯將領的死傷名單中，又似乎還有幾個其他的指揮官，其地位已經不可考。希臘傭兵則展開在騎兵的後方。

最初是一片沉寂。但是從他的金盔亮甲，和扈從的人數上，波斯將領認識了誰是亞歷山大，並遙望着他把其近衛騎兵集中在其右翼上。於是他們遂以為他的意圖是要攻擊他們的左翼，所以就向那一方面增援。他們雖然能夠看到亞歷山大的每一個行動，但却不能猜透他的計劃。亞歷山大並非如他們所料想的，向其左翼發動主力的攻擊，而是以其正面的左中央部份為目標。

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亞歷山大命令阿明塔斯（艾爾哈巴斯之子）率領其混合騎兵部隊，另加上一營近衛步兵，成對角線的超過近衛騎兵的前方，向波斯軍的極左翼進攻，這個行動的目的是至爲顯明，那就是要吸引誘波斯人用他們的騎兵向左翼增援，於是也就減弱其中央的兵力。亞歷山大的意圖是準備親自率領近衛騎兵，並以近衛步兵與方陣步兵爲支援，以來集中攻擊波斯軍中央左端。雖然並無紀錄，很可能巴米尼安也會奉命在其左翼方面採取一種類似的行動。

阿明塔斯在指定的時間前進，當他達到河岸時就遭遇到像雨點一般的標槍。接着即爲騎兵間的戰鬥，亞里安對其會有下述的描寫：

「於是騎兵之間發生了猛烈的戰鬥，一方面要渡河，另一方則阻止對方登陸。波斯人拼命的投擲標槍，但馬其頓人所使用的却是長矛。馬其頓人因爲數量遠居於劣勢，所以在這個第一回合中，損失頗重，因爲他們必須從河中躍起，他們的脚是站不穩的，而且敵人又獲得了居高臨下之利，尤其是那一方面的波斯騎兵也是其中最優秀的一部份。蒙侖和他的兒子都不避危險，身先士卒的奮戰，馬其頓人這還是第一次與波斯人交手，他們雖然表現出來極大的勇氣，但却都被砍倒了，殘部向亞歷山大方面退却，他現在也已經接近了。」

當阿明塔斯一與敵人接觸，並將波斯人的注意力吸向其左翼時，亞歷山大，在吹了一聲號角之後，即親

率近衛騎兵前進，大家高聲喊着「恩亞里亞斯」(Enyalios)——為希臘戰神的名稱——他們半面向左轉，然後以中隊為單位，成縱隊的向波斯中央左端前進。他率領着近衛騎兵，衝入河水中，一躍即上了東岸。當波斯將領們從他頭盔上的白羽毛認清了他本人之後，就都騎馬趕上，與他發生了肉搏戰。近衛中隊的猛烈突擊，使兩側的部隊比較易於渡河，因為據古人的記載，我們知道當戰鬥正在環繞着亞歷山大的周圍激烈進行時，馬其頓人却一列列的很輕鬆的渡河了。亞里安對於這個時候的戰況曾有下列的描述：

「這是一個騎兵的戰鬥，雖然是在步兵的戰線之上，馬對馬，人對人，捉對兒廝殺。馬其頓人想一口氣把波斯人逐離河岸，迫使他們退入平地。波斯人却想嘗試阻止他們登陸，並將他趕入河中。不過，亞歷山大和他的近衛騎兵是早已佔了優勢，他們不僅是活力充沛和紀律嚴明，而且他們也是用長矛來對短槍作戰。」

要正確的欣賞這個時代和這次會戰中的戰術，則必須記着這次戰爭還是在「英雄」階段中，多數的決定性戰鬥都是採取英雄決鬥的形式。(直到三十年戰爭時，雙方主將彼此決鬥的情形都還是很普遍的。)一切的領導都是憑個人的智勇，主將是在前領導，而不是在後指導，他不僅是其軍隊的精神發電機，而且也是其頭腦。所以為什麼殺死他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其理由亦在此。只要他被殺了，其人員馬上就會發生恐懼現象，於是全軍也就解體了。與他交戰並在單人的戰鬥中將其殺死，不僅是足以增加勝利的光輝，而且其本身也是一個決定性的勝利；所以當古代歷史家對於兩位主將之間的格鬥，作極詳細的記載時，我們是不應輕視它，或以為這是故意誇張，或是頌揚其所心愛的將軍。因為通常他所描寫的正是會戰中最具有決定性的一幕。

亞里安對於這次會戰的詳情不會有太多的記載，這固然是很令人感到遺憾的，但是他對於以亞歷山大為中心的個人性格所作的簡略敘述，那却也正是會戰中的主題。他說當亞歷山大在肉搏時發現他的矛碎裂了，他就向他的衛士調換一支，那知道那個人的矛也已經折斷了，於是柯林士人，狄馬拉塔斯 (Demaratus the Corinthian)——他曾經調解亞歷山大父子間的爭吵……就趕緊跳過去，把他自己的矛給他用。當亞

歷山大剛剛抓着這枝長矛時，大流士的女婿，米提里達提斯 (Mithridates)，就率領着他的中隊衝上來了。當亞歷山大一看見他，就立即衝過去，舉矛刺入他的面部，把他挑到了地下。正當此時，另一位波斯將領，羅沙克斯 (Rhoesaces)，用戰斧向他的頭上砍去，擊碎了其頭盔的一部份，連同其兩枝白羽毛中的一枝在內。亞歷山大旋轉過來，把他挑下馬來，一矛穿過了胸甲，刺入其胸膛。在亞歷山大身後的希皮特里達提斯，又舉起他的大斧準備砍下去，但是黑人克萊塔斯却乘機砍斷了他的手臂，救了亞歷山大的性命。因為波斯人突然喪失了三位將領，可能還有其他的人，那是亞里安所不會提及的，於是全軍爲之奪氣，這也就是會戰中的決定性時機。

當主將正在苦戰中，馬其頓的騎兵一個中隊又一個中隊，都順利的渡過了格拉尼卡斯河，接着步兵也都過來了。面對着他們的長矛，已經喪失了領袖與鬪志的波斯騎兵，感到無法抵抗。於是整個波斯軍的中央部份向後凹入。據猜想，巴米尼安的左翼兵力在此時亦必已經渡河，因爲根據狄阿多拉斯的記載，在巴米尼安左翼方面的提沙里騎兵曾經顯出了無比的英勇，僅次於國王本人，他們是應該受到最高的喝彩，並獲得最大的榮譽。

當波斯軍中央部份被擊潰之後，其兩翼也就立即逃走，但是他們却可以暫時免受追擊，因爲希臘傭兵正擋着亞歷山大的進路。雖然他們已經不能挽回大局，可是他並未潰散，而表現出來高度的紀律。依照普魯塔爾赫的記載，他們要求收容，即表示願爲亞歷山大服役，但是據說他不理會他們的要求，假使真是如此，則可能的原因爲他決定要把他們來當作一個榜樣，以來嚇阻其他的希臘人使其不再敢爲波斯人服務。在他的眼中看來，這些人應該都是出賣祖國的人。他命令步兵攻擊其正面，騎兵攻擊其側面與後方，在許多人被砍倒之後，只有二千人無條件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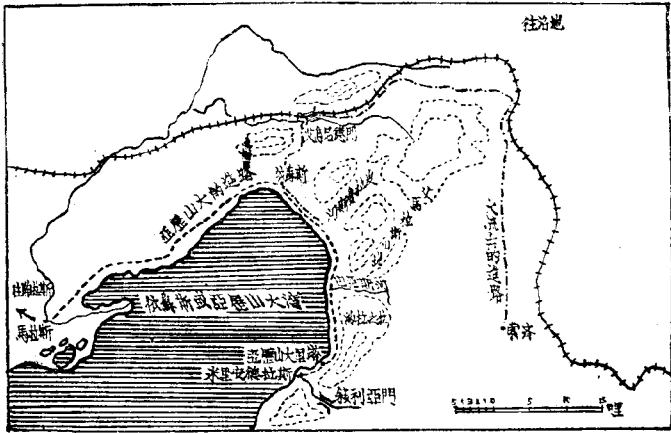
依照亞里安的記載，馬其頓人只損失了二十五名近衛騎兵，六十名其他的騎兵，和三十名步兵，這可能

是一個過低的估計。但是除了希臘傭兵的死亡數字不可考也不計算以外，他說波斯騎兵只死了一千人，那也是一個太低的數字，因為在亞歷山大的會戰中，所有的敵人損失數字爲了宣傳起見，都無一不是過份誇張的。波斯的主要損失不是人員而是將領，他們是曾經極英勇的作戰。其中已經知名的是有如下述：羅沙克斯、尼法提斯 (Niphates) 和皮提尼斯 (Petines)，可能都是騎兵指揮官，希皮提里達提斯，萊地亞的總督；米提羅巴查爾尼斯 (Mithrobazanes)，卡巴多西亞 (Cappadocia) 的總督；米提里達提斯，大流士的女婿；阿爾布巴里斯 (Arpules)，阿爾塔克斯的孫子；法爾拉西斯 (Pharnaces) 大流士的妻舅；阿馬里斯 (Omaris)，傭兵的指揮官。雖然希里朋亭——弗里吉亞總督，艾爾西提斯，不會死在戰場上，但戰後却自殺了，因他他覺得對於波斯的失敗他是應該負責的。這些波斯領袖人物的喪失是一件大事，因爲它使亞歷山大今後在小亞細亞西部的前進簡直好像是如入無人之境。

依蘇斯會戰

公元前三三三年，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大流士在某一天黃昏時進入了依蘇斯，而在這同一天清晨，亞歷山大也從這同一地啓程，用強行軍的速度向米里安德拉斯進發。假使大流士能够早二十四小時達到依蘇斯，則他即可能把他的軍隊插入在亞歷山大與巴米尼安之間，那麼他的位置就很像一八一五年，拿破侖在李格尼 (Ligny) 與夸特里布拉斯 (Quatre-Bras) 會戰之前的情形了。

當大流士知道亞歷山大在那一天清晨已經通過了依蘇斯前進，於是在次日他就向南行軍去追趕他。但是還沒有走到八哩遠時，並停留在皮拉魯斯河上，這是一個小山溪，從艾馬拉斯山 (Amanus) 地中流出，向西南流入亞歷山大里塔灣。卡里希尼斯對於這次會戰是一個目擊者，依照他的記載，從山麓起到海邊爲止，這一塊地的寬度還不到十四個「斯塔德」(Stades)，即比一哩半略多一點。這條河成對角線流入海中。在某



第七圖 亞歷山大與大流士在依蘇斯的運動

些地方，其河岸是崎嶇險陡的，但是靠近河口處，從戰鬪的立場上來看，是不能構成障礙物的，因為無論是騎兵或步兵，都很容易於徒涉越過其河床。

沿着這條小河北岸紮營的波斯軍兵力，現在只可以加以猜度而已，因為古代史家所引述的數字都是荒唐不經的。亞里安估計總數為六十萬人，其中希臘傭兵約為三萬人，「卡爾達斯」(Cardace)約六萬人，他把他們列為重步兵一類。(依照斯塔波(Strabo)的說法，所謂「卡爾達斯」是一種類似希特勒青年團的組織，這些青年人雖也曾受過使用弓矢與標槍的訓練，但平時却都是從事於種樹，製造甲冑等項工作。從二十歲以後，他們也在軍中服役，雖也能徒步或騎馬作戰，但其地位却始終是次要的。無論如何，他們決不是「重步兵」，而可能是像卡里希尼斯所說的，只是一種「輕步兵」。假使真是重步兵，則亞歷山大就決不會用騎兵向其衝鋒了。)狄阿多拉斯和賈斯丁認為總數為四十萬步兵和十萬騎兵；波里比亞斯引述卡里希尼斯的說法，說有三萬騎兵和三萬希臘傭兵。寇提斯也說共有三萬希臘人。不管總數是多少，希臘傭兵的數量總可能是會在一萬以上，因為據說在戰後，阿明塔斯曾經率領八千

人逃去，而有二千則與大流士會合在一起。波斯騎兵仍然使用標槍，依照寇提斯的記載，所有的人與馬都有鎖子甲的保護，騎兵的甲是一直到膝爲止。

在尙未說到波斯軍到達皮拉魯斯河上以後的情形之前，首先應明瞭距離的關係，但因為依蘇斯與米里安德拉斯的正確位置都已不可考，所以最多還是只能獲得一個大致的概念而已。假定依蘇斯是在亞歷山大里亞灣極北端以東三哩遠的地方，而米里安德拉斯是在一條急流的溪水的口上，這條溪水從敘利亞門流出，並在亞歷山大里塔以南三哩處流入海灣。那麼其距離的關係即可以簡述如次：馬拉斯到依蘇斯——三十八哩到四十哩；依蘇斯到皮拉魯斯河——八哩到九哩；皮拉魯斯河到約拉隘路——十二哩到十三哩；約拉隘路到米里安德拉斯——九哩到十哩。所以當亞歷山大達到了米里安德拉斯，他的軍隊已經在四十八小時中，走了六十七哩到七十二哩的距離，應該是十分疲勞了。此外因爲大雨之故亞歷山大遂決定在該城附近安營，以來休息其疲倦的人員——這對於他自己而言是很僥倖的。

當馬其頓軍正在休息之際，亞歷山大接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消息，才知道波斯軍已經不再在索齊，而到了他的後方。這個消息對於他的刺激是怎樣，現在是已經無記錄可考，但毫無疑問的，其疲倦和被大雨濕透了的人員，是曾經因此而發生了廣泛驚慌和不安。通常軍人都是害怕其退路被切斷了。

當亞歷山大已經證實了波斯軍是的確紮營在皮拉魯斯河上時，那時應該已經是次日的下午了。於是他才決定用高速向敵人趕回去，使大流士對於他的回轉感到奇襲。他先派了一支小型兵力去偵察其後方道路，於是命令其人員在吃晚飯後立即出發，午夜時才到了約拉隘路，他命令人員在前哨掩護之下宿營休息。

法國的杜拉富先生 (M. Marcel Dieulafoy)，根據包爾爵斯 (Commandant Bourgeois) 的未出版巨著原稿 (共六七九頁)，寫了一篇有趣味的文章，題目叫作「論依蘇斯會戰」(La Bataille d'Issus)。他要證明出來依蘇斯會戰不是在皮拉魯斯河上打的，而是在巴亞斯 (Payas) 河上打的，這條河也是流入亞歷山大

里塔灣，在皮拉魯斯河以南約八哩遠的地方。他的理論是以空間和時間的精密計算為基礎的，他認為亞歷山大不可能從約拉隘道出發，趕到皮拉魯斯河上還有剩餘的白晝時間可供會戰之用；所以皮拉魯斯河應該是巴亞斯河。他是假定應用三小時來會戰和一小時來追擊。事實並不需要這樣多的時間，這次會戰似乎很不可能超過一小時以上，而因為天已經快要黑了，所以追擊也是最短的。

亞里安的記載是說在快要拂曉時，亞歷山大即從約拉隘路以行軍縱隊前進，在十一月初，那應該是大約五時三十分的樣子。步兵在前，騎兵在後。從這裡到皮拉魯斯河距離為十二哩，只要四個半鐘點即到。但因為在路上要作一連串的調度，以便使後續的單位可以達到領先部隊的側面位置上，所以最好是把時間加倍計算，作為是九小時；此外還要再加一小時——或者更好是一小時半——來當作會戰前的休息，戰前小接觸，和最後安排之用。所以假使亞歷山大是如假想的，在上午五時三十分出發，那麼可能是在下午四時展開會戰，這大約是在日落前一小時。現在讓我們來看會戰的經過。

在隘路北面三哩的地方，小徑進入了在海山之間的沿海平原，亞歷山大開始展開他的步兵，從行軍縱隊變成戰鬥橫線。他首先推進尼卡羅爾所率領的近衛步兵——這可能是他的領先部隊——趨向其右面的山地。其次在他們的左面，即為柯拉斯與皮爾地卡斯的兩個營，這也就構成其右翼步兵的全部，由其本人指揮。在這一翼的左方，他又位置着克拉特拉斯，米里吉爾，托里梅和阿明塔斯四個營並由克拉特拉斯統一指揮。然後再命令巴米尼安指揮整個左翼。他命令他將其左翼儘量逼近海岸，以使敵人無法迂迴其側面。

依照塔恩的說法，亞歷山大的軍隊數量是要比格拉尼卡斯會戰時較少，因為有許多聯軍部隊留給卡拉斯指揮，另有四千七百名傭兵被留在卡里亞與費里吉亞。儘管又還有其他的增援兵力之存在，但塔恩估計它的有效兵力，步兵應為二萬人到二萬四千人，騎兵可能為五千人。不過威爾肯却認為，由於獲有不斷的增援，在這次會戰中亞歷山大的兵力是要比在格拉尼卡斯會戰中還要較大一點。

爲了防止其左翼受到迂迴起見，他又把一支兵力，可能爲輕型部隊，位置在其戰線前方的側面山麓上。其餘的步兵，大致爲亞洲各民族的民兵，則位置在第一線的後方。等到其陣勢已經部署完成之後，他除了留下極少數的騎兵以外，又將其掩護兵力都撤出，由拉巴爾查尼斯(Nabarzanes)指揮，改擺在右翼方面，因爲靠近海岸的地區是比較適宜於騎兵的行動。他又命令在皮拉魯斯河上容易渡過的部份建立障礙物，不過因爲時間不夠，最多只不過是樹立了一些「鹿角」而已。最後他自己採取了中央的位置，那也是依照波斯人的慣例的。因爲寇提斯曾經寫着說，「大流士所選擇的是一種騎兵的決鬪，因爲他相信方陣爲馬其頓陸軍的主力。」所以他的計劃似乎是想突突破敵軍的左側面，然後從側面和後方攻擊馬其頓的方陣，最後等到它解體之後，再將他們向山地追逐。

此時，亞歷山大仍在繼續前進中，因爲沿岸平原已經逐漸放寬，所以他開始推進其騎兵；他把近衛騎兵，提沙里騎兵，長槍騎兵，和派昂尼亞輕騎兵放在右翼上，而把聯軍的希臘騎兵位置在巴米尼安的左翼上。以後當他進到了隔近的距離，可以望見敵人的戰鬪序列時——站在山上應該是可以一目瞭然——於是他才趕緊完成他的部署。因爲他看到大流士已經把他全部的騎兵都位置在近海平原上，所以命令提沙里騎兵用高速去增援巴米尼安的左翼，爲了使這種位置上的變換不被發現起見，他又命令他們從方陣後方繞過去。其次他命令由普羅托馬巧斯(Protomachus)所指揮的長槍騎兵，和由艾里斯托所指揮的派昂尼亞輕騎兵，採取接近近衛騎兵的位置(右後方)，由安提阿巧斯所指揮的弓弩手，與艾塔拉斯所指揮的艾吉里亞部隊(投石兵)則位置在極右翼上，此外有一些艾吉里亞人，連同少量的騎兵在右後方的山地上構成一個鈎形，以來監視大流士的支隊。在阿明塔斯所指揮的方陣步兵的左方，他命令巴米尼安位置着克里塔的弓弩手，和戴內斯的標槍兵，均由希塔爾西斯指揮，而左翼方面的騎兵則又位置在他們的左前方。希臘傭兵則位置在正面的後方，作爲是預備隊。

最後，他又決定在會戰開始之前，先肅清其右側面上的敵人，於是他從右翼方面抽出了兩個中隊的僱傭騎兵，一些弓弩手和一些艾吉里亞部隊，將波斯支隊逐入了山地中。於是只留下了三百名騎兵去監視他們，又將其餘的兵力收回右翼之中。

亞歷山大的會戰計劃大致與其對方的相同，即用巴米尼安去牽制波斯人的右翼，和用他的近衛騎兵衝散大流士左翼方面的青年兵，然後再從側面及後方去擊潰其傭兵。

在人員集結好了之後，他又命令他們再休息一下，然後領着他們緩步前進，以來維持他們的儀表。當快要接近敵軍時，他又縱馬走入行列，來檢查是否一切都秩序井然，爲了激勵士氣起見，他高聲喊他們的名字，不僅限於將軍和隊長，連過去曾經有英勇戰功的兵員也不例外。此時，大家都高呼着要他趕緊領導他們進攻。但是他仍然緩步前進，直到弓矢射程之內爲止。

在格拉尼卡斯會戰中，亞歷山大是經過了一番猛烈戰鬥之後，才突破了波斯的騎兵；這一次他所面對着的却是步兵——青年兵。假使誠如亞里安所說的，他們真是重步兵，那麼大流士把弓弩手擺在他們的前面，就未免是矛盾了；因爲對於重步兵而言，除非是已經喪失了秩序，否則騎兵的衝鋒是決不可能成功的，所以把弓弩手位置在他們的前面，是不特不能幫助他們，反而足以妨礙他們的行動。很顯明的，大流士對於青年兵是並不敢太信任的。輕步兵是可以爲騎兵所衝散，在公元前四〇一年，卡拉克沙 (Caraxa) 之戰中，波斯騎兵即曾擊敗希臘的輕步兵，所以假使青年兵是輕步兵，則用弓弩手來掩護他們，就要算是一個合理的預防措施了。不過，又必須事先使青年兵中留出空隙來，以便弓弩手在射完了其排箭以後，就可以退却，否則就不免有危險發生。我們應假定波斯人是會作如此的安排，但因爲亞歷山大的突擊速度太快，所以終於使其不生效力。

亞歷山大親自率領着其近衛騎兵，連同其左翼的輕步兵，和右翼的輕騎兵及艾吉里亞人一同前進。他所

依賴的是速度，而不是兵器，以來使敵人發生恐怖的心理，他們飛奔的渡過了皮拉魯斯河，在水花四濺之中，喊殺震天，波斯的弓弩手立即逃走，可是馬其頓的騎兵來得太快，所以青年兵來不及放開他們的間隙，以來的收容他們，於是秩序大亂，波斯軍的整個左翼都隨之而崩潰了。

這種情形很像一六三一年的布萊吞費德 (Breitenfeld) 之戰，當提里 (Tilly) 右翼的騎兵，向撒克遜的步兵和瑞典軍左翼衝鋒時，在第一個震動之下，他們就崩潰了。可是大流士並非古斯塔夫斯 (Gustavus Adolphus)，他的預備隊又是那些無用的亞洲民兵，但他看到他自己的左翼崩潰時，不特不親率精銳的衛士去擋住亞歷山大，並企圖撤回其希臘傭兵的左翼部份，反而回轉他自己的車駕，在恐慌中先逃走了。再過了一會，當他遭遇到為峽谷所穿割的地面時，他就丟棄了他的外套、和弓盾，騎上一匹馬繼續拚命的逃跑——與在布萊吞費德戰場上的撒克遜諸侯是如出一轍。

現在展開了會戰的第二階段，有一個短時間，馬其頓方陣是曾經發生了混亂。由於亞歷山大的猛烈突擊，已經把方陣的右端兩個營（也是亞歷山大的這一翼的一部份）帶向前去了，而巴米尼安這一翼的四個營則仍繼續以緩步移動。結果是方陣分裂為二了。或者是如亞里安所說的：

「因為亞歷山大已經熱烈的跳入河內，但是在中央部份的馬其頓軍（即四個左翼的營）却不會以同樣的熱心來執行其任務，並且發現河岸的許多部份都是極為險陡，以致於無法把方陣的正面維持在同一線上，即與右面那兩個營看齊。所以馬其頓的方陣已經破裂了，在右翼方面發生了裂痕。」

希臘傭兵就立即擴張這個機會，他們前進並把已經喪失了秩序的敵人趕下河去，在激烈苦戰之中，希勞卡斯 (Seleucus) 之子，托里梅和一百二十名馬其頓軍人都陣亡了。正當中央方面的戰鬥未決勝負之際，亞歷山大已經完全擊潰了卡爾達斯，掃清了戰場，於是他就旋轉其近衛步兵與左翼中的兩個方陣營，從側面上攻擊希臘傭兵，穩住了這個情況。

在此時，馬其頓正面的左方戰況也正發展中，依照大流士的計劃，重裝甲的波斯騎兵從這裡渡過了皮拉魯斯河，向巴米尼安的提沙里騎兵衝鋒，壓迫着他們繼續向後退。不久大流士已經逃走，和希臘傭兵已經戰敗的消息傳來了，於是波斯騎兵遂自動停止攻擊，向後撤退。其左面的青年兵所遭遇到的命運是怎樣，已經無紀錄可考，但是我們却知道當波斯騎兵撤退時，有許多人都被踐踏致死，料想其中一定有很多都是青年兵。而當波斯騎兵撤退時，提沙里騎兵也就發動了追擊，砍倒了許多逃走者，因為他們的裝甲太重，使他們在逃跑的途中受累匪淺。

當會戰結束時，太陽應該是已經下山了，亞里安說，亞歷山大一直等到把河邊上的希臘傭兵與波斯騎兵都完全肅清之後，才開始追擊。可是到了那時，天應該已經近於黑暗了，因為依照亞里的記載，在大流士逃走不久之後，黑夜即已經降臨了。黑夜使波斯人得免於殲滅的厄運。多數的波斯騎兵都退入卡巴多西亞的境內，在那裡與當地的居民合作，繼續攻擊亞歷山大的交通線，使他感到了嚴重的困擾，安提果拉斯 (Antigonus) 爲了打通交通線，曾經付出了三次戰鬪的代價。上文也已經說過，有八千希臘傭兵，由阿明塔斯率領着，越過了山地逃入了提波里斯，還有二千人以後與大流士會合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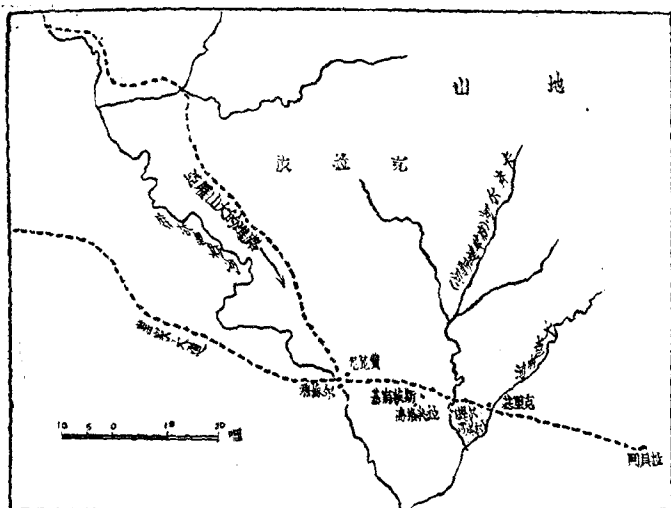
雖然波斯人的損失可能是很慘重，但是所有古代史學家所供給的數字，却都是大得太荒唐，正好像他們所說的波斯軍總數是一樣的：估計被殺者爲步兵十萬，騎兵一萬。但是這些數字比起第二次大戰中爲了宣傳目的而發表的許多數字，其荒唐程度却也不能算是太過份。根據寇提斯的記載，亞歷山大的損失爲死亡四五〇人，負傷四、五〇〇人。假使這個數字是正確的，這對於一支勝利的軍隊，就要算是很高的。(在第二次大戰中，有一次據「可靠」的報導，在某次短期的戰鬪中，俄國戰線上一個相當短的地區中所被殺死的德國人共爲二〇〇、〇〇〇人。假定是如此，依照正常的戰鬪統計，德國當時作戰的人數應在一五、〇〇〇、〇〇〇人左右。)

阿貝拉會戰

在亞歷山大的軍隊渡過了底格里斯河後的第四天，就達到了尼尼費（Nineveh）的附近，在那裡搜索部隊就報告曾經看到一千名波斯騎兵在遠距離之外。亞歷山大令即率領一批騎兵去加以尾追。追了十一哩之後，他就捉到一些俘虜，從他們口中得知大流士與其大軍是正駐在高格米拉附近的平原上，那是在布莫達斯（Bumodus）河上的一個村落，在尼尼費的東方約一五〇斯塔德，約合十七哩。此外，他們又說大流士已經削平那些不齊地，以便其騎兵和戰車可以易於活動。得到了這個報告之後，亞歷山大就停在原地不動，使其人員獲得了四天的休息，並為其輜重和不適宜於野戰的人員，建造一個設防營地。於是才以夜行軍前進，在時間的計算本是想在拂曉時才與敵軍接觸的。但是當他前進了約三十斯塔德之後，即發現波斯軍的營火是已經在望了。他停止不進，並與其高級將領共商是否應該立即進攻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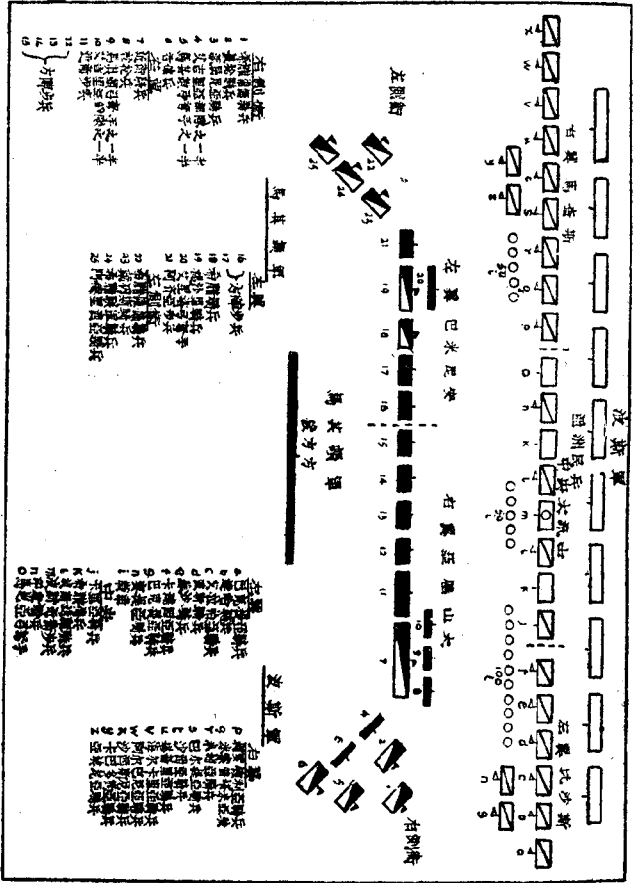
多數人都主張立即進攻，但巴米尼安却建議軍隊應暫時紮營，並對於前方的地面加以慎重的偵察，以便發現是否有無人為的障礙物。亞歷山大表示同意，當軍隊休息時，他率領着近衛騎兵前進，去偵察整個地區。於是他又召開了一個會議，他告訴他的將軍們這一戰將足以決定亞洲的命運，所以必須保持着極嚴格的紀律，在前進時應保持完全的沉默，以便所有的命令都可以聽到，並加以立即的傳送；僅當雙方已經接觸之後，才准高聲喊殺。在會議之後，巴米尼安又進帳來，他主張向敵人作一個夜間的攻擊。亞歷山大對此種建議却拒絕考慮，雖然他的回答是說，「我不願意偷取我的勝利」，但他是一個很高明的將才，當然不會不了解在黑夜間是無法指導一個巨大的會戰；在夜間他不易發揮他的天才，而且即令是無比勇敢的部隊，也還是有突然發生恐怖現象的危險。

當大流士聽到他的敵人已經接近之後，他就開始把他的烏合之衆列在戰線。亞里安認他們一共有不下於



第九圖 亞歷山大到阿貝拉的進路

二十四個民族的部隊，並且舉出了十五位將領的姓名。也像在依蘇斯會戰中一樣，古代史學家所記載的波斯軍兵力都是不免過份誇大的。亞里安說有四萬騎兵，一百萬步兵，二百萬裝鐮刀的戰車，和十五頭戰象；狄阿多拉斯說有二十萬騎兵，八十萬步兵，和二百輛戰車；寇提斯的數字在三個人中間要算是最少的，他說有騎兵四萬五千人，步兵二十萬人，戰車二百輛。不管其實際兵力究竟有多大，在數量上總是要比亞歷山大所有者大到了相當的程度，因為他們的戰線長度遠超出了其兩側翼之外。在騎兵方面，不僅數量佔有優勢，而且訓練與水準也都不錯；但是在精銳的步兵方面，却免不了打一個折扣，因為其所有的重步兵僅有二千名希臘傭兵，和皇帝的近衛步兵，大約也只有三千人。（註：大流士一世時代中，所謂的「不朽軍」一萬人，似乎已經不存在了。）這個意義也就是說希臘騎兵所將用來當作調動基礎的步兵，其實力是十分脆弱的。換言之，大流士的陸軍是機動性太多，而穩定性太少。



第十圖 阿貝拉會戰的雙方戰鬥序列

大流士所採取的攻擊計劃，是以其騎兵優勢與獨有的戰車為基礎，換言之，就是想要迂迴其敵人的兩翼，因為他的戰線較長，所以也更使這種作戰感到便利。他把希望寄托在其兩個強力的騎兵側翼上。

波斯軍分為兩條戰線，前一線除了其中大部份有步兵外，其餘均為騎兵；後一線則幾乎完全由步兵所組成，大部份均為山地

人，是不適宜於在平原上與重步兵或騎兵交戰的。其中央部份由大流士親自指揮，他也是最高統帥；左翼指揮官爲比沙斯，他是皇族並兼任巴克提亞總督；右翼指揮官爲馬查斯，本是敘利亞前任總督。在大流士戰敗之後，在其御營中找到了他的戰鬥序列表，其分配大致是有如下述：

左翼方面，從左到右，首先爲巴克提亞的騎兵，接着就是達哈 (Dahae)，艾拉恰西亞 (Arachosian)，和波斯 (混有步兵) 及蘇沙的騎兵，最後則爲卡達西尼 (Cadusian) 騎兵，在他們的前面還有一千名賽提亞騎兵與一千名巴克提亞騎兵混合編在一起，另加一百輛戰車。

中央方面，爲近衛步兵，近衛騎兵，分爲兩個師的希臘傭兵，每師約一千人，印度與卡里亞的騎兵，和馬爾地亞 (Mardian) 的弓弩手。在他們的前面有五十輛戰車和十五頭戰象。在其後方，似乎卽爲亞洲各民族所供給的民兵。(註：在會戰中從未提及戰象，而也無俘獲戰象的報導。)

右翼方面，從右到左，首先爲柯羅敘利亞 (Coelo-Syrian) 騎兵，接着就是米索普塔米亞、米地亞、巴爾提亞、沙西亞、塔普里亞、和海爾卡尼亞的騎兵，最後才是阿爾巴尼亞和沙西斯尼亞的騎兵。在這一翼的前面爲卡巴多西亞和亞美尼亞的騎兵，和五十輛戰車。

自從依蘇斯會戰以來，大流士已經把比較有效的兵器來裝備其部隊；其騎兵已經不用標槍，而改用長刀與短矛，與馬其頓騎兵的相似。至少一部份也獲有裝甲的保護。步兵也有了較大的防盾。他特別對於其四匹馬所拉的戰車具有信心，車上裝有一根長而且重的矛頭，在輪輻上裝有鐮刀。他這種信心是很難令人了解的，因爲在卡拉克沙之戰中，早已證明出來它是毫無用處的。

在會戰前一天，大流士就已經將其軍隊部署完成，因爲其正面上沒有壘壕的保護，而且又害怕敵人作夜間攻擊，所以他決定讓他的部隊在夜間維持着戰鬥序列，枕戈待旦——這一定會使他們感到極端的疲倦。

與波斯軍恰好成一對比，馬其頓軍的兵力是一個已知數。亞里安說它共有騎兵七千人，步兵約四萬人，

他這個數字是頗可相信的。(塔恩對於亞歷山大的騎兵曾經分別估計如下：近衛騎兵二千，提沙里人二千，僱傭騎兵分爲二隊各五百人，希臘聯軍騎兵約七百人；巴爾幹長槍兵，派昂尼亞人，戴內斯人和阿德里西亞人共約爲一千三百人。)但是所不幸的，也像其他的古代史學家一樣，他並不會說明雙方統帥的戰術目標，而讓他的讀者只能在其對於會戰的敘述中，去自行摸索。那麼亞歷山大在阿貝拉的戰術目標又是什麼呢？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除非對於這個問題能夠獲得一個明顯的答案，否則對於其將道也就難以獲得完全的了解。事實是怎樣，他又決定採取何種步驟，以使它們變得對他有利呢？

關於事實方面，有兩點是最爲顯著：

(一)若與其在依蘇斯會戰中的長度作一個對比，則在阿貝拉會戰中，波斯軍的戰線是要比馬其頓軍的長過了相當的程度——可能爲其兩倍——因爲亞里安告訴我們說，當亞歷山大前進時，馬其頓的右翼是正對着波斯的中央。此外，也與依蘇斯會戰不同，亞歷山大不可能把其側面依托在無法迂迴的障礙物上——這裡無山也無海。

(二)波斯的正面主要的由騎兵所組成，它是一個攻勢的(機動的)戰線，而不是一個守勢的(穩定的)戰線。這也就是說當戰端一開之後，波斯的騎兵一定會前進。又因爲在騎兵後方的波斯步兵，是即令佔領了騎兵所空出來的地位，也還是無力建立一道防禦戰線，所以在其小型重步兵所組成的中央部份的兩側，勢必會有許多無防禦的空隙發生。

於是亞歷山大遂決定採取下述的三個步驟：

(一)他第一步採取防禦的態勢，尤其是在側面上，因爲他的中央部份——方陣——在防禦時是正面特強，而側面脆弱的。他準備一直守到有機會出現時才轉移攻勢；換言之，就是等待波斯正面上有空洞出現。

(二)他第二步是採取一種斜行的前進，由其右翼領先。這樣即能使波斯軍的戰線脫節；一方面吸引其右翼

向他自己縮回的左翼前進；另一方面則猛攻其左翼。若是波斯軍的左翼被突破了，則其右翼的後方也就會感受威脅，這種情形是正像在依蘇斯會戰時的情形是一樣的。所以亞歷山大的兩個翼都必須具有機動性，並能抵抗包圍。必要時，左面應不惜後退，但右面却必須向前挺進。因此右翼兵力又必須比左翼方面較為強大。

(三)最後，當兩翼都已經把波斯騎兵向他們自己方面吸引，並在從事於防禦性的戰鬪時，亞歷山大本人就要親率其精兵，近衛騎兵，衝入敵方正面上由於波斯騎兵前進後所產生的空隙中。這在時間上又必須要求有極準確的配合。

亞歷山大根據其自己的數量劣勢，戰場的性質，敵軍的部署，和其顯明的意圖，於是決定了其目標為用突破的攻擊，以來擊敗敵人的兩面包圍，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其戰術序列的安排也就是以拿破崙下述格言所包括的觀念為基礎：「整個戰爭藝術的精華就是在一個合理和極端慎重的防禦之後，而繼之以迅速和果敢的攻擊。」

亞歷山大的戰鬪序列是可以概述如下：

中央部份：方陣位置在中央，從右到左為柯拉斯營居首，次為皮爾地卡斯、米里格爾、波里皮爾強 (Polperchon)、阿明塔斯四個營（後者由希賈斯 (Simnias) 指揮）。最後才是克拉提拉斯的營。右面四個營應與右翼騎兵合作，這是由亞歷山大統一指揮的；左面兩個營，由克拉提拉斯統率，用來支援巴米尼亞所指揮的左翼騎兵。

右翼騎兵：這一翼中有由費羅塔斯所指揮的近衛騎兵，領先的中隊由克萊塔斯率領，在他的後方就是格勞卡斯 (Glaucias)、艾里斯多、索波里斯 (Sopolis)、希拉克里德斯 (Heraclidas)、狄米特拉斯、米里查爾、和希吉羅巧斯等中隊。在近衛騎兵的左面為尼卡羅爾所指揮的近衛步兵，在這整個右翼的前方，又展開着艾塔拉斯的艾吉里亞部隊之一半，馬其頓弓弩手之一半，在布里索 (Briso) 指揮之下，以及巴拉克拉斯

(Balacrus) 的標槍兵。

左翼騎兵：在克拉提拉斯的左方，首先即為希臘同盟國的騎兵，由艾里吉亞斯 (Erigyius) 指揮，其次在他們的左方就是提沙里的騎兵，由米尼拉斯的兒子，菲立普指揮。在提沙里人的左面，更可能是在他們的前方，為克里爾巧斯的克里塔弓弩手，和阿強亞 (Achaean) 的僱傭步兵。法爾沙里亞 (Pharsalian) 騎兵，為提沙里部隊中的最精銳者，則被派充任巴米尼安的護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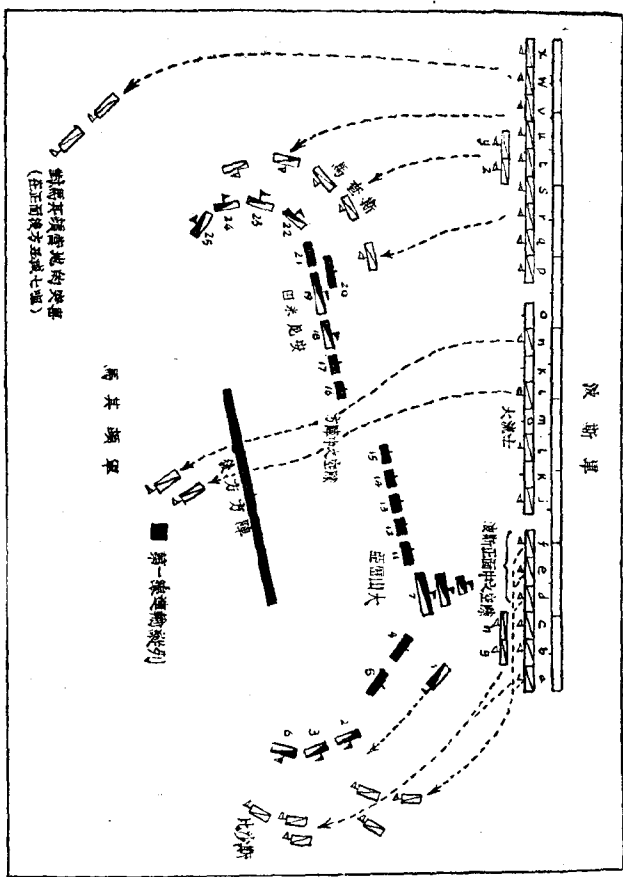
右側衛：在最前方為希臘傭兵中的騎兵，由米尼達斯 (Menidas) 指揮；在他們的後方，則為艾里提斯的長槍騎兵，艾里斯吞的派昂尼亞騎兵，艾吉尼亞人與弓弩手的那一半剩餘兵力，最後還有克里安德 (Cleander) 的老傭傭騎兵。

左側衛：左側衛也是構成一個鈎形，它包括着戴內斯的輕騎兵，由希塔爾西斯指揮，然後才是希臘聯軍的騎兵，由柯拉魯斯 (Coeranus) 指揮，阿德里西亞的騎兵，由艾加多指揮，最後為希臘傭傭騎兵，由安德羅馬爾巧斯指揮。

後方方陣或第二線：為了準備對付包圍，和從後方來的攻擊，所以又在第一線後方（距離不詳）部署了一個第二線。它與第一線，及兩個側衛（向後旋轉）可以共同構成一個中空的方陣。寇提斯認為此種安排可以使四面都獲得同樣的安全。

營地與其守兵：一小部份的戴內斯步兵被派保護這個營地，但是它的位置在何處呢？因為它在會戰中也有很大的重要性，所以值得加以研究。假使這是亞歷山大在四天休息時所建立的營地，那麼其位置就應在戰線後方五哩或七哩的地方，因為並無證據足以證明它已經向前方移動，所以應假定在會戰時，它仍然留在原地。

戰場的位置已經由斯坦因爵士加以考證確定了。它位置在基南萊斯 (Keramlaia) 以南和以北的平原上



第十一圖 阿貝拉會戰

，這是一個村落，位置在哈齊爾(Khazir)河上(即 Bumodus 河)，又在提爾哥美爾(高格米拉)圓丘的西面，相距為六哩。這個圓丘位置在哈齊爾河與大查布河會合點的北面，相距亦為六哩，又在從尼尼費而來的大道(Royal Road)的南方，距離約為一哩。現有的道路也還是在基里克(Kelik)越過大查布河，大流士會在這裡架橋，然後一直通到艾比爾(Erbil)，即為古代的阿貝拉。從

現在的公路上走，它與哈齊爾河相距在三十哩以內；所以到提爾哥美爾的距離約爲三十六哩，而不應該是亞里安所說的六百斯塔德（約六十九哩）。基南萊斯平原是非常的平坦，從東南到西北整整有八哩長，最大的寬度約爲七哩。在其南側面上爲低緩平頂的丘陵地，向底格里斯河傾斜。在其北面有一險陡的賈巴爾山（Jabal Ain-as-satrah），從其高峯上可以俯瞰全局。斯坦因爵士認爲當亞歷山大在前進時，曾故意向其右方斜轉，以來避免這個平原，換言之，他是趨向靠近夸羅柯希（Qaroghsh）的低緩丘陵地。同時寇提斯所說的，在會戰之前，馬查斯曾用搜索兵力佔領的丘陵，可能即爲賈巴爾。

公元前三三一年十月一日的上午，太陽已經高高在天空中，亞歷山大才折營，領着其軍隊向波斯軍前進。但當他看到波斯兵力是那樣強大，兩翼比他長出了那樣多，以至於他的右翼是面對着波斯的中央時，於是他就更向右走，使他的右翼正對着波斯的左側面上。這個斜進的運動使巴米尼安的那一個翼也接近了波斯的中央；同時也引誘大流士移動他的戰線趨向亞左方，爲了擋住亞歷山大，大流士曾經派了一批賽提亞的騎兵去加以攔截，但顯然的，都被掃開了，因爲艾里安曾經告訴我們說：亞歷山大仍繼續向右前進，並且幾乎完全走出了波斯人所已劃平的地區之外了。

當大流士想到假使亞歷山大若是達到了不齊地上——即斯坦因爵士所說的低緩丘陵地——則他的戰車也會變得毫無用處了，於是他命令比沙斯率領在他那一翼前方的部隊——即賽提亞和巴克提亞的混合騎兵旋轉到亞歷山大的右方，以來自阻他的前進。但是亞歷山大立刻明白了他的意圖，就命令米尼達斯率領着他的傭傭騎兵向他們衝鋒，但因寡不敵衆之故，終被逐回了。接着亞歷山大又命令艾里斯多與克里安德分別率領所部向賽提亞人衝鋒，於是他們開始發生了動搖而向後潰退了。但在尙未能將其逐出戰場之前，比沙斯又從其左翼方面調來了巴克提亞騎兵以作增援，於是戰況又暫時變得對波斯人有利了。接着就發生了一個全面的騎兵混戰，亞歷山大的部下有許多落馬，他們是被對方的數量所壓倒的，同時賽提亞的人與馬也都有較完

全的裝甲保護。但是「馬其頓人」還是死戰不退，一個中隊又一個中隊衝了上去，終於擊破了敵人的隊形。

這裡所謂的「馬其頓人」究竟是指那個單位而言呢？塔恩認為在亞歷山大的右翼方面，唯一的馬其頓單位就是他的近衛騎兵，所以賽提亞人是突破了其側衛兵力，直撲在近衛騎兵的行列上。格里弗斯(G. T. Griffith)與布恩(A. R. Burn)兩先生並不贊成這種看法，他們認為亞里安對於「馬其頓人」這一名詞的使用，是具有概括性的意義，而不是只具有種族性的意義。在他的著作中，經常是應作如此的解釋，所以擊退賽提亞人的應該是其側衛，而不是近衛騎兵，布恩更指明出來，亞歷山大手中還有艾里提斯的長槍騎兵可用，他們的位置可能是在賽提亞人與近衛騎兵之間，那麼他又為什麼要動用其近衛騎兵呢？這個部隊是他準備保留着用來對波斯國王作決定性打擊的。比較更有趣味的不是這種爭論，而是布恩對於這個戰鬪的總述：

「這一部份的敘述可以使我們看出來，亞歷山大對於兵力的運用是如何的經濟而合理，他把其側衛中的單位，順次就原地投入戰鬪，從前到後是完全順乎自然，而一點都不浪費氣力。最後還保留着近衛騎兵，在主要路線的側面上，還有艾里提斯長槍騎兵隊和艾吉里亞人及弓弩手的掩護。」

在這個時候，大流士就想利用賽提亞人和巴克提亞人所獲得的暫時成功，於是揮動了其左翼方面的戰車向馬其頓方陣的右方衝去，其目的就是想使它發生混亂。但是這個希望不久就完全幻滅了。當這些戰車衝出不久之後，就遭遇到在正面前方的艾吉里亞人和巴拉卡斯所部投擲過來的標槍。在槍林之中，戰車發生了極大的混亂，有許多戰車兵被拖出了戰車之外，那些衝入了方陣的戰車，也並不能造成重大的損害，因為當他們接近方陣時，馬其頓人立即放寬他們的行列讓他們衝過去，並留給後方的馬夫們去收拾他們。（這種操法能够迅速構成寬廣的溝道，現在是已經不可考了；但照理說它一定是非常的簡單，但所要求的紀律却是標準極高的。）

在戰車衝鋒之後，或者更可能是正在發動時又有兩件事發生了。第一件事是因為比沙斯正在繞過亞歷山

大的右側衛，以便從後方攻擊它，於是亞歷山大就命令艾里提斯率領其長槍騎兵，去打擊在比沙斯的背面。第二件事是當大流士從他的指揮所中看到亞歷山大的最後機動預備隊似乎都已經動用了，他於是就以爲比沙斯是已經達成了他的任務，遂決定乘機發動其兩方面具有決定性的包圍攻擊。我們的權威（亞里安）記載是說他已經命令其整個的方陣採取行動，這也就是指其整個戰線而言，換言之，其意義就是說放出了其兩翼上的全部（或極大部份）剩餘騎兵兵力，用來分別擊潰左面的亞歷山大和右面的巴米尼安。真正的情形已經無法確定，但最主要的錯誤却似乎是，波斯騎兵本應用絕大部份去打擊亞歷山大的近衛騎兵，而只用一小部份去支援比沙斯，但是他們却全部用快步向比沙斯方面趕去。這可能是因爲對於口頭命令發生了誤解，但也可能是因爲大多數的騎兵在本能有跟着前面領先單位跑的趨勢。此外還有一種可能的假定，那就是奉命去攻擊近衛騎兵的單位，在遭遇到了其前方標槍兵和弓箭手的「火力」時，就本能的自動向左方跑以來逃避它，於是遂與支援比沙斯的部份混合在一起，而都向那個方向跑了。

不管其理由爲何，亞歷山大的所要等待的時機却是終於來到了，亞里安對於這一點的描寫是像結晶體一樣的清楚。他說：

「因爲波斯騎兵都趕往援助正在圍困馬其頓右翼的兵力，所以在其正面上也就發生了一個缺口，亞歷山大馬上旋轉過來正對着這個缺口，利用其近衛騎兵及步兵的一部份（即爲近衛步兵與方陣步兵中的右端四個營）構成了一個尖劈向其中插入。他領導着他們作快速的衝鋒，一聲喊殺之下，直向大流士本人的身邊衝來。在短時間之內，雙方發生了肉搏戰。但是當馬其頓的騎兵，在亞歷山大本身親自指揮之下，向前狂奔時，馬蹄踐踏在波斯人的身上，長矛直刺入他們的面部，而馬其頓的步兵也擺成密集的隊形，長矛像刺蝟一樣的可怕；同時也向他們逼近了。總之一切的情況都使大流士感到膽戰心驚，他本來早就已經是提心吊膽，現在就又是第一個領先逃跑。」

此時，在巴米尼安那一方面的發展又是怎樣呢？從波斯軍的原始部署上看來，比沙斯與馬查斯所擔負的任務應該是一樣的，每一個人負責包圍亞歷山大的一個翼。所不幸的，亞里安對於巴米尼安的戰鬪，經常起先是一字都不提，僅僅到了亞歷山大發動其決定性突擊時，才突然插入這一方面的故事。塔恩對於此種情況的解釋也不能發生澄清作用，他根據寇提斯所記載的大流士在會戰前所作的講演詞，遂斷定馬查斯的任務為營救在戰場後方七哩或五哩遠處的亞歷山大設防營地中的波斯王家屬。這個講詞的長度在一千字以上，除了許多其他的話，大流士也曾經說到：「救出我的骨肉，使我得以重見親人，爲了我的母親和妻子，你們是應該不惜一死的……」這些話並不是專對比沙斯或馬查斯而說的，而且對所有全體將士發言的。這只不過是一種呼籲，而根據這一點，塔恩遂認爲：「波斯軍會獲得大流士的明令，要救出其在亞歷山大營中的被俘家屬。」很明顯的，比沙斯對它並未作如此的解釋，那麼爲什麼馬查斯會如此呢？

於是狄阿多拉斯在這一點上變成了我們的救星，他至少已經一部份的填補了亞里安記載中的空洞。他告訴我們，當比沙斯在左翼方面與亞歷山大的側衛纏鬪時，馬查斯在右翼方面，也率領着一羣英勇的騎兵，發動了衝鋒，第一次衝擊即殺死了不少的敵人。於是他命令兩千名卡達西亞騎兵和一千名賽提亞騎兵，繞過敵軍的側翼，去攻擊對方保護其車輛的塹壕。

關於援救波斯王家屬一節，並無明白的說明，不過毫無疑問的，假使馬查斯手中既有剩餘的騎兵可供利用，則這實在是一個合理之戰術行動，而不僅只具有感情上的意義，其目的就是要想引誘或強迫亞歷山大，或巴米尼安，去分散兵力以來回救這個營地。此外，亞歷山大的斜行前進也毫無疑問的使他大感便利，因為營地可能已經大部份沒有掩護了。

這次突襲是一個完全的成功。巴米尼安聽到了這個消息之後，就立即匆忙的派了波里達馬斯 (Polydamus) 去見亞歷山大，報告他這種危險的局勢，並且向他請示應採取何種行動。亞歷山大回答他說：「回去

告訴巴米尼安，假使我們贏得這個會戰，則不僅可以收回我們自己的財產，而且所有屬於敵人的東西也都是我們的……叫他不要考慮我們行李的損失，而一心奮勇作戰好了。」這些突襲者雖然在營中發現了波斯王的家屬，可是大流士的母親，西西剛比斯(Sisigambis)，却拒絕了他們的營救，所以他們搶劫了一頓之後，即又從原路回到了馬查斯的身邊。

現在又應回過來說馬其頓中心方面的情形。在它的右面，方陣右端兩個營向前猛烈的推進；但其左端的兩個營却爲馬查斯所擋住了，結果在左右兩端的正面分界點上即發生了一個裂口。

正在此時，亞里安突然的記載着說，有一部份印度與波斯（近衛）騎兵，從這個裂口中突入，直趨馬其頓人的行李縱列，打擊在大部份都是無武裝的敵人身上，他們做夢都不會想到會受到攻擊，因爲在他們的前方還隔着兩道方陣，換言之，這些騎兵是不僅突破了第一個方陣，而且也更透過了第二個方陣。在行李附近被拘留的波斯俘虜獲得了解放，也參加了搶劫。但當預備隊（即第二方陣）的指揮官知道了這種事情之後，就立即命令其部隊向後轉，從波斯人後面加以掩殺，殺死了一大批，因爲這些人正在圍繞着行李馱獸的身邊，從事於搜劫的工作。在這個時候，馬查斯仍繼續其對於巴米尼安左側面上的攻擊。

塔恩對於這個行動會作下述的評論：「亞里安不會說明，爲什麼波斯近衛騎兵在把馬其頓方陣切爲兩段之後，不回轉身來從後方來攻擊它，反而直向營地前進的理由。」他對於這個理由也補充解釋如下：依照寇提斯的說法，「大流士曾經命令近衛騎兵去救出他的家屬，所以他們爲了對於這個飯桶國王的愚忠，而遂放棄了那一天的最好機會。」，但是毫無疑問的營救，他們最好的路線却決不是從兩道方陣中殺開一條血路來。

但是波斯騎兵是否已經衝向亞里山大的營地呢？那是位置在第二方陣的後方，相隔還有五哩到七哩的距離。亞里安不會提到營地或波斯王的家屬，他只說到「行李馱獸」。此外，他又暗示出來有相當數量的波斯

俘虜，而在營地是不可能會有許多俘虜的。同時假使當波斯騎兵受到第二方陣步兵攻擊時，他們是正圍在那些馱獸的附近，若又假定「營地」之說是正確的，那麼後方陣中的希臘步兵是至少要走五哩路才能追上他們，這也就需要大約兩小時的時間，關於時間的問題以後還要再行分析。

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爲了澄清起見，應指明出來波斯騎兵根本上就不會達到亞歷山大的營地，因爲這裡所說的「馱獸」是指馬其頓軍的第一線運輸縱列而言，而並不是他們的輜重大車縱列，後者却是放在營地中的。這裡所釋放的俘虜也就是戰團中所俘獲的，而不是戰前的老俘獲，因爲若是後者則人數必然很少，根本上無力參加戰鬥和搶劫。雖然史書中始終不曾提到這個第一線運輸縱列，除了艾里安所說的「馱獸」以外，但是它却必然存在着，因爲任何有組織的軍隊，無分古今，沒有它也就不可能作成功的行動。不過爲什麼亞歷山大不把他們位置在那個有彈性的中空方陣之內，那却是一個唯一令人難以猜透的啞謎。

從將道的觀點上來看，在這次會戰中的最有趣味的問題却是以下所要討論者。由於波斯和印度騎兵的突破，以及馬查斯對其左翼上的猛烈攻擊，遂使巴米尼安大感恐懼，於是他又派了一個傳騎去見亞歷山大，把他的緊急情況向他報告，並請他趕緊援救。依照亞里安的記載，當這個使者找到他的時候，亞歷山大是正在追擊大流士，於是他立即放棄追擊，率領他的近衛騎兵向波斯軍的右翼發動攻擊（寇提斯說亞歷山大已經達到了萊卡斯河（大查布），距離戰場十二哩，然後才回師援救巴米尼安。這種說法是荒謬不通的。）

他是真在追擊大流士麼？吉里費斯先生提出了這個疑問，這是很值得研究的，亞歷山大此時如何敢放膽追擊，他對於其左翼方面的戰鬥發展是幾乎毫無所知，同時又知道他的右翼還是仍然受到敵人的嚴重壓迫。他並非有勇無謀之輩，若是在衝動之下，即發動早熟的追擊，結果就會有喪失會戰的危險——這就只能算是第三流的將才了。吉里費斯的假定是，一旦亞歷山大已經透入波斯軍正面的空隙，並使大流士落荒而逃，和使其整個中樞部份崩潰了之後，他就首先轉向右方以來援救其右側衛，後者是在衆寡懸殊的情況下苦撐

着。這個假定雖然與亞里安的敘述不合，但却很合乎亞歷山大在依蘇斯的已知將道。吉里費斯說：「依照這種解釋，亞歷山大在趕逃了大流士之後，就率領其近衛騎兵轉向右方，因為他知道那一方面的兵力是正在苦戰之中，迫切需要他的援助。」

他的第一個對手可能應為波斯左翼的各中隊，其次才是首開戰鬪的賽提亞——巴克提亞混合部隊。他擊潰了波斯軍左翼之後，後者也就聞風潰逃了。這種假定與寇提斯的敘述多少有一點符合，不過後者的記載却頗混亂。他說，當塞提亞人在搶劫馬其頓人的行李時（這應為右側衛的戰鬪行李），艾里提斯衝過來，將他們的領袖殺死了。接着巴克提亞人又擊敗了艾里提斯的部隊，其人員都向亞歷山大身邊逃走。他收容了他們，領導他們去攻擊巴克提亞人已經減薄的兵力——其中有許多人早已逃走。但是波斯人又嘗試包圍亞歷山大，可是艾吉里亞人又救他出險了，後者用馬刺拼命刺他們的馬，向「野蠻人」攻擊，打擊在他們的背面上，迫使他們反轉面來迎戰。

假使上述的記載，在時間上是發生在大流士逃走之後，而不是像寇提斯所說的，是在逃走之前，則不僅可以證實吉里費斯的假定，而且又是更能補充亞里安記載中的漏洞。若果在時間上接受如此的配合，則他接到巴米尼安告急文書時，應該是在他擊潰了其右側面上的波斯和巴克提亞騎兵之後了。無論如何，假使他是早已向阿貝拉方向追擊了，而且他並非用緩步來執行此種追擊，那麼任何使者也就都不可能追上他了，不僅是因為他已經距離太遠，而且使者又必須從潰敗的波斯亂軍中找路通過。同時，塵霧是那樣的濃厚，除非是奇蹟發現，否則使者也就決不可能找到他。（關於塵霧的問題，古史上都有記載，寇提斯說完全看不見，狄阿多拉斯說，因為塵霧太大，亞歷山大看不清大流士的逃走方向。據作者個人的經驗，認為此時的能見度將不過四五碼的遠近。）

當亞歷山大接到了報告之後，就立即從其右側衛與前進中的方陣之間的寬廣空隙中，回轉身來援助巴米

尼安。不久以後，他就與大量的波斯騎兵碰上了，後者是在撤退中，艾里安說他們是「巴爾提亞人，印度人和波斯騎兵的主力」。這當然就是指那些突破了兩道方陣的人們而言，至於巴爾提亞人本來是位置在波斯戰線的右側翼上，在開始時應該參加對巴米尼安左側衛的攻擊，此時可能是已經繞過了它，而加入在印度人與近衛騎兵一起，共同從事於搶掠行李的工作。

亞歷山大在擊破了波斯軍左中央部份之後，不管是真正去追擊大流士也好，還是如上文所假想的去援救其左側衛也好，其總時間不可能多於一小時，或者最多也決不超一時半，所以在其突破波斯軍中央之後，可能是在一小時之內，或者略多一點，就已經回兵援救巴米尼安了。

因為我們知道印度和波斯近衛騎兵，是在亞歷山大率領其近衛騎兵發動突擊之後，就立即從馬其頓方陣中的缺口內突入敵陣的。於是問題就來了：他們能否在一個半小時之內，衝到了亞歷山大的營地，搶劫了一番之後，又回轉來逃跑，而恰好在此時與亞歷山大相遇呢？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因為來回就要跑十哩或十二哩的距離，還要打仗和搶劫，這至少需要三個鐘點的時間。所以除非假定亞歷山大在其戰團中已經花費了三小時，否則他們就不可能像亞里安所說的，會在途中相遇。

從這種時間的計算上，就可以判斷波斯近衛騎兵與印度騎兵，是根本上不會達到亞歷山大的營地。反之，他們是在透過了第二道方陣之後，就不能自制的去搶劫馬其頓人的第一線運輸縱列，於是當第二方陣的兵力集中起來將他們擊敗了之後，遂又奪路而逃了。他們向那個方向逃固然已經不可考，不過他們却一定能够看見，在左方與中央是陣雲高起，而在右端也是塵霧冲天（比沙斯正在逃跑中），其間却有一個寬廣的缺口，因此他們自然的會向這個缺口中衝過去。於是突然的，從第二個塵霧中，躍出了亞歷山大，他率領着近衛騎兵擋着了他們的去路。他們受到了完全的奇襲，則他們尙未能撥過馬頭逃走之前，亞歷山大已經打擊下來了。（從古到今，勝利的部隊在中途放棄其任務而從事於搶劫的例證是太多了。這往往成爲失敗的原

因。

「於是發生了整個會戰中最激烈的騎兵戰鬪。波斯人與亞歷山大的部隊面對面的遭遇着，已經分不清軍隊與縱隊了。也來不及投槍和盤馬，這本是在騎兵戰鬪中的慣有行動，他們只想向前衝，認為這是唯一獲得安全的希望。這不是勝負之爭，而是生死之鬪了。亞歷山大的近衛騎兵有六十餘人已經陣亡了。……」
(亞里安的記載)

有許多波斯人脫圍逃走了，亞歷山大並不追趕，而繼續向波斯軍右翼進擊——他總是能够堅持其目標。但是此時，波斯軍却已經開始總崩潰了，其右翼兵力已在敗逃中，提沙里騎兵正在作猛烈的追擊。亞歷山大於是才又命令近衛騎兵轉過馬頭來，去追擊大流士。這個進擊一直到天黑時才停止，同時巴米尼安也向前挺進。在距離戰場十二哩遠的地位，亞歷山大發現在大查布河上的橋樑還是完整無恙，沒有被破壞，於是就命令其人員在那裡休息，而巴米尼安此時則已經佔領了在高格米拉的波斯御營。在午夜時，亞歷山大仍繼續前進，希望能捉着大流士。但是在第二天清晨達到了阿貝拉時，却發現他的鳥已經向北飛入庫爾德山地中去了。(比沙斯與大流士，一同逃走，馬查斯則逃往巴比倫。)這個曾經使古代世界改變政治軸心的阿貝拉會戰，遂告一結束。

雖然波斯人所受到的損失應該是極爲慘重，尤其是以在追擊中爲然，但是古代史家所供給的數字，却還是太大——像依蘇斯會戰中是一樣的。亞里安說波斯人被殺者共三十萬人，被俘者則在三十萬人以上。狄阿多拉斯說死了九萬人，寇提斯則說是四萬人。關於馬其頓方面的數字是比較有趣味：亞里安說死了一百人，而戰馬被殺或累死的則爲一千匹，而其中近半數都是近衛騎兵的馬。寇提斯說死亡者在三百人以下，狄阿多拉斯則認爲是五百人。後述二位作家都認爲負傷人員中包括着有希法斯辛、皮爾地卡斯、柯拉斯、米尼達斯等人在內，狄阿多拉斯並且曾經說負傷者「爲數極多」。

海達斯配斯會戰

在從西北面進入印度平原的侵入者所打的許多次會戰中，在歷史上第一個有記錄的即為海達斯配斯河的會戰，照何加爾斯 (Hogarth) 的意見，這次會戰，若再與其渡河的行動加在一起，那麼在古代戰史中也就可以列入最卓越的作戰的分類中了。

亞歷山大這次著名戰役的起點為塔克西拉，當他的軍隊正在休息之際，他却已經從塔克西里斯方面，得知一切有關地理的情報資料，並知道那一條路線是最好走的。但是除了根據普里尼 (Pliny) 的記錄 (自然史) 說從塔克西拉到海達斯配斯河上的距離，照亞歷山大的測量人員所計算的，是共為一二〇羅馬哩，換言之，即為一一〇又二分之一英國哩，以及斯塔波 (Strabo) 所說的，直到海達斯配斯河為止，行軍的方向都是大部份向南走以外，就更無其他的記錄傳留到今天了。

在他尙未從塔克西拉出發之前，亞歷山大即已經知道包拉伐斯 (Pauravas) 的國王，波拉斯，已經佔據了海達斯配斯河的東岸，企圖阻止他的前進。後者的領域是位置在海達斯配斯河與艾斯西尼斯河之間的。他命令波里莫克拉提斯 (Polemocrates) 之子，柯拉斯——他還留在印度河上——把較小的船隻分為兩段，把三十槳的快船分為三段，然後用大車將它們送到海達斯配斯的河邊。於是他也向該河前進，塔克西里斯率領着五千名印度兵陪着他一同走。這個河面頗寬，沿着它的東岸波拉斯已經利用他的象隊來控制徒涉場。在尙未敘述亞歷山大如何克服這種困難之前，首先應考慮他的可能渡河點應設在何處。

這一方面的資料是很貧乏的。從弗侖提拉斯 (Frontinus) 的記載中，我們知道亞歷山大是從上流 (在其營地之上) 渡河的。亞里安對於其渡河點有下述的描寫：

「從海達斯配斯的河岸上伸出了一個地岬，在那裡河流作了一個相當大的彎曲；那裡是叢林密佈，面對

將軍所採納，他在一八四八年，認爲亞歷山大從塔克西拉出發，就沿着現有的大幹路 (Grand Trunk Road) 直達真拉門，從這裡河川作了一個相當大的灣曲，但是那裡並無地岬或深溝。從那裡他向上流走十哩達到了布拉 (Bhuna)，然後渡河在其東岸與巴比邱陵地 (Babbi Hills) 之間，進行他的會戰。

第二個理論是孔令漢將軍 (Gen. Alexander Cunningham) 在一八六三年所提出的。他認爲亞歷山大是在大幹路以南前進，越過了鹽嶺 (Salt Range)，而在賈納普爾 (Jalpur) 達到了河邊，約在真拉門以南約三十哩處。從那裡他向上流走了八哩，就到了地拉華爾 (Dilwar)，在那裡河中有一個島，河流也作了一個輕微的灣曲，但却還是沒有地岬與深溝。他於是從地拉華爾渡河，並在東岸距離其西岸上不太遠的地點上打了他這次會戰。

在一九三一年，斯坦因爵士對於地形作了一番精密考察之後，又推翻了上述的這兩種理論。第一點，因爲在河岸與巴比山地 (高達一三〇〇呎) 之間的谷地是太狹窄，不能容許大兵力的展開 (因爲這個山地與鹽嶺從會戰時起，到今天爲止，其地形還是不可能太大的改變)。它是爲許多深溝所割裂，而且到處都是浮沙，所以在熱天大雨之後，根本上也就不能通過。第二點，第二種理論雖然比較合理，但是斯坦因爵士却認爲在從塔克西拉越過鹽嶺的幾條小徑當中，在歷史上最古老的，和在亞歷山大時代最實用的，却是取道卡克華爾 (Chakwal)，阿拉 (Ara) 和南達拉 (Nandana) 隘路，以達哈南普爾 (Harampur) 的那一條。亞歷山大所走的就是這一條路。這與斯塔波說亞歷山大是向南走，以及普里尼認爲從塔克西拉到海達斯配斯河上的距離爲一一〇又二分之一哩的兩種說法又都符合。假使不走這一條小路，而採取現有的幹路到真拉門，則距離就僅大約爲八十哩了。哈南普爾，現在爲真拉門附近的一個大村落，河川在此處爲一條單獨的河道，有大約半哩寬的固定河床，斯坦因爵士認爲亞歷山大的營地就是設在這裡。此外，他又認爲亞歷山大是向上流走了十七哩半，到了賈納普爾才渡河。在那裡河川雖只作了一個輕微的灣曲，但却有一個地岬，即爲曼加爾

「呷」。康達爾卡斯流入哈爾基華尼 (Halkiwani) 溝中，那也就是真納河的北支，在四月到八月之間是不能徒涉的。後者又繞過艾德馬拉 (Admana) 島，在這一段河流中也是第一個大島。在一九一三年，這個島是六哩長，最大寬度爲一哩半，上面長滿了厚密的森林。因此，除了「相當灣曲」這一點以外，艾里安，寇爾提斯，普里尼，和斯塔波等人所說的各點似乎都能與斯坦因的理論相符合，所以我們在這裡也就假定亞歷山大最可能的渡河點爲賈納普爾。(托里梅也許是把輕微的灣曲誤認爲相當的灣曲，因爲他並不會繞過頂點去看它，對於這種錯誤的觀念，任何駕駛汽車的人一定能了解。) 不過誠如塔恩爵士所指明出來的，這個問題若是真想獲得解決，則必須先發現和證實布西法拉城的位置，那是亞歷山大在戰後建築在渡河點上，以紀念其名馬的。

第四種理論爲一九三三年，布里羅爾 (Prof Brelor) 教授所提出的，他認爲亞歷山大是沿着大幹路前進，在真拉門建立營地，然後在曼格拉 (Manga) 堡以下一哩半的地點 (即真拉門以上十三哩) 渡河，再沿着左岸向下流走了十五哩，才與波拉斯交戰。這個理論已爲斯坦因所駁倒，不值得再說。

現在假定亞歷山大是設營在哈南普爾，在東岸上面對他的即爲波拉斯的大軍，他似乎擁有一大批的戰象。關於他的兵力有各種不同的估計：亞里安認爲是騎兵四千人，步兵三萬人，戰車三百輛，戰象二百頭。狄阿多拉斯則說是騎兵三千人，步兵五萬人以上，戰車千輛以上，戰象一百三十頭。寇提斯完全不會提及騎兵，但說步兵爲三萬人，戰車三百輛，和戰象八十五頭。

因爲所有徒涉場都由哨兵和象所據守着，亞歷山大認清了他的戰馬是不能游泳或用木筏來渡河的，因爲只要大象一踐踏，它們在水中或筏上就會秩序大亂了，他於是用了一套詭計。一方面派許多小隊去偵察所有一切的可能渡河點，另一方面把全軍分爲幾個縱隊，在河岸上上下的移動着，好像是到處尋找渡口一樣。不久當夏季來臨之前，雨季先到，河流氾濫，於是他命令從各地運糧到他的營地中來，所以波拉斯相信他可

能是會留在那裡等到晴天的來臨。此時，他又用船隻偵察河川，並命令用稻草填塞帳幕的皮革外殼，以來當作浮筏。誠如亞里安所說的，他隨時都在找機會，想用迅速的行動偷渡，而使敵人來不及發現。

最後，我們可以斷定是在其親自偵察之後，亞歷山大終於決定從亞里安所說的地岬與大島上來實行渡河。在準備時，他又決定採取了一種行動，這是與吳爾夫將軍 (Gen. Wolfe) 在一七五九年魁伯克 (Quebec) 戰役中所採取的行動幾乎是完全一樣。(註：漢尼拔渡過羅恩河的行動，也是與亞歷山大的行動極為相似，他可能就是模仿亞歷山大的計劃。) 在黑夜掩護之下，他命令他的騎兵沿着西岸上，在許多不同的點上故意大聲鼓噪喊殺，在幾夜之間，波拉斯趕着他的大象在東岸上來回的跑着，以圖阻止他的渡過。最後他實在跑累了，於是把象留在營地中，只派哨兵沿着東岸加以監視。當亞歷山大已經使波拉斯對於其夜間的行動不再感到害怕時，於是他又發明了另一套計策。在上流和沿着西岸，他位置了一連串的哨兵，使每個哨兵都可以視聽相及，命令他們經常發出響聲，並燒着哨火不熄，於是一方面就在營中準備渡河的工作。

在尙未分析亞歷山大的計劃之前，應首先列舉出亞歷山大的將領名單，因為自從阿貝拉會戰以來，人事上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近衛騎兵現在已經分爲五個「旅」(Hipparchy)，由希法斯辛、皮爾托卡斯、克拉提拉克、柯拉斯、和狄米提拉斯 (Demetrius) 分任指揮。方陣的營數也由六個增到了七個，其指揮官爲安提吉尼斯 (Antigenes 他代替了柯拉斯)、米里吉爾、波里皮爾強 (皮爾地卡斯的兄弟)、艾爾西塔斯 (Alcelas 阿明塔斯的兄弟)、艾塔拉斯、哥爾格斯 (Gorgais)、和「白人」克萊塔斯 (Cleitus the White)。希勞卡斯 (Selaencus) 指揮近衛步兵，陶侖 (Tauron) 指揮弓箭手，可能在會戰中，一切的輕裝部隊也都是由後者指揮。

對於渡過堅強防禦河川的行動而言，亞歷山大的計劃可以說是一個空前的傑作。波拉斯必須使其不注意到這個迂迴運動，而且爲了要使他感到奇襲起見，這支迂迴兵力必須要使其够小，以便在一個黑夜的掩護之

下，即能完全渡過；但同時又必須其够強，足以迫使波拉斯接受會戰而並無被其壓倒的危險。爲了解決這個似乎是不能解決的矛盾難題，亞歷山大決定把克拉提拉斯留在哈南普爾，率領一支足夠欺騙波拉斯的兵力，然後將迂迴兵力分爲兩個集團：領先的集團由他自己率領，預定在賈納普爾渡河，其後續的集團則在哈南普爾與賈納普爾之間的選定徒涉場邊，採取掩伏待機的姿態。於是當他自己已經渡河之後，就接着向下流運動，迫使據守徒涉場的印度兵力都隨着他撤走，於是後續集團即可安然渡過與他會合了。這也是塔恩對亞里安書中的一段意義含混的文章所作的解釋，假使這種解釋是正確的，那這個徒涉場就應該是在賈納普爾西面不遠的地方。這個計劃的詳細內容是可以分述如下：

(一) **牽制兵力**：克拉提拉斯奉命留在營中，其兵力有他自己的近衛騎兵營，艾拉恰西亞和巴拉巴米沙達騎兵，艾爾西塔斯和波里皮爾強的兩個方陣步兵營，和塔克西里斯的五千印度兵，一共大約有騎兵三千人，和步兵八千人。他所奉的命令是說，在波拉斯尚未向北運動以來拒抗迂迴兵力或自動逃走以前，絕對不准作渡河的企圖。

「但是（亞歷山大說）假使波拉斯率領了其一部份兵力去對抗我，但另一部份兵力付留在營中，而且還有戰象時，則你還是留在原地不動；不過假使波拉斯把他的全部戰象都帶了去對抗我而只留下了一些兵力在營地中時，那麼你就應傾全力渡河了。因爲只有大象是以足阻止騎兵的渡河，其餘的兵力則並不能擾亂他們。」

(二) **迂迴兵力**：領先集團包括着近衛中隊（三百人）；希法斯辛、皮爾地卡斯、柯拉斯和狄米提拉斯四個騎兵旅（四千人）；達哈的馬弓手（一千人），近衛步兵（三千人）；安提吉尼斯與克萊塔斯的兩個方陣營（三千人）；艾吉里亞部隊（一千人），弓弩手（二千人）和標槍兵（一千人）等。（上述數字均以塔恩的研究爲根據。）此外，亞里安又提到了巴克提亞、索格地亞、和賽提亞的騎兵。因爲在會戰中，他

們並未再被提及，所以姑且將這些騎兵省略不及，於是這個集團的全部兵力應假定為騎兵五千人，步兵一萬人。

對於後續集團，亞歷山大分配有米里吉爾、艾塔拉斯和哥爾格斯的三方陣營，以及希臘傭兵——步騎都有。他們位置在那裡，和兵力有多少，都已經不可考，但可能是騎兵五百人，步兵五千人。（註：亞里安雖然曾經說到這三個方陣營是奉命獨立渡河，但他以後却根本上不會再提到他們。）

當波拉斯已經被誘惑具有一種虛偽的安全感之後，在營地和渡河點上的一切準備也都已完成，於是亞歷山大秘密的出發，一路對河川西岸都保持着相當的距離，以免其行軍被敵人發現。在賈納普爾他發現一切都準備就緒。但是那些分段運來的船隻與浮筏，似乎是藏在康達爾卡斯深溝中，而不是像亞里安所說的那樣，藏在森林中。

在黑夜狂風暴雨掩護之下，亞歷山大的兵力立即開始上船，雷聲遮住了部隊的吵鬧聲。將近拂曉時，騎兵裝在浮筏上，步兵裝在船隻中，整個艦隊利用島嶼的屏障，通過了哈爾基華尼水道，達到了在該島西端與另一支水道相會合之點上不久以後，當領先的快船通過了該島時，他們就為波拉斯的偵探所發現，他們立即快馬加鞭的去向波拉斯報告這個消息。此時，亞歷山大認為東岸已到，遂命令其人馬棄舟登岸，但是前進不久之後，却發現是另外一個小島，與東岸之間還隔着一個很寬的水道。雖然本來是可以徒涉的，但現在却因為大雨之故，水位已經漲高了。他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才找到了一個徒涉場。其最淺的地方都要比步兵的胸部還高，而深的地方則只有馬才能把頭保留在水面上。

在這次著名的渡河中，有某幾點是特別需要加以分析的。

基本事實為一個騎兵大約五千人和步兵大約一萬人的兵力，在會戰之日拂曉不久前才開始登舟渡河。那應該是在上午三時完成登舟的工作，而在下午六時開始會戰。以下所有各種行動就都是要在十五小時

之內完成的：沿着哈爾基華尼水道下行數哩，在第二個島上登陸，尋找徒涉場，涉水達到東岸並在那裡集結兵力，最後還要作一次小戰，再前進五六哩，才正式展開會戰。這樣多的行動是否可能在假定的十五小時內完成呢？我們所能給與的答案就只能說馬其頓的軍隊參謀業務應該是非常的優秀。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也是不易作答的。亞歷山大到達海達斯配斯河上的時間不過幾個星期，他怎樣能够集中或建造那樣多的船舶，以來渡過一萬五千個人和五千匹馬呢？雖然船隻數字已不可考，但一定是相當巨大的。在水上的作戰中，能與亞歷山大此次作戰相比美的，實在是很少。在一〇六六年，征服者威廉 (William the Conqueror) 曾經建造或征發大約三五〇艘船隻，以來載運二千名騎士和三千名步兵，渡過英吉利海峽，也許可以算是與他差不多。在亞歷山大的戰役中，經常會發現這一類的行政問題，雖然古代史學家是很少提及它們，但這却可以證明馬其頓軍隊的後勤部份實在是具有一種驚人的效率。若是沒有它們，則亞歷山大的征服將根本上不可能。

當他的騎兵開始登陸時，亞歷山大就命令馬弓手前進充當前衛，在他們掩護之下，他展開了其戰鬥序列。他把所有的騎兵都集中在右翼方面，而命令在希勞卡斯指揮下的近衛步兵，和兩個方陣步兵營去構成左翼，至於弓弩手，艾吉里亞人和標槍兵則位置在他們的側面上。

因為他相信他自己的騎兵是較優於敵軍，所以決定率領他們立即前進，而陶侖的弓弩手則在後支援，等到步兵完成渡河後，就跟着用緩步前進。從亞里安的記載中，我們知道他的計劃是包括着三種不同的理想，可以互相替換：(一)乘着波拉斯在改變正面時，用騎兵將其擊潰；(二)假使發現這是不可能的，就暫取守勢以來等待步兵的趕上；(三)假使波拉斯自動退却，就立即加以追擊。

波拉斯又是採取何種行動呢？亞歷山大兵力的登陸和集中應該要花幾個鐘點的時間，假使波拉斯在其登上第二個島之前或之後時獲得了情報，則還是有充份的時間來考慮他的問題，那就是要發現這個迂迴運動究

是多方面的，只要看第十四圖即可明瞭。

他所採取的對策是不錯的，但却未免太遲。依照托里梅的記載，他派了他的一個兒子，率領着二千名騎兵和一百二十輛戰車去迎敵，雖然他所奉到的命令已經不可考，但因為這支兵力若僅以用作搜索之用，則未免是太強大，所以可以假定其目的是要想把侵入者趕入河水中去。若真能如此，則他的矛盾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當小波拉斯來到時，亞歷山大首先認為這是印度陸軍的前衛，並且那是可以用他的馬弓手來控制，所以他仍然繼續率領着他的騎兵前進。但是以後他的偵探報告了它的兵力之後，他才又決心將其殲滅。接着就是一場騎兵的戰鬪，小波拉斯與他騎兵中四百人均陣亡，所有的戰車都被趕入河邊的鬆土中，而被亞歷山大所俘獲了。可能是在此時，後續集團中的兵力也已經渡河，與領先集團會合在一起，不過這却已無記錄可考。

接着就是正式的會戰，雖然戰場的位置已經無法確定，但若是斯坦因認為亞歷山大是在賈納普爾渡河之說是正確的，那麼它可能對應該在納爾普爾 (Nurpur) 村落西南面約五六哩的地方，這個村落是在從真納河左岸向西南延展，直達馬拉克華爾 (Malakwal) 與梅尼 (Miani) 兩個村落為止的平原上。距離納爾普爾不遠又有一個叫作希康達普爾 (Sikandarpur) 的村落，但是斯坦因却認為這是並無太多的重要性，因為在旁邊普地區，希康達 (意即亞歷山大) 是一個非常普遍的地名。

當敗兵逃回去告訴波拉斯說，他的兒子已經戰死，和亞歷山大已率領大兵力渡河的消息之後，波拉斯對於他所應採取的行動，是深感猶疑不決，因為克拉提拉斯也正在嘗試從哈南普爾渡河。最後他決定只留下一部份兵力和少數戰象來對抗克拉提拉斯，而親率其主力去迎擊亞歷山大。當他找到了一個沒有黏土而又既硬且平的地方，就將其軍隊在那裡擺成了會戰隊形。若把其兒子的損失扣除不算他現在還應有騎兵三千六百人，步兵三萬人，戰車一百八十輛，和戰象二百頭。他作了下述的展開：

「首先第一列都是大象，每一頭象之間相距約一百呎，所以它們在整個步兵戰線的前面構成了一條線，足以在所有的點上使亞歷山大的騎兵望而生畏。無論如何他認為敵人是決不敢從大象之間的空隙中透入，因為騎兵的馬是看到象就會驚恐亂跑的，而步兵若透入，則他們會受到後排重步兵橫線的阻擋，而大象又可以回轉身來踐踏他們。在大象的後面，他用步兵構成第二線。其縱隊大致是填塞着大象所留下來的缺口。同時步兵的兩翼也更長出了大象線（第一線）之外。騎兵則位置在步兵戰線的兩端上，前面就擺着戰車」（這是亞里安的記載。）（因為由長矛兵小縱隊所構成的一條橫線，其本身是很脆弱的，所以這些縱隊可能為兩倍的縱深——換言之，每個縱隊中有足夠的人力，當必須要形成一條連續戰線時，仍能填塞大象緊後方的空隙。假使方陣的正常縱隊為十八，這種縱隊即可能長至二十八以上。）

依照普魯塔爾赫的記載，當亞歷山大與波拉斯之子交戰時，他是在其自己步兵的前面約二十「富爾浪」（Furlongs 約合一哩的八分之一）遠。又根據亞里安的記載，在這次戰鬥不久之後，他就發現波拉斯正在組織他的戰線，於是他命令騎兵停止不進，以便步兵可以趕上他們。實際上，他應該早就停止下來了，很可能是在掩蔽之下以防敵人的觀察，因為從波拉斯獲得其兒子敗亡之消息起，到他決心改變正面之時為止，至少有三兩個鐘頭之久。當步兵趕上來之後，亞歷山大也命令他們休息，並一方面決定其自己的行動計劃。這樣就導致了歷史上最著名的一場騎兵大會戰。

因為對於這次會戰有許多亂雜無章的評論，所以我們在這裡是首先儘量的引述亞里安的原文，然後再根據少數合乎常識的假定，於是即可以使讀者對於當時所可能發生的情形，獲得一個清楚的印象。

亞里安首先說，當亞歷山大將敵軍的部署作了一番觀察之後，他馬上看出來了其正面全部都是受着戰象的掩護，於是他就立即放棄了一切正面攻擊的思想，決定率領着其數量的優勢的騎兵斜進，以來攻擊波拉斯的左翼。於是亞里安又似乎自相矛盾了。他接着說：

「柯拉斯被派前往右方（大家公認這就是指趨向印度軍右側面而言），率領着其自己與狄米提拉斯的兩個旅，他命令他一旦當印度人發現有大量騎兵來到，並推進他自己的騎兵向前迎敵時，他就應該留在他們的背面上。他又命令希勞卡斯、安提吉尼斯和陶侖領導着步兵方陣；但是他們必須等到敵軍的步兵主力與騎兵已爲其自己的騎兵兵力所擾亂時，才准參加戰鬥。」

當還在弓矢射程之外時，亞歷山大即揮動其馬弓手向印度軍的左翼進攻，以來使其發生混亂，然後立即，乘着混亂中，率領近衛騎兵向他們衝鋒，不讓他們有整隊迎戰的機會。

「此時（亞里安說）印度人已經從其所有各部份中搜集騎兵兵力，從原有位置上前進，以來迎擊亞歷山大的衝鋒。柯拉斯也遵照命令，在敵軍背面出現。印度人看到了之後，遂被迫分兵兩面作戰；較大和較好的一部份對抗亞歷山大，其餘則轉過身來對抗柯拉斯。」

柯拉斯的出現，立即使印度人在意圖上和隊形上都發生了混亂，於是亞歷山大抓着這個機會就立即作猛烈的攻擊。印度人不敢迎戰，匆忙的向其大象戰線上退却，好像這是一道友好的長城一樣。

塔恩的解釋與上述的完全不同，在他的「劍橋古史」中，所說的又比其在「亞歷山大大帝傳」第一卷中所說的較爲清楚。其內容如下：

「在弓矢射程之外，他（亞歷山大）停止不進……波拉斯看見那集中的騎兵，遂命令其自己的全部騎兵繞到他的左面。亞歷山大開始命令其馬弓手去攻擊波拉斯左翼（延長部份超出了象線者）的步兵，並釘住他們；其自己的步兵則奉命暫不攻擊，直到他已經擊敗了波拉斯的騎兵時爲止。（這應該是左翼的騎兵，而不是步兵，否則馬弓手將爲前者所衝倒。馬弓手的有效射程要比步弓手短了很多。）他希望把那些騎兵引到遠離戰象的地方，所以他命令柯拉斯率領兩個旅向波拉斯的右面前進（即亞歷山大的左面）。於是當印度騎兵趨前進攻時，他們就應攻擊其背面。假使亞歷山大居然能預知其劣勢的敵人，會敢於向他衝鋒的話，那麼其原

因就是因爲他自己做成了這樣的一個圈套，好讓敵人來鑽。這個引誘敵人來攻的方法就是分散其自己的兵力，使敵人以為柯拉斯是派往支援馬弓手的，而他們現在看到亞歷山大身邊只有兩個族的兵力了。這個計劃成功了，印度騎兵趨前攻擊亞歷山大的兩個族，當亞歷山大擋着他們時，柯拉斯即從背面上加以打擊。經過了一場激戰之後，他們被擊潰了，逃往大象的後方。」

假使塔恩的解釋是正確的，那麼就可以獲得兩個結論：(一)從戰術上來說，波拉斯可以說是已經瞎了眼睛。(二)亞歷山大也應該是一個極平凡的騎將，這顯然是不合理的。

關於第一點，亞里安不曾說過當亞歷山大停止弓矢射程之外時，然後才派遣柯拉斯去趨向印度人的左翼，而是說在暫停之前，即早已派遣了他。假使誠如塔恩所云，他是剛剛在派出弓弩手之前，才派出柯拉斯的兵力，那麼波拉斯也就應該能夠看見柯拉斯趨向印度人左翼的行動，於是他也不可能會以為柯拉斯的意圖是想要支援那些馬弓手，因爲他們是正在與印度軍的左翼交戰——那正是相反的方向——而且也許在亞歷山大那兩個族的前方，相距不過幾百步而已。因此，波斯人將會立即明瞭亞歷山大的心事，他或者會提早派遣其一部騎兵去抵抗柯拉斯，又或者把他的全部騎兵都撤回到其戰象的後面——這也是亞歷山大最不希望發生的事情。

關於第二點，即有關亞歷山大的將道方面。任何有經驗的騎兵將領，當他自己正居於可以發動衝鋒的地位時，就決不會等待敵人的攻擊。因爲重騎兵的存在理由就是爲了衝鋒，但他們停止不動時，其防禦力是極爲微弱的。當在靜止不動時，即令受到劣勢兵力的攻擊，也都可以發生極大的混亂。假使亞歷山大想要引誘敵方騎兵遠離他們的戰象，則他應該後退，以來引誘敵人尾追上去。不管對於亞里安的希臘原文意義作如何的解釋，總之，亞歷山大是決不會有計劃的坐待敵人的衝鋒，而且任何人也都不會的。

因爲從亞里安的記載上看來，很明顯的，柯拉斯的攻擊對於印度騎兵而言，完全是一種奇襲，所以從邏

輯上來說，從亞歷山大派遣這個支隊之時起，到他們開始在印度騎兵「出現」時為止，波拉斯對於他們的位置都是一直毫無所知的。若承認這個合於邏輯的假定，則一切似乎都變得很顯明了，於是不必違反亞里安對於柯拉斯發動其背面攻擊以前的一切記載，我們就可以將一切的經過重新加以撰述如次：

當戰勝了波拉斯之子以後，亞歷山大就命令其騎兵暫停不進，同時如我們假想的，他們是掩蔽着，不讓敵人能夠看見他們，反之我們又應假定他自己或他的偵探對於敵人的行動都是能够一目了然的。於是波拉斯不能估計亞歷山大的騎兵兵力，反之亞歷山大却能估計波拉斯的騎兵兵力。因為亞歷山大深知他的騎兵是不能對抗大象，又深知其方陣步兵必須單獨進攻他們，而不能獲得騎兵之支援，所以爲了使他的方陣在側面上和背面上不至於受到騎兵的攻擊威脅起見，又必須在方陣尙未發動突擊之前，先擊毀印度騎兵。如何能達到這個目標呢？於是又只有引誘波拉斯把他的騎兵集中在其一個側翼上，然後再來將其擊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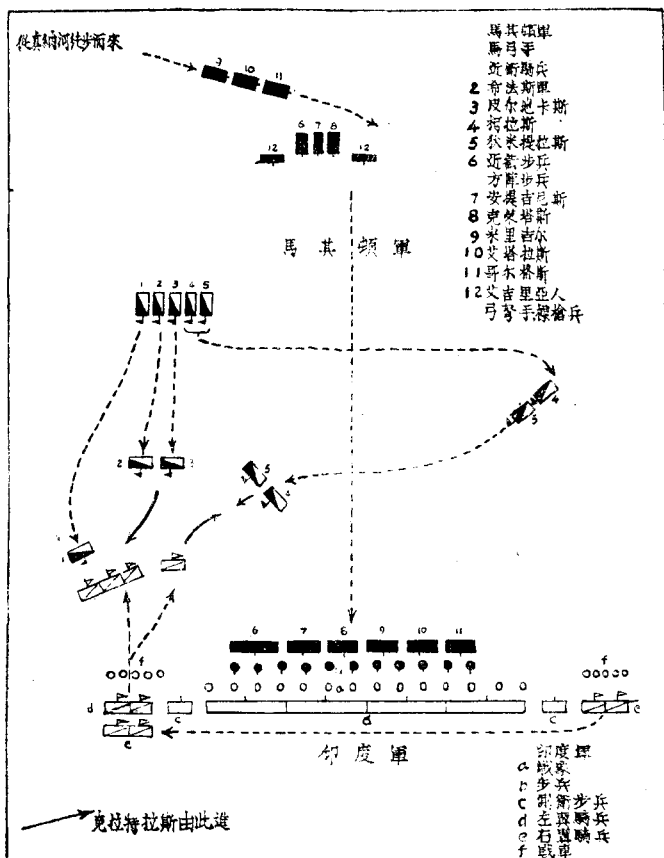
現在再讓我們以亞歷山大自居而來設想他的行動。他的兵力是在敵人視界之外，當他對於整個戰場和敵方的戰線作了一個迅速觀察之後，於是就決心攻擊波拉斯的左側面。他於是轉過身來，向他的將軍們說：

「當我們快要接近的時候，我將要推進馬弓手以來當作掩護兵力，並命令他們應向敵方左翼騎兵挑戰。其次我將率領着兩個領先的騎兵旅，向敵軍左翼騎兵運動，因爲這支兵力要比敵方騎兵總兵力遠居於劣勢，所以也就足以引誘波拉斯抽調其右翼騎兵來增援其左翼騎兵，以求對我保持優勢。」

於是他又回過頭來向柯拉斯說：

「我要你率領你自己的那個旅及狄米提拉斯的旅，沿着地面上的那個窪地（用手指到）在其掩蔽之下，向敵方右翼方面前進。等到你看見我向敵方騎兵前進時，我希望此時他們必已完全集中在其左翼上，你也就立即率領一切能用的兵力，用襲步向其側面上和背面上衝鋒，而我自己則向其正面上衝鋒。」

照這樣解釋，亞歷山大在波拉斯視線之外暫停的原因，就只不過是每個騎兵指揮官所應有的預防措施。



第十五圖 海達斯配斯河會戰

等到他再前進時，波拉斯雖然能夠看到他自己的兩個旅，但因為地形的影響，柯拉斯的兵力却是他始終不會看見的。以下的經過就可以完全採取亞里安的敘述。

當印度騎兵被逐回之後，在印度戰線左面的象奴，就催動其獸物來攻擊亞歷山大的騎兵，此時馬其頓的方陣也就勇敢的前進，於是展開了全面的戰鬪。因為亞里安說當大象前進時

，其象奴會遭到標槍的射擊，而且有時他們和他們的大象都爲標槍兵所包圍着，後者從各方面用標槍向他們投射。由此可見陶倫的輕裝部隊應該是位置在方陣的前面。

「這次會戰與以前任何戰鬪都不相同（亞里安說）；因爲只要大象能轉動的地方，他們都衝向前去，衝散了馬其頓人的方陣，不管它是多麼的厚密。印度騎兵看見步兵已經接戰了，又再度集合起來，再向馬其頓的騎兵發動攻擊。但因爲亞歷山大的所部在實力與紀律上都遠比他們優越，於是遂又再度的被擊敗，他們被趕向大象的身邊，並向他們擠去。到了此時，馬其頓的騎兵已經分不出單位來，而混成了一個部隊，他們現在各自爲戰，只要一碰着印度人，就將他們衝散，拼命的大殺一頓。這些大象現在被擠在一個狹小的空間中，不分敵友都同樣受到牠的損傷，牠們盲目的亂衝亂踏。因爲印度騎兵都擠向大象的身邊，所以損失也就特別慘重。多數的象奴多已爲標槍所殺死，象因爲沒有象奴的指揮，所以也就不能作有目的的戰鬪，牠們已經痛得發狂，不分敵友的亂衝，碰着就是死。不過因爲馬其頓人是在開闊空間中去攻擊這些野獸，並且也還有牠們自己的計劃，看到牠們衝過去，就四散讓開，等到牠回轉過身來，就從各方面靠攏並向牠們投擲標槍，所以損失還比較小。反之印度人却要想在象羣中間逃走，所以損失遂份外慘重。不久這些野獸都倦了，不再能作猛烈的衝鋒，而自動緩步的退却，面對敵人只能昂首悲鳴而已。亞歷山大用騎兵包圍着全線，同時用凱號命令步兵集中起來，再以密集的方陣前進。印度兵不分騎步，除了從空隙中逃走者以外，掃數均被殲滅。」

當戰鬪正酣時，克拉提拉斯也就從哈南普爾方面徒涉強渡了。當他看到亞歷山大正在贏得一個卓越勝利的時候，也就趕急挺進，因爲他的人员是生力軍所以也就負起了追擊的任務。不過在大屠殺與崩潰之中，波拉斯却不像大流士，只要戰場上還有殘兵敗卒的存在，他就還是死戰不退。雖然他已經負傷，仍然還是繼續苦戰下去，最後因爲失血過多，口渴和力弱而無法支持，他才向一個印度人投降了。這個印度人名叫米羅斯（Meeroes），本是他的老朋友，亞歷山大因爲對於波拉斯的英勇深感敬佩，就派他去勸說他不要徒然的犧牲生

命。這樣也就結束了這一場會戰。

根據亞里安的記載：印度步兵被殺者二萬人，騎兵三千人，所有的戰車均被毀滅，所有未死的大象俱被俘虜。在死亡者中間有波拉斯的兩個兒子，和他的孫子，希皮塔克斯 (Spitaces)，他也就是當作戰場的這個省區的省長。所有大象和戰車的指揮人員，以及其他的指揮官也幾乎全部陣亡。亞里安又說馬其頓方面僅損失八十名騎兵。十名馬弓手，二百二十名騎兵，其中包括近衛騎兵二十人。狄阿多拉斯的數字似乎比較現實：印度人陣亡者一萬二千人，被俘者九千人，還有八十頭戰象。馬其頓人陣亡者，騎兵二百八十人，步兵七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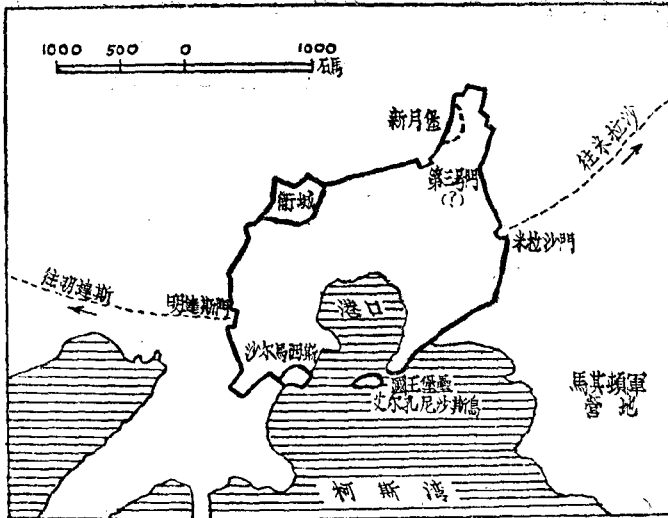
第七章 亞歷山大的圍城戰

哈里卡拉沙斯的圍攻

亞歷山大一共作了三次主要的圍城戰，那就是哈里卡拉沙斯，臺里，和加沙。哈里卡拉沙斯 (Halicanassus)，即爲現在的波德拉門 (Bodrum)，那也是卡里亞的首府，和控制通到愛琴海的南面進路的波斯主要海軍基地。它位置在一個小型半島的南岸上，這個半島向西伸入海中，其北爲孟地萊 (Mendilia) 灣，其南爲柯斯 (Cos) 灣。其戰略地位是頗爲重要，經由賽克拉德島羣 (Cyclades) 可以與艾提卡取得連繫；經由斯普拉德島羣 (Sporades) ——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島爲羅德斯 (Rhodes) —— 又可以與克里特島取得連繫。爲了要控制愛琴海，並保障其與馬其頓之間的海上交通安全起見，亞歷山大也就有從波斯人手中奪取哈里卡拉沙斯之必要。

同時有兩種記載傳留至今：一是亞里安的，他又是以托里梅與艾里斯托布拉斯的記載爲根據，這是從圍攻者的觀點來寫的；另一是狄阿多拉斯的記載，那是以不知名的傭兵的記述爲根據，那是以被圍者的地位來敘述這個故事。雖然二者在細節上是有差異的，但大體說來却是相同的。

從自然和技術上來說，哈里卡拉沙斯要算是一個防禦很堅強的城市；在向陸地那一方面，有一道高牆包圍着，牆外還有護城河，寬達四十五呎，深達二十二呎。它一共有三個「衛城」(Citadis)，最原始的衛城 (Acropolis) 是在西北角上，沙爾馬西斯 (Salmacis) 要塞在海岸上，靠西南隅，還有一個「國王堡壘」(King's Castle) 則位置於港口中靠近海岸的艾爾孔民沙斯 (Arconnesus) 小島上。守兵的實力也很強大，有二千多名希臘傭兵，由一個雅典流亡者，艾伐爾提斯 (Ephialtes) 指揮；另有強大的亞洲兵力，則由阿倫



第十六圖 哈里卡拉沙斯的圍攻

托巴提斯 (Orontobates) 統率，他也兼任卡提亞的總督。蒙倫，最近被任命為下亞細亞都督，對於陸海兩軍具有最高的指揮權。他的府庫充實，有充份的補給足以抵抗長期的圍攻，也有許多的防禦機器。此外，他又已命令一個支隊的海軍停泊在港口之中，其水兵也可以用來增援守軍。最後因為亞歷山大已經解散了其艦隊，所以波斯人對於海洋也已獲得絕對的控制，可以任意向該城輸送援兵與補給。

在公元前三三四年秋季中，米里塔斯投降之後，亞歷山大遂向哈里卡拉沙所前進。這個城的圍攻就當時而言，對於亞歷山大要算是過去一向所未有的最艱巨行動。與米里塔斯不同，他的行動是僅限於其向陸地的方面。他的軍隊在靠近該城東南角的地方宿營，距離米拉沙 (Mylasa) 門不遠，從那一個門有一條路通到東北二十五哩遠的米拉沙城。

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在米拉沙門的附近，去對城牆作一番偵察，但是城內守兵却作了一次突如其來的猛烈出擊，使他受到了奇襲，雖然終於被擊退

了，但却一定產生了相當的混亂，因為他並未能阻止攻擊者退回城內。這個輕微的挫折使亞歷山大決心另外換一個地點。幾天之後，他從該城的東南移到了西面，並在明達斯 (Myndus) 門附近再度對城牆執行偵察，這裡有一條路線通到西面十二哩遠的明達斯城，該城也就位置在這個半島的極西頂點上。他也同時想佔領該城，因為其中有一部份公民表示願意向他獻城投降。

他率領着一部份兵力，繞到該城的西面，從那裡擬向明達斯發動一個夜間攻擊，但當他接近城牆時，却不會看見內應所約定的信號。因為亞歷山大並未攜帶攻城縱列，於是只好企圖用坑道以來挖毀城牆。可是敵方的援軍已從海上趕來，於是他放棄了一切攻城的企圖，而撤回到哈里卡拉沙斯的城下。

於是對於哈里卡拉沙斯才開始展開熱烈的圍攻，並企圖在該城的北端擊破其城牆。亞歷山大已經填塞一段護城河，以便其攻城塔與撞城槌可以接近城牆，並靠着城牆，建築「庇檐」(Mantlets) 以來保護工兵去挖掘牆基。在這些工作尚未進行多久以前，守兵又作了一次夜襲，想在這些攻城塔尚未進入陣地之前，即先縱火將其焚燬。他們雖然被擊退，但在戰鬥中，馬其頓軍死了十六人，傷了三百人，而守軍也死了一七〇人，其中包括着尼阿普托里馬斯 (Neoptolemus) 在內，他是流亡者阿明塔斯的兄弟。依照亞里安的說法，馬其頓人的死傷之所以如此不成比例的原因，是因為敵人憑着黑夜的掩護，使他們很難於利用防盾以來對抗他們所投擲的矢石。

幾天之後，當兩個碉樓與中間一段城牆已被撞毀，而第三個碉樓也搖搖欲墜時，於是敵人爲了掩護這個缺口起見，遂趕緊用磚塊建造一道「新月堡」(Demi-lune)。正當此時遂又發生了一個意外事件。在皮爾地卡斯營中有兩個喝醉了酒的士兵，互相誇說自己的勇敢，爲了證明到底是誰更勇敢起見，遂自己拿起了兵器去攻擊這個「新月堡」。當他們接近城牆時，爲缺口側面守軍所看見，遂跳下來將他們殺死，並前進攻擊馬其頓軍的前哨。皮爾地卡斯馬上增援，而城上守軍也紛紛捲入了混戰之中。照亞里安的記載，經過了一度苦

戰之後，馬其頓軍逐回了守軍，並幾乎奪獲了該城，因為城牆上是已經沒有部隊了。

狄阿多拉斯所講的故事又略有不同，他說皮爾地卡斯的增援兵還是受到嚴重的挫敗，直到亞歷山大親率援兵趕到，蒙侖才收兵回城。換言之，這是守軍佔了優勢的一場鬪爭。此外，托里梅對於某一件小事也不會加以提及，似乎可以當作反證。當這次戰鬪結束之後，亞歷山大曾經派人去向守軍要求休戰，以便抬回在城下被殺死的馬其頓人尸體。由此可以證明比較吃虧的還是馬其頓軍。這個要求被艾伐爾提斯所拒絕，但最後却還是獲得了蒙侖的允許。

次日亞歷山大推進他攻城塔和撞城槌，以求摧毀這個新月堡，但是敵軍又再度出擊，焚毀了靠着城牆的庇檐和一個木塔。其餘的則為費羅塔斯與希拉尼卡斯所救回。等到亞歷山大趕來，突擊者又丟下了其火炬，逃回城中。

「可是從此時起，攻擊軍逐漸入佳境，他們不僅可以從正面攻擊，而在缺口兩側的木塔上，也更能攻擊新月堡部份的側面和後方。」

在這次戰鬪之後，艾伐爾提斯就在城中的一次戰爭會議中指明出來，欲救該城就必須採取攻勢。蒙侖也完全表示同意。雖然狄阿多拉斯所記載的計劃，其內容是很含混，但似乎是有如下述：兩千希臘傭兵，分為兩個集團各一千人，擔負着出擊的任務，一個縱隊携帶着點着了的火把，從新月堡上出發，去焚毀敵人的攻城機器，另一個縱隊由艾伐爾提斯指揮，從「三號門」(Triple Gate)出發，那是大致位置在缺口的側面上，相距沒有好遠。當第一個縱隊攻擊那些機器，引得敵人趕去營救時，第二個縱隊也就應該打擊在其側面上。最後若果這個奇襲成功了，蒙侖就更應率領波斯軍的主力去支援艾伐爾提斯，並作最後的一擊。假使狄阿多拉斯的記載內容是應作上述的解釋，則亞歷山大所面對着的就真不是一個平凡的敵人。

接着，艾里安就這樣的說，在下次戰鬪幾天之後，亞歷山大推進他的機器以來攻擊新月堡。突然的，他

在缺口附近受到了攻擊；不久之後，又受到第二個縱隊的攻擊，他們是從三號門中跑出來，這是馬其頓人認為不會有危險發生的地點。於是在敘述了攻城機周圍的戰鬥情形之後，他就又這樣的寫着說：

「至於那些從三號門中出擊的人，亞歷山大的侍衛長，托里馬斯 (Ptolemaeus)，立即迎擊着他們，他率領着艾達斯 (Addaeus) 和提曼德爾 (Timander) 的兩個營 (並非方陣營) 以及一些其他的輕型部隊，很輕鬆的將那些突擊人員逐退了。當他們撤退時，護城河上的狹橋也使他們受到重大的損失，這座橋在許多人的壓力之下斷裂了，有許多人落在河中，有些人自相踐踏而死，另外有些人則為馬其頓軍所射死。最大的屠殺是發生在城門的周圍，因為城門在恐慌中過早的關上了，守軍害怕馬其頓軍會跟在敗兵後面衝入城內。所以許多人被關在城外，就在門邊被其敵人盡情的屠殺。若非亞歷山大吹退却號，則這座城即可能被攻克。甚至於到此時，他還希望哈里卡拉沙斯自動投降，免得生靈塗炭。」

狄阿多拉斯的記載又不相同。他說當一切準備就緒之後，在預定反攻的那一天拂曉時，城門突然的打開，第一個縱隊首先衝出，將他們的火把投在敵方的攻城機器上面。緊接着，艾伐爾提斯也就跟着出動，把他的人員組成了一個縱深的方陣，向那些還在忙於保護其機器的馬其頓軍衝鋒。營地中一片喊聲和響聲，到處都可以聽到緊急備戰的號聲。雖然馬其頓人很快的就撲滅了餘火，但在戰鬥中，艾伐爾提斯却已經佔了上風。於是蒙俞又帶着強大的兵力出現了，亞歷山大一時都感到不知所措。於是他繼續寫下去：

「突然的局勢又轉變了：有些馬其頓的老兵，照年齡是已經不應再參加戰鬥了的，儘管他們在菲立普老王駕下，是曾經百戰百勝的。現在這個危急的時候，遂突然的激發了舊有的勇氣和決心；因為他們是英勇而有經驗的軍人 (比其餘任何人都要較高一等)，他們痛斥那些反過來逃走的新兵是膽小無用。他們自己凝結成爲一個整體，將他們的防盾扣在一起，打擊在現在自以爲必勝的敵軍身上，殺死了艾伐爾提斯和許多其他的人員，迫使其餘敵軍退入城中。此時在黑夜中，有一些馬其頓人也和他們混合在一起，進入了城內。但是國

王却命令吹退却號，於是他們返回營地。」

爲了解釋上述的記載，似乎艾伐爾提斯首先所攻擊的部隊——即艾達斯與提曼德爾的營——都是由青年和無經驗的軍人所組成，直到老馬其頓兵趕來，然後才擊退了艾伐爾提斯。這也與寇提斯另一段記載可以互相印證。他說當亞歷山大與克萊塔斯爭吵時，後者曾經這樣的說着：「你罵非立普的老兵，却忘記了若非老艾塔赫斯 (Atarhis) 制止那些年青人退却，我們今天也許還要在哈里卡拉沙斯附近遊蕩了。」

艾里安對於波斯軍被擊退後，亞歷山大還要吹退却號一節所下的結論，似乎還有一點漏洞，所以不易講得通。假使說如他所說的，這個城市是已經快要被攻下了，那麼除非亞歷山大確知至少有一部份公民準備迎降，否則若不繼續壓迫，則在將道上就未免太說不過去了。當然也可能是誠如狄阿多拉斯所云，那是在黑夜混亂之中，而且敵我不分；不過更可能的是他一直與哈里卡拉沙斯城中的反波斯份子有接觸，這些人是準備歡迎他的（應記着在明達斯城中也有反波斯份子的存在）。足以當作反證的，是當這次攻擊失敗之後，蒙俞與阿倫托巴提斯遂又立即決定放火焚城，並把軍隊撤入國王堡壘和沙爾馬西斯。作這個決定的理由是因為這個城市已經喪失了一部份，而損失也已經够重（已有一千人被殺），所以這個城是已經無法固守了。雖然這些理由是並不錯的，不過更可能的是因為害怕亞歷山大已經在城中有了部署，人民會起而響應。由此看來，亞歷山大的解放政策在此是已經生效了。

縱火焚城是在午夜時。當亞歷山大看見火光了後，就立即命令部隊入城，凡是手執燃燒物的人一律殺無赦，但留在家中的一切公民則獲得了自由。天亮之後，他知道蒙俞已經把軍隊撤入國王堡壘和沙爾馬西斯，於是他決定不對這兩個要塞作正規的圍攻，而只將以監視而已。爲什麼採取這種辦法的理由可以簡述如下：他們的實力很雄厚，城中沒有內應，又有海上交通線，無法將其餓斃。根據艾里安和狄阿多拉斯的記載，都是說他接着又命令把這個城夷爲平地。但這似乎是很不可能的，因為他並無意將該城居民出賣爲奴，而且在

幾小時之前，他還命令對於縱火者殺無赦。比較可能的是他只把那兩個要塞附近的民房拆除，以便佈置防禦工事。於是他留下拉古斯 (Lagus) 的兒子，托里梅，率領着三千希臘步兵和二百騎兵，封鎖着這兩個要塞，而自己則率領大軍向弗里吉亞進發。他決定不對這兩個要塞作正規的圍攻，的確是很明智的，因為下述的事實即可以當作反證。直到公元前三三三年的秋季中，依蘇斯會戰之前不久，阿命托巴提斯才在苦戰中，爲托里梅與艾桑德 (Agander) 所擊敗，這兩個要塞才投降。這兩個衛城一共堅守了十二個月之久。

臺里的圍攻

在依蘇斯會戰之後，亞歷山大的問題即爲征服腓尼基。這個地區像希臘一樣，是一個城市國家的地區，每一個城市都是一個貿易中心。它們之間是充滿了內在的矛盾，尤其是臺里與希登之間，更是勢不兩立。他們有時也會征服鄰國，例如艾拉達斯 (Aradus) 之於馬拉沙斯 (Marathus)，雖然他們承認波斯的宗主權，但實際上，他們都是獨立的小王國。這些國家的總數共有二十五個之多，有許多是非常的小，其中最重要的爲臺里，希登，艾拉達斯，拜布拉斯，和提波里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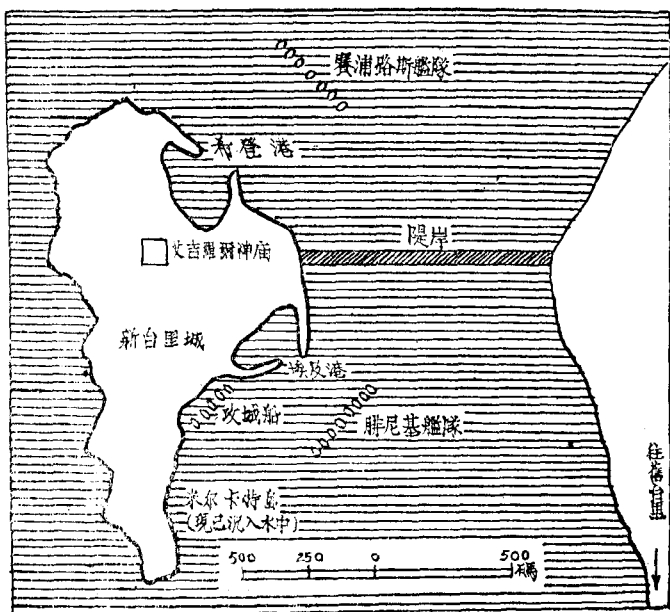
當亞歷山大以其慣有的高速向兩挺進時，這些城市遂處於進退兩難的地位。假使他們企圖反抗，則在不聯合的狀況之下，就會有被各個擊破的危險；假使他們投降，則他們的艦隊現在還留在愛琴海內，並有他們的許多領袖人物，連同幾個國王在內，也都在船上，於是具有被大流士扣押爲質的可能性。第一個擋着亞歷山大進路的城市是艾拉達斯，它雖然小但却頗強，因爲它位置在一個岩質的島上，八百碼長，五百碼寬，距離海岸爲兩哩半。它的城牆極厚，有些地方是由十五呎到十八呎長的大石塊所築成，有一部份城牆竟高達三十呎以上。不過因爲若無艦隊之支援，則它還是不能抵抗長期的圍攻，所以其世子，斯特拉吞 (Straton) 還是決定投降——其國王吉羅斯特拉塔斯 (Gerostatus) 率領着其艦隊仍在愛琴海中。他同時也把他勢力範圍之

內的馬拉薩斯 (Marathus)、希根 (Sigon) 和馬萊米 (Marammè) 三城也交出來了。拜布拉斯是第二個開門迎降的國家，它的國王也不在城中。希登 (Sidon) 的人民是早就怨恨波斯人，所以也就歡迎亞歷山大。這樣遂使各城市中的最強大者，臺里，處於孤立的地位。其國王艾齊米爾克 (Azemilk) 仍在愛琴海中，爲了想使該城免受圍攻起見，曾經派遣使臣去見亞歷山大，告訴他願意接受他所提出的任何條件。他表示他想到臺里的希拉克里斯神廟中去犧牲上祭一次，但是他却不知道依照臺里的習慣，只有國王才有上祭的資格。所以使者若允許了他這個要求，即無異於承認他是他們的國王了。這些使臣却不曾把這一點解釋給他聽，而只是回答他說除了犧牲上祭以外，其他任何條件都可以照辦，同時他們深信其城牆的威力，所以又補充一句說，他們不願讓波斯人或馬其頓人入城。這樣遂使亞歷山大大大爲震怒，他命令使臣退出，召集其將領，向他們作了第五章中已經引述過的訓話。

舊臺里是位置在大陸上，在希登的南方二十哩處，在它的西北方約二哩遠的地方，距離海岸線約半哩遠的海中在一羣岩質的小島，大致與海岸平行。在這個島羣中央有兩個最大的，因爲中間隔的水道已被填起，所以已經結成了一體，新臺里城就建在上面，根據普里尼的記載，其周圍爲二又四分之三哩長。

該城爲高牆所圍繞着，在東面高達一五〇呎，在南面其牆基是在海中，現在還可以看到它的遺址。像希登一樣，它有兩個港口，都位置在東面，北端的一個叫作希登港，南端一個叫作埃及港。爲了節省空間起見，房屋都是有許多層的樓房，而且都擠塞在一起。城市中染料工業極發達，居民似乎約有四萬人。他們的貿易活動有悠久的歷史。

因爲亞歷山大已經決定先佔領埃及，然後再來與大流士作最後的決戰，所以他不能容許一個不臣服的臺里留在他的交通線上。照格羅特 (Grote) 的看法：因爲這些腓尼基城市的主要價值就是他們的船隻，假使亞歷山大堅決要求他們不再替波斯服務而將艦隊交了出來，則該城可能會同意，於是臺里之圍也就不必要了。但是格羅特却忽視了一個事實，因爲艾拉達斯，拜布拉斯，希登以及一切小城都已經投降了，當他們的艦隊



第十七圖 台里之圍攻

從愛琴海回國時，臺里的艦隊也就可能會跟着回來。此外，亞歷山大又知道當臺里的使臣回城之後，臺里人即開始把他們的婦孺送往其迦太基舊殖民地，同時迦太基人也有用強大艦隊來援的諾言。所以即令他並無艦隊，對於圍攻臺里之舉却是一分鐘都不能延遲。

在公元前三三二年一月間，圍攻開始了。亞歷山大所採取的第一個步驟就是橫跨着大陸與島城之間的半哩長水面上，建築一道隄岸，雖然這裡的海水大致是很淺的，但在島嶼的這一面，其深度也達到三尋之多。依照狄阿多拉斯記載，這個隄岸的寬度為二百呎，雖然這可能是一個誇大的數字，但當其最後完成之後，經過了海水的侵蝕，一直到今天它仍然還是構成該島與大陸之間的一個連繫物。

除了軍人以外，當地的人民也被迫參加勞動，石頭是從折去舊臺里城而得來的

，木材則從豐富的黎巴嫩森林中去採取。這個工程，也像圍城戰中其他一切工程一樣，都是由亞歷山大的總工程師監督進行，他的助手則有卡萊斯（Charias）、波賽多拉斯（Poseidomius）和非立普斯（Philippus）。這個工程是用最大的努力向前推進。根據記載，亞歷山大對於所急欲採取的每一步驟，都會親自加以解釋，並且對於工作最努力和效率最高的工作人員予以重賞。僅僅當工程接近城邊時才受到嚴重的妨礙：城上的守軍向工作者投擲矢石，又因為海水很深，所以臺里的戰船也可以划近隄岸以來攻擊工作者。

爲了制止這些攻擊並控制城牆起見，亞歷山大命令建造兩個木塔，外面有生牛皮的保護，以來對抗火箭，一直推到了隄岸的頂點上。因爲它們是必須要用人力來運轉的，所以這在工程學上要算是一個驚人的成就。塔的高度與城牆看齊——一五〇呎——這也是空前未有的高塔。從它們的最高層上，用彈射機將矢石射向城頭上，以來攻擊其守軍，在以下各層中，則發射矢石使臺里的戰船不敢逼近。

也像他們的同族，迦太基人一樣，臺里人是對於工程頗爲內行，對於敵方的攻城塔不久就找到了毀滅它們的對策。他們把一艘運兵船改裝爲火船，上面裝備了引火之物。等到風向有利時，他們把火船拖到隄岸的附近，引火延燒木塔，等到它們着火之後，守兵又紛乘小船，以來拆毀隄岸外面的木樁，並燒毀其他一切的機器。

這次成功的反擊使亞歷山大認清了臺里人是真不易應付。他命令拓寬隄岸，以便建立更多的木塔，正當此項工程還在進行之際，腓尼基諸國的海軍也開始紛紛從愛琴海返國了。亞歷山大率領着近衛步兵和艾吉里亞部隊到希登去搜集已經返回那裡的戰船。他現深知若無制海權，則即不可能攻下臺里。

此時，吉羅斯特拉塔斯和艾尼拉斯都已經率領其艦隊返回艾拉達斯和拜布拉斯（應假定在同時，艾齊米爾克也已經率領其艦隊返回臺里）。當他們發現他們的城市已經落入亞歷山大的手中，他們也就毫無選擇之餘地，而只好將他們的船隻交給他使用，與希登的船隻加在一起，總數已經有八十艘之多。於是羅德斯又來

了十艘，索利與馬拉斯來了三艘，萊西亞來了十艘，不久以後，塞浦路斯島上諸國王，也帶來了戰船一百二十艘。他們聽到大流士已在依蘇斯戰敗的消息，遂決定回到勝利的一邊。這樣遂使亞歷山大獲得了東地中海的控制權。

當攻城機器還正在建造，和船隻正在修補之時，亞歷山大總是不願休息的，遂乘機出發作十天的遠征以來征服安提里巴拉斯山地的部落。他回到希登時，又發現已有四千名希臘傭兵從伯羅奔尼撒送來增援。於是圍城戰進入了第二階段。

亞歷山大率領着艦隊從希登前往臺里。臺里人最初本擬一戰，但當他們看到了這支艦隊之後，對於其數量之大不禁深感駭異，他們還不知道塞浦路斯和腓尼基的船隻都已經加入在內。於是他們不敢迎敵，而只阻塞了其兩個港口的出口，以使敵人不能進入。因此，有些腓尼基船企圖強迫進入希登港的狹口，有三艘臺里船被擊沉。在獲得了這次小勝之後，亞歷山大撤回艦隊，命令它們在距離隄岸不遠處，沿着海岸停泊，以避風浪。次日，他命令塞浦路斯的兵力去封鎖北面的希登港，腓尼基的兵力去封鎖南面的埃及港。

此時在塞浦路斯和腓尼基又招募了許多技術優良的工程人員，以來建造攻城機器，在隄岸上建造了新的木塔，以及大量的彈射機與撞城槌。亞歷山大並且把一些撞城槌裝在船上，這也是在船上使用撞城槌的唯一戰例。雖然對於這種工具的詳情已不可考，但它却被證明出來為亞歷山大的王牌，下述的這些頗有疑問的敘述，可以使以後的攻城作戰比較易於了解。

亞歷山大的問題就是要撞開城牆，但若從隄岸上着手，那也就是說其攻擊正面將僅限於二百呎——假定狄阿多拉斯的數字是正確的。因為臺里人也可以把大量的防禦兵器集中在這個狹窄的正面上，所以亞歷山大遂認為有擴大攻擊正面之必要。這就只有從海上着手，於是才有了在船上裝置撞城槌的理想。但這却僅只是問題之一部份而已；除非這些船的位置是十分的穩定，而且又非常靠近城牆，否則撞槌也就不會發生效力。

因為城上又可以向船上投擲一切的矢石，所以頂上又必須有堅強的蓬蓋。所以這種撞植船很像一個「諾亞的方舟」(Noah's Ark)，其頂蓋應儘可能使其有防火力，並且四方八面都能投錨，以使它成爲一個相當穩定的平臺，這樣才可以使撞城槌。於是另一個問題又來了，從一艘單獨的船上，使用一具撞城槌，是否有力量足以撞毀特別堅固的臺里城牆呢？在古代歷史中可以考據的最大攻城槌，是狄米提拉斯(Demetrius)在羅德斯圍城戰(公元前三〇五年)中所使用的，其長度爲一八〇呎或一三〇呎，每一個要一千人來使用它。雖然亞歷山大所使用者也許沒有這樣大，但一艘船的空間總還是不夠，所以可能是要用幾艘船聯合在一起來使用。

當亞歷山大在準備第二次突擊時，臺里人也並未休息。他們在面對着隄岸的城頭上建造更高的木塔，以控制亞歷山大在隄岸上所建立的新塔；同時他們在面對着隄岸的城頭上，也集中了大量的彈射機，據記載說他們曾經用火箭擊退了敵船——應該就是那些撞植船。但是還有一個極大的困難要克服，亞歷山大發現在隄岸終點的附近，海水中已經沉下了許多的石塊，使撞植船無法接近。要想使用這些船隻，則必須先肅清這些水下障礙物。雖然從船上來肅清它們是一種極困難的工作，但最後還是用起重機和吊索將那些石塊拖走了。

臺里人又採取了次一個行動，他們把一些船隻加上裝甲的保護，衝近敵船以來切斷它們的錨索。亞歷山大也立即使用裝甲船隻以供防禦之用。臺里人又改用潛水者(蛙人)來割斷錨索，亞歷山大又換用鐵鍊。最後，那些撞城船還是駛近了牆邊。

爲了解除在隄岸附近城牆上所受到的壓力，臺里人又使用了一個計策。他們注意到每天大約在中午時，從封鎖希登港口的塞浦路斯船隻上，有許多的船員都回到大陸上去用午餐。而通常總是與腓尼基艦隊在一起的亞歷山大也是在這個時候午餐，接着他就要作片刻的午睡。他們於是就決定利用這個機會來作一次奇襲。

爲了替其計劃保密起見，他們用一道船帆所構成的屏障，遮着希登港口，在其後面集中了十艘最堅強的船隻，上面載着精選的船員和武裝最好的陸戰隊。

在那一天正午時，風帆被移開了，這個艦隊划出了港口，打擊在塞浦路斯的船隻上，第一次攻擊就擊沉了四艘船。但是對於臺里人而言，可以說是不幸之至，雖然亞歷山大曾經回岸上吃午餐，但他這一天却未睡午睡，提早回到了腓尼基艦隊上。當他一獲得警報後——可能是從隄岸上發出的——他立即召回所有上陸的船員，並命令嚴密的封鎖埃及港，以防臺里船隻突出。接着他就率領一部份船隻，繞過了該島的南端去支援在隄岸北面的塞浦路斯艦隊。因爲在城上是完全可以看見這個行動，所以他們也明瞭亞歷山大的意圖，於是大聲高喊的叫他們的船隻回來。但是很顯然的，臺里人的船隻已經陷入混戰之中，無法擺脫。亞歷山大的兵力趕到之後，就從其左後方打擊他們。臺里人的船隻損失殆盡，但大部份游泳回了城中。

毫無疑問的，這一次亞歷山大又是幾乎爲敵所乘。利用午餐機會攻擊也並非一個新問題，在公元前四一三年，敘拉古斯人也曾使用類似的詭計。此外，既然船員在此時上岸吃飯，則似乎應該加強戒備，同時風帆的屏障也應使亞歷山大猜到敵人在準備耍花樣。假使臺里人能够更勇敢一點，用其全力分從兩個港口出擊，而不只是使用那一點有限的兵力，則亞歷山大即將居於一種極惡劣的地位，而圍攻的時間也會相當的延長。

在這次出擊之後，從隄岸上的攻擊也就日益激烈，但因爲城牆太堅固，所以並無顯著的收獲。亞歷山大又把攻城船移到希登的附近，想尋找一個弱點，結果並未找到。於是他又繞到埃及港口的正南面，在幾個點上嘗試，最後發現在某一點上，城牆發生了嚴重的振動，而且有一部份破裂了。利用吊橋，他向裂口上作了一次嘗試性的攻擊，雖然他的攻擊是很容易的就被臺里人擊退了，但他却終於找到了一弱點，遂決定發動全面的攻擊。

他的計劃是首先擴大其已經撞開的裂口，他認為這樣就足以迫使臺里人隻中兵力去對抗他，於是乘這個機會，就又命令塞浦路斯與腓尼基兩支艦隊同時攻入希登和埃及兩個港口，另外又用一個艦隊，携帶着彈射機和弓箭，繞着城牆航行，到處射擊，以使敵人感到四方都是受到了攻擊，在危急中就會感到莫知所措。

在試攻後的第三天，攻城船在風平浪靜中達到了城牆脚下，將相當長度的城牆撞垮了。於是這些船隻撤回來，換上了裝有吊橋的兩艘大船。每艘船上都載有一個突擊隊，一個是由艾德米塔斯 (Admetus) 所率領的近衛步兵所組成，另一個則由柯拉斯的方陣步兵所組成。亞歷山大也與前者在一起。

當這些船靠攏之後，船上即放下了吊橋，突擊隊衝上岸後，就從碎石堆中殺向前去。近衛步兵領先，在艾德米塔斯高呼督促之下，他們奪佔了缺口側面上的一部份城牆，但當他率領其人員繼續前進時，艾德米塔斯却死在敵人的長矛之下。在他們的後面，亞歷山大率領着第二波前進，他逐退了當面的敵人，迫使他們向皇宮退却。此時，腓尼基與塞浦路斯的艦隊也分別攻入南北二面的港口。他們的突擊隊也佔領了那一方面的城牆。

當臺里人發現已經在三方面受到攻擊，並被逐下城牆，於是退向艾吉羅爾的神廟 (Agenorium)，在那裡繼續頑抗，直到亞歷山大所率領的近衛步兵突破了他們的行列，才開始潰散。亞里安對於孤城末日的景象曾作下述的描寫。

「馬其頓人現在大肆屠殺，因為他們正懷着滿腔的怒火。他們一方面恨臺里人久守不降，另一方面更恨他們殺俘虜並棄屍於海中。臺里人一共死了八千人。在馬其頓方面，捷足先登的勇將，艾德米塔斯，和二十名近衛步兵在這次攻擊中陣亡。在整個圍城戰中約有四百名馬其頓人被殺死。」

凡是在希拉克里斯神廟中避難者，都獲得了亞歷山大的赦免，其中包括着臺里國王艾齊米爾克，許多臺里的貴族，以及迦太基的使者等都在內。其餘未死的臺里人，連同其傭兵在內，總數達三萬人，都被出賣為

奴。

在屠殺結束之後，亞歷山大重建了秩序，他在希拉克里斯神廟中犧牲上祭之後，就舉行了一次運動大會和火炬賽跑以來慶祝他的勝利。

臺里是在公元前三三二年七月間淪陷的，前後被圍攻了七個月之久。自從公元前三九八年，狄阿尼沙斯(Dionysius)對莫特亞(Motyra)的圍攻之後，這要算是最偉大的一次攻城戰，而且在古代史中以後也再沒有能與其相比擬者。雖然公元前三〇五年，狄米提拉斯對羅德斯的圍攻，規模還要更巨大，但它結果却是失敗的，而且即令能成功，其政治後果又還是不足稱道的。

加沙的圍攻

在臺里淪陷之後，亞歷山大又沿着沿岸道路向埃及前進。走了約一五〇哩後，即到了加沙，那是古老菲里斯庭(Philistine)城市中最南端的一個，位置在埃及沙漠的邊緣上，距海岸約一哩。許多世紀以來它都是一個相當出名的聖城，位置在一個高岡上，周圍有高牆，牆外就是沙漠(Gaza，一字的意義就是「堅強」)。其總督爲巴提斯(Batis)，可能是一個伊朗人，而非像亞里安所說的那樣是一個宦官。他是意志堅定的人，爲了抵抗亞歷山大起見，他是早已作了準備，他曾經招募了一支阿拉伯傭兵，並屯積給養以便應付長期的圍攻。

當亞歷山大達到了加沙之後，就向他召降，但是巴提斯却以爲這個城是攻不破的，拒絕投降。於是他在他認爲似乎是最易攻擊的那一部份城牆的附近，安下了營寨。但是他的工程人員却向他指明出來，因爲這個山崗的高度，將使攻城機器無法靠近城牆。可是這種理論更足以鼓勵亞歷山大作這樣的嘗試，因爲「奇蹟式的成就」足以使其敵人感到畏服。反之，若不攻下加沙，則對於他的威望將是一種打擊，而使希臘人和大流

士都會蠢蠢欲動了。雖然這種解釋很適合於亞歷山大的個性，但是他爲什麼要攻佔加沙，却另有更明顯的理由。他不能冒險讓波斯人威脅其交通線，這正像臺里的情形是一樣的。必須佔領加沙，才能安全的進入埃及，所以又不僅是爲了虛榮而已。

這裡所要解決的問題又與在哈里卡拉沙斯和臺里都完全不同。誠如其工程人員所指明出來的，因爲加沙城是建立在高崗上，所以無法使其攻城機器接近城牆。唯一的辦法就是在城外也積土成山，然後在山上安置其攻城槌。他命令照這個理想做去。他面對該城的南邊一段城牆，開始堆山的工作，毫無疑問的，當地人民必定也被迫參加這種工作。

在土坡尚未完成之前，巴提斯作了一次突擊，把工作人員趕了下來。亞歷山大率領近衛步兵反攻時，却爲流矢所傷——肩部負傷頗重。

攻臺里所使用的攻城機器，已經從海上運來，亞里安說當它們來到之後，亞歷山大即命令將土坡延長，繞着全城，擴大其寬度爲兩個斯塔德，高度爲二五〇呎。這些數字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爲根據狄阿多拉斯的記載，這次圍攻的時間並未超過兩個月，在這樣短的時間中，當然不可能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亞歷山大最多所能做到的，就是繞着全城挖掘一道對壘線的工程，以來防止守軍的突擊，然後放寬和升高土堆，使其與城脚看齊，這樣也就可以使用撞城槌了。即令如此，也還是一個極艱巨的任務。

等到土堆完成，撞城槌就被拖上了其平頂，於是一部份城牆被撞垮了。但是似乎還不足以造成一個有作用的缺口，因爲在矢石掩護之下，亞歷山大又會命令工兵用坑道去炸毀城牆。

在爆破之下，守兵還是擊退了三次突擊，接着又有另一段城牆被撞毀，方陣步兵利用雲梯，在瓦礫之中爬上了城牆。一旦入城之後，這些突擊隊就打開了幾個城門，放其餘的軍隊進入。加沙守軍奮鬥到底，直到所有戰鬥人員都被殺盡爲止。換言之，即無一人投降。於是到埃及的道路已經暢通，而亞歷山大的交通線也

就獲得安全的保障。

從軍事的觀點上來說，亞里安對於這次著名圍城戰所作的記載，未免是太簡略，這似乎是很令人感到遺憾的。雖然積土成山，再從山頂上安置攻城機器的觀念是並無任何稱奇之處，但是若是我們能記着在其手邊的建築材料都只是鬆軟的沙泥，即可以明瞭這種工程的困難。若是與這裡的工程作一個對比，則臺里海隄的建築就只可以說是輕而易舉了。因為古史的記載不詳，遂使人忽視了這些作戰的困難與價值。但這却是必須要了解的，尤其是在下述一章中，這種記載上的漏洞更是特別的多。

第八章 亞歷山大的小戰

巴爾幹與依里芮亞戰役

亞歷山大與其他偉大的將領不同，那就是他在所有各種類型的戰爭中都是戰無不勝的。有許多其他的人，在大規模的會戰中與圍城戰中，也能獲致與他相等的成功，但是古往今來的名將却都不視「小戰」(Small Wars)為畏途，能像他那樣成功的却可以說是鳳毛麟角。所謂小戰者，其範圍包括着有：對於民族起義與叛變的壓制，反游擊戰，對於山地好戰部落與沙漠游牧民族的征服，對於征服地區的綏靖或警察行動等。在這種流動的複雜的和組織鬆懈的作戰中，亞歷山大的成功程度也正像在大會戰與圍城戰中是一樣的偉大。因為他的將道曾經受過如此普遍的考驗，所以他在古今名將榜上是應該列於第一位的。

亞歷山大的小戰中的第一個就是其在巴爾幹的戰役，那是當他在承繼王位並已在希臘建立權威之後就立即進行的一次戰役。根據亞里安的記載，其目的就是為了征服提巴里亞(Triballian)和依里芮亞(Ilyrian)部落。他們從北面及西面經常威脅着馬其頓，所以亞歷山大在遠征波斯之前，是必須先將他們解決，以免後顧之憂。但從這次戰役的經過上看來，實際上還不僅此而已。他認清了僅只征服這些部落還是不夠的，他的北疆必須推進到多腦河上，然後才能獲得安全的保障，迫使他向北進軍的還是這個戰略目標。這不僅是一種脅性的討伐，而是一種征服行動，其意圖就是要表示他是主人；下述的事實可以作為一部份的佐證，在他出發之前，曾經命令一支艦隊從拜占庭向多腦河中溯江而上，並在某一點上以與其陸軍及本人相會合。

提巴里亞人住在多腦河與巴爾幹山地之間，即今之普里芬(Pleven)省區(看地圖一)。在他們的南面為艾吉里亞人和派昂里亞人的地區，在這些部落的西面則為依里芮亞，這是一個野蠻的國家，其部落經常侵

入馬其頓的境內。從馬其頓起，有兩條路線通到提巴里亞人的境內，一條是沿着艾卡斯河谷走，通過派昂里亞人和艾吉里亞人的領土，另一條則從安費波里斯向北走，通過自由戴內斯人的領土，並越過哈馬斯(Hammas)山地(即巴爾幹山地)。亞歷山大選擇了後述的路線，可能是因為艾吉里亞人一向是馬其頓的忠實同盟者，而自由戴內斯人却不是的，所以沿着東面的路線前進，他又可以順便使自由戴內斯人承認他的權威。公元前三三五年的春季中，他從安費波里斯出發，而費里皮(Philippi)則在他的左面，因為補給的困難，其所率領的兵力固已不可考，但却不可能會太多。渡過了尼斯塔斯(Nestus)河，經過了十天的行軍才達到了巴爾幹山地，也許是在希普卡隘道(Shipka Pass)發現了戴內斯人的守軍。他們已經把他們的車輛構成一種障礙線，並且決定若是敵人繼續壓迫，則準備乘着敵人進攻隘路時，放出車輛衝突敵軍的行列，並乘着他們發生混亂時向其衝鋒。

因為並無可以繞過這條隘道的方法，亞歷山大遂決定用方陣作正面的突擊，但是值得頌揚的，却是他一看看到車陣之後，馬上就猜透了敵人的意圖，知道當他的部隊向上爬的時候，敵人就可能推動車輛向他們衝突。(註：這種計策是否為新奇的固然很難判斷，不過假使是的，則很少有將領能夠猜透它，因為一般人，一定會假定戴內斯人是準備躲在車陣後方作防禦戰的)。這個斜坡雖然很陡，但可能很平坦，否則亞歷山大將不會使用方陣；同時假使斜坡上是高低起伏，和蓋滿了樹木，則衝車也無法使用。他立即警告其人員應注意此種可能性，並指示他們說：假使坡度平緩時若遇到了車輛衝來，應立即向兩側讓開，以便車輛從中間衝過；假使來勢太猛無法讓開，就應伏在地面上，把防盾緊結在一起，等到車輛衝近身，則也許會從上面飛越而過，結果也不會造成太大的損傷。其次，他又把弓箭弩手位置在方陣的右前方，命令他們假使看到戴內斯人在衝車發動之後，若乘機向方陣衝鋒時，就立即前來攻擊其左側面。最後，他又把近衛步兵與艾吉里亞部隊位置在方陣的左方，其目的是以便打擊戴內斯人的右側面。依照亞里安的記載，亞歷山大是在看到衝車發動之

後，才命令採取上述行動的。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他決無那樣多的時間來執行這些計劃，同時一旦當亞歷山大已經認清了對方的計策之後，他馬上也就自然的知道真正的危險並不是那些車輛，而是緊跟着來的野蠻衝殺。

果然一切都不出亞歷山大的預料之外，那些車輛不是溜過去了，就是飛越過去了，不曾殺死一個人，雖然有一些人被壓斷了腿。方陣步兵從地面上爬起來，重整隊形繼續向坡上挺進。不等亞歷山大發動攻擊，那些戴內斯人發現他們的計謀失敗了，馬上感到心膽俱碎，丟棄了他們的兵器向兩旁的山地中逃竄。一共被殺死了一千五百人，另有少數人被俘，此外還要加入車城中的婦孺等。

亞歷山大於是越過了巴爾幹山地，進入了提巴里亞人的地區，向賴吉拉斯 (Lysinus) 河上進發。(這條河已不可考，可能為阿斯馬 (Osma)，費德 (Vid) 或依斯克爾 (Isker) 三條河中間之一條。) 但在他向未出發之前，提巴里亞的國王，賽爾馬斯 (Syrnus)，因為害怕他的來到，就早已把婦孺送到了多腦河中的普斯 (Pauca) 島上避難，而戴內斯人也逃往那裡，賽爾馬斯本人也退向那裡。當亞歷山大前進時，提巴里亞人的主力就先退走了，然後又反過來佔領了其後方的隘路。亞歷山大獲知此項消息之後，就立即追蹤而至，發現他們正駐在一個幽谷之中，厚密的森林使他難於攻擊。爲了想引誘他們進到開濶地中，他就用了一個計策。第一步，他命令他的弓弩手和投石兵進到幽谷的入口處，向敵人投擲矢石。同時在其後方相當距離之外，他展開了方陣並加以掩蔽，在其前方和兩翼上又都有騎兵的掩護。他知道當敵人發現谷口上只有弓弩手和投石兵時，他們就一定會傾巢而出，並一口氣返入開濶地上。於是埋伏着的步兵和騎兵就可以將其一網打盡。

一切都如他所預料的。受到矢石的挑撥，提巴里亞人開始自投羅網；他們衝出了谷口，逐退了那些輕裝部隊，但却突然的遭遇到方陣與騎兵。方陣在亞歷山大親自率領之下，突破了他們的中央，騎兵縱隊則從兩

側翼實行包圍。他們是一敗塗地，被殺死了三千人，但因為森林厚密和夜幕低垂之故，所收容的俘虜頗少，殘兵都越過了賴吉拉斯河逃去了。在馬其頓方面，只死了十一名騎兵和四十名步兵。

這一次又是亞歷山大的智慧支配了他的戰術，在這次戰鬪中，又還是像在巴爾幹隘道中一樣，他是完全猜透了敵人的心事。他知道這些部落民族，雖然擅長伏擊和詐謀，但因為缺乏紀律所以很易於上當，他用一種表面上似乎是很輕鬆的勝利，以來引誘他們走向陷阱。在他的全部小戰中，只要是可能的話，亞歷山大總是以奇襲為其行動的基礎，或者是隱瞞的行動，或者是隱瞞的意圖。

在這次戰鬪的三天之後，亞歷山大達到了多腦河，並與其從拜占庭北上的軍艦相會合了。他把弓弩手和重步兵裝在這些船上，駛向普斯島，企圖擊敗賽爾馬斯，後者率領着相當數量的人員，據守着該島。他本擬作登陸的企圖，因為發現兵力不夠，而且河流湍急，島上的海岸也極為險峻，所以遂又決定放棄這個作戰，而嘗試另一種計劃。

他的計劃是那些部落民族所認為似乎是不可能的問題：在一夜之間渡過多腦河，並切斷賽爾馬斯人與吉塔 (Getae) 人之間的連繫。後者為戴內斯人的同族，住在今天所謂摩爾達維亞 (Moldavia) 和貝沙拉比亞 (Bessarabia) 的地區中。他們與賽提亞人 (Scythian) 很相似，以馬弓手為其主力。他們已經在多腦河左岸上集結了一支兵力，估計約有四千騎兵，和一萬多步兵，其目的是阻止亞歷山大的渡河，並乘機支援提巴里亞人。

在亞歷山大的時代中，多腦河為歐洲的最偉大河川，他如何在那樣短的時間中渡過這一條大河，其詳情已經沒有記錄可考。所有的記錄就只說他搜集了許多的漁船，和利用帳幕實以乾草，來造成浮筏而已。僅僅利用這些原始的工具，而能於一夜之間，將一千五百名騎兵和四千名步兵渡過多腦河，那在今天都應該算是一個驚人的奇蹟。所以毫不奇怪的那些部落民族都大感震驚，認為亞歷山大簡直是天神了。

在第二天清晨，天還沒有亮的時候，亞歷山大利用田地中作物的掩護，在多腦河的左岸上集中了他的兵力。尼卡羅爾率領方陣前進，而亞歷山大則親率其右方的騎兵。當他們達到了未耕種地的邊緣上，也就可以看見吉塔人的營帳。騎兵立即向睡夢中的敵人衝鋒，他們在混亂中逃回了他們的村落，其位置是三哩半距離以外的後方。於是方陣步兵繼續前進，攻入了這個村落，吉塔人四散逃走，隱入了北面的大草原中。亞歷山大命令停止前進，將這個村落夷為平地，在向宙士，希拉克里斯，和河神犧牲獻祭之後，沒有損失一人一騎，全軍又在白天裡渡河撤回到南岸上的營地中。

這個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果敢行動達到了它的目標：賽爾馬斯和他的部落都為這種神勇所懾服，他們立即投降，而其他的部落也紛紛效尤。甚至於遠在亞德里亞海岸上的塞爾特(Celts)人，也都派了一個使節團來向亞歷山大表示友誼。(據威爾肯教授說，這次恐怖行動有極長久的作用。差不多又過了五十年，塞爾特人才敢侵入馬其頓和希臘。)

當這些使節團都回去了之後，亞歷山大就開始經過艾吉里亞人和派昂尼亞人的地區南歸了，換言之，他是採取西面那一條路線。在途中他聽到了克萊塔斯(Cletus)的叛變消息，後者為一個依里芮亞酋長，也是巴爾德里斯(Bardylis)的兒子。(巴爾德里斯在公元前三三九年為非立普所殺死。十年後他又征服了克萊塔斯。)而陶南提亞人(Tanlantiens)的王，格勞卡斯(Claucias)，也準備與他合作，後者為住在杜拉左(Durazzo)附近的一個依里芮亞民族。此外，與派昂里亞接壤的奧塔萊提亞人(Antariantiens)，也是依里芮亞人的一支，也準備在半路上攻擊他。這也就是說依里芮亞地區中不久大部份都會着火燃燒，而馬其頓的西疆也面臨着被侵入的威脅。

要想在勢已燎原之前，先撲滅這個火種，則必須有最快的速度。很幸運的，艾吉里亞人的王，南加拉斯(Langarus)，正率領着他的親信部隊，與亞歷山大在一起。他是亞歷山大的忠實同盟者，他自願率領所部

去與奧塔萊提亞人周旋，使其自顧不暇，以便好讓亞歷山大去進擊克萊塔斯與格勞卡斯。用強行軍亞歷山大進到了艾克沙斯河上，然後再進到艾里根 (Erigan) 河上，以來收復已為克萊塔斯所佔領的馬其頓邊境要塞，皮侖 (Pelion)，後者正在那裡等待格勞卡斯的來到。

皮侖控制着艾普沙斯河的河谷，以及通到馬其頓西部的主要路線。這個要塞位置在一個寬廣平原之上，四周都是山地，大部份的路線都是狹窄而險陡。它不僅是易於防守，而且必須要在格勞卡斯來到之前，即先擊敗克萊塔斯，否則頓兵於堅城之下，或是南加拉斯未能擊退奧塔萊提亞人，則即可以使亞歷山大喪失了其與馬其頓之間的交通線，而被迫居於一種非常危急的地位上。

他對於南加拉斯的信任是毫無錯誤的，因為他已經完全成功的執行了他的任務，並且受到了亞歷山大的重賞。當達到了皮侖之後，亞歷山大即宿營在其附近，並決定用突擊的方式將其攻下，不過在尙未發動突擊之前，他又必須先確保其後方的安全，換言之，必須把附近山麓處的克萊塔斯攆走。在亞歷山大壓迫之下，克萊塔斯將其兵力撤入了皮侖城，於是亞歷山大決定建立一道對壘線將其圍困在內。可是到了次日，格勞卡斯又率領着大軍來了，佔領了克萊塔斯剛剛放棄了的山地，於是又再度使亞歷山大陷入了窘境。他的處境是一點鐘比一點鐘更困難。前面面對着在皮侖城中的克萊塔斯，後面受到格勞卡斯的威脅，他不僅在數量上居於劣勢，而且也缺乏補給，於是他命令費羅塔斯率領其全部的馱獸，由二百名騎兵掩護着到各地去儘量搜集補給。但是格勞卡斯也獲得了消息，立即從山地衝向平原上，打擊這些征發人員。若非亞歷山大親率強大的騎兵，艾吉里亞人和弓箭手等適時趕往救援，則他們就有全被殲滅的可能性。

因為亞歷山大的實力是不够同時控制在皮侖城中的克萊塔斯，而又把格勞卡斯逐離山地，所以他的問題就是如何將格勞卡斯誘至平原中，在那裡優良的紀律即可穩操勝算，而且除非他能馬上達到這個目的，否則其補給就會迅速的耗竭。亞歷山大知道再沒有比軍隊的花式操演更能吸引觀衆的，所以他決定用一種大規模

的會操，以來引誘陶南提亞人離開其原有的地位，湧入利於攻擊的地區，等到他們圍觀得最起勁的時候，才突然的向他們攻擊，而把他們擊潰。

因為艾里安對於地形並未敘述，所以很難設想到其真正的情況。我們所知道的只是亞歷山大在一個陡涉場渡過了艾普沙斯河，在平原上（那顯然是接近山麓的）擺成了一個長方形的方陣，一共是一百二十列，兩側上各有騎兵二百人。於是他命令他的部下絕對保持着肅靜，並服從他的口令行事。於是他命令首先舉起他們的長矛，然後再放下來向右面衝刺，接着又向左面，於是這樣的左右前後飛舞着，作各種不同的花樣變換。

這種操演使陶南提亞人大感興趣，他們都紛紛跑下山來，希望能看得更清楚一點，這種優越的紀律和漂亮的動作，使他們爲之神往。於是亞歷山大突然的下命進攻，在一聲喊殺之下，他們的長矛與防盾相撞，發生了一片響聲，那些方陣步兵用加倍的快步向敵人衝擊，他們在混亂中到處逃竄，有些人則逃入了皮侖城中。道奇上校（Col. Dodge）對於這次行動曾經作過下述的評論：「在以前的戰爭中，和以後的戰爭，都從來沒有第二個人曾經用過這樣高明的計策。」

儘管有了這次成功，亞歷山大的退却線却仍然是受到少數敵人的控制，這些人位置在一個小山上，控制着那個陡涉場。結果騎兵下馬戰鬥，才將其逐走，於是近衛步兵和重步兵奉命徒涉渡河，而亞歷山大則在小山率領着後衛掩護他們撤退。當陶南提亞人發現其敵人已在退却，遂又前進攻擊其後衛，可是在看到重步兵又回過身來，準備要再渡過河來反攻的樣子，他們遂立即自動退走。於是馬其頓軍繼續撤退，最後艾吉里亞人與弓箭手也開始渡河了。

「但當他（亞歷山大）看見敵人正在壓迫後方的人員時，他命令把他的戰爭機器推進到河岸上，並命那些工程師儘可能用最大射程投射出來各種不同的「飛彈」。他又命令弓箭手也進入水中，從河川的中流射出

他們的箭來。但是格勞卡斯並不敢進到矢石射程之內，所以馬其頓軍安全的渡過，在撤退中不會損失一條生命。」（以上爲亞里安的記載。這也是把彈射機用作野戰砲兵的第一次記載。）

三天以後，亞歷山大得知克萊塔斯與格勞卡斯正在毫無戒備的，宿營於皮侖的城外，他們既未建立防禦工作，也不會派遣哨兵。這樣疏忽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相信亞歷山大已經畏懼退走了。在黑夜掩護之下，亞歷山大率領着近衛步兵，艾吉里亞人，和弓弩手，再渡過了艾普沙斯河，其餘的部隊則跟着後面走。等到他接近敵人時，發現攻擊的機會是那樣的有利，於是他決定只使用艾吉里亞部隊與弓弩手來從事於這一次攻擊。他們衝入了睡意正濃的營地，在床上殺死了許多人，其餘的敵人都紛紛逃走，這些奇襲是如此的完全，所以亞歷山大能够追擊殘敵一直到陶南提亞山地爲止。此時，克萊塔斯已逃回皮侖城中，發現其盟友已經棄他而走，於是也就舉火焚城，逃往格勞卡斯的山地巢穴中去了。

這樣就結束了亞歷山大的第一次小戰，雖然亞里安的記載是很簡略，使我們難於判斷其將道，但這個地區在東歐要算是很困難的作戰環境，他能克服其一切的危險，真可以算是萬幸。這一次他也對依里內亞人貫徹了他的意志，終其身他們是不敢再反了。有一件事是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在這整個山地戰役中，他從來不會喪失他的神經。不管情況是如何的惡劣，他都拒絕受到它的支配，他總是能够在困難中找到一條出路。拿破侖曾經說過：「軍事天才出於天授的；但是一位主將的最主要素質却是性格的堅定，和不惜任何代價而一定要征服敵人的決心」——他的第一次戰役即可以證明出來亞歷山大是從來不缺乏這種素質的。

皮爾希波里斯戰役

在哈里卡拉沙斯圍城戰之後，亞歷山大曾在小亞細亞進行了一些小戰，但是可惜並無詳細的記載足供研究之用。一直到公元前三三一年底或三三〇年初，當他從蘇沙進向皮爾希波里斯 (Persepolis) 時，才有一

次戰役是亞里安和寇提斯都有足夠詳細紀錄的，所以也就值得加以檢討。其目的爲佔領皮爾希波里斯城，這是艾恰米尼德 (Achaemenid) 王室的故居，佔領它足以報復克爾克斯在公元前四八〇年對於雅典的侮辱，並奪取存在那裡的大量財富。當時的皮爾希波里斯是普爾希斯省區總督，艾羅巴爾查尼斯 (Ariobarzanes) 的首府，他率領着一支大軍把守着一個叫作「波斯門」(Persian Gates) 的著名隘路，它在到皮爾希波里斯的西面路線之上，並在貝比漢 (Behbahan) 希拉茲 (Shiraz) 道路的北面。

皮爾希波里斯在希拉茲的東南方，相距約四十五哩，它在現有的基拉里 (Kinareh) 城的附近，在巴伐爾 (Palvar) 河東面約幾哩遠，後者爲庫爾 (Kur) 河的支流，並在蘇沙的東南相隔約三七〇哩。要想達到該城，亞歷山大決心要通過烏克西安人的地區。這是一個在亞里安人以前的民族，他們分佈在平原與山地中，平原人是受到一位波斯總督的統治，但是山地人却始終不會馴服；他們是盜劫爲生的，波斯人並不想征服他們，而寧肯爲了通過山地而付出一筆買路錢。在許多世紀之後，英國人對於印度西北邊疆上的部落民族，也會採取這種同樣的收買政策。

當亞歷山大從蘇沙出發時，他首先渡過了巴希提格里斯 (Pasitigris) 河，於是也就進入了烏克西安人的境內。那些位在平地上的人立即向他投降，但那些山地人却以爲他一定會遵從波斯人的慣例，遂向他要求買路錢。亞歷山大就派了一個使者去告訴他們，要他們在某個隘道中去等候他，以便給與買路錢。於是他率領近衛步兵，及八千名其他的部隊，採取了一條不常用的路線，用夜行軍打擊在烏克西安人的村落上，殺死了許多在睡夢中的人。於是他迅速向那個約定了的隘道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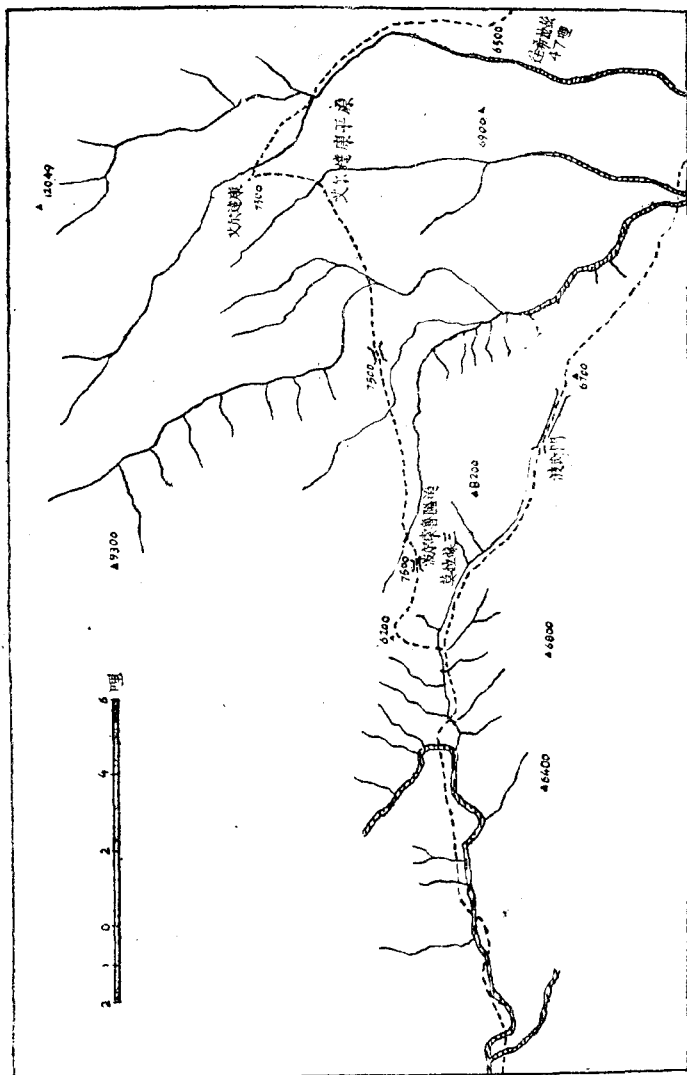
當他在村落中時，他應該已經詢問被俘的酋長們，得知這個隘道及其附近的情形，因爲在他前進的途中，他已經命令克拉特拉斯先去佔領某些能够控制烏克西安人退路的高地。他自己用極高的速度挺進，搶在烏克西安人的前面佔領了該隘道，將他的兵力列成了戰鬥隊形，並位置在有利形勢上來等候敵人的來到。烏

克西安人對於亞歷山大的神速大感驚懼，在恐怖中匆忙逃走，紛紛向那些高地尋求庇護，却不知道克拉特拉斯早已經佔領了它們。有些爲亞歷山大所追殺，許多人墜岩喪命，而克拉特拉斯所殺死的人還要更多。

二十四小時之內，亞歷山大解決了一個波斯人在兩個世紀內都不敢解決的問題。於是亞歷山大允許烏克西安人在其境內平安的過活，每年給他們一百匹馬，五百頭牛，和三萬頭羊——但這却只算是亞歷山大給與他的「禮物」。

在征服了烏克西安人之後，亞歷山大的問題就不僅是如何進入皮爾希波里斯而已，那是一個相當容易的任務，而是如何阻止艾羅巴爾查尼斯——他現在正率領着四萬步兵與七百騎兵，據守着波斯門——在他前進時，從皮爾希波里斯帶着那裡所儲存的巨大財富先行遁走。這個行動的防止是具有極高戰略重要性的，因爲金條就是波斯軍事權力的基礎。假使亞歷山大取道貝比漢，卡齊魯門，希拉茲大路向皮爾希波里斯前進，這條大路是繞着波斯門以南山地的山麓走的，則當艾羅巴爾查尼斯聽到他來到時，因爲他距離皮爾希波里斯較近，所以也就有充份的時間來作撤退的企圖。但是亞歷山大若能採取一條較短而也較困難的路線，那是通過大路北方山地的，則可能使艾羅巴爾查尼斯受到奇襲，而感到措手不及。因爲奇襲的要點就是速度，所以亞歷山大決定讓巴米尼安率領着輜重縱列，提沙里騎兵、傭兵，及其他裝備較重的部隊沿着大路前進。他自己則率領着近衛騎兵，輕騎兵，馬其頓步兵，艾吉里亞部隊及弓弩手等，採取山中小路前進。

當巴米尼安沿大路前之後，亞歷山大即開始以最大的速度穿越山地前進，依照寇提斯的記載，他在第五天就達到了在波斯門西面不遠的一個開闊地上，並在那裡建立營地。次日他開始向該隘路進攻。通常他的神速行動總是可以癱瘓對方的，可是這一次却不靈了，因爲受到奇襲的不是敵人而是他自己。他發現自己在一個深谷中，面對着一道高牆，那是艾羅巴爾查尼斯所建造的，夾在兩個高岩之間。因爲無法迂迴它，所以必須作正面的攻擊，但因爲地形的險惡和城上的彈射機「火力」強烈，亞歷山大看到其部隊的損失重大，遂決



第十八圖 波斯門

定叫停而退回了他的營地。這是一個確實的挫敗，所以根據托里梅記載的亞里安，對此幾乎是一字不提。

雖然寇提斯的記載是不免故神其詞，但却並非完全不真實的。當巨大的岩石從高地上向馬其頓人頭上滾落時，他們就好像是野獸被關在陷阱中一樣的驚慌。於是寇提斯就這樣的描寫着說：

「於是他們的憤怒變成瘋狂，他們抓着突出的岩石，想爬上山去達到敵人的陣地，可是在許多人的攀援之下岩塊紛紛崩裂，使他們紛紛下墜。他們既不能立足，又不能着力，而龜甲陣 (Tortoise-formation) 也不能供給任何的保護，因為野蠻人正在把極大的石塊向下滾落。國王是極感怒惱，不僅是失望懊悔，而且使他的軍隊陷在此種窘境之中，也深感恥辱。在過去他幾乎是無戰不勝的，這一次却是例外。於是吹退却號，命令他的人员組成密集隊形，把防盾頂在他們的頭上。一退就是三十個斯塔德 (即為三個半哩)。」

亞歷山大現在是感到非常的窘迫，因為巴米尼安已經向皮爾希波里斯進發，若是他不把艾羅巴爾查尼斯擊敗，則這支兵力即將陷於前後夾攻之中。即令亞歷山大仍然面對着艾羅巴爾查尼斯，但他却不知道他是否已經牽制了他的兵力，後者可能只留下少數兵力據守這個隘道，而用大部份兵力去夾擊巴米尼安。唯一的解決就是從山地中找到一條能够迂迴隘路的小路。

很僥倖的，亞歷山大已經捕獲了一些戰俘，現在他就來詢問他們。其中有一個戰俘告訴他說，要想越過山脊去尋找一條迂迴這個隘道的路線，那是毫無希望的，但是在森林中却有一條小路，那只能容許單行縱隊通過，並且完全為樹木所掩蔽着。亞歷山大就問這個人，他是得之於傳聞呢？還是親自觀察呢？這個人說，他是一個牧羊人曾經走遍了所有一切的小路。

亞歷山大於是立下了決心。他對這個人說若是他的情報確實，則將予以重賞，並命令他充嚮導。他命令克拉特拉斯在他自己率領一支「飛行」縱隊企圖通過這個牧羊人小路以去迂迴波斯門的時候，負責據守原有的營地。留在營地中的兵力有克拉特拉斯和米里格爾的兩個方陣營，以及五百名騎兵和一些弓弩手。他應維

持着全部的營火，以使艾羅巴爾查尼斯保持着戒備而不疑惑有其他的企圖正在進行中。等到「飛行」縱隊達到了敵軍後方之後，就立即吹起號聲，於是克拉特拉斯也就立即應向墻壁發動猛烈的突擊。亞歷山大又命令「飛行」縱隊中的人員都帶着三天的口糧，在那個牧羊人的領導下，乘黑夜向厚密的森林中前進。

亞里安對於這個孤注一擲的冒險，所形容的就只是說「道路十分險惡而狹窄」，亞歷山大用「全速」走了一百餘斯塔德（合十一哩又二分之一）。在途中他又分派阿明塔斯率領費羅塔斯與柯拉斯去前往皮爾希波里斯西南不遠的地方，在艾拉克斯（Araxes）河上架設橋樑。寇提斯在描寫了這次行軍的困難與恐怖之後，却又加上了下述的評論：

「黑夜，生疏的地方，和不盡可靠的嚮導，都足以增加他們的恐懼。他們的國王與他們本身的生命安全都是寄托在這一戰俘的身上。最後他們終於達到了山頂。」

斯坦因爵士對於這個地區曾經作過實地的考查，他自己走過亞歷山大所走過的路線。他判定亞歷山大的營地是設在莫拉蘇三（Mallah Susan），而這個所達到的山頂，可能即為波爾索魯（Bolsaru）隘道，海拔為七五〇〇呎。從那裡，有一條小路向東通至艾爾達康（Ardakan）平原，然後再到艾拉克斯河上，並已接近希拉茲大路，假使是如此，他派遣阿明塔斯支隊的地點可能就是在這個隘道上或其附近。他已經將兵力分給巴米尼安和克拉特拉斯，為什麼還要再派遣這個第三支隊以來更進一步減弱其兵力呢？關於這一點我們只能作下述的猜度：他也許認為奪獲在皮爾希波里斯的財富，是要比擊敗艾羅巴爾查尼斯還更為重要。假使他這一個奇襲失敗了，他還可以回轉過來，趕上阿明塔斯，並佔領皮爾希波里斯，於是再從北面迎擊艾羅巴爾查尼斯，而巴米尼安則從南面夾擊，那也就一定可以操勝算了。換言之，即令他不能在波斯門擊毀艾羅巴爾查尼斯的兵力，但當後者若企圖向皮爾希波里斯撤退時，他却又能使其處於兩面夾攻的地位上。這是一個大膽的決定，但是亞歷山大却正是一個大膽將軍，他本能的照着拿破崙的格言做：冒險才能成功。

在分兵給阿明塔斯不久之後，亞歷山大就採取一條向右走的小徑，到了正午時他命令其人員暫停休息。於是他又出發作另一次夜間行軍，寇提斯對它有生動的描寫：在拂曉前不久時，他的前衛遭遇到了敵人的三個哨所，兩個被俘第三個則被擊散。到了拂曉時，他是已經那樣的接近敵方的營地，於是他吹起號角命令發動攻擊。這樣就又接上了亞里安的記載：

「敵人發現到處都被圍，於是馬上開始崩潰，只想逃走了。可是已經感到無路可逃。亞歷山大與克拉克特拉斯的兩支兵力已經會合在一起。殺得敵軍走頭無路。有些人跑向城牆上想從那裡逃命，而不知道它本身已經落入了馬其頓軍的手中。因為亞歷山大早已料想到了這一點，他留下了托里梅率領三千步兵在那裡據守着。有許多人在懸岩上落下去送命了，但是艾羅巴爾查尼斯却率領了一小部份騎兵，逃入了山地之中。」據寇提斯的記載却是說，艾羅巴爾查尼斯率領四十名騎兵和五千步兵，衝破了馬其頓軍的包圍，逃向皮爾希波里斯。但達到了該城時，守軍却閉門不納，遂為追兵所殺。）

等到這一場屠殺完畢了之後，亞歷山大馬上又用「全速」從原路趕回去，從在艾拉克斯河上已經架好的橋樑上渡過，再一直向皮爾希波里斯飛奔，在其守軍尙未能動手搶劫其財富之前，就已經先趕到了。那一共發現有一二〇、〇〇〇個豪命（照一九一三年價值折算，在二九、〇〇〇、〇〇〇英鎊以上）。寇提斯說，「對於國王的豐功偉業，我覺得最足以令人崇拜者即莫過於其行動的速度。他留下其步兵，只率領其騎兵，不顧其疲勞，終夜奔走，在拂曉時終於達到了艾拉克斯河。」（這個距離應在八十哩到一百哩之間）。這樣就結束了這一次山地戰役，在歷史這也要算是最大膽，最困難，和利潤最大的一次戰役。

巴克提亞與索格地亞拉的攻略

當大流士為比沙斯所殺時，亞歷山大根據征服的權力，也就自動的獲得了波斯王位的承繼權，現在獵捕

這個凶手也就變成了他的義務，不僅是爲了表示他的皇權，而且也是爲了要消滅一個對手；這個任務的執行也就使他連帶的征服了巴克提亞，那正是殺人凶手的根據地。但是一直到了公元前三二九年的春天裡，當他在加茲尼時，才完成了對比沙斯發動討伐的部署。其經過情形已在第五章中作了一個述要，其中包括着對於興都庫什山脈和奧卡斯河的越過；托里梅對於比沙斯的追擊與捕獲；亞歷山大的進到賈克沙爾提斯河上，以及對於居魯波里斯和波斯人所建立用來防守其東北邊界七個要塞的佔領等都在內。亞歷山大於是深信其任務是已經接近完成，遂召集巴克提亞和索格里亞兩地區中的部落酋長(Barons)到巴克特拉與其會談，以來共商全面解決的條件。但是這個地區却突然的發生了叛變，其領導者即希皮塔米尼斯，也就是出賣比沙斯的人。

亞歷山大所聽到的一個消息，就是叛徒(也是真正的愛國者)已經佔領了居魯波里斯和那七個要塞，並屠殺了其守兵。這也就是喪失了其沿着賈克沙爾提斯河的東北疆界防線，於是住在該河以東大草原上的賽提亞人(即沙卡斯人)也可能會乘機渡河，而侵入索格地亞拉的境內。這是一個不能暫時置之不顧的危險，他們是一種機動性極高的馬弓手，假使他們深入到索格地亞拉的境內，而與希皮塔米尼斯會合在一起，則要想再把他們逐出，可能就要經過極長期的苦戰了。所以邊疆防線必須乘早恢復。

亞歷山大的目的還不僅是奪回居魯波里斯和那七個要塞據點，而且還要將那些佔領城鎮的叛軍們全部予以俘獲或殲滅，因爲他害怕他們一聽到他來了的消息，就棄城逃入大草原中，等到他回轉身來應付希皮塔米尼斯時，又跑回來了。因此，他命令克拉特拉斯去圍攻居魯波里斯，就在城邊建立營地，繞城掘壕並裝置機器。其次，他命令騎兵去包圍最遠的兩個要塞，以防其守軍逃走。他自己則攻擊附近的三個要塞，至於另外兩個要塞如何處置却未提及。

第一個被攻擊的要塞叫作加查，它只有一道低土牆包圍着，在石矢掩護之下，用雲梯爬城的方式就將其攻克了。在強大「火力」掩護之下，馬其頓軍很快的爬上了城頭，並將全部守軍都殺盡了。亞歷山大於是繼

續攻擊另外兩個要塞，一個在同一天之內陷落，另一個則在次日陷落。其他兩個較遠的要塞，情形則有如下述：

「它們的陷落是完全不出他（亞歷山大）的預料之外，騎兵的派遣也恰到好處。因為那些守城的部落民族，一看見前面的要塞起火，並復在少數逃兵口中獲知它們被攻陷的消息之後，就馬上紛紛出城逃走，那知道一頭碰上的騎兵的包圍線，許多人都被砍倒。」（亞里安的記載。）

於是在戰役開始後四十八小時之內，有五個要塞都已被攻陷。

亞歷山大現在就進向居魯波斯，它的城牆很高，守軍也是部落民族中的精兵。他命令推進撞城槌，準備硬攻，正當此時他在偵察中却發現一條流入該城的小河，水流已經乾枯，其在水門中的深度足以容許部隊從這裡透入該城。於是他決心利用攻城槌去吸引敵人的注意力，而另一方面卻從水道中秘密的透入該城。（公元後五三五年，貝里沙流士在納普里斯（Naples）之圍攻中，也曾經用同樣的方法進入城市。）

雖然並無明文記載，但很可能是在黑夜或黎明時亞歷山大親率近衛步兵，艾吉里亞部隊和弓弩手，向水門前進。他首先率領少數人鑽入城內，然後打開附近的城門，放其餘的部隊入城。當那些部落民族發現敵軍已經入城之後，却仍不潰逃，反而拼命的向亞歷山大的兵力猛撲，結果亞歷山大的頭部與頸部都為石塊所擊傷，克拉特拉斯也中了一箭，此外也還有許多其他的軍官負傷。儘管如此，他們還是把市場中的部落民族都肅清了。此時城上已無守軍，所以攻擊軍也就都順利的入城了。

據說有八千人的部落民族都被殺害，而在衛城中避難的一萬五千人，也於次日因為缺水而投降。其他兩個要塞也跟着很輕鬆的被攻陷了。

當居魯波斯與這些要塞被攻擊時，賽提亞人始終繼續在賈克沙爾提斯河右岸上作壁上觀，等到它們被攻陷之後，又有消息傳來說希皮塔米尼斯已經正在圍攻馬拉康城。爲了援救該城起見，亞歷山大派遣一支由

六十名近衛騎兵，八百名僱傭騎兵，和一千五百名僱傭步兵所組成的兵力，由法爾魯齊斯 (Pharuches) 率領着。他是一位翻譯官，或是一位外交官，他精通當地土人的方言，並且似乎很懂得如何應付他們的技巧。與他同行的有三個軍事指揮官，安德羅馬巧斯，米尼地馬斯，和卡拉魯斯，這是一個很不幸的安排，因為法爾魯齊斯似乎對於軍事完全是外行，所以其部下對於他也殊少信心。亞歷山大在以後二十天的時間中，都是用來建築一個新要塞城市的城牆，它的名稱爲最遠的亞歷山大城，位置在賈克沙爾提斯河的左岸上，靠近其在塔希肯特 (Tashkent) 以南的直角河灣。

當正在築城之時，賽提亞人集結在右岸上的數量又更加多了，他們高聲向對岸辱罵，並問亞歷山大，有無勇氣渡河。就憑這一點，亞歷山大也是不會饒恕他們，何況當他既然決心鞏固其東北疆界，所以也就決心要讓這些游牧民族學會一個不易忘記的教訓。

在這裡的賈克沙爾提斯河並不太寬，但面對着那樣的馬弓手，渡河當然不是一個容易的問題。依照寇提斯的記載，在三天之內用皮革構成了一萬二千隻浮筏——但他却不會說明這些工作是如何進行的。左岸是在弓箭射程之外，因爲我們知道賽提亞人的箭是落在河水中，但是到了中流情形就會不同了，換言之，就是必須面對着今天所謂的「火力優勢」。爲了克服這個困難，亞歷山大展開了他的彈射機，其數量可能相當多，在左岸上來掩護渡河。等到一切準備就緒之後，在一聲號令之下，就開始向賽提亞人發動了「轟擊」。

「他們中間有些人爲石所擊中，有一個人的籐牌與胸甲都被飛箭所射穿，並且落下馬來。其他的人看到彈射機的射程有這樣的遠，和他們伙伴的死亡，也就開始離開河岸向後退却了。亞歷山大看到了彈射機的威力已經使他們發生了混亂，遂開始在號角齊鳴之下渡河了，他自己身先士卒，全軍都跟着他勇往直進。他首先把弓弩手和投石兵送上岸去，並命令他們立即向賽提亞人射擊，以便掩護方陣步兵登陸，最後一直等到所有的騎兵都渡過時才停止。」（以上爲亞里安的記載。）

寇提斯的記載是比較詳細，雖然他有誇張的老毛病，但却有足够的真實性而值得加以引述：

「亞歷山大站在浮筏的前端，那些攜帶手盾的人，奉命把膝部以下都浸在水中，以便對於敵箭可以獲得較大的安全。在後面就是投石機（砲兵），其四週均有裝甲人員的保護。在砲兵之後，其餘的人員也都用防盾構成龜甲陣，以來保護划手。騎兵的渡河辦法也差不多，但多數的馬都是拉着韁帶遊過去的。那些沒有裝甲保護的浮筏則在後方，受着前列的保護。」

這很像目前的兩棲作戰，兩棲戰車在前，而無裝甲的登陸艇在後。

接着，寇提斯又描寫在渡河時的危險和恐怖情形。

「國王本身率領了一批精兵首先跳上一艘浮筏，直向對岸衝去。賽提亞人趕到河邊想阻止他們上岸。在筏上的人員是非常的害怕，簡直把握不着他們的方向。他們的安全完全要靠投射機來保護，那些矢石使對岸上擠在一起的敵軍受到了相當的損失。但是野蠻人也向浮筏上射出了大批的箭，幾乎沒有一個防盾上不是為好幾支箭所透穿。」

一旦渡河成功之後，亞歷山大的次一問題即為如何擊敗其敵人。必須先擊潰他們，始能向其追擊，而要擊潰他們則又必須先迫使他們向他進攻。雖然在他渡河之前，預言家艾里斯坦德 (Aristander) 即曾向他提出警告說，前途似乎不利，而且主他有危險。他回答着說，他寧可冒極大的危險，因為在幾乎征服了整個亞洲之後，他不能再像克爾克斯的父親，大流士一世，那樣的成為賽提亞人的笑料。爲了要引誘他們向他攻擊，他首先派了一個希臘僱傭兵，和四個中隊的長槍兵騎兵，毫無疑問的這是用來當作誘敵的香餌。因為賽提亞人看到他們的人數是那樣的少，於是馬上就趨前進攻，並向他們構成一個包圍圈。

亞歷山大接着命令他的弓弩手，艾吉里亞人，以及其他的輕快部隊，在巴拉克拉斯 (Balacrus) 指揮之下，構成一道屏障，在其掩護之下，他就率領騎兵前進。當他們接近敵人之後，他首先命令三團近衛騎兵，

和全部的標槍騎兵向賽提亞人衝鋒，而其餘的騎兵則在他個人率領之下，成縱隊的前進作一個迅速的攻擊。亞里安說：「所以，敵人無法像過去一樣的，旋轉他們的騎兵構成圓陣，因為對方的騎兵與輕步兵與他們混在一起，使他們無法安全的轉動。賽提亞人於是開始潰逃，被殺了一千人，和被俘了一百五十人。（依照寇捷斯的記載，馬其頓方面死亡了六十名騎兵和一百名步兵，並有一千人負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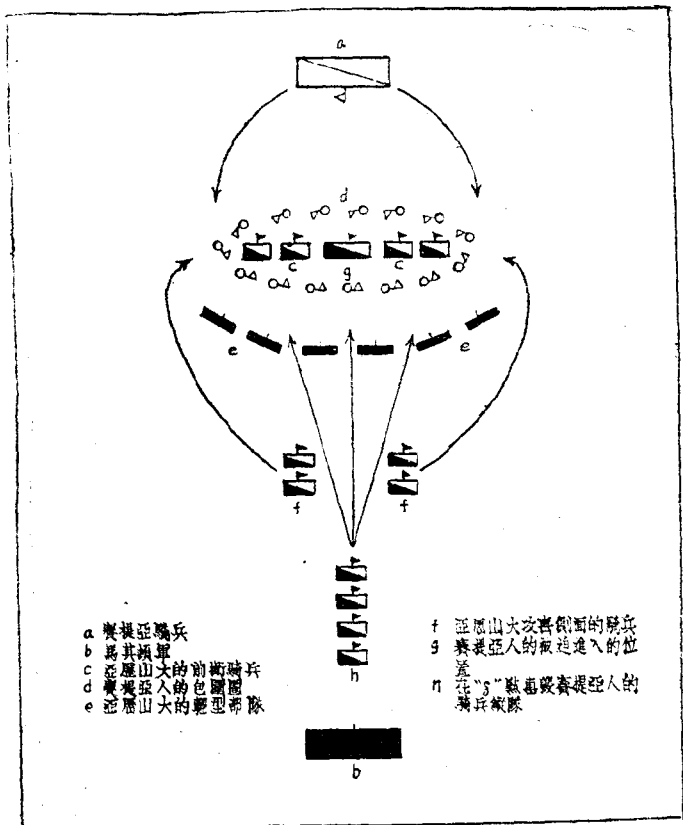
因為天氣酷熱，而亞歷山大又因誤飲污水而患病，遂放棄了追擊。

雖然亞里安對於亞歷山大的戰術，所記載的是很含糊，但是只要略有想像力，即不難明瞭其究竟。這可以用第十九圖來表示。

賽提亞人是位置在（a）地，而亞歷山大則在（b）地，亞歷山大的目的為尋求一次會戰。他把一支微弱的騎兵力推進到（c），於是賽提亞人（d）立即將其包圍。現在既然已經把敵軍引出，他的次一問題即為儘量的擊毀敵軍。於是他命令輕型部隊前進，構成一道屏障（e），可以假定其兩翼是向前傾斜，所以大致是成一個新月形。這樣可以減少輕步兵側翼與前進騎兵側翼之間的距離。此後，亞歷山大就命令三團近衛騎兵與全部的標槍騎兵去向敵人衝鋒。其位置已經不可考，但根據常識來判斷，可能是從輕步兵與前進騎兵之間的空隙中，向賽提亞人的側面進攻，在圖上這支兵力（f）是假定分兩面出擊的。

這種戰術的運用結果，是把夾在輕步兵與前進騎兵之間的敵軍在（g）的附近變成了一羣混亂的烏合之衆。於是亞歷山大本人率領其騎兵的主力（h），透過輕步兵向他們作最後的衝鋒，並加以盡情的殺戮。據我們所知，只殺一千人的樣子，這是一個很小的數字，所以他並不會擊敗賽提亞人的全軍。上述的戰術似乎很符合這樣的結果。

不管他是如何的作戰，但這種戰術却已經使賽提亞人發生了極強烈的印象，因為在這一戰之後不久，其國王就派了一個使節團來向亞歷山大道歉，並聲明這不是賽提亞國家的行爲，而是某些遊牧部落的見財起心



a 兵
b 騎
c 大
d 亞
e 歷
f 山
g 大
h 對
i 賽
j 提
k 亞
l 人
m 的
n 戰
o 術

f 兵
g 騎
h 大
i 亞
j 歷
k 山
l 大
m 對
n 賽
o 提
p 亞
q 人
r 的
s 戰
t 術

第十九圖 亞歷山大對賽提亞人的戰術

想趁火打劫而已。

毫無疑問的，亞

歷山大使賽提亞人感

覺到雖然他們的戰術

對波斯人是很有效的

，但他還是有辦法擊

敗他們。他的勝利，

若用殺傷的數字來衡

量，固然並不算大，

但就精神效力而言，

却具有決定性——是

擊敗了他們的戰術而

不是他們的本身。既

然其戰術失效了，那

麼還有什麼辦法呢？

於是只好派遣使臣

了。

這次會戰的戰術

是極有趣味的，因為

它可以表示出來亞歷山大面對着一個新的戰術問題時，其心靈是如何的活潑。因為對於大會戰，他還有許多的過去名將來當作他的老師；對於山地戰他也還可以有色羅率做榜樣；但是在平原上，對付一個無基地，無交通線和無組織的敵人，他在戰術上却是無所師承的，甚至於偉大的居魯士也還曾為賽提亞人所擊敗。

在他所有一切的大會戰中，其敵軍的組織自動的構成一個決定點，換言之，他是打擊在這個組織的腦部（其指揮者）上。在山地戰役中，他可以總是打擊在山地人的村落上，換言之，也就是攻擊其經濟基礎。可是游牧民族既無村落，又無需要一個軍事頭腦的組織。對於這樣的敵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計策將他們引入一個足以限制其機動性的地區中；若是不能找到這樣一個地區，那就只好用活動的人構成一條活籬笆，在開闊地上將其包圍着。這也就是亞歷山大的想法，他完全明瞭過去是什麼條件才使賽提亞人顯得是無敵的，因為他對此有極深刻的理解，所以他能迫使他們做他們所本來不想做的事情——進入一個由有訓練，紀律和較好裝備部隊所構成的包圍圈中。他們出發去包圍馬其頓軍，結果却終於受到了敵人的包圍。假使這種對於亞歷山大的戰術所作的解釋是正確的，則這也就可以算是一種模範了。

當亞歷山大正在與賽提亞人交戰時，在西南方一百五十哩以外的地方，也正在進行着一個完全不同的戰役，雖然這與他本人並無直接關係，但也還是值得加以研究的，因為它可以反證出來這些游牧民族的騎兵，假使遇到一支領導不佳的軍隊，其威力將會是如何的可怕。

當亞歷山大奪回居魯波斯及那些要塞據點之時，希皮塔米尼斯是已經在圍攻馬康達，而亞歷山大也已經派遣了法爾魯齊斯和三位將領，率領八六〇名騎兵和一五〇〇名僱傭步兵去援救它。當希皮塔米尼斯知道他們快要來到的消息，就自動解圍而去。法爾魯齊斯不去佔領馬康達城，反而去追擊他。此時，希皮塔米尼斯又獲得了六百名賽提亞人的增援，於是當法爾魯齊斯追上來之後，他就採取正常的賽提亞人戰術，用馬弓手去包圍他的敵人。艾里安的記載於是這樣的說：

「當法爾魯齊斯的兵力向他們衝鋒時，他們很容易的逃走了，因為他們的馬是比較快，而且在那時也是比較活力充沛的，而安德羅馬巧斯的騎兵却已經因為不斷的行軍和缺乏飼料而疲憊不堪；等到他們停止或退却時，賽提亞人遂又傾全力來向他們壓迫。其中有許多為箭所射傷，更有一些人被殺害。」

因為他不知道如何的還擊，法爾魯齊斯遂把他的人員組成一個方陣，並向波里提米塔斯 (Polyimetus) 河上退却，想靠一個森林谷地來供給保護，因為這樣可以使敵人難於繼續圍困他，而他自己的步兵也可以作較有效的使用。但不幸他的部下却並不聽他的指揮，卡拉魯斯，並未通知安德羅馬巧斯，就催促他的騎兵從一個徒涉場上渡過該河，當步兵看到這種行動之後，就發生了恐怖現象，紛紛跟着他跑。於是賽提亞人乘機分別從各種不同方向上衝入了溪流，這也就是乘其未渡而擊的老道理。馬其頓軍混亂不堪，紛紛逃到河中的一個小島上去避難。賽提亞人與希皮塔米尼斯的騎兵，構成了一個圓圈將他們圍住，用箭把他們全部射死，只有少數人被俘，但後來又都還是被殺害了。

像這樣的悲劇在歷史上却是不只一次的，最著名的有公元前五年的卡爾哈 (Carrhae) 會戰，公元一〇七一年的曼齊克爾特 (Manzikert) 會戰，一一八七年的哈丁角 (The Horns of Hatin) 會戰，一七五五年的摩羅加希拉 (Mongahela) 河會戰等。所有的慘敗都是因為難於從多少是一種靜態的基礎上發展機械性的緣故，雖然我們不敢斷定假使亞歷山大若遇到了這種問題，他將會如何的去尋求解決，但是這個問題却絕非不能克服的。在七年戰爭中，面對着印地安人，一位傑出的小戰將領，包奎特 (Henry Bouquet)，曾經發明了一種彈性的方陣，這是一種可以迅速發展機動性的保護隊形。

在肅清索格地亞拉地區的結束作戰中，其性質又與對付賽提亞人者完全不同。這是公元前三二八年的仲冬時節，平原是已經贏得了，希皮塔米尼斯已經死了，亞歷山大正率領着他的軍隊在勞塔卡休息過冬。但是索格地亞人的四大酋長：阿克西亞爾提斯，恰里尼斯，卡塔尼斯，和奧斯塔尼斯，却還沒有屈服。前二者的山地

要塞是尤其著名，分別稱爲索格地亞岩，和恰里尼斯岩。

公元前三二七年的春初，亞歷山大出發征討第一個要塞，當他走近它的時候，發現其各方面都是絕壁懸岩，有許多索格地亞人在其頂點上死守着，其糧食足以應付長期的圍攻，而深厚的積雪使其難於接近，同時也使防守者可以獲得充沛的水源。

他首先勸他們作有條件的投降；但他們却開玩笑的回答着說，請他去尋找長翅膀的兵來攻擊他們的要塞，除了有這種人以外，他們什麼都不害怕。他立即接受了這個挑戰，在軍中招募善於爬山的志願人員。對於第一個達到山頂的人，他準備給與以極重的獎賞，第二名以下也都給與等差性的獎賞。根據寇提斯的報導，他曾經對他們說：「天下沒有勇氣所不能克服的東西。因爲我們能爲人能不能，所以才能做亞洲的主人。」

有三百人踴躍應召；他們每個人攜帶十顆大釘和繩索，因它是不設防的，所以他們趁着黑夜向那個最陡的部份前進。他們把鐵釘插入岩石的裂縫中或冰塊中，並利用繩索將他們互相的吊上去。途中死了三十個人以外，其餘的人在拂曉前達到了山地的絕頂上。等到天已經有亮可以看見時，他們就用白旗向下面的營地打出了訊號。他們的冒險行動已經完全成功。

在接獲了這個信號之後，亞歷山大就派人去向索格地亞的哨兵喊話，要他們告訴他們的頭領趕緊投降而不要再延遲，因爲有翅膀的人已經找到了，並且已經佔領了山地的絕頂，於是這些傳話的人用手指着山頂要他們看，「這些野蠻人大感驚懼，不知所措，並且以爲佔領絕頂的人數是遠比其真正數量要多，而且又以爲他們是全付武裝的，於是遂自動投降。」

接着就有了亞歷山大與羅克沙尼締結良緣的佳話，於是其岳父，奧克斯亞爾提斯，也自動向他投降了。佔領恰里尼斯岩的工作是更爲困難。亞里安說它高達二十斯塔德，周圍約六十斯塔德。各方面都是壁立的，其上只有一條困難的小路，那是窄得只容單人通行。此外圍着山地又有一道深谷，要想攻擊該山時，必

須先渡過這一道障碍物，儘管如此，亞歷山大却還是勇往直前，他命令砍伐松林，製成梯子，以便其軍隊可以降入谷內，爲了加速工作起見，他又把軍隊分爲兩班，晝夜不停的工作。雖然如此但進度仍然極緩。據說白天裡只能前進三十呎，而夜間則更少。

究竟是如何的工作，亞里安的記載是很不易了解，大體說來是修造一種棧橋。最後那些部落民族對於這種企圖感到好笑，認爲它是毫無希望的。最後當馬其頓人的箭已經射到了山上時，而且馬其頓人又建立了屏障，使山上的箭無法傷害他們。於是恰里尼斯大感驚懼，派人去向亞歷山大傳話，要他派奧克斯亞爾提斯來談和。

亞歷山大立即照辦，在奧克斯亞爾提斯勸誘之下，恰里尼斯下山來到了敵營中，他立即獲得了國王的禮遇，不僅讓他可以繼續保持他的山塞，而且還任命他爲總督，統治其以前所有的一切地區。

西華特戰役

當亞歷山大在巴佳爾已經征服了艾斯巴西亞人之後，其軍隊經過了相當的困難才渡過了古拉斯河，而進入了西華特山地，那裡住着一個繁榮而好戰的民族，希臘人稱之爲艾沙西尼亞人。依照亞里安的記載，他們可以拿出騎兵二千人，步兵約三萬人和戰象三十頭的野戰兵力，並準備阻止亞歷山大的前進。但當他來到時，他們却感到畏縮不前，而只想躲在他們的設防村落中固守不屈。其中最大的一個爲馬沙加 (Missaga)，其居民已經從印度河那邊獲得了七千傭兵的支援，因此更感到壯膽而決心抵抗。

亞歷山大進向馬沙加時，並宿營在其附近，那些部落民族對於他們的傭兵很感到有信心，遂不等待敵人進攻，而就勇敢的向他挑戰。爲了想吸引他們離開城牆，並在開闊地上來擊敗他們，亞歷山大命令其人員退向一個距離其營地約一哩遠的小山上。這使那些艾沙西尼亞人大感興奮，以爲他是害怕與他們交戰，於是都

蜂湧而上，變成了一團秩序毫無的烏合之衆。但是等到他們進到了弓箭射程之後，亞歷山大却命令其軍隊向後轉。標槍騎兵，艾吉里亞人，和弓弩手突然的趨前進攻，接着亞歷山大也親領方陣前進。這個意料不到的行動使敵人受到了奇襲，當場殺死了二百人，其餘的都紛紛逃回城內。在這一戰中，亞歷山大的腳踝也受了輕傷。

次日，亞歷山大用圍攻機器撞毀了城牆的一段；但是印度人的戰鬥極爲英勇，當馬其頓人企圖衝入缺口時，終被他們逐回；亞歷山大於是撤回了其衝鋒隊。第二天，一座木塔被拖到城牆邊，從那裡弓弩手向印度人射箭，從彈射機中所發射出來的矢石也將他們逼退了很遠的距離，但即令如此也還是不能衝入缺口。

第三天，方陣步兵也上前，利用一種在臺里所曾用過的天橋，使兵員從橋上可以衝上城牆，但當一羣近衛步兵衝上去之後，天橋却被壓斷，於是他們紛紛墜落在地面上。那些部落民族齊聲喝彩，從城上矢石交加的打擊在近衛步兵的身上，另有一些人從城門中湧出，也向混亂中衝殺。這些倖存的和負傷的人由艾爾西塔斯 (Alcetas) 和他的方陣營所救回，於是亞歷山大又好命令收兵回營。

第四天又繼續攻城，但是到了現在，印度人因爲其領袖在前一天爲飛箭所殺，所以開始發生了動搖，遂派人向亞歷山大求和。亞歷山大表示同意，因爲誠如亞里安所云，「他是願意保存勇士的生命，所以他與印度傭兵等達成了協議，其條件爲允許收編他們，讓他們爲他服役。」這些傭兵遂攜帶武裝從城中出來，並宿營在亞歷山大營地的附近。但是當亞歷山大知道了——可能是由諜報得知的——他們是不願意與共同血統的印度人交戰，並擬乘着黑夜的掩護，偷渡印度河逃回家去。於是他在夜間包圍了那個小山並將其全部殲滅。馬沙加在喪失了其主力守兵之後，也就很易於被攻克了。在這次圍城戰中，亞歷山大所損失不超過二十五人。

在佔領了馬沙加之後，亞歷山大以爲必可使這個地區中的部落民族感到懾服，他派柯拉斯到巴齊拉 (Bazira)，並以爲該城一定會向他投降；同時又派艾爾西塔斯，艾塔拉斯和狄米提拉斯前往阿拉 (O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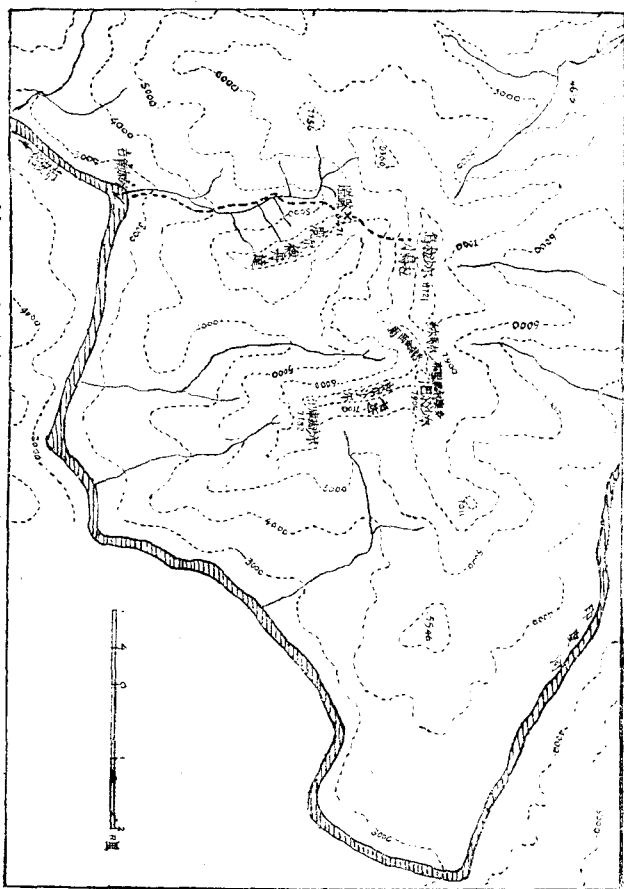
先封鎖他以等待他的來到。在阿拉，艾爾西塔斯受到了一次攻擊，但很容易的被擊退了。可是巴齊拉的居民却認為他們的城寨是不能攻克的——位置在一個岩山上，而且有強力的工事——所以並無投降的表示。

亞歷山大於是啓程前往巴齊拉，但在途中却又得到情報，得知哈查拉(Hasara)王·艾比沙里斯(Adisares)，正擬來援助阿拉。於是他命令柯拉斯選擇一個可以當作戰基地的位置，建立防禦陣地，留下一部份兵力去據守它，而率領其餘兵力趕到阿拉與他自己會合在一起，以便先攻克該城。當柯拉斯向巴齊拉轉進時，部落民族從城寨中出來，向他作了一次突擊，結果被擊敗了，並損失了五百人，遂退回他們的巢穴中不敢再出來。幾天之後，亞歷山大用突擊的方式攻克了阿拉，當在巴齊拉的部落民族聽到了這個消息之後，在失望中於黑夜裡放棄了巴齊拉，與鄰近的其他部落一同逃入了阿爾拉斯的岩寨中。在阿拉被克服之後，亞歷山大在西華特谷地中的作戰也就勝利的告一結束。

一旦當這個谷地落入了其手中之後，他對於馬沙加，阿拉，和巴齊拉都留下了駐防的兵力，於是就進向印度河上，在艾托克上流十六哩的阿因德(Ohind)地方，已由希法斯辛架好了橋樑。亞歷山大指派尼卡羅爾為印度河以西地區的總督，當格南德哈拉的首府，普克萊提斯投降之後，他又命令菲立普在那裡駐防，然後就進向艾門波里拉，那裡距離阿爾拉斯只有兩天的行軍距離。自從阿拉攻陷之後，有大量的部落民族都已經集中在阿爾拉斯。

斯坦因爵士根據地理形勢，對於當時亞歷山大的戰略會作詳細的分析。他指明出來，在西華特的部落民族是想依賴印度河左岸上的艾比沙里斯人的援助，所以他們撤出西華特河谷，而退到面對哈查拉的右岸上。因此我們才可以了解亞歷山大在攻擊阿爾羅斯之前，必須首先向南進入皮夏華爾(Peshawar)谷地，是確有其健全的戰略理由在焉。一旦等他已经鞏固了該地的地位，並對於印度河的渡河工作作極安全的安排之後，就可安全轉回右岸上，以來從南面進攻這些西華特部落的最後山地巢穴。這樣可以避免山地區域的糾纏，並

第二十圖 阿爾及斯及其附近



且可以切斷那些部落的退路，和印度河東岸上的援助。最後，當從南面攻擊阿爾羅斯時，亞歷山大又可以享有一切補給上的利益，印度河谷與皮夏華爾河谷的肥沃平原都可以供給各種不同的資源。

斯坦因認定阿爾拉斯即為皮爾沙爾高地，其說已見戰略述要一章中。因為它的攻佔在亞歷山大所有一切的山地戰役中要算是最負盛名的，所以

對於斯坦因的記載是有值得引述之必要。

在艾托克以北約七十五哩的地方，印度河作了一個半圓形的灣曲，轉向東流。在這大河灣中是一片山地，其中有兩個山脊，一為烏拉沙爾 (Una-Sar)，另一為皮爾沙爾 (Pir-Sar)，彼此成直角構成一個倒L形 (L)。前者由西到東，而從其東面極端，後者則由北向南延伸。皮爾沙爾，高出印度河上約五千呎，只有一個狹窄的平頂，在一哩半的長度中，其平均海拔約為七一〇〇呎；其東西兩側是非常深的險坡，有些地方更是絕壁懸岩。在其南端為一個顯著的小丘，稱為庫茲沙爾 (Kuz-Sar)，而在其北端則為一個錐形的小丘，稱為巴爾沙爾 (Bar-Sar)，它高到七九〇〇呎。在巴爾沙爾的西方，為一個深險的峽谷，稱為布里馬爾康多 (Burimar-Kandao)，其底部大致與皮爾沙爾高原等高，後者夾在巴爾沙爾與烏拉沙爾之間。巴爾沙爾有一個肩部，叫作馬西倫 (Mashun)，比峽谷的底部升高了四五〇呎，在它的後面懸岩更升高到比巴爾沙爾的頂點還多三五〇呎的樣子。

這些敘述與亞里安的記載也不抵觸。他說「這個岩壑的周圍據說約有二百斯塔德，其高度在最低之處也有十一斯塔德 (六六七五呎)。只有一條登山的小路，那完全是人工所闢，並且十分的艱險；在絕頂上又有豐富的水……同時也有木材，和足夠的耕地，可供一千人的墾種。」

在艾門波里拉，克拉特拉斯奉命留守，並集中一切的補給物資，以防阿爾拉斯的攻擊，若要求長期圍攻時，即可以將其變成一個作戰基地。於是亞歷山大率領着近衛步兵，艾吉里亞人，弓箭手，柯拉斯的營 (方陣中的較輕裝者)，二百名近衛騎兵，和一百名馬弓手，向阿爾拉斯進發。黃昏時宿營過夜，次日再進，又再度宿營。

對於阿爾羅斯的圍攻，只有一種完全的紀錄，那就是亞里安在其歷史第四篇，第二十九和三十兩章中的記載。這是以托里梅的回憶錄為根據的，他在這次圍攻中是扮演着一個重要的角色。但因為亞里安是既無地

圖又無計劃可供參看，所以他的記載缺乏細節。在可能範圍之內，斯坦因的分析是可以補充，他使艾里安的敘述與地形發生了關係。所以在下文中是首先引述艾里安的記載，然後再說到斯坦因的解釋。

當亞歷山大在離開艾門波里拉後，設立其第二個營地時，有些鄰近的部落民族逃到他的營中，願意爲他充嚮導。他接受了他們的好意，命令托里梅，指揮着艾吉里亞人，其他輕型部隊，和一批精選的近衛步兵，隨着他們走。他命令托里梅，在達到了那個目的地之後，就應用強大兵力將其據守，並燃火發出信號。

托里梅由嚮導率領着，取道最險惡的小徑，達到了那個位置之後，就立即掘壕和樹立柵欄，並發出了烽火信號。亞歷山大看見了之後，次日即拔營前進，但立即受到部落民族的抵抗，因爲地形的困難，終於停頓下來了。當敵人看到他已經不能再進，遂又轉而攻擊托里梅，他們企圖拉倒那些柵欄，遂發生了激戰，但終於還是被擊敗，在黑夜來臨時退却，這樣就結束了第一天。

在這次失敗之後，亞歷山大又派了一個逃亡者在夜間送了一封信給托里梅，要他看到亞歷山大所部接近時，也立即同時發動攻擊，這樣就可以收夾擊之效。拂曉時，他從營地中出發，但這一次他却採取托里梅所已經用過的秘密路線，因爲他認爲若能從這個方向上與托里梅會合，則以後的行動就會比較簡單。在中午時，他與部落民族發生激烈的戰鬥，因爲馬其頓軍一波又一波向上衝，過午之後敵人遂被驅散，而與托里梅會合了。等到全軍會合之後，亞歷山大遂率領他們直向岩上進攻，但仍未獲進展，這樣就結束了第二天。

在第三天拂曉時，亞歷山大命令每一個士兵砍下一百個木樁，接着就向那個大岩積土成山，從他們現在紮營的山坡上開始。他以爲從這個土堆上弓弩手和彈射機的石矢就可以達到岩上的守軍。這個工作以極高的速度進行着，第一天前進了不下一個斯塔德（二百碼），第二天投石兵即可以從那已經完成的部份上向印度人射擊，而彈射機也可以參加作戰，並擊退了敵人的出擊，使其不能擾亂工程的進行。第三，這個土堆幾乎已經填起兩軍之間的那個空隙，有少數馬其頓人衝向前去佔領了一個與岩塞等高的地。亞歷山大一分鐘

都不延遲的在延伸其土堆，希望使其人工隄岸與現在爲少數人所佔領的小丘相連接。

那些馬其頓人在奪佔小丘時的神勇已經使印度人大感驚懼，當他們再看到土堆又快與它連接起來了，遂派人向亞歷山大傳話，說只要他同意休戰，則他們願意投降。他們的目的是想要拖時間，以便乘夜間逃走。但當亞歷山大發現了這個企圖之後——他是怎樣知道的，我們却無法知道——他就故意撤回其哨兵，以來鼓勵他們撤退。於是他等到他們開始逃走時，就親自率領七百名近衛步兵攀登敵人已經放棄的那一段岩壁。他第一個先上去，接着其他的人也都跟着上來。在一聲號令之下，他們衝向正在退却中的部落民族，殺死了許多人，更有許許多多在驚恐中跳岩送命。

亞里安說：「這個不會爲希拉克里斯所征服的岩塞却終於爲亞歷山大所佔領了。」

只要與這個地區的地形配合研究，即可以知道亞里安的記載是如何的正確，因爲現有的地形與亞歷山大的時代所有者，還是很少改變的。從其對於這個據點的描寫上看來，可以知道阿爾拉斯之爲皮爾沙爾，那是應無疑問的；但是艾里安對於亞歷山大的營地位置却不曾說明，所以對於這次圍攻的分析是必須以一個並非特定之點爲起點。但是因爲從皮夏華爾河谷到皮爾沙爾的最容易路線爲在安布 (Amb) 達到印度河右岸者，若再前進三十哩即爲現有的古南加爾 (Gungar) 村，那是位置在該河東灣的西端頂點上，因爲安布即可能爲艾門波里拉，而這個營地距離它爲兩天的行軍里程，所以應該就是古南加爾。

假使我們站在亞歷山大的地位上來分析他的問題。因爲皮爾沙爾嶺的側面上都是絕壁懸岩，所要想從東、南、西三面突擊這個據點均無可能性。在其北面的烏拉沙爾嶺升高到八七二呎的高度，所以它對於皮爾沙爾有居高臨下之勢，後者平均高度僅爲七一〇〇呎，所以前山高出了約一六〇〇呎。毫無疑問的，那些自願充嚮導的人一定是指着烏拉沙爾給他看，並告訴他取道烏拉沙爾，即可以達到在皮爾沙爾極北端的巴爾沙爾。又因爲那些嚮導是本地人，對於當地的情形一定很熟悉，他們也一定不會不說明烏拉沙爾與巴爾沙爾之

間，是隔着一個深谷，那就是布里馬爾康多。

亞歷山大於是派遣托里梅，而他的嚮導則帶着他走一條困難的路線，也許就是地圖上從古南加爾取道有六四七一呎記號的隘路，達到小烏拉 (Little Tra) 的路線。照斯坦因的看法，小烏拉非常可能就是托里梅的設防營地，因為它的位置足以控制通到印度河上的小徑，所以就足以便於亞歷山大的增援。此外，自今日視之也還有許多其他的利益。易於獲得水源，並不易於受到敵方在皮爾沙爾主陣地的攻擊。這條路線仍在經常使用中。

當亞歷山大接到了托里梅的烽火訊號之後，他就採取同一條路線去與之會合，可是他的前進却為敵人所阻，而也為惡劣地形所延遲。斯坦因指明出來，敵人從皮爾沙爾很容易集中在鹿爾德丹達 (Nurdai-Danda) 戟嶺上，從那裡即可以阻止馬其頓軍進入谷地，而自己却可以避免公開的出戰。此外，一旦亞歷山大的前進被阻止之後，他們也同樣便可轉身過來攻擊托里梅的支隊。

向托里梅的攻擊被擊退後，在夜間亞歷山大即派人送信給他，要他明天攻擊敵人的後方，而他自已則攻擊其正面。斯坦因認為這次夾攻的目的即為打通有標高六四七一呎記號的隘道，因為若不如是，則不可能與托里梅會合。在攻下了這個隘路之後，進展就很順利，亞歷山大與托里梅會合在一起，在下午就進到了布里馬高原上。斯坦因說，在那裡又停頓下來了，因為前面就是那個巨大的天然障礙物——大峽谷。

上文已經說過，峽谷的底部要比巴爾沙爾的陡坡約低了八百呎。敵人居高臨下是很易於防守，除非使其位置在「火力」射程之內，否則任何攻擊都決無成功的希望。從巴爾沙爾的頂點到布里馬爾高原上大約同高度之點，其間的距離約為一三〇〇碼。在巴爾沙爾的馬西侖肩部（即亞里安所說的小丘）到布里馬爾以下斜坡上相當高度之點，其距離也在五百碼之上。

斯坦因說：「因為那個時代的希臘砲兵（彈射）機投擲矢石的距離僅僅只有三百碼左右，而投石兵和弓弩

手的射程也不會更遠，所以必須進到這樣的位置上，始能發揮其「火力」。這又只能從平行的方向上去想辦法，因為若向谷中下降，則想向高坡上進攻的成功機會就只會更小。」

值得遺憾的，斯坦因並不會對於這個谷地繪製一張縱斷面圖；若有這樣的圖，就可能計算出來亞歷山大所建土丘的大致高度。從他所能有的時間上來計算，那不可能太高。在尚未開工之前，他曾經命令每一個人員都砍伐一百支木樁，那可能即為樅樹棍（在這個地區中這種樹最多），用它們來當作攔土的工具，以便構成弓弩手和彈射機能用來發射的平臺。從其建築速度上看來也是這種說法較為合理。若是照亞里安的說法，他是把木樁堆積成山則似乎頗不合理。斯坦因又說明為什麼第一天工程能進展到二百碼，而以後三天的進度則較少的理由：因為在布里馬爾高原東邊附近的坡度是比較平緩而愈向谷底走，則坡度也就愈陡，所以進展當然也愈困難了。所以，直到第四天，馬其頓人中才有少數的勇士，衝上了對岸的那個小丘。而艾里安也告訴我們，為了使兩方面能連接上，土堆的工程還必須繼續進行。

艾里安所說的「小丘」，據斯坦因的研究，即應為馬西倫，它比布里馬爾康多的底部，約高出了四五〇呎，與皮爾沙爾的平坦部份大約是看齊的，所以亞里安才有那樣的說法。於是後面還有一個險峻的高地，亞里安的記載也極為顯明，他曾經說亞歷山大與那七百人是如何的爬上那個頂點。

在他的分析完畢之後，斯坦因對於亞歷山大所面對着的天然困難作了一番回顧，遂不禁對他作了下述的頌揚：亞歷山大的精力，智慧，和勇敢真使他像一位天神，而不僅是一個人類的領袖。

亞里安本人在其歷史的最後一章中也曾經過這樣的說過，「此殆天授，而非人力所能致也」。

桑加拉戰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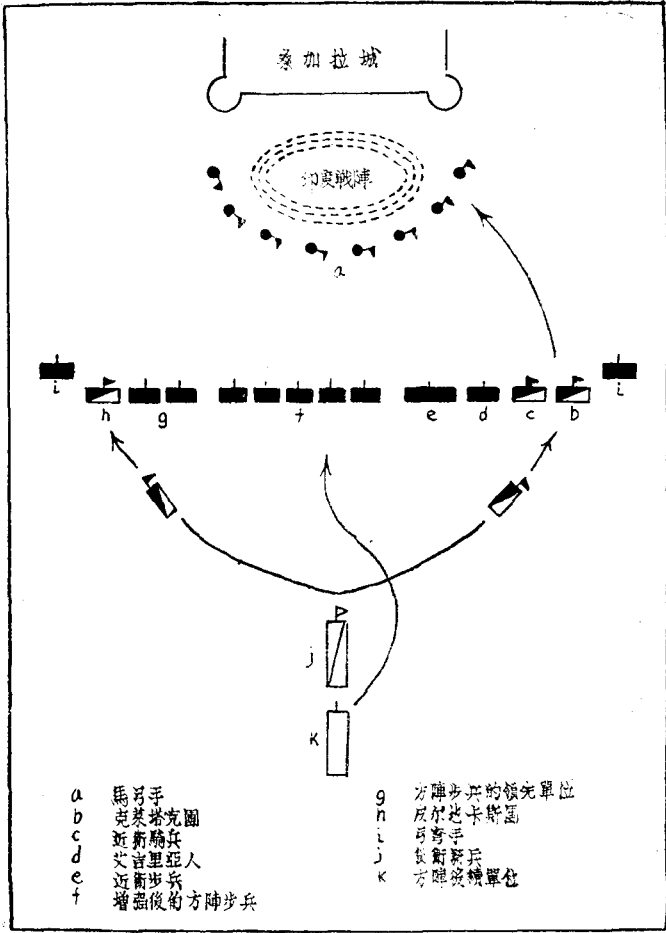
在海達斯配斯河大會戰之後，為了避免古拉特（Gurra）酷熱平原起見，亞歷山大向北進入了羅西拉

(Naashera) 的山麓地區，那是一個厚密森林地，空氣較為清涼，日光為林蔭所蔽，而水源也較充足（看第五圖）。經過了相當的困難並受了不小的損失，他渡過了水位高漲的齊拉布河（即艾斯西尼斯河），據托里梅說它有十五個斯塔德那樣寬。他留下了柯拉斯和他的營去搜集補給，他自己則向南進入賽爾柯特 (Salkot) 平原中，並逼近拉費 (Ravi) 河。渡這個河是要比較容易得多了，於是他進入了卡塔安人的領域中，他們與馬利人，阿克德拉卡人，以及其他「無王」(Aratta) 部落，都是這個旁遮普地區中的最好戰民族。他們是早已在武裝之中，因為不久以前，波拉斯與艾比沙里斯曾進去進攻他們，很明顯的，由於亞歷山大的來到，他們才放棄了這個戰役，回轉身來迎擊他。

但他聽到了這個消息，亞歷山大從拉費河作了兩天的強行軍，達到了平普拉納 (Pimprana) 城，它有條件的向他投降，在那裡休息了一天，於是就進向桑加拉。它是一個大城，可能是位置在艾門里特沙爾 (Amritsar) 地區中，它有城牆的保護，但一部份則只有淺水湖或沼地的保護。卡塔安人和其他同血統部落都已經將兵力集中在此。在城市的正前方有一個小山，可能為過去舊城的遺址，根據艾里安的記載，它各方面的坡度並非一致的。環繞着它，卡塔安人已經用車輛構成三道同心的圓圈，他們就宿營在這個「車陣」(Vargai) 之內，顯然的，他們的目的是希望敵人在這個車陣上自己撞得粉碎，於是乘着混亂再向他們追擊。若果是如此，則他們的戰術也就與齊斯卡 (Ziska) 在胡希特 (Husite) 戰爭中所用者極為相似。

當他接近桑加拉時，他首先命令其馬弓手向前，沿着車陣的前方展開，向它射箭以來釘住敵人，這樣他就可以從容部署其兵力，而不害怕敵人的擾亂。於是他以近衛中隊，克萊塔斯騎兵團，近衛步兵和艾吉里亞部隊為右翼；以皮爾地卡斯的騎兵團和方陣步兵為左翼。弓箭手則分為兩個羣，分別位置在兩翼上。正當時，其後衛部隊也已經趕到，他就又將騎兵分為兩部，分別增援兩翼，而步兵則完全用來增強方陣。

這種展開的方式是不太清楚的，因為亞歷山大的行軍序列我們並不知道，但這是行軍縱隊為展開的基



第二十一圖 亞歷山大對付印度戰車的戰術

礎，則似可斷言，因為記載中曾經提到其後衛。似乎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當亞歷山大向桑加拉前進時，他還以為卡塔安人是留在城中的，等到他發現敵人已在外時，於是

並立即推進其馬弓手，其次爲了保護側翼起見，他又把其領先部隊分爲兩個機動翼，於是再建立中央的方陣，等到騎兵主力來到後，就又用來增強兩翼。

等到部署完成之後，他就率領着右翼的騎兵趨向車陣的左方，因爲他發現在那一方面的車輛停放得那樣接近。當他走近時，敵方會發射排箭，但却並不衝出陣來，毫無疑問的他是希望引誘他們出來。因爲騎兵是不適宜於攻擊車陣的，所以他又跑回來，下馬領導方陣步兵前進。毫無困難的，他攻破了其第一線，但第二線却作了極頑強的抵抗，經過了苦戰才攻破。於是卡塔安人放棄了第三線，逃入城中閉關自守。關於亞歷山大是否企圖追擊，並無紀錄可考。假使他不曾追擊，可能的原因就是因爲在突破車陣時，其步兵已經完全發生了混亂，又或者車陣的位置太接近城邊，城牆上的弓弩手可以掩護敵人的撤退。

這個戰鬥中在戰術方面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步兵的衝力是從騎兵保護之下發展出來的。在對賽提亞人的戰鬥中（看第十九圖），在巴拉克拉斯率領之下的輕步兵構成騎兵縱隊（h）的行動基礎。在桑加拉之戰中（看第二十一圖），騎兵的兩翼却構成了方陣突擊的基礎。假使這個車陣的位置距離城市頗遠，則亞歷山大毫無疑問的將會用騎兵去包圍它；但在當時的環境中，他却不能如此，所以騎兵的任務就只限於保護方陣的側翼。在這兩次戰鬥中，戰術原則都是一樣的：首先使敵人喪失機動，其次確保攻擊兵力的兩翼安全，最後才發動突擊。

當卡塔安人撤入城中之後，亞歷山大就開始用步兵圍城，對於那個濱湖部份則用騎兵來監視。他之所以如此者，是因爲他認爲卡塔安人在失敗後，將會在黑夜中棄城逃走。他的猜想一點都不錯，到了二更時，他們從城牆上吊下來（這表示牆不太高），開始逃走。可是他們的企圖失敗了，其領先人員都爲馬其頓騎兵所砍倒。

亞歷山大才開始正式圍攻，只有沿湖一帶例外，僅留下強大的監視兵力。其次，他又準備用攻城機器去

撞毀一部份城牆。正當此時，又有逃兵前來報告說敵人又準備在夜間從淺湖中涉水逃走。他命令托里梅率一部份步兵去攔截他們。

到了四更時，亞歷山大獲知敵人已離開門出城了。他立即用號音通知托里梅。在殺死了五百人之後，托里梅把殘餘的敵人都逐回城中。不久以後，馬其頓軍又一面挖牆，一面用雲梯爬城，將桑加拉城攻下。據說印度人被殺死爲一萬七千人，被俘者七萬人，另有三百輛戰車和五百匹戰馬。亞里安說在全部圍攻中，亞歷山大的損失：死亡不過百餘人，但負傷却不成比例，超過了一千二百人。（註：超過比例也並不過多。在古代的死傷正常比例爲一比十，在近代則爲一比四。）

馬里人的戰役

公元前三二六年十一月，當亞歷山大從布西法拉沿着真納河順流而下，以求達到阿拉伯海時，一路上對於兩岸的部落民族，或用武力征服，或接受他們的投降。但當他接近了馬里人與阿克斯德拉卡人的境界時，却發現他們準備抵抗他的前進，於是他改用較大的速度前進，以求在他們的計劃尙未成熟之前，即先將其征服。根據艾里安的記載，他們是這個地區中人數最多和最好戰的民族。寇提斯說他們一共可以出動步兵九萬人，騎兵一萬人，和戰車九百輛。狄阿多拉斯則說是步兵八萬人，騎兵一萬人，和戰車七百輛。此外，寇提斯又告訴我們說，他們彼此間是時常發生戰鬥，但當亞歷山大來到時，他們却決定締結同盟，息爭共禦外侮了。

寇提斯與狄阿多拉斯所列舉的數字也許都不免過份的誇張，但不管怎樣，其戰鬥力的巨大却已經足以使亞歷山大的人員感到驚懼，因爲他們現在只想平安的回家，根本就不想打仗了。經過了十年的轉戰，這種厭戰的心理是不難了解的，因爲在這次戰役中，他們的士氣是已經不像過去那樣的高昂，所以寇提斯的話是很

值得引述如下：

「馬其頓軍中的人員本來以爲一切的危險都已成爲過去了，現在又聽到將要與印度最好戰的民族發生新的戰爭，他們不禁大感駭異，開始又想用叛變的腔調來脅迫他們的國王了：在被迫渡過了恒河之後，戰爭是永無已時，只不過是戰場有所改變而已。他們現在又面對着未征服的民族，要用血液去爲他打開一條達到海洋的路線。他們被迫向天涯海角的洪荒中進發。雖然沿途擊退了許多野蠻部落，對於他們又有什麼好處呢？他們眼看着昏黑的天邊，聽着洶湧的驚濤，真有前途茫茫之感。」

除了那些修詞學上的廢話以外，這些話却也許很可以代表當時士卒的心境。

在知道馬里人與阿克斯特拉卡人將準備反抗大軍的過境後五天，艦隊就達到了真納河與齊納布河的合流點上，在通過那個混亂的交流時曾經遭遇到相當的困難。此後，亞歷山大就命令尼爾巧斯把他的船隻沿着齊納布河的右岸邊停泊，並修整那些損失。其次，他就命令艦隊再向下流航行，深入到所謂西比(Sibi)人的境內，他自己則從岸上行軍以與尼爾巧斯會合。於是他根據馬里人的位置和地形性質，來決定其戰役計劃。

馬里人的地區是在齊納布與拉費爾河交點以北，而阿克斯特拉卡人的地區是拉費爾河以東。但在齊納布河上的亞歷山大營地與拉費爾河之間，却隔着一個無水的沙漠，叫作桑達爾巴爾(Sander-Bar)，所以他猜想馬里人一定會以爲他繼續前進到齊納布河與拉費爾河合流之處爲止，然後再從那裡沿拉費爾河前進。基於此項假定，他就決定了他的計劃。爲了使敵人相信他的行動是果然不出其預料之外起見，所以他就命令尼爾巧斯率領其艦隊向兩河合流之處進發，又命令克拉特拉斯，隔三天的間隔，跟在他後面沿齊納布河右岸前進。於是他把其餘的兵力分爲三個縱隊，一個由他自己與皮爾地卡斯率領，其他兩個則分別由希法斯辛和托里梅來指揮。他準備率領其自己的縱隊，經過桑達爾巴爾，馬里人在與阿克斯特拉卡人會合之前即先受到奇襲。但假使馬里人聽到他來到時，即先向南或向西退却，那麼另外兩個縱隊就可以恰好將其攔住，希法斯辛前五天向南出

發，而托里梅則後三天出發。值得奇怪的，他並未提到阿克斯德拉卡人，因為亞歷山大應能認清，當他越過桑達爾巴爾前進時，更可能的是把馬里人向東方趕去，那就是渡過拉費河的方向，而不是向南或向西走。於是希法斯辛和托里梅兩個縱隊將都會變得沒有用了。

亞歷山大的縱隊中有近衛步兵，弓箭手，艾吉里亞人，排松的方陣營，近衛騎兵之半和馬弓手的全部。他率領着他們越過桑達爾巴爾向馬里人的居留地前進，後者似乎是位置在其東邊。第一天他走了一百個斯塔德（約十二哩）達到了一個水穴，在那裡停下來休息。他命令將所有的革囊都裝滿水，於是繼續前進，在一日夜之間走了四百個斯塔德，到拂曉時他達到了一座城，有許多馬里人都集結在那裡。因為他們完全不會想到亞歷山大會越過沙漠前進，所以一點防備都沒有。在城外的人全被殺盡，在城內的人則為騎兵所封鎖。據艾里安的說法，他是用騎兵來當作一道柵欄，以等待步兵的來到。當皮爾地卡斯率領了步兵趕上之後，他命令他率領一個支隊去封鎖附近的另一個城，但暫不加以突擊，以等候他的來到，因為他不願意讓那些居民四散逃走，把他已經來了的消息傳播給其餘的部落。第一個城在兩次突擊之下被擊破了，馬里人被屠殺者約二千人。當皮爾地卡斯前往第二城時，發現其中人民已於數小時前棄城逃走了。於是他向那些逃亡者追擊，除了極少數藏在拉費河邊沼地中的人以外都完全被屠殺。

在人員吃飽了和休息之後，到了一更時，亞歷山大才繼續前進，在夜間走了一大段距離之後，拂曉時始達拉費河岸。他發現多數的馬里人都已經渡河逃到東岸上去了——那也就是阿克斯德拉卡人的領域，有些尚在半渡中的人都為他所殺死，但多數的却逃入了一個要塞據點中，但也為排松所攻陷。接着亞歷山大就向艾里安所說的「布拉曼人」(Brahmans)的城市前進，等他達到時，他就用步兵圍城，並挖掘牆基。於是其居民遂放棄外城，而退守內城，但亞歷山大却繼續進攻，並命令準備用雲梯爬城。（此處所謂城者，實際上可能是像許多現有的印度村落而已，一大堆茅屋，外面環繞着不太高也不太厚的城牆。）

於是就發生了一個意外事件，這也是第一次足以暗示出來馬其頓軍的士氣已經開始低落的事件。當夾在兩個碉樓之間的某一段城牆已經崩潰了，而雲梯也已經搭在城牆上的時候，可是衝鋒隊却不願意或拒絕爬上去。這個事實的證明即為亞里安的下述記載：「亞歷山大首先爬上了城牆，大家都看見了，於是其餘的馬其頓人感到羞恥，才陸續也向城上爬了。」由此可以顯示出來，一直到他自己領先上城時為止，部隊都還是不願意踴躍爭先的。印度人放火燒毀他自己的房屋，作困獸之鬪，被殺者有五千人之多。

休息了一天之後，又繼續前進，所遭遇到的其他城鎮都已經事先放棄，其居民都已經逃入沙漠中。於是排松和狄米提拉斯被派回到拉費河上，並沿河搜殺拒絕投降的馬里人。亞歷山大則率領其餘的兵力，去進攻馬里人的最大城鎮。結果發現也是一座空城，因為馬里人聽到他來到之後，就再回到拉費河的西岸上，並在那裡構築一道防禦工事，以來阻止他的前進。

當亞歷山大知道了這個消息之後，他立即率領其全部騎兵前進，並命令其步兵隨後趕上。當他達到河岸時，發現敵人已在對岸上嚴陣以待，他也就毫不延遲的，立即涉水渡河。根據艾里安的記載，印度人的兵力有五萬之多，所以看到他只率領着騎兵，遂立即向他猛烈的反攻，於是他擺脫了攻擊，只將騎兵構成一條包圍線把他們包圍着，以等待步兵的來到。不久弓弩手，艾吉里亞人，以及其他輕步兵就開始趕上了，接着步兵的主力（重步兵）也可以看見了，印度人開始感到害怕，衝破了包圍線，向附近的一個城中逃走。亞歷山大立即追擊，殺死了很多人，然後又用騎兵圍城以待步兵趕上，在夜幕低垂時，他就宿營在城下。

次日，全軍分為兩個縱隊，一個由亞歷山大率領，另一個由皮爾地卡斯率領。等到他們進攻時，印度人又還是放棄外城而退守內城。亞歷山大打開了一個城門在皮爾地卡斯的前面進入城內，後者的縱隊因其雲梯留在後面，所以在登城時遭到了相當的困難。

於是接着又有另一次意外事件發生，也足以指明出來馬其頓軍的士氣是的確已經低落，在這次事件中，

亞歷山大更幾乎喪命。亞里安說：亞歷山大因爲看到拿雲梯的人員有一點畏縮不前，他就自己搶過一架雲梯，把它靠在牆上，自己領先往上爬。以後的混戰情形已經在第五章中說過了，這裡不再贅述，他胸部中了一箭，被普西斯塔斯與里昂拉塔斯所救，才倖免於難。這也就是他在印度的征服大業中的最後一戰，經過了一陣恐怖的屠殺之後，馬里人與阿克斯德拉卡人終於正式投降了，於是這次戰役才告一結束。所有的兵力都在拉費河與齊納布河的交點上會合在一起。（註：根據普魯塔爾赫的記載，亞歷山大在一生當中曾經負過八次重傷，而這最後一次却是最危險的一次。）

第九章 亞歷山大的治道

統帥

因為戰爭，除了純粹的土匪行為以外，都是一種政治行動，也是一種政策的工具，所以「治道」(Statesmanship)與「將道」(Generalship)是關係極為密切的。雖然通常指導戰爭的責任是由一個政府與其統帥來分任，或者是在近代，又換上了一個參謀本部，但是對於亞歷山大而言，這些責任却是合而為一的，因為他一身兼任馬其頓國王和希臘同盟的盟主，所以他一個人擁有完全的政治性和軍事性的權威。他可以擬定自己的政策，並根據它以來發展其戰略，假使在其戰爭的指導中，若不是能夠那樣的發揮其作為政治家的天才，則無論在何可以想像的環境中，他的將道也都還是不會有那樣偉大的成就。所以在這一章和下一章中，我們將分別以治道與將道為題，其目的就是要想對於以上四章（第五、六、七、八）中的記載，加以簡明的綜述與評論。

亞歷山大是出生在一個革命的時代中，當時舊有的城市國家已經開始衰頹，有某些歷史上的最偉大思想家也都在想開出理想中的政治藥方，以來使這種制度起死回生。亞歷山大受過這些政治名醫中的最負盛名的一位的教育（按即為亞里斯多德），同時又在其父王，菲立普的現實化軍事學校中受過訓練。在他那個時代中，菲立普的將才也是蓋世無雙的。可是當他在二十歲的時候，一位刺客的匕首把他送上了御座時，他却立即走上了他自己所選擇的一條路線，並且開始發展一種大戰略(Grand Strategy)——那也是國家學(Statecraft)與戰爭學(Warcraft)的結晶。這種大戰略超越了其師傳的教誨，使其父王的偉大成功也顯得黯然無色，使文明的世界換了一個新的政治軸心，這更是那些哲學家所不會夢想得到的。

從亞里斯多德和他的父親，他學會了兩個具有無窮價值的教訓。第一個是完全錯誤的，那就是亞里斯多德的思想是要把人類分爲主人和奴隸兩個種類，並假定所有的人除了希臘人以外，都是屬於後一類的。第二個是絕對正確的，那就是非立普認清了在戰爭中，軍事力量並非一位將軍的唯一兵器，甚至於也不是最有効力的。

雖然偶然的，亞歷山大對於其敵人也會過份的野蠻，但他却從來不會犯過輕視敵人的錯誤。他承認他們也是人類，儘管在文化方面是不同的，但他們也像希臘人與馬其頓人一樣，具有同樣的美德和惡行。假使要想獲得比暫時性成功較多的任何事物，也就必須要有此種認識。雖然他一定明瞭其父王所慣於運用的「馬齊維里式」手段，也能够獲得高利，但是他同時却更認清了這是一種不安全的投資，因爲這些手段雖能獲得勝利，但在敵人的心靈中却會產生一種惡劣的印象，他們會感覺到他們的失敗是非戰之罪也，所以對於勝利者也決不會心悅誠服。此外，在恰羅尼亞之後，他自己在雅典所受到的歡迎也使他產生了一種不可磨滅的印象，在這個時候，他一定充份的認清了，其父親對於雅典人的寬大態度，所能產生的效果是任何殘酷或陰險的手段所不能比擬的。

當他剛剛即位時，其所處的情況是非常的危險，但他却終能應付自如，渡過了難關，此外還有他對於柯林士同盟的態度，凡此種種都足以證明出來，他雖然是年輕而又缺乏經驗，但他却已經具有一個老政治家的本領。雖然毀滅提貝斯的行動似乎是與上述的理論有一點矛盾，但是因爲提貝斯人在魯克特拉之戰以後，曾經毀滅了好幾個希臘城市國家，所以也有許多人對於亞歷山大的暴力行爲，反而認爲是一種公正的報應。儘管雅典人是與提貝斯人同謀的，但他對於雅典的待遇却完全不同，這可以表示出來其在外交手段上的機智，儘管其本性是很急燥的，但却也有特殊的自制能力。一定有許多的馬其頓人，勸他採取較強硬無情的行動路線，但他却深知雅典所代表的即爲希臘精神的精華，所以保存它的文化要比屈辱它，對於他本人是較有更大

的價值。在他一生當中，儘管雅典人曾經累次陰謀推翻他，但是他對於雅典人却始終採取安撫政策，因為只有雅典才是其偉大成就的王冕。

甚至於在其即位的初期，他就可能已經把他父王一生的最高成就，希臘同盟，只當作一種暫時性的方便工具而已。這種同盟，正像現代的國際聯盟和聯合國組織一樣，是用一種人為的親善，以來當作私利的外衣，理論上是政治性的平等，實質上却是勾心鬭角。可是作為一種政策的工具，他也像同盟的創立者，他的父親，同樣的了解其價值。這個同盟使他獲有一位似是而非的合法地位，若是沒有它的掩護，則希臘人也就沒有藉口可以承認他是他們的最高代表人。雖然作為是一個政治家，他充份的了解一種復仇的戰爭，對於激動羣衆感情而言，是具有極廣泛的心理價值，但他却也具有極敏銳的眼光，決不會幻像着以為任何有永久性政治價值的東西，是可以建立在仇恨的基礎之上。儘管如此，他却還是一直效忠於同盟的原則，直到其統治的末期，他才在不使其會員國太喪失面子的情況之下，利用其個人的「神化」，而使這個同盟變得有名無實了。

當他越過韃靼尼爾海峽時，其真正的目的是什麼，我們固然無法猜度，但是在他的大本營中包括着歷史、地理、動物、植物、礦物、以及其他各種科學專家，真是人才濟濟，由此即可以推斷其志不在小。他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解放在小亞細亞的那些舊有的希臘城市，因為自從居魯士的時代起，它們就已經受到了波斯人的征服。但是解放的本身也不過是一種政治目標而已，一旦達到了之後，又必然的會產生某些戰略後果。從他以後的行動上看來，即可以顯示出來亞歷山大對此是深有認識的。面對着波斯的財富及海軍優勢，除非愛琴海的兩側都是穩握在希臘人的手中，否則希臘本土也就永遠不會擁有安全的保障。解放是不够的，除非那些被解放的城市能够保障東愛琴海海岸線的安全，否則這種成功只不過是曇花一現而已。又因為這些城市本身並無力量能够達成這種任務，於是它們本身的安全又必須要加以保護，那麼唯一實際可行的方法就是向東推

進愛琴海上的疆界，使其達到哈里斯 (Halis) 河爲止。所以，從戰役開始時起，復仇的思想目標就早已爲安全的戰略目標所取而代之了。結果亞歷山大遂逐步向東發展，一直到整個波斯帝國被征服之後，其安全才算是有完全的保障。

因爲決定未來目標的因素就是安全，它吸引着亞歷山大走向了比斯 (Bos) 河上，同時也告訴他必須使用政治手段，否則即不可能達到目標。雖然他是一個馬其頓人，是用解放者的身份前往那些亞洲的希臘城市，但是它們的公民，就全體而言，却是相當的受到波斯人的優待，所以對於統治者的改變是否對他們更有利，自不免會感懷疑。但是在格拉尼卡斯會戰中大獲全勝之後，他就開始以自由的同盟國來看待這些城市，歡迎他們重建其原有的民主政治，免除那些城市的納貢擔負，到處重建舊有的希臘神廟，並用各種方法以來表示其對於希臘傳統的尊敬。所以這些希臘人不僅把他當作一個解放者來看待，而且更感覺到 he 好像是一位慈父，把他們當作是他久已喪失了的孩子來看待。

這種安撫政策很明顯的是早已經過長期思考的，它證明出來亞歷山大認清了許多政治家所完全忘記了一條真理：平民人口的善意爲軍事權力的精神基礎。（拿破侖對於這一點也所見相同。在聖海倫島上，他曾經說過：「我對於亞歷山大特別感到羨慕的地方，不是他的那些戰役，而是他的政治意識，他具有一種能贏得人民好感的藝術。他殺巴米尼安是一點都不錯的，因爲那是一位頭腦硬化的人，認爲不應該捨棄希臘的風俗習慣。亞歷山大去祭拜阿蒙神是一種極偉大的政治行動，因此他也就征服了埃及。」）基於這一條真理，所以在戰爭中必然的有兩條戰線，一條是外在的戰線，或是物質的戰線，這也就是將軍的領域；另一條是內在的戰線，或是心理的戰線，這也就是政治家的領域。在前一條戰線上是用兵器來進行戰鬥的，而在後一條戰線上，所用的却是思想的兵器，這也就是要用政治家對於敵國人民所採取的政策來表示。假使他的政策是想要逐漸的使他們脫離其原有政府的控制，換言之，也就是動搖他們的忠心，這樣也就可以逐漸的破壞敵方軍

事權力的精神基礎了。（波蘭的皮爾蘇德斯基元帥 (Marshal Pilsudski) 也認為這個內在戰線在所有一切的戰線中要算是最危險的一個。）

這種觀念的戰略重要性是決不可以低估的，因為若不建立一個內在的戰線，則亞歷山大僅憑着其所能運用的有限資源，是決不可能克服波斯的軍事權力，後者是與其廣大的帝國領土具有密切的關係。若是沒有友好的敵國人口，那麼他對於其所佔領的一切城市和省區，都必須留下駐兵，對於每一哩的交通線，也都必須加以保護，那麼在他尚未達到敵人的帝國中心以前，其全部的戰鬥兵力也就早已消耗完盡了。

這種安撫政策又不僅限於希臘人的亞洲城市。在萊地亞，因為沙爾地斯的波斯守將，米提里尼斯，不戰即向他投降，所以他給與以極光榮的待遇，並且准許沙爾地亞人和其他的萊地亞人恢復其舊有的法律，那是被居魯士所取消的。

在沙爾地斯，亞歷山大在另一個附帶的問題上也顯出了其政治家的智慧。當他前進時為了逐漸在他的後方建立和平與安定的秩序，所以波斯的原有行政體系是不應毀滅，當他在格拉尼卡斯會戰中獲得了勝利之後，他就命令卡拉斯為希里斯朗庭——費里吉亞省區總督，即可以表示他是有意維持這種制度。可是在沙爾地斯，他却又對於新任命的總督，就權力的上來加以嚴格的限制，以來確保其行政體系的安全。他不讓他們再控制財政、稅務、和軍事等權力。這本是早就應該進行的改革。波斯總督制度的最大毛病就是尾大不掉，這種改革可以算是對症下藥。作為是進一步的保險，在這個帝國中的一切重要要塞，例如沙爾地斯、臺里、加沙、皮魯蘇門、孟賈斯和巴比倫等，又都另外設有馬其頓人的軍事指揮部，並直接由亞歷山大大本人負責。

但是應該注意到他又並非採取一種刻板不變的行政制度。他對於每一個城市，地區或者省份都是根據當地的情況，來採取個別的解決。在卡里亞，他指派一位亞洲婦人，艾達，來做總督，在她死了之後，才改用馬其頓人。在腓尼基，除了臺里以外，他都維持其舊有的「城王」不變。在埃及他却廢除了波斯人的總督制

，改組了全部的行政體系，並指派一位埃及人爲行政首長。這種澈底的改革是另有理由的，因爲他在埃及是不僅被承認爲王，而且也更被認爲是神權的代表，所以勢必不能再繼續使用波斯的舊制，否則也就足以影響他的尊嚴。簡言之，作爲是一個行政家，亞歷山大除了恢復舊制以外，在時間許可的限度之內，他也儘量作改革的試驗，但對於任何經不起實際考驗的制度，他却決不堅持。

亞洲主人

在依蘇斯會戰勝利之後，亞歷山大的政策又開始進入了其第二階段，雖然在亞歷山大里塔隘路中，幾乎被迫居於一種不利的地位，但大流士却並不能擴張這種利益，反之以後在會戰中他却又可恥的逃走了，因此更足以使亞歷山大感覺到今後是不用再害怕他了。同時，在他圍攻臺里城之前，曾向其部將和同盟者致詞，從講詞中可以看出來，他正確的測想到，當大流士戰敗之後，即足以迫使腓尼基和賽浦路斯的艦隊撤出愛琴海，於是也就使斯巴達王艾吉斯喪失了波斯的海軍支援。因爲這樣也就足以增強其國內基地的安全，所以依蘇斯這一戰也使亞歷山大可以擺脫了其對於同盟的顧慮。不管他今後對其採取何種政策，他相信安提巴特爾都有能力將其貫徹。依蘇斯會戰之後，當大流士第一次要求他解放其母親、妻子和兒女時，他在回答中才第一次以「亞洲主人」(Lord of Asia) 自居，這可以表示儘管整個的亞洲雖還距離得很遠，但却自信這一次勝利是已經爲他打開了亞洲的門戶，朝着這個方向走去，將足以使其權威日益增大，終於超過其作爲同盟盟主和馬其頓國王的地位，而使他變成一位真正的大皇帝。

在孟費斯，他的加冕和他的「神化」又使他向這個目標更邁進了一步。雖然從他的部下眼中看來，這個加冕典禮只不過是表示埃及人對他的屈服而已，但亞歷山大這個人却具有一種神秘的心靈，他會意味到另外一種更深入的意義。所以他寧願越過幾百哩遠的利比亞沙漠，以去向那位已經收認他爲義子的天神去祈禱問卜。

。幾個月以後，他又在阿貝拉對大流士贏得了其第二次的偉大勝利，並佔領了巴比侖。他在巴比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在巴比侖人的心目中，變成一位替他們的神祇復仇的人。（註：作爲是一種政治工具，多神教是要比一神教較爲有利。因爲後者只承認一個神，而否認其他所有一切的神，所以是一種不合作而具有侵略性的宗教。前者却容許其教徒可以用自己的神去附會敵人的神，最後並能使双方的神祇締結同盟共存共榮。因爲如此，所以在臺里，在孟費斯，和在巴比侖，亞歷山大都可以很自然的去向當地的神祇犧牲上祭，這的確是一種巨大的政治利益。假使他是一位基督教徒或回教徒，則他也許就必須毀滅偶像，而侮辱那些異教徒了。對於他而言，一個思想性的宗教戰爭簡直是覆滅的。）

在巴比侖他徹底改變了他的政策。他以前所征服的地區，都可以稱之爲波斯帝國的「屬地」，換言之，那些在底格里斯河以西的地區中，其當地人民都並非伊朗人，所以他是很可以自居於解放者的地位。但是到了底格里斯河以東，他却進入了伊朗人的故鄉，在這個地區中的人民是效忠於波斯王室的，所以對於他們而言，解放的觀念也就變得毫無意義。這種心理戰爭，在過去雖然曾經獲得極大的政治效果，現在却已經不靈了。所以亞歷山大現在所遭遇到的不是一個柔軟的內在戰線，而是一個堅硬的內在戰線。他距離其基地已經有一千五百哩了，雖然他那時還不知道，但爲了征服整個的波斯大帝國，他還要再繼續前進二千哩。在以前，他的安撫政策和解放政策足以使其後方安定，所以其相當小型的軍隊是始終可以保持着完整，而不至於要分散其兵力。現在這些地區中的人口是效忠於大流士的，是無法滲透的，那麼又應採取何種對策呢？假使他在底格里斯河以東吃了一次敗仗，則他整個的後方（現有組織還是很鬆懈的）就可能發生全面的叛變。假使這些伊朗人的省區是表示敵意的，則他勢必要留下強大的駐軍以供鎮壓之用，那麼所剩下的兵力也許就不足以在會戰中保證勝利。那麼他又應怎樣辦呢？

他的辦法是很有道理的。因爲他既不能贏得人民，於是就決定設法爭取他們的領導人物。他不採用收買

政策——這是波斯人慣用的老辦法——這並不是因為他缺少金錢，不能使用這種政策，而是他感覺到這種手段是不光榮的，作爲是馬其頓的國王，而又是阿蒙所選定的神意代表人，他是從來不用這種手段以來爭取他的對方。他的辦法是不專用馬其頓人，而願意與其敵人共治天下，讓他們分享他的權威。他既然不能向人民號召，於是就改以其總督們爲爭取的對象。因爲他自己累戰累勝，而大流士則不僅每戰必敗，而且每次都是捨棄其臣下先行逃走，其畏怯的態度與他的神勇無敵，恰好成一個對比，所以那些波斯的達官貴人們都起了喪膽投明的念頭。他的這種招賢下士的辦法，恰好配合了那些人的私利；所以也就非常的有效。

那麼他又從何處開始推行其新政策呢？他的天才指出了這個工具。馬查斯本是敘利亞的前任總督，在阿貝拉會戰中曾經指揮波斯軍的右翼，充份的表現出來了其才能，現在正在巴比倫避難，當亞歷山大來到時，他就出來歡迎這個勝利者。若從亞里斯多德的眼中看來，馬查斯只能算是一個野蠻人，他只配做奴隸。但是自從他在埃及與哲學家沙蒙作了一次著名的談話之後，亞歷山大的學問遂又已經有了新的進步。他認爲勇敢實爲最高的美德，所以他就請馬查斯出任巴比倫的總督，這個人在幾個星期之間，還是他的死敵。

這真可以算是一種天才的決定，在古今戰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例子。收買和起用降將的例子固然很多，但勝利者這樣的立即重用失敗者，却是很少見的。這至少在理論上是說明了，在勝利後就不再分彼此，他是願意與對方的優秀人才共治天下。這種平等政策遂開始代替了舊有的解放政策。以後當亞歷山大前進時，凡是任何的總督若肯照馬查斯的先例，不戰投降的話，他就一定能够保持着其職位。至少在短時間之內，他是不會爲馬其頓人所取而代之。（有些學者認爲亞歷山大是想用通婚混血的手段，以來泯除波斯人與希臘人之間的差異。但亞歷山大應該會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因爲波斯人的數量對希臘人幾乎是二十比一。所以這種兩族通婚的政策並不是爲了要想混血，而是表示兩族中的優秀份子（最高貴的和最好的）是彼此立於平等的地位。）

爲了減少其政策中所含有的內在危險性，亞歷山大還是採用其在萊地亞所用過的老辦法，取消波斯總督的軍權，將其交給馬其頓人去接掌。直到他征服了索格地亞拉時爲止，他都還是繼續任命波斯人爲總督，此後他才又改用馬其頓人。這種措施的理由是極爲顯明：這種辦法的戰略價值已經不再存在了，他是正擬侵入印度，在那裡根本上沒有波斯總督可以爭取，所以他不是指派馬其頓人爲總督，就是修改其政策而與印度「土王」締結同盟，最顯著的就是塔克西里斯與波拉斯。當他從印度回到巴比倫時，他發現有幾個波斯籍總督乘他不在時濫用權力，於是就把他立即加以撤換。在他逝世的時候，留下來的波斯總督只有三位了。雖然這似乎足以證明出來，從行政的觀點上看來，用波斯人的政策並不能算是太成功，但就戰略的觀點上看來，這却是一種頗爲有效的臨時性措施。它使亞歷山大直到進入印度時爲止，都能儘可能的保持其兵力的完整，正好像解放政策在他達到底格里斯河以前，能發生同等的功效一樣。當他渡過了印度河之後，毫無疑問的是愈向東走就愈困難，他逐漸把較多的兵力以來作佔領城塞和保護交通線之用，等到他達到比斯河上時，已經感到兵力太少無法再向東進了。若非他過去曾經採取解放政策及平等政策，則這樣情況一定早就已經發生了。由此就更足以反證這兩種政策的明智。

大流士死後，戰爭的性質遂爲之一變。直到這時爲止，亞歷山大還只是一個外來的征服者；現在憑着征服的權利，他已經變成「大王」(Great king)，雖然因爲顯明的理由，他始終不會採取此種尊號，但他心中却早已承認伊朗人已經是他的臣民而不再是他的敵人了。他知道一個國家不可能永遠受到外國軍隊的征服，這也就是其偉大觀念的由來。他的帝國不是希臘的，不是馬其頓的，不是亞洲的，而是亞歷山大的。在這個觀念中已經不再有亞里斯多德思想的遺蹟，也早已超出了依索格拉底的想像之外，他從來不會夢想到亞洲人會與希臘人立於平等的地位共治天下。他突破了希臘世界的本觀念，而建立了一種新的世界觀。

自從大流士死後，平等政策又作了進一步的推廣。以前還只限於總督制度的維持，和任用波斯人爲官吏

而已，現在爲了表示尊敬其新臣民起見，亞歷山大又採用了波斯宮廷的朝儀，並服用波斯人的衣飾。這種創舉使許多非立普手下的老兵都大感怒惱。他們對於亞歷山大的兼併亞洲行動固然了解，但看到他以平等地位來待波斯人的時候，却不免感到頗不滿意。這樣遂使費羅塔斯、巴米尼安、克萊塔斯、和卡里希尼斯等人都先後遭到了慘死。若是換了一個意志比較不那樣堅定的領袖，則毫無疑問的就會半途而廢了。這些人只知道盲目的仇恨亞洲人，而不知道專憑希臘人或馬其頓人，是已經不能夠補充軍隊中的缺額，更不必談擔負補給行政的任務，以及駐防和維持交通線了，換言之，不利用亞洲人的力量，則他們的征服成果也就無法保持。這些人是屬於舊世界的，所以也就不應責備他們不了解新世界的觀念，這是只有先知先覺的亞歷山大才能了解的。

除了一種混合兵力的主要需要以外，那是在大流士死後不久，亞歷山大就已經開始招募的，在他的新政策中又還有另外兩個最強有力的工具，那就是他所建築的城塞，以及他所創立的金融制度。他認清了在其帝國之內，貿易是一種最有力量混合工具，因爲它可以使各色人等彼此互相發生接觸。在交換商品時，同時也交換了思想。城市又是貿易的中心，因爲在波斯帝國的東半部中城市很少，所以這種缺陷必須補足。他在交通（貿易）要道上，建立了許多新城，都一律定名爲「亞歷山大」城。除了埃及的亞歷山大港（那是設計用來當作一個商業中心）和亞歷山大里塔以外，其餘所有的新城都是位置在底格里斯河以東的。塔恩稱他爲古今歷史上的一位最偉大的城市建立者，有許多他所建立的城市到現在還存在。

它們與「希臘化」(Hellenization)運動並無直接關係，那只是其承繼者統治下的副產品。雖然亞歷山大的軍事性移民居留地 (Military Settlements) 的設計，主要的是爲了戰略目標而不是爲了貿易目標，但其中有許多也都發展成爲城市。它們也構成其偉大混合殖民制度中的一部份，通常都是由傭兵來駐防，而它們也更吸收流亡者和失業者。自從伯羅奔尼撒戰爭以來，這些人對於希臘都是一個難題，於是也因此而能獲

得一部份解決。根據斯塔波 (Sirabo) 的記載，在巴克提亞和索格地亞拉一共建立了八個這樣的居留地；賈斯丁則說是十二個。波里比亞斯說，繞着阿克巴塔拉的肥沃平原，曾經建立了一圈希臘城市（實際上即爲軍事居留地），以來保護其皇家牧場不受野蠻民族的侵略；而寇提斯也說在海爾卡尼亞 (Hyrcania) 與巴克提亞之間的奧卡斯河上，亞歷山大也建立了六個居留地。此外還有許多其他的居留地，最著名者爲康達哈爾 (Kandahar)，但有些是無名稱的，或是基地已不可考。

爲了要想發展貿易，亞歷山大又在印度與波斯之間建立海上交通，並命令在巴比倫與巴塔拉之間，建立巨大的港口與船塢。他也使底格里斯河的航行更爲暢通，改善克拉左米拉 (Clazomenae) 和艾里斯拉 (Erythrae) 的港口，並在波斯灣海岸上建立一個「新腓尼基」(New Phoenicia)。

爲了便於商品的交換起見，亞歷山大對於金融財政也作了革命性的改革。他在征服過程中獲得了大約二十萬臺侖的金銀，但大部份都是沒有鑄錢的，因爲東方的傳統政策都總是囤積貴重金屬以來準備應付未來的需要。但是亞歷山大的天才却告訴他，假使若能把這些金銀都鑄成錢幣，而讓它們去流通，即可以產生巨大的財富，於是未來的問題也自可解決而不必去擔心事了。在他奪獲了皮爾希波里斯所囤積的大量金銀之後，他就開始建立一個財政行政體系，命令他的財政大臣，哈爾巴拉斯，爲其首長。他命令把金銀條改鑄爲錢幣，向各省區流通，於是逐漸把用實物納稅的辦法，改變成爲用錢幣納稅的辦法。他又建立一種統一的幣制，使貿易大感便利。在短時間之內，其新幣的價值變成了世界上最高的。

此外，因爲國家的財產也就是國王的私產，所以亞歷山大又可以用私人贈與的方式，來使大量的金錢出籠。他把二千臺侖給與提沙里人和其他的同盟國；用二萬臺侖來爲軍人們償債，賜與其將領們一萬五千臺侖；在蘇沙舉大規模集體結婚典禮時，對於八十位波斯貴婦和一萬平民女子，都曾贈與以豐富的嫁粧。他又對於亞里斯多德致送八百臺侖的研究費，對於希法斯辛給與以一萬臺侖的治喪費。萊特教授 (Prof. Wright)

說：「亞歷山大對於古代世界的最大貢獻就是建立一個流暢的貨幣制度，結果使貿易大為發展，使希臘文明有了物質的繁榮，這是希臘人過去所從未享受過的。」

假使賈斯丁的估計是正確的，則在亞歷山大逝世時，其府庫中的儲金就已經減到了五萬臺侖，若是把七年來的賦稅和其所接收的二十萬臺侖合併在一起計算，那麼在他統治的七年期中，亞歷山大實際上應該已發行了總值二五〇、〇〇〇臺侖的貨幣。

在亞歷山大死後，他的貨幣經濟仍繼續對於埃及與希臘發生了明顯的影響。在亞歷山大的承繼者統治之下，到處都開始有了銀行的設立。這是一個極大的進步，誠如卡里 (M. Cary) 先生所說的，從地區經濟而進到了世界經濟。亞當斯密士 (Adam Smith) 在其「原富」一書中，對於銀行在貿易上的影響，曾經舉出極顯著的例證，這似乎是值得一提的。他說：「自從設立了銀行之後，格拉斯高 (Glasgow) 城的貿易在十五年之內增加了一倍。自從在艾丁堡 (Edinburgh) 建立了兩所公立銀行之後，蘇格蘭的貿易差不多已經增加了四倍以上。」

亞歷山大把波斯的藏金拿出來流通，其對於希臘世界的影響，又可以用另外一個例證來說明，那就是克乃武 (Robert Clive) 對於印度財富的解凍。其效力也是立即的和驚人的。在一七五七年以前，英國的棉紡機還是幾乎像印度一樣的原始化。可是突然的一切都改變了。一七六〇年飛機出現了，一七六四年有了哈格里費斯 (Hargreaves) 的紡紗機，一七六八年又有了卡特萊特 (Cartwright) 的動力織布機。但是亞當斯 (Brooks Adams) 却說：「雖然這些機器可以供時代加速運動的發洩，但它們本身却並不能產生加速度。發明本身還是消極的，有許多重要的發明都會冬眠達幾個世紀之久，必須等待累積了足夠的力量，才能使它們發動。這種力量就應用金錢的形式來表現，但不是囤積的，而是流動的。」（見所著「文明法則與衰頹」一書。）

「在亞歷山大的戰爭中，過去東西間的舊有障礙物被取消了，在以後一代人的時間中，有成千累萬的希臘貿易商和藝術家進入了新世界，到那些新的希臘城市中去找他們的幸運，這些城市真是像雨後春筍一樣的從地面上鑽了出來。這樣的，兩個原先分立的圓圈遂逐漸合而為一，而變成了一個單一的經濟圈。當西地中海被吸入了東方的偉大革命軌道之內以後，遂終於建立了一個世界商業，把全部的古代世界都包括在內，從西班牙以達印度，經由中亞細亞以到中國。這種發展一直到羅馬帝國才完成，但其基礎却還是亞歷山大的征服印度。」（見威爾肯所著的「亞歷山大傳」）。

人類的協調者

雖然亞歷山大對於波斯帝國的征服，其新建的城市與經濟改革，是足以導致希臘王國的興起，再經過羅馬帝國對於它們的吸收，遂終於奠定了歐洲文化與文明的基礎，但其平等政策的其餘部份則都只不過是曇花一現而已。必須要有相當長久的時間，而且還要有幾乎像他一樣能幹的繼承人，然後這種政策才能結果的。民族的精神是太強烈了，不能容許它們在其一生的短促時間中生根長大。在其統治的末期，亞歷山大似乎已經有見及此，他發現了除非其混合帝國，除了他本身以外還能有一個較永久性的焦點，那麼在他死亡之後，這個帝國也就會變成碎片了。當他逝世的時候，他並不會指定一個繼承人，也許他那時正還是春秋鼎盛，自以為還可以有充份的時間，以來親自為其帝國建立較垂久的基礎。

有許多史學家部份的，或全部的，相信狄阿多拉斯的上述說法：在他派克拉特拉斯率領一萬名退役老兵返回馬其頓時，亞歷山大是要準備出發征服迦太基和地中海盆地，於是統一了其當時的整個世界。塔恩却否定了這種說法，認為那個計劃是後人偽造的。因為在他逝世時，亞歷山大對於波斯帝國都還不會完成其征服工作——從比斯尼亞 (Bithynia) 到裏海之間的地區尚未馴服，並又已經恢復了其獨立——假使他還要想去

實現狄阿多拉斯的計劃，那他簡直是太不愜意了。此外，他對於旁遮普地區的控制是只是有名無實的，而且他也知道在比斯河以東還有人口稠密的土地之存在。假使他還想在服更多的地方，則他必然的會先東而後西的。所以塔恩認為這種說他的目標為支配全世界的說法，實為後人所杜撰的，假使當時他還有更進一步的計劃，那麼應該就只是征服裏海及阿拉伯海地區，及統一其帝國而已。

有兩種考慮足以指明其對於統一的關心；他個人對於其帝國和其勢力範圍內國家所居的地位；他在阿皮斯的祈禱。

他的個人地位是異常複雜的。在馬其頓他是專制帝王而非立憲制度的國王；在埃及他是專制帝王和天神；在亞洲他是皇帝而非天神；在希臘他是天神而非皇帝；在印度則是一個封建的大君。在他的統制之下，小亞細亞的希臘城市是自由同盟者；在腓尼基的那些城市國王則是臣服的同盟者；在提沙里，其對於同盟的領袖地位又不過是一種終身性的任命而已。此外還有許多其他的複雜關係，但上述種種即已足以證明要想鞏固其帝國，則所要者還不僅是馬其頓與波斯兩個民族的合作而已。這兩個民族的融合已經是一種極困難的工作，可是即令這個目的能夠達到，但也還是不能將所有的民族合為一體，因為根本上缺乏一種共同的觀念，來作為一種吸引所有各部份的磁石。

亞歷山大的問題，從根本上說來，與最原始的基督教會後來所面臨者並無二致。其中心思想即為要建立一個統一化的社會，使所有的人在精神上都是立於兄弟的地位上。他在阿皮斯所作的祈禱即代表這種思想。第一點他認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第二點他覺得他自己有一種神意的任務，使這個世界上的一切的人類都能和平共榮，共享太平之福。這當然是一個夢想，但這個夢想却比其一切的征服都更偉大。

第十章 亞歷山大的將道

天才

雖然在戰爭中沒有兩個戰役或會戰是會相同的，而所有將領的才能也都各有不同，但是有一個因素使古今天的「名將」(Great Captains)形成了一個共同的階級；那就是他們的天才，又因為天才是無定形的，所以要想測知其深度和度量其高度，唯一的辦法就只有出之於比較。要想企圖作如此複雜的比較研究，這種任務當然是越出本書的範圍之外了。那也許需要寫一部專書才行。但是對於這種將道的主要彈簧(Mainspring)，却又是略有略加分析之必要，因為使其軍隊獲得了靈魂，並使他那個時代的整個世界大感震驚的因素，就還是亞歷山大的天才。

拿破崙為古今名將中的一個傑出份子，毫無疑問的，他也有那種作為是將道主要彈簧的天才。當他在聖海倫島上對蒙索侖(Montholon)談話時，他曾經說過下面一段名言：

「將領的個性(Présence)是必不可少的，他就是頭腦，他也就是全軍。高盧人不是為羅馬兵團所征服的，而是為凱撒所征服的。使羅馬感到戰慄的並不是迦太基的軍隊，而是漢尼拔。侵入印度的不是馬其頓的方陣，而是亞歷山大。達到威塞河和茵河的不是法蘭的陸軍，而是屠雲尼。在七年戰爭中，普魯士面對着歐洲三大強國而仍能自保者，這不應歸功於普魯士的軍人，而應歸功於菲德烈大帝。」

賈克遜(Robert Jackson)為一位英國將官，他在一八〇四年曾經出版過一本奇書，叫作「對於軍隊組織、紀律、經濟的綜合研究」，他對於戰爭中精神因素的分析，是要比克勞塞維茲高明得多了。在這本書中他會有下述的一段文章：

「在不同時代中曾經震驚世界的征服者及名將當中，亞歷山大大帝和瑞典的查理士十二世要算是最特殊的；他們要算是最有英雄氣質和最非常的人物。一支由亞歷山大或查理士所率領着的軍隊，其性質都會起了變化，它會分享他們的精神，對於危險會喪失感覺，會變得異常的英勇。」

此外，賈克遜又指出古往今來，企圖推動軍隊來達到他們的任務，其方式就不外兩種：一種是依賴嚴刑峻罰，使部下畏威；另一種就是依賴「慈愛的印象」，而使部下懷德。可是他又再補充着說：

「經過了無數次的試驗，又發現一位指揮官長僅憑純粹的恩威，還是不足以使其部下在各種不同的戰爭環境中都能踴躍用命。畏懼與愛戴還只是一種掩護，在它們的後面還應有天才的精神，那却是深不可測的。因為不管一個指揮官是寬厚還是嚴厲，但除非因為某種神秘的原因，而使他成為敬服的對象時，則他在其部下的心目中就還是不會產生一種偉大的印象。所以，使部隊發生感應者只有憑藉指揮官的一種超級的和不可測透的天才。指揮官的性格像一面鏡子一樣的站在部隊的前面，當它是明亮和不透光時，才能產生反射作用，反之若是鏡面已磨糊或透光，那麼就不能產生這種作用了。所以一位指揮官也是一面鏡子，想能夠激發其軍隊，則他本身必須是不可以測透的，但除非他能具有特異的天才，否則也就可以為人所測透。一位特異的天才不知道其自己的權力究竟有多深多大，所以傍人也就更無法知道和衡量了，所以它能控制部下的注意，使他們在實際或理想上，獲得一種保護，足以使他們對於恐懼產生一種安全感。」

賈克遜對於天才的重要性是如此的推崇，他在其著作中的最後兩頁中又曾經有過下面一段分析：

「一種智勇兼備的天才，從將領的性格中表現出來，而使全軍的行動都一律受到其感召和激發……它使部下具有一種優越感，使每個人感覺到他在精神上已是已經與其指揮官成爲一體了。這種精神上的優勢不久也就會變成一種現實。所以在戰爭中能够保證成功的不是戰鬥計劃的枯燥機械化智慧，而是領袖的活躍生動精神。……所應注意的，在世界各國中對於戰爭藝術有修養的優秀軍官爲數是極多的，但是真正的軍事天才却

是非常的稀少。這不是任何人力所能培養出來的，誰也不能擬定一套製造天才的計劃。戰爭中的天才，也像一位天才詩人一樣，他是獨來獨往的，他是生而知之者，學問對於他只能更加改進而已。……這種不知道畏懼，不怕危難的精神才是一個軍人的靈魂。軍人把他的眼睛固定在勝利之上，這是一種熱烈的意志而不是理智。這也就形成了所謂天才——一種至高無上的天才。」

我們爲什麼在這裡儘量的引述賈克遜所說的話，其原因是在著者所知道的軍事作家當中，對於名將天才所作的分析，能够這樣具有真知灼見者，他要算是獨一無二的。他的分析可以解釋爲什麼亞歷山大能够爲人所不能爲，他的成就就是當時其他的人所夢想不到的。神話中的英雄沒有一個人能與他相比。

戰 略 家

「戰略」(Strategy) 一字的原文本爲“Strategos”，意即爲將軍的藝術。在十八世紀開始時，才開始加入在軍用語彙之中，以來表示在純粹有限戰爭時代中的那些流行的有條理運動，前進及背進等。今天，在多數的詞典中，它的定義都是被當作一種設計和指導軍事行動的科學或藝術。拿破侖戰爭與二十世紀的戰爭是完全不同的，其簡單的程度還是使它與亞歷山大的戰爭有相當的相似之處。在拿破侖戰爭之後，克勞塞維茲對於戰略曾經擬定了一個定義如下：

「戰略就是要使用戰鬥以來達到戰爭的目標，所以它要對全部軍事行動給與一個目標；而這個目標又必須與戰爭的目標相符合；換言之，戰略形成戰爭的計劃，而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它要連起一連串的行動以導致最後的決定，那也就是說它擬定個別戰役的計劃，並管制在每個戰役中所要打的戰鬥」。

他又補充着說，在它的最高點上，戰略是接近政治科學的邊緣，……或者也可以說二者變成了一體。

亞歷山大也像克勞塞維茲一樣，深知用戰鬥以求在戰爭中達到目標的道理。但是他在所謂「目標」的定義

方面，却有完全不同的觀念——那也就是指戰爭的目標或目的而言。在克勞塞維茲的時代中，二十世紀的民主觀念還不會打進人類的心靈，在這種觀念中，戰爭的目的不僅是在軍事上，而且還要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社會上來殲滅敵人。對於克勞塞維茲而言，戰爭是軍事力量之間的衝突，這種力量保護着双方的平民人口，每一方面都有一個政治目的，當那一邊獲得了決定性勝利之後，失敗的方面也自動的求和，於是勝利者的政治目的就可以用一個談判而成的條約來達到。但是亞歷山大的目的却不是要迫使大流士接受某種條件，而是要奪取他的帝國，假使其征服是對於他有利的，則他不僅應擊敗波斯陸軍而且更應有波斯人的心目中獲得承認。和談的問題是不在考慮之列的，所以在依蘇斯會戰之後，大流士的求和行動只是徒勞而已，因為亞歷山大的目的是征服，並且只希望消耗最小量的力量，和使波斯帝國本身只受到最小量的損失和破壞，所以他的政策限制和調節了他的戰略。

根據波里比亞斯的記載，有一位叫作依夏斯 (Alexander Isus) 的演說家對於馬其頓的菲立普五世 (公元前二二一——一七九年) 曾經發表一篇講詞。他說菲立普避免與他的敵人作正面的戰鬥，而把他的時間用在燒搶城市的工作上。他又補充着說：

「可是馬其頓過去的國王們却從不採取這種計劃，其行動却正好相反：因為他們總是彼此野戰，但却很少去毀滅城市。亞歷山大在亞洲對大流士的戰爭，以及其承繼者之間的爭鬪，都足以明白顯示出來這個事實。……他們寧願彼此公開的會戰，並儘量用武力來打倒對方，但是他們却不去毀滅城市，因為他們在戰勝後可以順利的接收它們，而受到其人民的敬服。但是假使一個人放棄了戰爭的本身，而去毀滅戰爭的目標，則似乎是一種瘋狂的行爲，而且更是最野蠻的瘋狂。」

因為亞歷山大的目的是征服，而不是報復或破壞，所以依照賈斯丁的說法，當他前進追擊敵人的時候，他儘量告誡其士兵不要騷擾亞洲的地方，他告訴他們說這都是他們自己的財產，應該愛護而不應自己去毀壞

它。威爾肯也指明出來，他對於軍隊的恩賞是非常優厚，這也許就是爲了作爲禁止他們搶劫的補償。從政治性的理由上來，他認爲這是有必要性的。其戰略目標是要想贏得偉大的會戰，其政策目標却又是安撫而不是觸怒其敵人，所以也就限制了其所想要打的會戰次數。在沙拉米斯會戰之後，提米斯托克利斯 (Themistocles) 曾經向雅典提出下述的建議，在觀念上是與亞歷山大的政策頗爲接近的：「我自己親眼看見過，也會經聽到許多人說過，有許多已被敵人擊敗的人，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中被迫再作困獸之鬪，結果却反而轉敗爲勝了。」在魯克特拉之戰以後，菲拉的賈遜 (Jason of Phrae) 也曾對於提貝斯人作同樣的忠告：「這是值得你們思考的，敵人若是被迫放棄了生活的希望，則必將作困獸之鬪；而天道却好還的，它似乎總是歡喜使小的變大，大的變小。」

因爲亞歷山大是希望儘可能的達到不流血而征服的目的，所以他對於波斯軍隊與波斯人民之間，畫了一條極顯明的界線；擊敗其軍隊爲其戰略目標，而贏得其人民則爲其政治目標。前者爲達到後者的手段，因爲只要波斯的野戰軍還存在時，則決無確實的把握足以使其人民願意接受他。亞歷山大是深知「戰爭僅爲政治關係的一部份，所以它本身決不是一個獨立的東西。」

塔克提卡斯 (Aenias Tacticus) 也曾說過：「假使在變成一個城市的主人之後，若採取暴虐和野蠻的態度，則將會使其他的城市都變得具有敵意，於是戰爭的前途會變得日益困難，而勝利也更難於獲得，因爲人類若害怕投降後所遭遇到的惡運，則他們也就會變得勇敢起來，準備背城借一了。」

在他說明了其戰略定義之後，克勞塞維茲就進一步列舉出來比較重要的戰略原則；這也是值得加以引述的，因爲亞歷山大在前而克勞塞維茲在後，他當然不可能知道這些原則，反之，亞歷山大的事蹟却也許使這位日爾曼的軍事理論家獲得一些有益的啓示。

克勞塞維茲說，在戰爭中有三個主要的目標：

(a) 征服及毀滅敵方的軍事力量。

(b) 佔有侵略的物質因素，以及敵軍的其他生存資源。

(c) 爭取公眾意見。

第一個目標是不必再說明的，只要記着格拉尼卡斯，依蘇斯，阿貝拉和海達斯波斯四大會戰就够了。

第二個目標也同樣不需要說明，因為一旦亞歷山大已經奪獲了波斯人在蘇沙和皮爾希波里斯的國庫之後，他就使大流士不再有任何重要的工具以來招募新的兵力了。此外也使大流士不能用賄賂的方法來使其敵人的後方製造叛亂。在亞歷山大的時代中，這種所謂主要的物質因素不是「主要的城鎮、兵工廠、和偉大的要塞」，而是黃金與白銀。

依照克勞塞維茲的說法，必須先獲得偉大的勝利，及佔領敵方的首都，然後才能獲得公眾意見的擁護。

雖然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中，佔領了敵人的首都，通常是足以使戰爭告一結束（一八七〇年，巴黎被佔領，雖不會使法國就投降，但是一九四〇年却立即發生了效力），但在古代，除了羅馬以外，嚴格的說來是並無首都之存在（在卡納會戰之後，漢尼拔若能佔領羅馬，則他也許即能使第二次迦太基戰爭立即結束），反之却只有城市國家與皇宮所在地而已，例如巴比倫，蘇沙和皮爾希波里斯。（公元前四八〇年，克爾克斯會經佔領雅典，並不會使戰爭結束，同樣的，亞歷山大雖曾佔領巴比倫，蘇沙和皮爾希波里斯，結果亦復相同。）除了兩個城市國家之間的戰爭以外，佔領了城市或皇宮都不能使戰爭告一結束，所以誠如本書中所一再指明出來的，亞歷山大遂採取了一種向敵方民間滲透的觀念。今天的俄國人也是採取這種觀念。

克勞塞維茲接着又列舉其五個戰略原則：

第一點，也是克勞塞維茲認為最重要的，就是「使用我們所可能集中的一切力量。」

「第二點就是集中我們的力量……在準備作決定性打擊的點上，甚至於不惜在其他的點上甘冒不利的危

險，以求在一個決定點上確保戰果，在那一點上的成功即足以抵補在所有其他次要點上的失敗。」

「第三個原則就是不要喪失時機……迅速的行動可以使敵方的許多措施尚在萌芽時即被打銷，並也能使公眾意志變得對我方有利。」

第四點爲奇襲：「……它是最强有力的制勝因素。」

最後第五點是：「應傾全力來追隨我們所已經獲得的成功，追擊失敗的敵人爲獲得勝果的唯一手段。」在我們已經對於亞歷山大的將道作了完整的紀錄之後，而又因爲這些原則是準備要在下一節中去加以詳細的討論，所以在此處只需概括的指明，亞歷山大也正像克勞塞維茲一樣的重視這些原則。

不管是整個或是部份的戰爭，在所有的戰略問題中一定有兩個主要的戰略因素——建立安全的基地及交通線。前者好比一座房屋的基礎，它們必須是相當的堅固，才能承受建築物的重量；後者好像是「鷹架」(Scaffolding)，它們使建築工人可以與地基保持接觸，並且逐步的把泥水匠所需要的物資供給他們使用。假使基礎下沉了，則建築物也會隨之而倒塌；同樣的若是鷹架倒毀了，則必須將其重建之後，始能再繼續進行工作。

假使把一個戰爭或戰役來與建築物相比較，則基地（卽其起點）的重要性也就馬上可以顯明的表示出來。任何其他的將軍也許都不會比亞歷山大對此能有更深刻的認識。第一步；他發動了其多腦河戰役，和毀滅了提貝斯城，以來建立一個安穩的國內基地，那也就是其最初的或主要的基地。多腦河戰役是一種戰略性的行動，其目的爲建立一條安全的北疆；毀滅提貝斯爲一種政治的行動，其目的爲建立一條安靜的國內戰線。它們之間是相輔相成的；前者使在希臘以內的反馬其頓黨派，不能再利用馬其頓的邊患以來作反叛的行動；後者用暴力的行動使希臘境內的反對份子有所畏懼，不敢輕舉妄動，這樣也就使戴內斯人和依里芮亞人不能再希望乘着希臘內部的叛亂，以來作犯邊的企圖。這兩個行動聯合起來遂使終亞歷山大之世，馬其頓基地的

安全都能確保無恙。其次，亞歷山大又在愛琴海的東岸上建立其作戰基地，在他尚未繼續東進之前，其在格拉尼卡斯的勝利即足以確保這個基地之安全。但這却不足以確保其作戰基地與國內基地之間的海上連繫，因為制海權還是在他敵人的手中。所以當在哈里河以西已經不再有波斯的軍隊足以阻止其前進時，他的戰略目標就變得是要想打擊敵人的海軍基地，其最重要者就是位置在腓尼基和賽浦路斯兩個地區之中。他在圍攻臺里之前，在其對諸將的訓話中即會明白的說明其戰略思想。因為他心中顧慮到其國內基地的安全，所以亞歷山大曾經說過，「我害怕假使我們向巴比倫前進以來追擊大流士，則波斯人就會再度的企圖征服濱海地區，並把戰爭帶入希臘的境內。」臺里人雖然表示願意對他不存敵視的態度，但還是不夠，他對於臺里與埃及還有佔領之必要，因為必須如此，於是對於希臘和其本土才可以無後顧之憂。他同時也看出來，當腓尼基的城市受到威脅時，則腓尼基艦隊投效他的可能性也就極大，於是即足以使他獲得海上的「絕對主權」了。所以他的戰略目標還不僅只是使敵人喪失其海權，而且同時自己還想贏得海權，並因此而控制東地中海，並一勞永逸的使其國內基地和其在亞細亞所征服的地區都能獲得安全的保障。必須等到這些目的達到了之後，他才認為他自己是可以自由再繼續對大流士進行陸上的作戰了。

同樣的，以後當他贏得了阿貝拉會戰時，他又是暫時放棄了其對於敵人的追擊，而先去打擊敵方軍事權力的「物質」性基礎；他首先佔領巴比倫，其次又奪獲存在蘇沙和皮爾希斯波里斯的財富。有了這些財富在手中之後，其所居的地位就真是勝敵而益強了。由此又可以認清亞歷山大的戰略是以增強其自己的權力為目的，其手段並不是毀滅敵方權力的基礎，而是接收它們。在波斯艦隊已經落入其手中之後，接着波斯的財富也同樣的落入他的手中。他已經變成了亞洲的大財主，而大流士却已經破產了。

在大流士死後，其第一個行動又不是立即追擊那個篡位自立的比沙斯，而是先征服在艾爾布爾茲山地中的部落民族，以來確保其後方的安全——也就是其最前進的基地。在這些工作完成之後，他才出發追擊比沙

斯，但當他一聽到沙提巴爾查尼斯叛變的消息之後，他又立即暫停這個追逐，以來重建其在後方地區中的權威。在索格地亞拉他也採取了同樣的戰略。在比沙斯被捕之後，他又突然的發現他自己居於一種極困難的窘境。希皮塔米尼斯的叛亂不僅威脅了其在馬拉康達的基地，而且也奪去了居魯波里斯與其在賈克沙爾提斯河的七個邊境要塞。他是夾在兩處森林火災之間——那麼應該先撲滅那一方面呢？他是否應轉身先撲滅希皮塔米尼斯呢，他是這次叛亂的禍首？不，他必須首先鞏固其作戰基地，換言之，即應先重佔居魯波里斯等據點，並擊敗賽提亞人。等到其後方已經安穩之後，於是他才可以自由的去解決希皮塔米尼斯。以後，他又還是採取同樣的基本戰略。當他已經佔領了在西華河谷中的部落民族城市之後，他並不立即進攻他們在阿爾拉斯的堅強要塞，反而先向南進入皮夏華爾河谷，以來建立一個穩固的作戰基地，以便在對阿爾拉斯作戰時交通線可以不受阻礙。不久以後，當他尚未進攻波拉斯以前，又還是先在塔克西拉建立其前基地。

值得記憶的是亞歷山大用來鞏固比較重要基地（即掩護廣大地區者）的手段，都是政治性重於軍事性的。它們的行政體系是曾經加以慎重的組織，重建其和平條件，刺激其貿易發展，所留下來的駐兵都是警察兵力和殖民者，而不是佔領軍。當他的征服地區逐漸擴大時，他的帝國也逐漸成形，他一面進行戰爭，而一面也贏得了和平，並且利用交通體系將其全部合為一體。（在西班牙內戰中，佛朗哥也會採取同樣的手段，每逢克服了一個地區之後，就立即使其恢復和平的情況。）

在今天，戰略是與交通——道路、鐵路、河川、運河、海洋、和空中——具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在一個沒有地圖的世界中，一切的交通都只限於少數的商隊路線、和無數的小徑時，其戰略問題實在是很難於想像的。在希臘除了重要都市附近以外，根本上就沒有正式的道路，在亞歷山大與其承繼人的朝代中，都不曾有過建築道路的紀錄。（從很早的時候起，羅馬人就深知道路的重要。但其最早的一條大路也還是到公元前三二二年才修建的，即為在羅馬與卡普（Capua）之間的艾皮亞大道（Via Appia），不過照本書第四章中的記

載，從大流士一世的時代起，在波斯帝國中即已有某些主要道路的存在，可能從愛琴海上的艾費沙斯起，經過沙爾地斯、巴比倫、艾克巴塔拉、和巴克特拉，有一條大路一直可以通到塔克西拉。這一條大路即為亞歷山大的交通軸線——一種古代的西比利亞鐵路。）

除了這一條大路和一些支路以外，亞歷山大又還有海運之便，在戰爭開始時，安提巴特爾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要使韃靼尼爾的交通線不被切斷。在臺里破攻陷之後，對於愛琴海的威脅也消除了，這個責任又改由費羅克斯尼斯 (Pitoxenes) 來擔負，依照普魯塔爾赫的記載，他的官銜為「小亞細亞海岸線總督」，實際上，比較合式的頭銜應為基地指揮官。他的司令部設在艾費沙斯，即為主要交通線的西端頂點，他在那裡集中補給品和從馬其頓和希臘遺來的補充人員，並將他們轉送給亞歷山大。當蘇沙被佔領之後，亞歷山大又指派米尼斯 (Menes)，指揮在腓尼基與西方之間的海上交通，當提沙里部隊服役滿期之後，他又命令從海上把他們由敘利亞運往歐波亞。最後到其統治將終之時，亞歷山大又在忙於開闢巴塔拉（在印度河上）與巴比倫（幼發拉底河上）之間的海上交通線，以便幫助他控制印度。

從西至東，以主要大道為樞軸，亞歷山大將其陸上交通分成幾個區，每一個由一位軍官負責指揮。最西面的一個區包括小亞細亞在內，由安提果拉斯 (Antigonus) 負責，其司令部設立在費里吉亞的西萊拉 (Celaenae)。在其東面的一區，可能是到米希德 (Mehed) 或希拉特為止，首先由巴米尼安指揮，以後又改為克林德爾 (Cleander)，司令部設在艾克巴塔拉。再往東可能即為巴克提亞地區，再往東去即為印度地區，不過對於這兩個地區却已經沒有什麼記載了。

雖然我們對於亞歷山大的交通組織已經不知道其詳細情形，但是從其補充和補給可以源源送達一點上看來，可以想見它是有高度組織的。沿着主要的大道，設立了許多的倉庫，其間的距離都是一天的行軍里程。此外，對於波斯的驛站制度不僅繼續使用，而且更已改良。根據普魯塔爾赫的記載，當亞歷山大在沙馬爾

康德 (Samarkand) 時，有些人曾經從海邊把希臘的水果送到了御營之中——這個距離是在三千哩以上。很巧的，這些水果也正是克萊塔斯送命的間接原因，因為亞歷山大看到這些水果是真美麗而新鮮，就請克萊塔斯等人來與他共進晚餐，結果在酒醉之後，遂釀成了親手殺死其救命恩人的悲劇。

在其亞洲戰役中，亞歷山大只有一次曾與其國內基地喪失了接觸，那正是僅在依蘇斯會戰以前的二十四小時。他的補給體系曾經破壞，那也只有有一次紀錄，那是在他越過吉德羅西亞 (Gedrosia) 的行軍途中。由此可以反證其大本營中的參謀業務實在是很優良。

他雖然缺乏地圖，但却有一種高度組織的情報工作。對於他所想要征服的國家，他總是事先嘗試獲取一切有關情報，在他的行動中從來沒有盲目的冒險。他也像拿破侖與威靈吞一樣，只要有可能的話，他總是親自去觀察一切，若從他的行動上看來，他一定也同意拿破侖的說法：「一位將軍若透過他人的眼睛來看事情，則他對於軍隊的指揮也就決不能如理想。」實際上威靈吞的話也好像就是他所說的一樣：「我能成功的真正原因就是因為我總是在場的。我親眼看見一切，並親自做一切的事情。」假使這不可能，這也是常有的事情，他就總是站在敵人的立場上來考慮一切，從敵人的眼中去看情況，並推測他的意圖。雖然他是歷史的著名勇將之一，但是他卻從不作盲目的投機，其一切冒險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戰 術 家

作為是一個戰術家，亞歷山大的最大資本即為其從父親手中所承繼得來的軍隊。若沒有這支兵力，則他雖有天才，又還是無法完成其征服的偉業——這種工具是恰好配合其戰術。其詳細的內容已見本書第二章，在這裡只擬對其組織略加以檢討，因為是以此種組織為基礎，亞歷山大才能發展其戰術。

在其巨著「戰爭論」的第一頁中，克勞塞維茲曾經說了一句非常簡單而又深奧的話。那就是說「戰爭者

無他，不過就是一種大規模的決鬥而已。」他認為戰爭很像兩個角力家 (Wrestlers) 之間的搏鬥，實際上兩個拳師 (Pugilists) 之間的搏鬥似乎是一種更適當的比喻。假使是如此，我們若從兩個徒手者之間的最簡單戰鬥形式中，來觀察戰鬥的要點。那麼它們就是：思考、防護、運動和打擊。

在雙方尚未開始搏鬥之前，每個人都應考慮到如何才是擊倒對方的最好方法，雖然在戰鬥的過程中，他可能會被迫改變其方法，但他應永遠不放棄他的目標。在開始時，他應採取守勢，直到他把對方的本領摸清楚了的時候為止。其次，他在守勢掩護之下，改向前進，最後移動他的脚步，仍在守勢掩護之下，採取攻勢而企圖將敵擊倒。用軍事的術語來說，這四個主要的戰術因素即為：(一)目標或目的，(二)安全，(三)機動，(四)勢。

假使兩位拳師都是精通武藝的，他又應該認清下述三種加重因素的價值。他們必須節約其體力，於是不至於過早的就感到匱乏；他們應集中力量以來打擊所選定的決定點，他的左右膊，或是太陽穴；而在整個搏鬥中，又都必須隨時奇襲敵人——換言之，乘其不備，出其不意，使其防不勝防。用軍事術語來說，這三個加重的因素即為：(一)力量的經濟(節約)，(二)力量的集中，(三)奇襲。

以上述的初淺分析為基礎，現在就可以來考慮非立普的戰術組織了。它是分為三個部份，不僅是像慣例一樣，總是一個方陣，再在側面上加上兩支騎兵掩護部份；而是一個方陣再加兩條戰鬥的「臂膀」，它們都比驢幹具有更多的機動性，這兩條「臂膀」都可以用來防禦或打擊，其中右臂又比較更強有力，因為亞歷山大是決定把他的打擊力量集中在這一方面。他的軍隊是一個巨無霸性的拳師，而在一個高明的領袖手中，它也可以像拳師一樣的搏鬥——不管它是有意義的，偶然的，還是試驗出來的，那都無關大雅。

唯一值得注意之點，雖然在城市之間的戰爭中，打擊主力幾乎完全是步兵，可是非立普却決定改以騎兵為打擊主力，這不僅是因為騎兵要比步兵具有較大的機動性，和比較易於迅速打擊在決定點上，而且在古今

的歷史上，騎兵的衝鋒也都多少具有一種不可抗的恐怖效力。步兵通常總是害怕騎兵的踐踏——所以騎馬的警察要比徒步的警察更爲有效。換言之，只要騎兵能够衝鋒，則兩個動物——人與馬——聯合起來所產生的精神效力，再加上機動性，就自然是任何步兵所不能比較的。

在多數的軍事教科書中，尤其是所謂「野戰教範」(Field Service Regulations)中，通常總是列舉出來一套所謂「戰爭原則」的東西。克勞塞維茲所列舉的五條是已見前述。此外對於這些所謂原則者也還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但實際上這不過是幾顆釘子，用來懸掛我們的戰術思想，它們也並非絕對性的，偶然也可以完全棄置不顧，但是從軍事史的研究上看來，要想捨棄它們則必須先經過深思熟慮然後可。它們應該是一種主要的「指南」，而並非「原則」，照著者看來，最簡單和最有用的觀念就是從上述的七種戰術因素所引伸出來的——目標、安全、機動、攻勢、節約、集中、和奇襲。此外它們對於戰略(在計劃中的動作)和戰術(在行動中的動作)也都同樣的適用，這兩個名詞之間是並無嚴格的分界，因爲其內容是互相流通的，而共同組成一種戰爭的藝術。誠如柯齊格魯上尉(Capt. Coehne)所說的話：「在偉大的戰鬥中，他總是想儘量打擊人家而己不受打擊，這也就是戰爭中必須解決的唯一問題。」若能對於亞歷山大的軍事行動加以分析，以來研究他對於上述的七大原則是如何的運用，那實在是有意義的。

目標維持的原則：「征服本身並無意義，一個人應從其成功中來獲得利潤。」——拿破侖。

第一個值得我們注意之點，那就是亞歷山大的一切戰術行動，都是毫無例外的向其每個戰役的戰略目標，具有臣屬的關係。舉例來說，當他剛剛承繼馬其頓的王位時，希臘內部正在醞釀着叛亂，因爲他已經計劃對波斯發動戰爭，所以其戰略目標就是儘最快的速度和使用和平的手段，以來建立其權威。他用那樣像閃電一樣快的速度來進行其工作，所以只要一顯示其戰爭力量，即足以兵不血刃而達到了他的目的。不久以後，當提貝斯人再反叛時，因爲他的目的還是一樣，所以他首先勸他們作有條件的投降，但當他們拒絕投降時，

他就決心毀滅提貝斯城，以來對於其他同盟國產生殺雞嚇猴的效力。這樣只犧牲了一個城市就達到了他的目的。在依蘇斯會戰勝利之後，他放棄了追擊而先去圍攻臺里城，這也是爲了維持其戰略目標，那就是消滅敵人的海權。在阿貝拉會戰之後，那又是犧牲了追擊，以求先佔領巴比倫，蘇沙與皮爾希波里斯，因爲儲存在這些城市中的財富才是波斯政治及軍事權力的基礎。在其所有的戰役中，都是這樣的，其戰略是用來支持政治目標，而其戰術目標又是用來支持戰略目標，這樣一連串運用的結果即爲有系統的和有條理的征服。

在其四大會戰中的每一個中，其目的都是從一個安全的基礎上，以來發動突擊並殲滅其敵人的抵抗力。他的基礎就是他的戰術序列，除了在海達斯配斯會戰中以外，那是從來不改變的。他的方陣就是他的胸部，他的左翼是他的左臂，是用來防禦的；右翼是他的右臂，是用來進攻以突破敵人的正面，並擾亂其組織。透入就是他的戰術手段，在其所有的偉大會戰中，他都是堅持這種觀念。在格拉尼卡斯會戰中，他親率近衛騎兵以來突破波斯的騎兵；在依蘇斯會戰中，他突破了波斯的步兵，而在阿貝拉會戰中，他又是從波斯軍正面上的一個空隙中透入。僅僅在海達斯配斯，那是他最精彩的一次會戰，他却是用其方陣以來作決定性的打擊，因爲其騎兵的戰術不能對抗印度的戰象。

在戰鬪的狂熱中，他從來不會忘記了他的戰術目標。在格拉尼卡斯，當他一旦透入之後，就立即轉向希臘僱傭步兵；在依蘇斯也是一樣的；在阿貝拉，他首先援救正受到重壓的右翼，然後又去援救其左翼，那是正受到馬查斯的壓迫，換言之，那也就是勝負尙未決定之點。在臺里、加沙、和阿爾拉斯的圍攻中，他都是在立定決心之後，即堅持其戰術目標不變。但他並不是一個頭腦硬化的將軍。當在其多腦河戰役中，本來決定攻佔普斯島時，以後他發現其成本過大和困難太多時，於是他就決定放棄，而改採取較有利的作戰。在波斯門時他也是那樣。而在對馬里人的戰役中，他本來僅用騎兵以來攻擊扼守拉費河對岸的印度人，以後發現他們準備頑抗，於是就立即擺脫，改用騎兵將其包圍，以來等候步兵的趕上。雖然他似乎總是企圖作不可能的

事情，但他却實際上是避免一切顯明不利的行動。

安全的原则：「整個戰爭的藝術就是首先建立了一個合理而周密的防禦，然後繼之以迅速而大膽的攻擊。」——拿破侖。

關於亞歷山大在休息時，在行軍時，或在會戰時，所採取的一切安全措施，很可惜的是已經頗少有紀錄可考了。我們所看到的紀錄就只有他使其營地要塞化，命令挖掘戰壕，和沿着行軍路線佈置哨兵。他在艾爾布爾茲山地的行動即為一例。亞里安對於這次行動的記載中說，每當他認為沿路有危險時，他就在其側面上派駐哨兵，以來保護行軍縱隊免受到山地人的襲擊。此外，他也經常採取夜間行動以來隱藏其意圖或奇襲其敵人，在阿貝拉和海達斯配斯兩次會戰之前，以及在皮爾希波里斯戰役中，都會有過這一類的例證。爲什麼缺乏這一類資料的原因可能是因爲亞歷山大與凱撒不同，他並不是一位塹壕將軍，同時其戰役的戰術條件也不要他採取此種措施，因爲波斯人很少採取攻勢，而那些部落民族也很不喜歡作夜間攻擊。

在會戰中，其軍隊的安全是受到其組織的保障，再配合其實用的斜行前進方式。其中央只要方陣能維持其完整，則是不可能透入的，其機動的兩翼，包括着步兵與騎兵，也具有自衛能力，能够隨情況的變化而進攻或退守。雖然在以前是不曾聽見有人說過預備隊的，但在依蘇斯會戰中，據說亞歷山大是曾經把希臘傭兵保留當作預備隊的，而在阿貝拉，因爲馬其頓的正面在兩翼上都要比波斯的較短，爲了使其側面免受側擊或背面的攻擊時，他又在第一線後面構成了一個第二方陣以來作爲預備隊，當第一線的兩翼向後縮回時，於是就能構成一個中空方陣，這樣也就可以供給四週性的防禦。不過最奇怪的，却是在依蘇斯或阿貝拉，他對於其方陣所具有的一個最大的危險，却並不會設法加以補救。那就是因爲他採取斜進的方式，而且其右翼是迅速的進攻，所以其方陣是易於分裂成爲兩半，在這兩次會戰中都是如此的，爲了補救起見，只要把方陣中的一個營撤出，將其位置在中央的後方即可，等到方陣本身發生了空隙時，這個營即可以填入而使其保持完

整。

在亞歷山大所使用的各種保護性工具中，最有趣味的即爲他把彈射機當作野戰砲兵使用的辦法。雖然早就已經有了這種攻城的兵器，可是在他的依里西亞戰役之前，是從來不曾有人將它們當作野戰兵器使用的。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使用彈射機以來掩護渡河的，以後他在賈克沙爾提斯河上對付賽提亞人，也曾使用同樣的辦法。此外在掩護對阿爾拉斯的突擊，也曾發生相當的效力，這種例證還有很多，不勝列舉。無論亞歷山大走到那裡，其野戰砲兵也都跟着他走，而在他死亡之後，在其承繼者的手中，也就變成了所有一切的組織良好陸軍中的一個公認的兵種了，直到火砲發明時爲止，世界上的砲兵都是由彈射機所組成的。亞歷山大在歷史上也是第一個使用野戰砲兵的人。

機動的原則：「在戰爭中，也像在力學中一樣，速度是重量與力量之間的最大因素。」——拿破侖。除了拿破侖以外，可能沒有第二位將軍能够趕得上亞歷山大，如此充份的了解機動在戰爭中的價值。從他一生事業的開始起到結束時爲止，速度支配了其一切的行動。結果是他所能運用的時間總是比較多，因此在任何指定階段中，其成就也成比例的要比其對方較多。

在其第一次戰役，他的前進速度使其敵人完全癱瘓了，因爲他們已經來不及集結其兵力；當他向西里西亞門前進時，雖然據守隘路的艾爾沙米斯 (Arsames) 是已獲報告，但他却爲其速度所嚇倒，只好自動放棄隘路逃走。不管是在平原上對付一個有組織的敵軍，或是在山地中對付部落民族，速度的利益即爲一連串的奇襲，使亞歷山大能用極少量的兵力達到重大的任務，假使他的速度若是減低了，則也許增大其兵力都不能獲致同樣的戰果。

在歷史上他是第一位將軍懂得下述的道理：一個偉大會戰的成果是必須要在追擊中去採取。在阿貝拉會戰中，當他使左翼方面的安全獲得了保證之後，他馬上又立即率領其近衛騎兵，去追擊大流士，儘管他們是

人疲馬倦，但他仍然一直挺進到阿貝拉爲止，那是在戰場的東面相距三十哩以外了。當他在波斯門擊敗了艾羅巴爾查尼斯之後，儘管是經過了最疲勞的夜行軍和戰鬥之後，他還是一直向八十哩到一百哩以外的皮爾希波里斯挺進，並於次日拂曉時達到了目的地。此外在波斯炎熱的夏季中，在一個大致缺水的區域中，他曾對大流士作過七天的連續追擊，平均每天的速度爲三十哩或三十六哩。誠如塔恩所說的：他曾經教西方人學會一個教訓那是其後輩所永遠不應忘記的，「在戰爭中距離已經不再是一個不能克服的因素。」同時他又使西方人了解分成二部份行軍之利益；一部份爲輕裝的精兵，另一部份爲速度較緩的部隊和附屬人員。

這樣的高速運動偶然的會使他遭遇到困難，那也是無可諱言的。在其依里芮亞戰役中，格勞克斯曾經威脅他的後方，在依蘇斯他曾經喪失了交通線並受到奇襲。但是在其十二年的戰役中，這種例外却是非常稀少，通常却足以證明出來，那個比敵人行動要快一倍的人，其作戰時間也就可以比敵人多一倍，換言之，也使敵人的作戰時間減少了一半。這幾乎也已成一條規律。在贏得時間的本領上，亞歷山大是可以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攻勢的原則：「簡言之，我的想法是與菲德烈相似，一個人必須經常先下手攻擊。」——拿破侖。

爲什麼所有的名將都具有攻勢的心靈，其理由不僅是因爲會戰就是戰爭的戰術目標，而且也誠如老毛奇在其「對大軍指揮官教令」中所指示的：「攻勢知道它所要求的是什麼，而守勢却是經常處於不安的情況中。」換言之，用攻勢行動要比守勢行動更易於發揮主動精神；它不僅使一位將軍能夠發展其計劃，選定其攻擊點，並奇襲其對方，而且也更能夠激發其部隊的精神。誠如菲德烈所說的，「征服就是前進」。雖然拿破侖在萊比錫、羅提里 (La Rothiere) 和艾爾希斯 (Arcis) 都曾經被迫採取守勢，但他從來不曾一開始即決心打一個防禦戰。亞歷山大也是如此的，其一切的攻勢戰鬥都是馬到成功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曾經累次變化戰術，以來擊倒其對方。對於其所素有認識的敵人——希臘的傭兵或波斯

的騎兵——他固然是戰無不勝的，但是對於其完全沒有認識的對手，例如賽提亞人，印度山地人，和擁有戰象的波拉斯等，他也同樣能够應付裕如。在其許多次戰團中，從其能用閃電一樣的速度以使其行動與新奇環境相適應的能力上，即可以顯出其戰術天才之橫溢。他是從來不照抄過去的成功，所以他能够累次的獲得成功，這也就是一個主要原因。（孫子說：「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雖然在其大會戰中，他總是依賴其近衛騎兵以來當作主要的攻勢兵器，但是除非他能確定其突擊是可以具有決定性時，他是從不輕易使用。在格拉尼卡斯，因為波斯騎兵的部署錯誤，所以當其對於波斯左翼的伴攻一開始生效時，他就立即衝鋒，於是在其餘的部隊尚未渡河之前，會戰實際上即已經確定勝負了。在依蘇斯會戰中，他首先控制其突擊兵力，等到其右側面上的敵軍已經肅清之後，才開始向波斯步兵作正面的衝鋒。在阿貝拉，他首先利用其右側衛以來作一個拉長時間的防禦戰，這樣引誘敵人上當，以來為其決定性騎兵衝鋒創出有利的機會。等到這個機會來到之後，他像閃電一樣的抓着了主動權，衝入了波斯正面的空隙。這種在時機上的配合可以說是盡善盡美，誠如拿破侖所云：「一個會戰的命運是決定於俄頃之間的……當決定性的時機來到了，精神的火花馬上發亮，於是極小量的預備兵力即足以決定勝負。」他又說：「在會戰中，在某一個刹那之間，只要極小的行動即能具有決定性而獲得勝利；只要一滴水即足以使船翻過來。」在其右翼中的最後預備隊即為其近衛騎兵，其突擊是具有決定性的，但在海達斯配斯會戰中，這個突擊却是由方陣步兵來擔負。

經濟與集中的原則：「戰爭的藝術就是要使一個劣勢的軍隊，在其攻擊或被攻的點上，能够保持着兵力的優勢。」——拿破侖。

這兩個原則彼此之間是具有密切的關係，其應用大致說來是受着兵力縱深的支配。今天，這個縱深可以達到許多哩數，使大量的部隊都變成了預備隊，因此會戰通常都是時間很長的，而應由預備隊來決定勝負，

所以，兵力的節約（經濟）——即預備隊的合理使用——是非常重要的。但當所有的部隊都集中在戰鬪正面上，而後方並無預備隊時，則所謂兵力的經濟者就只能限於手中現有的部隊；而在亞歷山大的時代中，那又是僅限於騎兵與輕步兵，因為一旦交戰之後，重步兵即不可能作任何的活用。在阿貝拉會戰中，亞歷山大對其右側衛兵力的運用即可以當作一個極好的例證，以來說明這種有限形式的兵力節約。他巧妙的把輕騎兵，一個中隊又一個中隊的投入戰鬪中，以來引誘敵人把其左翼方面的騎兵主力都用盡了，這樣才造成那個送命的空隙，而使他們自尋毀滅。在海達斯配斯會戰中，也可以找到另一個同樣顯著的例證。因為大象阻止了亞歷山大作其慣例性的騎兵衝鋒，所以他才被迫改用方陣去突破敵人的正面。但爲了保障其前進的安全起見，又首先必須牽制全部的印度騎兵，使其不能從側面或後方攻擊其方陣。在達到這個任務時，他對於自己的騎兵又曾經作最經濟巧妙的利用。

當克勞塞維茲在其書中說：「大量的部隊應儘可能用在決定點上」時，他心中所想到的都是拿破侖戰爭中的戰例，當時兩軍的縱深都是已經相當可觀了。但在古代的會戰中，縱深是很少超過一百步的，通常即爲一個方陣的縱深，那是如此的單薄，只要正面一被突破，通常即變成了碎片，所有的人員也就會轉身逃跑了。不過要想確實的突破一個正面，則還是要像在拿破侖的時代中一樣（今天也還是一樣的）必須把優勢的兵力用在決定點上——不過這種優勢又是質重於量的。亞歷山大的辦法就是利用其優秀近衛騎兵，再加上其斜行的前進序列。這種前進的方式使其攻勢的右翼自動的針對着其在敵方陣面上都擬透入之點，而他的中央和左翼，雖是縮回的，但與敵人的中央與右翼却也還是够接近的。假使敵人企圖想壓倒亞歷山大的左翼，則他必須要使用騎兵，於是也就減少了其可以用來阻止亞歷山大右翼的騎兵實力。反之，假使他集中其騎兵以來對抗亞歷山大的右翼，於是其右翼就又有受到提沙里騎兵透入或包圍的危險，後者的數量是像近衛騎兵一樣的强大，只不過素質稍遜而已。

唯一逃避這種矛盾難題的途徑就是爭取主動，先下手發動攻擊。大流士在阿貝拉會戰中就是這樣的，但他却又還是被亞歷山大運用節約原則所挫敗。與主動相配合的，亞歷山大的斜行前進序列也使他能集中優勢兵力在決定點上，而且同時，在其發動打擊之前，其全軍的其餘部份實際上都是被控制作預備隊，換言之，也就是符合節約的原則。首先是突擊，然後再繼之以全面的攻擊，這也是在一九一七年康布萊(Cambrai)會戰中，由於戰車的出現，而重新恢復的一種新戰術，在第二次大戰中，許多的戰車攻勢也都是如此的。

奇襲的原則：「戰爭的藝術無他，不過就是擴大對我們有利的機會的藝術而已。」——拿破崙。

依照克勞塞維茲的說法，「奇襲為一切軍事行動的基礎，而毫無例外。」在將軍所能運用的一切手段中，這是最足以獲得精神或物質優勢的。他又說：「若無奇襲，則在決定點上的優勢也就是不可以想像的。」但決定點(Decisive point)又是在那裡呢？

在整個戰爭史中，其位置是永遠不變的；它就是指揮在其計劃中所表達出來的意志，加上其部在行動中所表達出來的意志。所有其他一切的「決定之點」(Points of decision)都應與這個最後目標具有關係，因為它們不過是走向它的踏脚石而已。所以「應在何處去尋找決定點？」的問題是不會發生的；而問題却是「如何才能違反敵人的意志，以來形成最好的力量優勢？」

對於這個問題又有兩種答案：(一)做某些敵人不能預防的事情，(二)做某些他所不會預料到的事情。第一種行動是在敵人張開眼睛的條件下來奇襲他，第二種行動是在敵人閉着眼睛的條件下來奇襲他。在格拉尼卡斯、依蘇斯和阿貝拉三次大會戰中，希臘人所受到的都是第一種奇襲，因為他們對於亞歷山大的偉大騎兵衝鋒，是毫無對抗的準備。至於在波斯門和在海達斯佩斯會戰中，艾羅巴爾查尼斯與波拉斯却又是閉着眼睛的受害者。雖然波斯門之戰是一種迅速的應急行動，而海達斯佩斯則是一種有計劃的作戰，但其基礎却是一個共同的因素，那就是使敵人的注意力及意志固定在某一種方向上，而他卻從其他的方向上來奇襲之。在所有

這些奇襲行動中，不管其路線爲直接的和有形的，或爲間接的和無形的，亞歷山大都是首先粉碎敵人計劃，以來癱瘓敵人的意志。但必須記着的，是在他那個時代中的戰爭中，一個指揮官的意志要比現在更足以代表其個人的本錢。在今天有參謀本部，及各級指揮官來分擔統帥的責任，而在亞歷山大的時代中則並不如此。

在亞歷山大的小戰中，更是充滿了奇襲的意味，這也是意料中事，因爲這些部落民族雖然擅長狙擊與詭計，但因爲他們缺乏紀律，和害怕權威，却又使他最易於感受奇襲。亞歷山大使用巧計以來引誘提巴里亞人接受會戰；出其不意的渡過多腦河以使吉塔人受到奇襲；用一種會操式的表演以使格勞卡斯放鬆戒備；用出其不意的夜間攻擊以來俘獲皮倫；乘他們在村落中熟睡，以來奇襲烏克西安人；在意想不到之點上，以來牽回居魯波斯；用誘敵之計以使賽提亞人進入會戰；攀登最險陡的岩壁，以來攻佔索格地亞岩塞；用詐欺以來引誘艾沙西尼亞人出戰；出乎意料之外的越過一個無水的沙漠，以來打擊馬里人。此外，只要可能的話他總是乘冬季攻擊山地部落，因爲大雪足以把他們拘留在村落之中。這些奇襲的行動所能產生的兵力節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若不如此，其軍隊將會早已迅速熔化完畢了。

領 袖

現代的會戰是如此的巨大，如此的複雜，如此的必須依賴預備隊的運用，所以一位統帥已經不再能率領其軍隊直接參加戰鬪，他只能從組織極爲宏大的總部中去指導戰爭，它也許位置在戰線的後方相距在一百哩以上。因此對於其人員的領導，勢必要托付給那些低級的軍官。

在古代的會戰中，將軍與尉官是立於一線之上的，所以統帥的個人領導也就非常的重要。當亞歷山大在戰場上的時候，他對於他的軍隊在思想與戰鬪上都同樣是其頭腦。在戰鬪中，他毫無疑問的是能够以身作則的，他的英勇是超出了常人的水準之上；在行軍時他也與士卒同甘苦，在圍城戰中他也和部下一同工作。只

要他出現時人員的精神就會爲之一振，使他們發生一種神秘的信念，並且使他們相信他是無所不敢和無所不能的。誠如德爾費的女巫所說的，他是「無敵的」(ANIKHTOE)。在以前各章中有許多的例證，在這裡，我們所要討論的就只是限於他如何獲得軍官的忠忱和人員的愛戴——這不過是其領導能力之一方面而已。

馬其頓的軍隊是不易領導的，尤其是因爲在菲立普領導之下，它已經贏得了威望，於是使軍官們依照其年齡分成了兩大類：年長的爲菲立普時代的宿將，也分享了他的成功；年少的都是亞歷山大兒時的伙伴，在戰爭開始時還都無赫赫的戰功。這樣就產生了所謂巴米尼安派和亞歷山大派。前者爲頭腦硬化的菲立普主義者，後者則爲思想開明的亞歷山大主義者。這些人像希法斯辛、尼爾巧斯、托里梅等，都是亞歷山大的童年遊伴。因爲受了馬其頓王國憲法的影響，要想消滅妬嫉心是很困難的，這個王國還是屬於一種部落民族的典型。國王只是馬其頓各部落的世襲軍事領袖。他受到武裝人民（陸軍）大會的承認，但是他的權力却受到其他「酋長」的限制，那些人都都是貴族的領袖，也都是他的親友。依照馬其頓的習慣，重罪（例如暗殺或謀反等）的審判權不是操在國王和其內閣的手中，而是應交給軍隊公審的，例如費羅塔斯的案件。所以亞歷山大雖然是一位專制帝王，但却並不能爲所欲爲。

儘管他的權力是具有這種限制，亞歷山大對於其部下却是一秉至公的，他的態度是很少對任何人存疑忌的心理。在埃及時，即有人告訴他費羅塔斯有謀叛的陰謀，因爲他們之間有長久的友誼，所以他根本上不相信這是可能的。當艾伐爾提斯(Ephialtes)和希沙斯(Cissus)來告訴他，哈爾巴拉斯已經貪污了五千臺倫，他把他們兩人下獄，因爲他不相信其兒時的朋友，哈爾巴拉斯會對他不忠實。他對於一切部下都是非常的寬厚，不惜高官厚爵以來獎賞他們；所以他的母親認爲他是太濫，已經使他們都像與國王居於平等的地位了。但是無論在什麼時候，他却還是他們的主人。在印度有一次克拉特拉斯與希法斯辛之間發生了爭吵。他首先公開的把希法斯辛痛罵了一頓，說他是昏蛋，不知道若無他的寵信，則他將是一錢不值。接着又秘密的把

克拉特拉斯痛斥了一頓。「然後再把他們叫在一起來，給他們講和，要他們宣誓歸於好。他說他愛他們有過於其他一切的人；但他若聽到他們再有吵架的情事發生，那他就會將他們一同處死，或至少是那個開始吵鬧的人。」（見普魯塔爾赫的記載。）

這決不是一種空言的威脅，因為任何有損其權威的行爲他都是絕對不肯忍受的。普魯塔爾赫曾經說過：「有一次，他的一位伴侶，叫作米南德爾（Menander）的人，奉命指揮一個留守部隊，但他却不願意留在那裡，於是他就立即命令將其處死。」在他的晚年，有一次在巴比倫，當卡桑德（Cassander），安提巴特爾的兒子，看見波斯人向亞歷山大頓首時，他不禁發聲大笑，於是亞歷山大勃然大怒，用雙手將他的頭髮抓起，將他的頭在牆上猛撞。

「據說，卡桑德經過了這一次教訓，對於亞歷山大遂產生了一種極大的恐怖心理，許多年後，當他已經是馬其頓的國王和希臘的主人，有一次他在戴爾費神廟中瞻仰那些神像，突然他好像看到了亞歷山大的一個影子；於是他立即全身發抖，歷久不能恢復。」（見普魯塔爾赫的記載。卡桑德也並非一個常人，他曾經重建提貝斯城，又建立了卡桑德里亞（Cassandria）和提沙羅尼卡（Thessalonica）（即今之沙羅尼卡），他曾經殺死亞歷山大的母親，兒子和寡婦，並且在亞里斯多德逍遙學派中有許多朋友。）

不管是戰場上或是在軍營中，其羣臣諸將都是受着他的支配。透過其超越的性格與天才，他贏得了他們的信仰與愛戴，其中有許多也都是非常傑出的人才，像卡桑德就是其中之一個。我們應記着馬其頓人本是一種半野蠻性的民族，其國王中有不少的都是喪命在匕首之下，可是儘管亞歷山大的親波斯政策曾經使非立普的舊人們深感不滿，但他却能夠貫徹其征服事業，而並未受到任何內爭的影響。

對於他的部下，亞歷山大不僅是他們的國王，而且也是他們的戰友。他們對於他的愛戴與依賴可以從亞里安的記載中發現出來。在突擊馬里亞衛城時，他負了重傷，他的特殊英勇加上其部下的猶豫不前，終於使

他們有了一種憤怒和負咎的感想。所以他們才對於不幸的馬里人與阿克新德拉卡人加以玉石不分的屠殺。當譚言在營中傳播着說亞歷山大已經傷重殞命時，他們立即感到極端的恐懼與失望。周圍環境養的都是好戰的民族，若沒有他的領導，則他們怎樣還能希望返回故土呢？接着又有譚言流傳說他還是活着的，可是他們已經如此的沮喪，所以甚至於都不敢相信了。所以一等傷勢許可之後，亞歷山大就命令把他自己擡到一艘船上，向兩岸營地之間駛去。但是他的部下還不相信他是活的，一直等到他把手舉起來與他們打招呼之後，於是才開始歡聲雷動了。他又被擡上背，並送上他的馬背，等到他在御營之前下馬時，他的部下看見他還能走路，於是大家都擁上前，有的人摸他的人，有的人摸他的腳，有的人僅只摸到了他的衣服，更有人只跑到附近去看他一眼。他們都爲他祝福，也有些人向他獻花。

他們之所以對他如此的愛戴，又不僅只是崇拜英雄而已，更是因爲他經常關心他們的福利與幸福，而且也了解如何打動他們的心弦。在會戰之前，他會騎馬走到行列之中，高聲喊叫他們的姓名，不僅是將領們，而且還有那些在過去立有殊助的士兵。這個時候呼喚勇士的姓名，也就會使一切聽到這種呼喚的人都有觸電之感。在會戰之後，他對於負傷的人予以最好的照料，這也足以贏得一切人員的愛戴。他又把所有的死者遺體集中在一起，然後舉行一種備極哀榮的軍事喪禮，全軍都要盛裝參加。於是他親自爲這些死者祈禱，對於他們的英勇事蹟總是頌揚備至，他的措詞極爲得體，使大家聽到會極爲感動。在長期停頓時，或大捷之後，他又會舉行運動大會或其他的慶祝節目，以來使其軍人的活力有所發洩，並慶祝他們的偉大成功。

使他的部下最感動者，即爲他對於他們的仁慈真是出乎一般人意想之外；例如在攻克了哈里卡爾拉斯斯之後，他就把那些新婚的人員在冬季中送回家去與其眷屬團聚；當他把提沙里人從艾克巴塔拉送回國去的時候，他也給與他們以極好的照料；在阿比斯的大團結之後，他不僅對於遣返的老兵們給與以極優厚的犒賞，而且也命令那些遺屬們也應享受其亡父的份內賞金。

他從不要求部下做他自己所不願意做的事情。當他出發向印度行軍之前，他發現軍中的輜重中都是塞滿了私人的贖物，於是他命令首先將其自己車輛中的不必需物件焚毀，然後才例及於其將領。同時他總是把其人員的需要放在自己的前面。在通過吉德羅西亞的行軍中，他爲了以身作則起見，也親自率領部下步兵，當他感覺到爲口渴所苦時，有某些輕步兵在一個水穴發現有一點水，就趕緊用一個頭盔裝着，將其獻與國王。

「他接受之後，首先向那些獻水的人致謝，然後在其全部人員的眼前，將水倒在地上。這一個行動使其全軍都爲之感動，可以說無異於是每個人都飲了亞歷山大所倒出來的水一樣。這不僅表示他有驚人的忍耐力，而且可以說明他是如何的善於爭取人心。」（見亞里安的記載。）

像這一類的小事都足以使其人員與他自己之間有了一種無形的和不會破裂的精神連繫。他把他的大無畏精神灌注在他們的身上，在他的領導之下，他們不惜涉險犯難，向天涯海角勇敢的前進。

結 論：歷史的價值

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戰爭是從來不會間斷的，但是說也奇怪，身負戰爭指導重責的政治家對於過去的紀錄，却並不會給與以太多的注意。這也就是歷史本身會一再重演的理由，因為對於歷史的愚昧無知，才會這樣的結果，而且同樣的錯誤也在每一個時代中不斷的再度出現，二千餘年以前，波里比亞斯就會經說過：「歷史，而且也僅有歷史，可以使我們不被捲入實際的危險，它能使我們的判斷成熟，並獲得正確的觀點。」這些話都毫無疑問的是真實的，不過有一個唯一的保留條件，那就是說，假使希望過去是對於現在有利的，那麼只有在相似的條件之下，才可能找到有利的教訓。

亞歷山大的戰役可以使今日的軍人獲得有價值的教訓，那是毫無疑問的，因為不管在那一個時代中，戰爭的藝術都是以同一套原則為其基礎，而只有它們的應用，則跟着時代不同而有所變化。但是比較令人感到有疑問的，却是非立普與亞歷山大的時代，對於當今的政治家們，是否也能供給有利的教訓呢？

有不少的歷史學家對於這個問題都給與以肯定的答案。一九二一年，在其對「希臘的遺產」(The Legacy of Greece)一書作序時，李芬斯東爵士(Sir Richard Livingstone)曾經這樣寫着說：「假使二十世紀要想向過去的時代中去尋找在精神最與它接近的時代，那麼就應該是從公元前五世紀起，一直到耶穌降生時為止的這一個階段。」最近，巴拉克勞(Geoffrey Barraclough)教授在其所著「多變世界中的歷史」(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一書中，也曾有下述的意見：

假使你相信歷史的研究對於當前世局還是有關係的話，那麼你若肯研究亞歷山大、凱撒、和羅馬革命等時代的歷史，則一定可以獲益良多。把這種事實堅定的灌入我們心靈之中，也許是非常的重要，在現有政

策中的最嚴重錯誤，即莫過於假定能使歐洲回到十九世紀那樣的情況，或是希望能够重建所謂「傳統的秩序」。

在第一章中，我們發現在公元前五世紀及四世紀的情況是與我們現有的這個時代極為相似。當時的城市國家與今天的民族國家是很相似的，它們之間是有無數的紛爭與戰爭發生，它們也都是同樣的盲目，不肯犧牲其少許的主權，以來對抗一個外來專制國家的蠶食威脅。民主政治的感情用事和缺乏理性，也是有古今一例之感。煽動之風盛行；社會福利國家的制度也很普遍，公民出席其大會也像今天的國會議員一樣，可以拿到津貼。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其對於個人的壓迫，和對於國外旅行的禁止，秘密警察制度的使用，也都與今天的共產國家差不多。傭兵制也就是一種私人軍隊，這又可以與希特勒的褐衫，墨索里尼的黑衫，列寧的「赤卡」(Cheka)相比較。

馬其頓的菲立普知道如何挑撥對方國內的鬭爭，以來建立內在的戰線，亞歷山大更改良了其父王的滲透戰，以來征服波斯帝國。假使他們父子都僅只依賴軍事力量，則他們也就都不可能達到其目的。因為在最近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二十年當中，一切的政治與社會條件都和非立普及亞歷山大的時代中所有者類似，那麼在這個時代中的政治家為什麼不能從那兩位偉大的軍人政治家身上學會一個極有價值的教訓呢？這個教訓在第二次大戰中對於他們也是極具價值的。

他們應該能認清戰爭只是政策的一種有利工具，而政策又必須依照現有的政治條件來加以形成。他們最大的錯誤就是不會認清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像伯羅奔尼撒戰爭一樣，已經把產生這個戰爭的政治時代毀滅掉了；他們不知道他們現在是正生活在一個新的時代中，這個時代又要求一種完全不同的戰爭政策，進一步說，在執行這種政策時又需要不同的工具。

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引起的最大政治變化即為一連串的革命：奧匈帝國解體了，俄國產生了馬克思共產主

義，義大利產生了法西斯主義，德國產生了納粹主義，而且在世界上許多其他的國家中，各種不同色彩的共產黨及法西斯黨的運動也都紛紛生了根，並且向十九世紀的文明挑戰。這也就是說，在一九一四年時，所有一切的交戰國事實上其內部都是團結一致的，其人民都忠誠的擁護其政府。可是在下一次戰爭中，尤其是在那些已經建立有革命政府的國家中，都已經有了反動的內在戰線之存在。這些含有敵意的份子，是願意與敵人合作，以來從內部向其政府進攻。一九三九年的政治家們是否曾經認清了這種變局呢？

希特勒的政治目的即為在歐洲建立一個日爾曼的霸權。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則又必須先解決兩個問題。(一)如何征服及兼併歐俄的大部份，這樣才能使第三帝國在經濟上變得那樣的強有力而足以支配歐洲的其餘部份。(二)假若英法兩國支援俄國，則又應如何去擊敗它們。在性質上，這兩個問題是完全不同。在英國簡直沒有反政府的內在戰線之存在，法國雖然有許多反對戰爭，但他們却不一定是不效忠於其國家。在俄國的情形却恰好相反。在其西部的多數省區中，即所謂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部份，有四千萬人民都是為俄羅斯人所征服的，又因為大多數的俄國人都都痛恨共產黨的統治，所以俄國的內在戰線是很廣大的。在一九三九年，俄國的情形還是像一百年前，蒙森(Theodore Mommsen)所說的差不多：「它完全是靠政府的統治所維繫着，只要統治一放鬆，則馬上崩潰了。」所以希特勒對西方的問題是以軍事性為主，而其對東方的問題則是以政治性為主。

希特勒在企圖建立其霸權時，所採取的路線有許多地方都是與菲立普的是完全一樣。他以機動為基礎而建立了一種新型的陸軍，在發動戰爭之前，先欺騙斯達林與其締結一個虛偽的同盟。接着他在二十七天之內征服了波蘭，但為了向蘇俄表示好感起見，却又與俄國人平分了其贓物。於是他又轉向西方，在一天之內征服了丹麥，二十三天之內征服了挪威，五天之內征服了荷蘭，十八天之內征服了比利時，三十九天之內征服了法蘭西，十二天之內征服了南斯拉夫，二十一天之內征服了希臘。菲立普再生，對於希特勒的此種戰略，

似乎也都不能再有任何的改進了。假使當他的卍字旗正在雅典的衛城上招展時，希特勒就死亡了，那麼他在歷史上的英名也就可以與那位馬其頓霸權建立者相比擬了。可是他沒有死，而在其心靈之內的非立普靈光，却正在他要執行亞歷山大式的任務而最需要其照明時，突然的熄滅了。

在戰爭爆發的前幾天，當他與勞希林 (Hermann Raushing) 談話時，據說希特勒曾經發表過下述的高見：

「在塹壕中，步兵尚未作正面攻擊之前，通常是由砲兵爲其作準備射擊，在未來戰爭中，革命的宣傳所居的地位，是正好與這種砲兵相當，它是要在軍隊開始行動之前，先從心理上打垮敵人，……如何在戰爭之前即使敵人的精神崩潰——這也就是我最感興趣的問題。凡是在第一線上有過戰爭經驗的人，都無一不希望儘可能的避免不必要的流血。……我不應害怕發動革命……革命的教訓，即爲新戰略的秘密。我曾經向布爾雪維克黨人學習。我毫不猶豫的作這樣的說法，一個人從其敵人手中往往可以學到較多的教訓。你了解「苦打」(Coup d'état) 的思想麼？應該研究它，於是你就可以了解我們的任務……我已經把革命的思想當作是我的政策基礎。」

這也完全是非立普的戰略：從內部來顛覆你的敵人。只要政治上是可能的話，則它總比敲開他的硬壳是要比較容易而有利。

假使在準備戰爭時，這種思想是正確的，那麼在進行戰爭時就加倍的正確，而在對俄的戰爭中則更是三倍的正確，因爲它具有極廣泛的內在戰線。法國是已經被擊倒並退出了戰場，英國暫時也已經無能爲力，所以這一方面的問題是已經完全解決了，希特勒現在所要解決的即爲另外一個問題，如何征服及兼併蘇俄在歐洲地區的大部份，這正是使用革命的好機會。換言之，他應與在俄國的被壓迫人民締結同盟，從內部來毀滅蘇俄帝國，正好像亞歷山大的毀滅波斯帝國一樣。

羅森堡博士 (Dr. Alfred Rosenberg) 曾經力勸希特勒採取這種路線，他是希特勒的外交問題專家，本身是波羅的海地區的德國人，對於俄國的內部情形非常有研究。他向希特勒指出，俄國從來不是一個「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而是一個「民族的國家」(A state of nationalities)。所以德國人的問題不是要重建一個俄羅斯帝國，而是要將其解散。不是要對於其所征服的人民實行一種新政治制度，而是要承認並培植每一個民族的獨立。他說「我們應宣佈我們不是向俄國人民作戰，而是向布爾雪維克制度作戰。」以及「我們的戰爭應以民族自決的思想來當作號召。」換言之，希特勒應宣佈他的戰爭目標就是要解放在俄國西部被壓迫的人民，這也正是亞歷山大的政策。但是希特勒是已經為其軍事成功所陶醉了，所以他忘記了他過去曾向勞希林所說明的思想，他已經不再想依賴革命戰略了。他認俄國也會像法國一樣的崩潰，儘管事實上，俄國人是有無限的空間可以撤退，這是過去所有侵入俄國的人都會經付出了成本以來學習的一個教訓。他滿不在乎的把羅森堡的建議擱在一邊，並且宣佈着說：「我們的政策就是要很技巧的來切開這一個大蛋糕，以便第一步是統治，第二步是管理，第三步是擄取……這也是自然的程序。」他又說：「對於這個巨大的地域是必須儘可能提早的加以綏靖。最好的方法就是槍斃一切敢表示不滿意臉色的人。」所以他是不特不把自己由給與那些被壓迫的人民，反之他却是要想奴役他們，假使他們表示反抗，就將他們殺絕為止。

在侵入戰的最初階段中，德國幾乎是到處都受到歡迎，一般人民都把他们當作解放者來看待；烏克蘭人把希特勒當作歐洲的救主來看待，白俄羅斯人都願意為德國人而戰，整團的哥薩克騎兵向敵人投降，喬治亞人，亞美尼亞人，土克曼人，韃靼人，烏茲貝克人，也都像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和哥薩克人一樣的向敵成羣結隊的投降。克恩 (Erich Kern) 是當時參戰的一位士官，在其所著的「死亡的跳舞」(Dance of Death) 一書中，曾經說過：「在羅斯托夫，全城的人民都站在街上來等候歡迎德軍的入城，真是夾道歡呼，這種熱烈情形為我畢生所僅見。」他又說：「這是一種突然的轉變。布爾雪維克主義已經不再存在了。敵

人已經走了，到處我們所看到的就只是笑臉和揮手的人民，蘇俄帝國是正在崩潰之中。」

於是希姆萊 (Himmler) 和他的劊子手登場了。克恩說：「他們使俄國人民激起了一種反拿破崙式的精神。這樣共產黨才能以『愛國戰爭』為號召了。」高爾立茲 (Walter Gorlitz) 在其所著「德國參謀本部」一書中也說：「事實上，德國人不是想毀滅共產主義，而是要奴役斯拉夫民族，這是整個戰役中的最大錯誤。」

有許多歷史學家都認為希特勒在一九四一年未能佔領莫斯科，要算是戰爭的轉向點，但事實上，這個轉向點却是在其政策之中。假使他不以屠夫的姿態出現，而改以解放者的姿態出現，則他非常可能在美國投入戰爭之前，就早已使蘇俄帝國崩潰了。於是他就就可以避免其所最害怕的一件事——兩線戰爭。固然在軍事上他也錯誤百出，但他的最大錯誤却還是政治的而不是戰略的，假使他能够採取革命的手段，而不採取征服的手段，則也許上述的所謂轉向點就會根本上不存在。他不是為俄國人所擊敗的，而是因為他自己愚蠢，所以才會遭到決定性的失敗。

在德國方面，自從一九三三年納粹黨奪到了政權之後，其國內也產生一個很強大的內在戰線。不僅是幾乎所有四十歲以上的人都包括在內，而且許多高級的文官和軍官也都有份，其中有總司令，參謀總長，和反情報機關的首長等。依照英國的情報來源，認為在一九三九年反對希特勒的勢力是已經如此的強大，所以納粹的政權是隨時都有被推翻的危險。當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英法兩國政府宣佈他們的目的為毀滅希特勒及希特勒主義時，同盟國的戰略也可以說是準備採取一種革命的路線。次日，英國的總理，張伯倫先生，又向德國人民發表下述的廣播，也就更足以增強這種觀念：「在這個戰爭中，我們並不是向你們德國人民作戰，因為我們之間並無惡感，我們所要打倒的是一個暴政的統治者。」為了使此種政策發生效力起見，就應該傾全力來援助反對希特勒的德國人，假使他們能够推翻希特勒，則應允許給與以最優厚的條件。當在對希特勒採

取軍事行動時，應同時儘可能建立這種內在戰線，以收裡應外合之效。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邱吉爾接替了張伯倫出任大英帝國的首相，然雖他是一向主張對德國實行思想戰，而且當英國宣戰之時，他又曾在英國衆議院中宣佈着說：「我們是爲了使全世界免受納粹暴政蹂躪而戰。」可是他一上臺之後，却立即廢棄了張伯倫將德國人分爲親希特勒與反希特勒兩類的政策，而只想專用軍事手段以來贏得戰爭。這是一種戰略矛盾，也是同盟國在戰爭中所犯的最大錯誤。

在他就任首相後的第三天，對衆院致詞時，他說：「你們說，什麼是我們的目標？就可以用一個字來答復，那就是勝利——不惜一切成本的勝利，不惜一切恐怖的勝利，不管這個道路有多長和多難……來吧，讓我們團結一切的力量，來共同向這條路走去。」

雖然這種大話曾經獲得熱烈的喝彩，但無論就那一種戰爭的指導而言，這都是不合於政治家的道理，而尤其是以思想爲然。因爲在戰爭中勝利不過是一種達到目的的手段而已；和平才是真正的目的。假使勝利導致了一種悲慘的和平，則就政治而言，這個戰爭就要算是已經失敗了。不惜一切成本的勝利就戰略而言，那簡直是胡說。

一年以後，因爲英國政府已經明知希特勒的侵入俄國，在德國是一件極不孚人望的行動，而且也深爲德國參謀本部所反對，所以設法贏得及協助德國國內正在日益增大的反希特勒勢力，似乎此其時也。

在希特勒侵俄之日，上午九時，邱吉爾先生曾經對英國人民作下述的廣播：

「我們只有一個百折不回的單純目標。我們是決心毀滅希特勒，和納粹政權的一切餘孽……我們決不退讓，也決不與希特勒或其任何黨羽談判……任何對納粹作戰的人員或國家都可以獲致我們的援助。任何與希特勒合作的人員或國家也就都是我們的敵人……這是我們的政策……所以我們對於俄國及俄國人民都將給與以一切的援助。」

那麼邱吉爾爲什麼不採取行動以來支援這種強有力的宣言呢？假使每個人只要是對希特勒作戰的就是同盟國的人，那麼爲什麼他不僅可能用一切的辦法來支援在德國境內反希特勒的「第五縱隊」呢？假使亞歷山大是居於邱吉爾的地位，那麼他一定會採取這種政策。最可能的解釋似乎就是他的眼睛已經爲其好戰的宣傳烟火所迷瞎了，所以他也就犯了希特勒的同樣錯誤，後者對於蘇俄的人民也是不分親斯達林及反斯達林的。在德國，這種危險會爲哥貝爾斯博士 (Dr. Goebbels) 所明白的看出來，他不僅反對希特勒的愚蠢對俄政策；而且他在日記中曾經這樣的寫着說：

「假使我是站在敵人那一邊，那麼我從第一天起就會採取對納粹主義作戰而不對德國人民作戰的宣傳口號。張伯倫最初曾經作如此的號召，但應謝上帝，英國人却並不會真正走這種路線。……因爲德國人民認爲這次戰爭是打擊其國家民族的命脈，所以他們才決心團結戰鬥到底。」

因爲他們採取如此盲目的政策，所以羅斯福與邱吉爾才會宣佈無條件投降的原則。希特勒之流當然不會投降而自取滅亡，反希特勒的勢力又不能獲得同盟國政府的承認，所以結果德國的人民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中，只好繼續擁護希特勒打到底了，這正好像俄國的人民是被迫擁護斯達林是一樣的。這也就使戰爭無限的延長，增加了許多的傷亡數字，使許多德國城市變成了廢墟，並且在東歐與中歐造成了一個戰略真空，那也就只有一個權力——蘇俄——可以填塞了。

在這個「無條件投降」的原則廣播出來了以後，斯達林這位革命戰爭的老手，却又宣佈着說：「若對於希特勒的黨羽與德國人民不加以區別，那才是一種荒謬的想法。」可是當每一個外國被克服之後，他就立即建立一個傀儡政府，並利用紅軍的力量以來排除異己。所以到了戰爭結束時，斯達林已經能够在愛沙尼亞、拉特維亞、立陶宛、芬蘭的一部份、波蘭、東德與中德、奧國的三分之一、南斯拉夫、匈牙利、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等地區中建立其專制的暴政。而且在對於征服世界的工作完成了準備之後，他又立即開始加強其

在各國中的內在戰線。

當我們把西方同盟國的戰爭政策與非立普及亞歷山大的政策作一個比較之後，我們就可以說二十世紀的民主政治家從這些古代史中實在是應能學得最有價值的教訓。他們對於歷史的無知是他們的報應，而他們的戰爭就是一個希臘的悲劇。